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南天砥柱——湘南暴动纪实



南天砥柱
黄仲芳 著

第一章 血溅三河坝

听罢周士第的报告，朱德的心境陡然间变得沉重起来

公元 1927 年十月初的一天。南昌起义部队南征转战，抵进到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附近。

夕阳西下，秋风骤起。

在南方一间极普通的民宅里，身兼第九军军长的朱德正与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商议我军布防情况。

民屋十分简陋。黄色的土墙，黑色的瓦，是当地客籍人用于打垒筑成的居室，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

朱德挂着一脸笑容将周、李俩人迎了进来，并亲自为他们倒了水。朱德临危受命，虽然他为驻守三河坝地区的主帅，身兼第九军军长，然而，由他亲自统率的部队已所剩无几。第二十五师属友军叶挺第十一军所辖。朱德身负掩护主力之命，自然少不得第二十五师这两位主将的鼎力相助。

周士第简要的向朱德报告了三河坝地区的布防情况。并告诉说，他已派侦察排深入敌区侦察。有迹象表明，敌钱大钧、黄绍部开始向三河坝地区迂回，有进攻我军之意图。

听罢周士第的报告，朱德的心境陡然间变得沉重起来。

朱德浓眉紧锁，问：“有多少敌人？”

周士第答：“据侦察，钱大钧部三个师，约三万人。”

“黄绍呢？”朱德又问。

周士第又答：“也在朝这一带迂回。”

局势十分严峻。朱德清楚，南昌起义部队自撤离南昌，南征广东之后，蒋介石电令广东军阀对起义部队进行堵截，成立了以讨共为目的的第八路军右路总指挥部，总部设韶关。由钱大钧、黄绍率数万之敌追剿起义大军。

“又遇到老对手了。”朱德说。

是的，时隔不到两个月，8月25日，钱大钧率四个师，黄绍率两个师，从粤北分两路入赣南堵截。起义大军首先与钱大钧部第五十、六十两个团在瑞金以北壬田遭遇，几个小时激战后，击溃敌军，占领瑞金城。8月30日，起义大军以主力与敌钱大钧九个团激战于会昌，大获全胜。9月2日晨，又将黄绍部两千余人击溃。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们的士气。

“看样子敌人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呀。”周士第操着一口广东客籍话说。

朱德倒吸了一口气，说：“近一个月没与老对手交手了，敌人这次来是有准备的。”

李硕勋道：“据我们所知，钱大钧、黄绍补充了三个师，敌人实力大增。”

朱德浓眉微蹙，沉着道：“这场战斗，已不可避免。通知所属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当周、李二人离开朱德临时指挥所时，暮色已染透了整个苍穹。三河坝地区在经过一整天的喧闹之后，家家户户都已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光。大地显得格外的宁静。

周、李穿过小街，四处都驻扎着部队。周士第略为思考一阵后，与李硕勋交换了意见，并作了具体的分工。周士第回师部，负责起草作战方案，并

与朱德率领的第九军一部取得联系。李硕勋亲临阵地，负责传达朱德军长的命令，作好一切战斗准备。俩人临行之际，朱德特意叮嘱，一定要做好官兵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李硕勋深知朱德军长所虑。南征过程中，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叛逃，一些经不起艰苦环境考验的人携枪逃跑。部队中出现了整营整团的叛逃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大失误。

李硕勋是四川高县人，中等个。清灌的脸庞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军队中，他算得上一位文武双全的指挥官。他更擅长于做政治工作，在起义大军中像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在南征途中，他经历了大小战斗不下数十次，饱受各种苦难的折磨。他深为自己能在这支由叶挺军长统率的铁军中而感到自豪！

根据分工，李硕勋不敢怠慢。他知道时局非常吃紧，战斗说不准随时都会爆发。当他来到阵地时，一片肃静，只有少数士兵在值夜岗，其余的人均安置在小街附近宿营。李硕勋明白了一切。士兵们由于长途跋涉，连日苦战，早已疲惫不堪。他真不忍心去叫醒他们，哪怕是让士兵们多睡上一会，打个盹都行。然而，军令在身，他不得不叮嘱身边的参谋下达准备作战的命令。

周士第与李硕勋分手之后，径直回到师部。

按照朱德军长的命令，他嘱人立即起草作战计划，并通知全师官兵，改变宿营地点。全师进入临战准备，以迎击钱大钧部来犯。

周士第打开地图，仔细地察看。

三河坝位于梅江、汀江、韩江的汇合口，地形十分险要。三条河水，像三道屏障阻隔了三河坝的交通。周士第凝视着标满符号的军用地图，心思早已飞向了战火纷飞的战场……

周士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曾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长、飞机掩护队队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叶挺第四军独立营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以后由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团长擢升为第二十五师师长，是一位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凭他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已意识到我军布防的地形不利。倘若敌人猛攻，我军则陷于背水作战，无任何退路。他深感部队已处在危险的境地。

“通知部队，立即撤出三河坝。到河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构筑工事。”周士第指着地图果断地命令道。

作战参谋立即传达师长的命令，撤出三河坝，朝河对岸布防。

根据师长的意图，本师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分别部署在河对岸的山头，凭借着河流天险，阻击敌人的进攻。

部队很快集中起来。没有怨言，没有拖沓。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

周士第是随队伍一起撤出三河坝的。

据侦察，钱大钧率三个师之众前来追剿，距三河坝已不足二十里地。

周士第感到战事迫近，敌众我寡，等待他的将是一场苦战恶战！

送走周士第、李硕勋后，朱德紧张的神情没得到丝毫的放

他清楚的记得，起义大军从会昌折回瑞金，攻占福建的汀州。在汀州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在三河坝地区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一部驻守三河坝。起义军主力由贺龙、叶挺亲率，夺取广东省的潮汕地区。两路分兵之后，形势并没有得到好转。他下意识的感觉到，敌人已探得我军的意图。显然，我军南征潮汕地区的目的已暴露。眼前，形势

对我不利。主力部队南征之后杳无音信，也不知是否已完成此行任务。

朱德的心情是焦灼的。

他屈指算了算分手后的日子。呀！足足有半个来月。他派人多处打听，并与地方党取得了联络。然而却令他失望不已。

战事愈来愈紧张。

钱大钧在近一个月的休整补充之后，又以三个师的兵力猛扑而来。而朱德所辖部队由于长途征战，疲惫不堪，根本谈不上任何补充。尤其使他感到为难的是他所辖的第九军，名为一个军，实际只有一个营。好在第二十五师归他指挥，否则，他几乎成了光杆儿司令。

朱德是滇军名将，在军中很有威望。他出身于四川北部偏僻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中，战功卓著。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寻求革命真理，辞官旅德留学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第九军副军长。

侦察参谋闯了进来，打破了朱德的沉思。参谋气喘吁吁地告诉他，钱大钧部的先头部队距三河坝只有十里地了，二十五师已全部布防完毕，问朱德第九军余部究竟作何安排。朱德不假思索地命令，所有作战部队全部进入阵地。

朱德料理完一切军务之后，吹灭油灯，领着几位参谋径直朝阵地而去。

经敌人重炮一阵猛轰之后，七十四团损失惨重。工事被轰塌，许多士兵还未与敌交锋就已倒在血泊之中……

战斗是在10月3日打响的。

钱大钧以一个师的部队率先投入战斗，其主力尾随而至。

战斗打得异常的惨烈。

敌前卫师以一个团兵力作掩护，调集全师轻重武器向我军阵地猛烈扫射，以掩护主力强行渡河。

朱德站在前沿阵地，举着一副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情的变化。敌人的子弹在山坡上飞舞，传来阵阵哒哒哒的机关枪响。这枪声显然是朝七十五团的阵地打来。

“徐参谋，通知七十五团，待敌人舟船部队开始渡河时予以还击，其余部队隐蔽起来，不要过早的暴露我军的布防情况。”朱德下达命令说。

徐参谋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敌人在火力掩护下开始渡河。

七十五团按照朱德的命令立即予以反击。

敌人的渡船分成数个梯队，划向七十五团阵地。团参谋长王尔琢见敌人渡船队形密集，立即调集一个连由他亲自率领，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向接近渡口的敌船猛投手榴弹，顿时，水柱冲天，好几艘船被炸起火。

敌人遭受重创后仍顽强组织部队强渡，重新调整部署，组织强大火力，急切朝七十五团阵地发起更猛烈的攻势。

枪声砰砰作响，河水掀起巨浪。

在弥漫浓浓硝烟的河岸边，依稀辨得清混浊的河水。水面上漂浮着被击沉的船只的残骸，以及敌人的死尸。透过浓烟的间隙，偶尔能看得见水面上

挣扎着的敌军士兵。

朱德掏出怀表，时针已指上午 11 时。战斗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周士第决定立即前往七十五团阵地，及时掌握战斗进展情况，亲临指挥。朱德欣然同意。

敌人遭到七十五团重创后，停止了进攻。

战斗间隙，官兵们见周师长亲临阵地，情绪更加高涨。

周士第喜形于色，赞扬了官兵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并询问了部队的情况。

王尔琢告诉师长，七十五团除少数人牺牲外，轻伤的人不少。周师长说，这场战斗，虽说我军取得初步胜利，但敌人兵力、火力还占很大优势，绝不会善罢干休，更加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全团官兵还要戒骄戒躁，保持旺盛的斗志。

周士第很欣赏王尔琢的才干。喜爱这个向来敢作敢为、火辣辣的湖南佬。

周士第要王尔琢利用战斗间隙，尽快将伤员送下去，迅速补充弹药。王尔琢说，这些事他早已安排下去。军需处的人已将弹药送上，并从师部直属队调来几门迫击炮，准备在节骨眼上，狠狠地揍一下敌钱大钧部的那些广东崽。

这时，后勤人员已将干粮送了上来。

王尔琢通知部队，尽快填饱肚子，养好精神，以利再战。

周士第与王尔琢草草地吃了点干粮，朝前沿阵地走去。

河水已恢复了往日的常态，敌人放弃进攻之后，后撤五里地。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宁静，仿佛这里不曾发生过战事。

周士第在王尔琢的陪同下巡视了我军阵地。周士第叮嘱王尔琢，要将被敌人轰塌的工事迅速修复好，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起攻击。

王尔琢会意地点了点头。

正当周士第在七十五团巡视之际，七十四团的阵地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敌人在七十五团正面阵地上遭到失利之后，改为进攻七十四团阵地。

七十四团布防在东文部一带，与七十五团驻守的笔枝尾山相距只有百来米，韩江河水像似有意作梗，流经几个弯道，将东文部、笔枝尾山隔离开来，首尾难顾。敌人利用地理上的优势，一改突破方向，除留少量部队佯攻七十五团阵地外，调集主力部队，会攻七十四团阵地。

敌人进攻东文部河滩，显然没有发现我军已有布防。开始渡河时，没发生任何战斗。船驶到河中心，遭我猛烈阻击后，才知我已严阵以待，立即调来重炮向山头猛轰。

经敌人重炮一阵猛轰之后，七十四团防御工事被轰塌了，人员遭到较大伤亡。

战况很快传到军指挥所，朱德严饬七十四团坚守阵地，并及时报告战斗进展情况。半渡而击，难道还过早暴露？！

敌人新一轮进攻又开始了，敌人来势凶猛，而且还有重炮支援。

七十四团官兵凭险抵抗，阻击来犯之敌。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我军虽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犯，但是，敌人火力过猛，有少量的敌人已突入滩头阵地。形势十分紧急。朱德急令第九军一个营的部队，立即增援七十四团。

第九军一个营赶到东文部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在滩头与敌展开肉搏战，终于将阵地收回。

10月5日。夜。万籁俱寂，四野阒然。

经过三天三夜激战的起义军将士们已经是精疲力竭，更严重的是已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三天来的战斗，钱大钧以三个师之众的绝对优势向起义军发起猛攻，敌人调集所有重炮，朝我军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阵地轰击。工事被轰塌了，我军已无工事依托据守。战斗中，七十五团团长沙一中阵亡。七十三团三营营长蔡晴川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率领全营官兵，与敌肉搏。最后，全营壮烈牺牲。还有七十三、七十四团人员死伤过半，几位连长先后英勇捐躯。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下。

朱德召集主要军官紧急磋商。有的人主张，敌强我弱，我军已完成了掩护任务，为保存实力，部队应迅速撤离，寻我主力部队。有的人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部主要目的是掩护。虽然与叶、贺所率的起义军主力已失去联系，但拖住了钱大钧，也就等于减少了敌军对主力的追剿，起到了掩护主力的作用。朱德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他简单的通报了情况，我军三面受敌，东文部七十四团阵地已被敌人占领，笔枝尾山阵地虽然还在七十五团控制之下，然而我军实力大减，好在下村七十三团阵地损失不大。

根据紧急磋商的意见，部队仍然固守三河坝地区，钳制敌人，以等待叶、贺主力的到来。

天色已晚，凉风习习。朱德独自一人来到前沿阵地，他要看看经过连续苦战的战友们。

被轰塌的工事旁边已堆起了座座新坟。朱德下意识地走近坟头，伫立许久。微风撩起了他的衣角，他深深地为死难者鞠了一个躬，脸上露出一阵痛苦的表情。他很感激地方党的同志，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将士们送水送饭，慰问伤员，并安葬了那些牺牲了的英雄们。

朱德的心稍稍得到了安慰。当他走进战士当中，士兵们起身向军长敬礼。朱德安慰了大家，并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敌人有可能在夜间再度发起进攻。

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敌我双方损失很大。

当朱德返回军部指挥所时，七十三团阵地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狡猾的钱大钧在遭受我军顽强抵抗之后，改变进攻方向，调集两团兵力，绕过三河坝，从韩江的上游大麻街渡河，占领梅子嶺一带，从旱路向我军发起进攻。

这时，从笔枝尾山传来消息，七十五团阵地丢失。

我军只剩下下村防线，情况十分紧急。

蜂拥而至的敌人，在夺取我军阵地后，全线向下村方向突进。七十三团官兵英勇反击，用枪刺枪托与敌格斗，顽强地抵御着敌人的进攻！

战斗愈加激烈。

二十五师参谋处长游步仁阵亡。

七十三团营长许国瑞牺牲。

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众多将士们的身躯倒在了血泊之中

七十二团阵地已开始被敌人突破，出现了裂口。

朱德组织力量，准备堵塞裂口，夺回阵地，然而，敌人过于强大，这种设想已不可能实现。

敌人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向纵深突击。紧要关头，朱德已无暇思考。通知部队，立即放弃阵地，经百候圩、饶平，直奔潮汕，寻找叶、贺主力部

队。

此时，已是10月6日清晨。

周邦采见朱德等军师领导来后，握住朱德的手，一阵心酸，哽咽言道：“朱军长，队伍已经垮了。”

夜色褪尽，曙光初照。

起义大军在经过一场血与火的厮杀之后，退出了令他们悲愤不已的三河坝。失败了的英雄们临行之际，朝天空放了一阵排枪，以表示对遇难的官兵们沉重的哀悼。

队伍顺着下山的小径，穿过成片的灌木丛，朝饶平方向挺进。走了约莫两个时辰，我军虽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但队伍却越拉越长。这支仅剩两千人的队伍，经三河坝激战之后损失惨重。经清点，七十三团仅剩一个营，七十四团只剩两个连，七十五团几乎全团覆没，所剩无几。好在朱德统领的教导团损失不大。沿途，收拢了一些被打散的官兵。失败的阴云笼罩着整个部队。

朱德与周士第、李硕勋等师部领导走在一起。按照原定计划，南下接应潮、汕方面的起义军。大伙忧心忡忡，一路无话。

周士第打破沉寂，喃喃自语：“也不晓得潮汕方向情况怎样了？”

朱德一丝苦笑，摇了摇头。

李硕勋无不惆怅地说：“这事也怪，走了这么一段日子，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朱德如重槌击鼓，闷声道：“不管情况怎样，我们一定要找到主力部队。”

中午时分，队伍如期抵达饶平县城附近。朱德号令部队就地埋锅造饭，休息片刻，这时，卫兵来报。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领着从潮州突围出来的数百名起义军官兵抵达茂芝。朱德一阵欣喜，顾不得吃饭，领着周士第、李硕勋等人前往看望周邦采等起义军官兵。周邦采见朱德等军师领导来后，握住朱德的手，一阵心酸，哽咽言道：“朱军长，队伍已经垮了。”

朱德好言安慰：“不要急，慢慢说。”

这时，卫兵又报，毛泽覃、粟裕、杨至成领着十一军部分人员也已来到茂芝。

朱德忙嘱人准备好菜饭，将潮汕地区撤下来的部分官兵迎进了军部临时指挥部。大伙吃了饭，情绪稍稍稳定下来。

周邦采、毛泽覃将起义军主力自三河坝分兵以来的情况向朱德等诸位将领做了汇报。

原来叶、贺主力与朱德部分兵之后，经福建汀州，直奔潮汕。攻下潮汕后，起义军再度分兵。由师长周逸群率第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贺龙率第二十军一、二师和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攻占揭阳。9月23日，叶、贺主力首先在揭阳县汤坑地区与敌相遇。起义军主力先击败了潮、梅警备旅，继而击溃薛岳部第二师，随即又与陈济棠第十一师等部展开激战。由于连续苦战，最后未能突破陈济棠部的防线。9月30日，起义部队被迫转移。与此同时，在潮州方向，周逸群率第二十军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的一支部队，抵抗黄绍坑部两个师分两路发动的进攻，激战数小时，终因兵力对比悬殊，潮州失守。接着，汕头也被迫放弃。

毛泽覃还告诉说，他从军中得到消息，10月3日，前委在广东普宁县流

沙镇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抱病讲话，李立三、彭湃、叶挺等人先后发言。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宣布今后要举红旗，打土豪分田地，继续战斗。关于人员的去向问题，决定武装人员突围去海陆丰，非武装人员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则由农会干部护送，分批从海上撤退。

“会议刚开完，起义部队余部就在乌石地区遭敌伏击。”毛泽覃继续叙述说，“指挥机关和第二十四师被打散。几天之后，尚未遭敌伏击的第二十军一部，由于和指挥机关失去了联系，群龙无首。在敌人的包围和少数坏分子的造谣煽动下全部缴械。至此，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毛泽覃的话音刚落，周邦采补充说，从乌石突围的起义部队约有一千余人，在团长董朗的率领下，历尽艰难，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转移至海陆丰地区。其余的零散部队，有的回家乡埋伏起来，重新开展革命斗争，有的则退回到三河坝地区，不巧，在烧平遇上了第二十五师。

朱德听完情况报告后，明白了一切。

“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起义主力已遭到惨败。再对叶、贺旧部抱任何幻想已经是很不现实的事了。看样子得另起炉灶。”朱德复杂的脑海里立时涌出了新的念头。眼前，起义部队虽然遭到了失败，然而他手里仍掌握着一支两千五百人的队伍。对于这支队伍的前途命运，作为九军的领导人他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朱德很了解这支部队的情况。尽管二十五师属叶挺第十一军管辖，但作为党员，作为这支部队中最高职务的军事行政长官，他有权力、也有责任将这支我党苦心经营保存下来的队伍带好。起义部队是失败了，贺龙、叶挺两位军长也不知去向。眼下，队伍的状况很令人担忧。队伍被打垮了，伤兵多，逃兵也多。就在朱德率部队从三河坝地区撤退时，有一个连的队伍不辞而别，不知去向。

失败的阴云笼罩着全军上下。队伍中时不时的传来隐隐的哭泣声。

战士们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作战，身子早已疲惫不堪。队伍阵容不整，活脱脱的像一群打败了的残兵败将！

部队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有人提出上山打游击，有人主张趁早散伙，有的甚至提出要回家。家中还有自发苍苍的老人和嗷嗷待哺的婴儿……混乱的局面，几乎使朱德费尽了口舌。好言相劝，安抚伤员，在经过一阵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之后，朱德的身子骨几乎像散了架似的，心力交瘁……

当然，朱德在做士兵工作的同时，也反复征询军官们的意见。有的军官（多系旧军官）提出解散部队，分头行动；有的则主张上山打游击，坚持斗争。持这种意见的如陈毅、王尔琢等人。两种意见，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朱德反复斟酌，决定在饶平茂芝召开军事会议，妥善解决好下一步部队的行动方向。

茂芝会议是在全德小学召开的。

那是一幢规模不算很大的房子。青砖瓦房，明窗净几。由于这一带战事频繁，校方鉴于多事之秋，怕伤着学生，故而早已放假。开会之前，朱德登门拜访了校长。校长是一位中年人，开明人士。朱德说明来意，深表歉意。并告之会议结束之后，立即撤出该地，绝不重来打扰。校长很满意朱德与众不同的谦逊作风，笑着将他送出房门。

会议是在下午四时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陈毅、

王尔琢、周邦采等军师团领导，除此之外，还有部分连营指挥人员，共二十余人。

会议的气氛是紧张的。

朱德主持会议。他简要的将目前的时局通报给大家，并就起义军下一步的计划提交会议讨论。朱德的话不多，却句句敲打在每个人的心坎上。

会场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多数人各有主张，只有少数人处在观望之中。朱德了解众人此刻的心态。由于这支部队成分复杂，加之，各人的经历又有所不同。有人曾主张他用不着多商量，是去是留，他作为军长，有权决断部队的一切。朱德是位很有修养的人，民主意识较浓。他并没有采纳这种意见，他想通过会议形式，让大伙畅所欲言，以便于更多的掌握部队中的思想状况。

“作为师长，我先带个头吧。”周士第打破沉寂的场面，首先发言，“刚才朱军长已将目前的局势讲了。大家都是战斗的直接参与者，有很深的体会。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南昌起义部队算是失败了。有许多同志为了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起义部队遭受损失，我的心情与大伙一样都很沉重。但是，我们仍保留了两千多人的队伍，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战士们的血白流。只有革命，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刚才，有人提到，三河坝分兵，我军犯了决策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们是要检讨。从我军的实际情况来看，主力南下潮汕地区，一味强调能够得到苏联军事上的援助，可是，实际却怎么样呢？潮汕失利，不仅没能得到丝毫的军事援助，相反，使三河坝地区也失守了。倘若叶、贺主力不深入潮汕，我军主力加起来有十五个团的兵力，足以打败钱大钧的十个团。如今一切都已晚了。潮汕失利、三河坝失守，使我军濒于覆灭的境地。这次教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周士第的话，一石激起千重浪。

“是啊，教训是沉痛的。”师党代表李硕勋发言道，“眼前，我们姑且不去评论三河坝分兵的失误，急切需要解决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有的同志提出要解散部队，分头游击，我认为这种意见不妥。三河坝分兵已明显暴露我军的弱点，再度分头游击，无异于往老虎嘴里送肉。我不赞同这种意见。”

由于李硕勋的表态，大伙纷纷议论起来。有赞同李硕勋意见的，也有反对的。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不知谁大声嚷了起来：“大伙不要争了，还是听听朱德军长的意见。”

会场顿时静了下来。

朱德用凝重的眼神扫视了一下会场，操一口四川乡音说道：“刚才周士第等几位同志都发了言，我非常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我们仍处在逆境当中，这场斗争，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的革命种子保存下来。决心带好这支部队，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

朱德慷慨激昂的话语刚刚落地，会场响起阵阵掌声。

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站起身来，“我同意朱德同志的这些话，我们一定要帮助朱德同志实现这个目标！”

“对，我们听朱军长的。”毛泽覃也附和地嚷了起来。

朱德用感激的眼光望了望陈毅、毛泽覃，继续说：“目前，摆在我们面

前的任务还十分繁重。第一，我们与上级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必须尽快寻找，以得到组织上的指示与帮助。第二，起义军主力失利以后，我们这支部队已成了国民党反动派追剿的主要对象。为保存革命武装，我们应主动放弃过去的阵地战战术，到偏僻的农村去，找一个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地方立足。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湘、粤、赣边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又是个‘三不管’地带，那一带群众基础较好。北伐战争时，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我们就以此为立足之地，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关于我军的突围方向。目前，据我们所知，敌人已从南面、西面及西北向我包围，敌人有好几个师的部队，而我军则处在劣势，孤立无援。强敌面前，不能再拼消耗、打硬战，应从东北方向避开敌人，穿插前进。第四，由于起义军遭到了失败，在部队中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不要紧。这就要求我们全体军官、共产党员一定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党团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扭转这种低沉消极的思想状况，坚决防止那种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于小股叛逃事故的发生！”最后，朱德不无语重心长地说道，“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希望同志们好自珍重啊！”

朱德的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会议直开到天黑才散。

第二章 北上西行

陈毅在痛苦中振作起来，匆匆离开南昌，追赶起义部队

陈毅是在江西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的。南昌起义时，他正好在从武昌至九江的船上。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共产党人卢德铭率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与武昌政治军事学校的官兵们分乘几艘船从武昌启程，赶赴南昌，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当船行驶至湖北阳新时，卢德铭意外的得到消息：南昌暴动已经失利，主力军南征广东。南昌、九江一带一片白色恐怖，张发奎已磨刀霍霍，在九江设下埋伏，等候起义军的到来。鉴于此，卢德铭立即令警卫团在湖北阳新黄石登陆，原地待命。同时，命人急速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官兵们联络。由于江面浓雾弥漫，无法取得联系，以致使军校学生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

陈毅是一位著名的赤色活动分子，在军校里做党的工作。队伍在九江被缴械以后，他混在特务连里。好在特务连的连长萧劲是他的老相识，是中共党员。其属下的几位排长都是同情分子。陈毅巧妙地躲过敌人的盘查。当日夜晚，在九江驻军陆军医院的临时住所里，陈毅秘密地召开党的会议。面对严峻的现实，如何解决眼前的窘迫局面，陈毅简要地指出了三条路。一是回家，从事农民运动；二是连夜出发到南昌，与叶、贺部队会合；三是没有暴露的，继续留下。革命还在继续，将来总有用武之地。

按照三条路，陈毅选择了第二条，与萧劲等人连夜出发，直奔南昌。

一路上，到处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满目疮痍，饿殍遍地。陈毅目睹这令他心酸的场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南昌，是他仰慕已久的江南的一座名城。王勃《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朱耷遒劲洒脱书法，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此刻，眼下的南昌已成了一座兵营，一座屠宰场！工会的牌子被砸，无辜的学生被抓，共产党人的头颅悬挂在高高的城楼上。反动派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狂叫下，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目睹惨状，陈毅的心在流血……

起义遭到失败，南昌城已无法呆下去了。陈毅在痛苦中振作起来，匆匆离开南昌，追赶起义部队。

沿途，他遇到了不少散兵游勇。唉，兵荒马乱的年月，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没有。他无暇顾及这些，匆匆赶路。一路上，家家关门闭户，百姓们天生就胆小，谁还敢惹是非。陈毅操一口四川话，百姓们谁敢收留外乡人。好在路上也有好人，给点汤水剩饭。就这样，陈毅饱经风尘，辗转至抚州才赶上起义部队。

周恩来很热情地接待了陈毅，并先后引见了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对于军中的几位主要领导者，陈毅并不感到陌生，有好几位都是川中名将。至于叶挺军长的大名嘛，他早有耳闻，打心里佩服。陈毅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军校的情况以及自己历经艰难追赶起义部队的经历，周恩来高度的赞扬了他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并简要的介绍南昌起义部队南征的情况。最后，周恩来交给陈毅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他去改造一支土匪部队。陈毅本不愿意。鉴于周恩来是党的领导人，他不得不接受下来。

陈毅的心里十分矛盾。据情况介绍，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为首的姓邓，叫邓司令。叶、贺大军进驻抚州之后，邓司令委派其联络人叫傅大庆的人与叶、贺接头。叶、贺考虑赣军朱培德的部队尾随而至，倘若能将这股绿林武装改造过来，至少也可以抵挡一阵，以减少赣敌对叶、贺大军的压力。经谈判，邓司令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发他几百支枪，武装队伍，便可以与朱培德抗衡。至于派不派人无所谓。叶、贺考虑到既然已发给了枪，就必须派人去加强领导。于是，这一责任便落到了陈毅头上。

按预先谈好的意见，陈毅与萧劲俩人在傅大庆的带领下，来到一家旅馆。傅大庆说，由他去请邓司令与陈毅会面。要他俩好生休息片刻，不消多久，即可回来。陈毅见傅大庆面善，像个知识分子，也就欣然答应下来。

“好长时间没住过这样的旅馆了。”陈毅的心情一时轻松下来。房子是间套间，布置的很雅致。里面是卧室，外边一间宽敞的会客厅。几件古香古色的家具，中堂还挂着一副书法。陈毅是个文化人，兴趣广泛，仔细欣赏起来。

萧劲是个军人，没这类爱好，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坐立不安。

等了好一阵子，始终未见傅大庆人影。陈毅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这时，从街上传来一阵喧闹声。陈毅从窗户边张望，邓司令没等到，却等来了朱培德的一帮大兵。陈毅大呼上当，领着萧劲，朝门外走去。

城里已经戒严。俩人一身戎装，趁着混乱之际，躲过敌人的追捕。行至城门时却遇到了麻烦。

守城门的大兵是杨如轩的部队。陈、萧二人被堵在城门口。士兵不让出城，说陈毅是共产党。好在陈毅是四川人，士兵是云南人。云南四川不分家。陈毅巧妙周旋，逃出虎口，在江西宜黄县赶上起义部队，被分配在叶挺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党代表。至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

周士第握住朱德的手，劝止大家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大家回去吧。”说完，抹一把泪水，与李硕勋头也不回地朝远处走去

朱德的心情是苦涩的。

起义部队余部自撤出饶平之后，按照茂芝会议的决定，穿行北上，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圈，向湘、粤、赣边转移。

队伍在布满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行走。穿田过垄，涉水过桥，经过了数不清的大小村庄。一路上，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穿行在队伍中间，利用行军的间隙，做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然而，全军的士气仍然十分低落，队伍间时不时的传出有少数人不辞而别的消息。对于这点，朱德心里十分清

他不能忘记发生在武平的那场战斗。那是一场恶战，一场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战斗……

部队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发现了我军的行动。钱大钧调集一个师的部队尾随而来。据情报称，大埔方向驻有敌军。我军宜绕开大埔，往东挺进。部队尚未行军十里地，又得知往东方向的福建永定也发现敌人。于是，改变东行计划，从大埔、永定交界的间隙中绕道而行。部队经过焦岭向北，进入福建省武平县城。战士们经过几天的行军之后，总算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平安地抵达目的地。

人们常说，在夹缝中求生是很艰难的。起义部队走钢丝绳似地求得生存后，对于未来的前途是很难预测的，部队驻扎在武平县城，预备休整一天后，再行西进。当宿营的军号响过之后，全军将士安营扎寨，安顿下来。

片刻时辰，军营里响起了阵阵鼾声，一切都显得十分的宁静。

拂晓时分，当士兵们仍在沉睡之际，钱大钧率十八师已抵武平城外。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恶战拉开了序幕！

由于我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部队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朱德镇定自若，命令教导团上城楼堵击，吸引敌人火力；另派陈毅率七十三团从北门侧击敌人，其余部队急速从西门撤退。朱德自带一个连的部队增援教导团，阻击敌人的进攻。

枪声在空中砰砰作响，钱大钧命令士兵集中火力朝城墙扫射。由于教导团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敌人的一举一动尽在我军眼底。朱德调集所有轻重武器，予以阻击，使敌人无法接近城墙。这时，陈毅率领的两个连也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的进攻受挫。

两军在相持近两个小时的激战之后，朱德命部队撤出战斗，朝西门外突围。当掩护部队撤退之后，从西门外又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朱德的心咯噔了一下。他的第六感官已预测到又遇到了麻烦。

情况果真如此。后撤部队在朱德的掩护下，退出西门，顺着陡峭的山坡往后撤。这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去处。一面靠山，悬崖峭壁，浓郁的林子将整个小道遮掩，另一面是很深的峪谷。一条上山的小道不到一米宽，弯弯扭扭，顺着峭壁延伸至山顶上。队伍从城中仓促退出，由于道路狭窄，只能单行上山，直接影响到部队的行动。这时，从山顶上响起了枪声，敌人预先早有埋伏，将整个起义军余部压缩在长长的小道上。部队有着前后夹击的危险。在这紧要的关头，朱德命最后撤出的陈毅所率的两个连加强警戒，预防钱大钧主力从后面包抄，自带一个连的兵力急速登上峰顶，增援受挫的我军前卫部队。

临近峰顶，王尔琢正指挥部队与敌展开激战。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军无法施展。敌人的机枪疯狂扫射，把我军死死的逼在小道上。朱德大步流星的登上山腰，问了情况。眼见弹丸之地，我军处在劣势。这时，从身后也传来了枪声。朱德清楚，钱大钧已赶上来了。这枪声预示着陈毅部队已与敌人交火。倘若不立即攻占山顶，全军都有可能被敌各个击破。危急关头，朱德要王尔琢正面牵制敌人，亲率两个连的队伍，攀登峭壁，杀出一条血路。

朱德的决策果然奏效。战士们在朱德的率领下，绕过敌人的视线，从石壁上寻出一条生路。待战士们全部攀上峭壁之后，来到了一块平坦的山坡上。朱德大汗涔涔，挥动着驳壳枪，指挥两连官兵，从敌人的侧后登上山顶。一阵密集的机枪声响过之后，敌军做梦也想不到，我军部队突然出现于山顶。

守山敌人迅速被我军全歼。

小道也已疏通。王尔琢命令部队，以最快的动作，迅速登上山顶。直到陈毅等人最后登上山顶时，朱德才松了一口气。

经清点，部队损失约一千人。此次战斗，对于朱德来说，无疑是雪上添霜。

仅剩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在朱德的率领下，翻山越岭，急速西行，抵达江西境内已是10月下旬。

赣南的秋色是迷人的。红色的土壤，金黄的稻穗，还有那绿色的灌木丛

林。部队在几昼夜的急行军之后，已将尾追之敌甩得远远的。战士们经过连续几场激战之后，个个脸上晒得黝黑。虽说 10 月的太阳比不上暑日那样毒辣，但经过战火熏染后的士兵们仍感到燥热不安。

队伍已经抵达赣南的安远县。沿途沟沟坎坎，道路崎岖。部队自摆脱敌人的尾追之后，在朱德纷繁复杂的脑子里又开始酝酿新的问题。队伍已遭到失败，这是个无可置否的现实情况。如何带好这支队伍，是朱德自茂芝会议以来一直忧心忡忡的棘手问题。

“必须对这支部队进行整顿，否则将不堪一击。”朱德的心里在喃喃自语。他非常清楚部队眼前的状况。党组织已失去联系，队伍中人心不稳，一些经不起艰苦生活考验的人，更是嚷着要离开队伍，另谋生路。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作为军长的朱德，他能不感到焦灼不安么。

尽管，他与陈毅、王尔琢等诸位领导做了不少工作，但收效并不是太大。失败的阴云仍然笼罩着上下，使整个部队的士气受到很大的影响。好心的陈毅曾几度向他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应召开一次全体军人大会，向士兵们讲清自己的观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掉脑壳的。”“强扭的瓜不甜。”陈毅充满哲理的话时不时的在他脑海里回旋。

他 from 心里非常感激陈毅。这位比自己小十七岁的四川同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帮助他重整队伍。他心里默念着陈毅的这些话。是啊，战争是残酷的。没有牺牲，哪来的幸福。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像陈毅、王尔琢、蔡协民、毛泽覃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都站在他一边，帮助和支持他的工作，他还能说些什么呢。除了感激之情外，那就是尽快地整顿好这支部队，不辜负党组织对他的期望。

朱德在沉思中得到启示与鼓舞之后，信心更足了。他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对部队加以整顿。

队伍仍然在乡间小道上行走。作战参谋告诉他，队伍已抵达安远县的天心圩。朱德看看西沉的太阳，知道时辰不早了。

“通知部队，今晚就在天心圩宿营。”朱德下命令说。

队伍按照朱德的命令，进驻天心圩。

天心圩是安远县一个偏僻的乡镇。约二百来户人家。

部队进入圩镇后，老表们均已关门闭户，镇上显得格外的宁静。朱德见状，命令部队退出圩镇，就在天心河滩上宿营。片刻时辰，河滩边燃起了星星点点的篝火。

晚秋的夜晚，凉风习习。大地一片静谧，只有不知名的昆虫在草丛里发出低吟的鸣叫声。战士们在经受一天的行军之后早已躺下歇息。在一堆篝火前，朱德正与周士第、李硕勋交谈着。

朱德深情地言道：“士第、硕勋两位同志，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虽然不是很长，但却结下了革命的友情。没有两位的鼎力相助，这支部队还不知会怎样哩。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已多时，前一阵子，曾派人去找党中央，可一直到现在杳无音信，看样子是没什么指望了。”朱德稍稍喘了口气，又说，“我反复思考过，这支部队不能没人带。眼前的状况，你们也很清楚。我打算在天心圩，利用短时休整的时机，对部队进行一次思想上的整顿。你们俩的工作我也想过，我们是不是作点分工。部队由我来带，你们俩分头去香港、上海等地，找党汇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不知你们有啥子意见？”

周士第沉吟了片刻，说：“我服从朱军长的指示。不过，这支部队由你一人操持，太难为你了。”

朱德一丝苦笑，点头不语。

李硕勋说：“既然朱军长已作了安排，我也不反对。我和士第离队找党，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只要找到党后，我们一定返回部队。”

“是哟，我们还要回来。二十五师与我俩相处多时，还是挺有感情的嘛。”周士第强作笑颜的说道。

朱德了解周、李的心态。毕竟二十五师是由他俩带出来的，现在要离队而去，心里难免有些难舍之情。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直到天色已晚，朱德才将他们送走。

次日清晨，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主要领导人为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送行。

临别之际，周士第朝部队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

大伙的心情都很沉重。

周士第握住朱德的手，劝止大家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大家都回去吧。”说完，抹了一把泪水，与李硕勋头也不回地朝远处走去。

送走周、李二人，起床的号声响了起来。朱德吩咐陈毅、王尔琢俩人，早饭过后，立即深入圩镇上，做群众工作。并通知下午召开全体军人大会，不得缺席。

陈毅按照朱德的吩咐，领着战士们开始工作。不一会儿，“打倒土豪劣绅！”“为工农大众谋利益！”几幅标语赫然醒目的在圩镇上出现。朱德独自一人，一口气为三户农民家挑了十五担水。经过一上午的群众工作，老表们对部队的态度显然热情起来，朱德见群众工作卓有成效，脸上露出难得的微笑。

下午，军人大会在天心圩河滩上如期召开，这是起义军自撤出三河坝地区以来的第一次大会。战士们沿河滩席地而坐，陈毅主持会议，在一场开场白之后，由朱德发表讲话。

朱德在一片掌声响过之后，站起身来，神色严肃地讲道：“同志们，自从三河坝撤退之后，我们徒步行军数百里地。沿途，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当地的土匪、反动民团不断地骚扰。这些困难都没有吓倒我们。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完成了北上的转移计划。尽管如此，但我们的损失也不小。许多同志在敌人的枪弹下倒下了，有的同志被疾病折磨得再也爬不起来。现在，我们虽然已到达‘三不管’地区，但我们毕竟是一支孤军，没有供给，没有援兵，与党的组织也失去了联系，这些困难实实在在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朱德停了停，语调沉重的继续说道，“现在，部队中出现了悲观失望的论调，出现了失败主义的情绪。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私自逃跑，开了小差，这些都不足为怪；革命战争嘛，哪有不死人的。我们作为革命军人，就要有那种不怕死不怕累的革命精神。眼下，革命是失败了。但是，失败是暂时的。就好比 1905 年的俄国革命。开始时是失败了，但到了 1917 年，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也像俄国革命一样，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认清前途，不怕挫折，坚持斗争，中国革命也会来个 1917 年。”

“请大家相信我的话。”朱德开始激动起来，“革命是靠自觉。强扭的瓜不甜。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也不勉强，可以回家。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走，我是不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一条枪，我也要革命

到底！”

会场响起了阵阵掌声。

陈毅起立插话：“朱军长的话很有道理。我们是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党领导下的铁军，请大家千万要珍惜铁军的名誉，在困难面前，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陈毅的话把会场上气氛推向高潮。朱德示意会场静了下来，又说：“有的同志问我，以后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打游击。同志们应该明了现在的形势，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国民党只能控制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对于偏远的农村，敌人是鞭长莫及，无法统治的。我们就是要到农村去，与农民兄弟结合起来，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有的同志又问，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追剿我们，只怕是站不住脚。关于这点，请大家不必担心。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豢养了不少的走狗，这些军阀从来就是勾心斗角，协调不起来。为了各自主子的利益，也会发生狗咬狗的军阀战争。只要战争爆发，敌人就无暇顾及我们，使我们的力量能够得到发展。”

朱德和陈毅的一席话，如拨云见日，使战士们眼界豁然开朗。

军人大会在一阵热闹声中结束。

粟裕与林彪同为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俩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

如银似水的月色，透过窗棂，普泻在黯淡的土屋里。弯弯的月牙，在繁星的簇拥下，点缀着深蓝色的夜空。田间里，时不时的传来青蛙的鼓噪。微风掠过大地，从门缝里透出丝丝凉意。朱德坐在桌前，借着荧荧烛光正在阅读一张《江西民国日报》。

报纸是从地方党手中得来的。部队从天心圩撤出之后，途经赣南信丰，与地方党取得联络。10月底，抵达赣、粤边境的大余县。天心圩整军之后，整个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件使朱德值得高兴的事情。由于没有战事，朱德的心情变得相对的稳定下来。

《江西民国日报》以显赫的大字在头版上刊登了粤、桂军阀混战的消息，并披露某年某月某日，张发奎同李济深、黄绍竑为争夺地盘，导致粤、赣、湘三省大小军阀的一场混战。朱德一气读完报纸，心情颇感慰藉。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朱德所料。军阀战争的爆发，这对于革命军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朱德兴奋之余，立时想到了军中的工作。他吩咐通信员，立即去请陈毅、王尔琢来，有要事相商。

不一会儿，陈毅、王尔琢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啥子事哟？”陈毅快人快语地嚷道。

“莫要急，莫要急。”朱德笑着给诸位让坐，说，“夜里请你们几位来，有件事想同你们商量。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粤桂战争爆发了。”朱德将报纸递给几位，让大家阅读。继续说，“由于两省军阀战争的爆发，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形势对我们大为有利呀！”

陈毅读完报纸，递给王尔琢，说：“是啊，应验了我们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的讲话”

朱德点头示意，继而言道：“我们姑且不去谈论军阀们的混战，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度对部队进行一次整编。大家清楚，天心圩整军之后，部队中出现了好的气象，这很好，与诸位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我感谢大家。”

现在，部队已经进驻大余县，军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我们来共同努力。”

“你有啥子打算？”陈毅问。

朱德不紧不慢地道来：“部队从三河坝撤出之后，原为两个军的建制。成分复杂，思想混乱。所以，在天心圩时只是重点的整顿军队的思想作风，没来得及做组织上的调整。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为了缩小目标，便于指挥，便于隐蔽，我打算将全军缩编成一个团，撤销没有实际意义的军师建制，这样，更利于我们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好，这个主意好。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陈毅附和他道。

“缩编成一个团是可以，也符合实际情况。现在，部队有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另外还有多余的军官和青年学生兵。我的意见，不宜过早的暴露我军的情况，对外仍采用国民军的番号。”王尔琢对部队的情况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似地补充说。

“尔琢说得对。”朱德又说，“我建议将全团编为二个支队，对外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纵队司令由我来担任，陈毅任指导员，参谋长由尔琢来担任。剩下的军官和青年学生编成一个教导队。还有，党团组织重新登记，并吸收一些新党员，组成党支部。各个连队分派党员担任指导员，负责军队中的各项工作。大家对我的提议有啥子看法？”

“很好。我看就按你的意思办。尔琢，你看呢？”陈毅问。

王尔琢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点头说：“我没意见。”

朱德说：“既然大家没意见，明天开会，宣布整编内容。”

三人谈到深夜，见天色不早，才各自歇息。

次日上午，朱德宣布整编内容，在全团上下产生巨大的反响。

大余整编之后，部队以新的面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征程。

粟裕与林彪都是大余整编的参加者。

俩人均参加了南昌起义。三河坝激战之后，在北上西进的征途中，俩人有着不同的经历。

粟裕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湘西会同县人。1927年7月，大革命失利之后，在湖南常德师范读书的粟裕投笔从戎，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二十四师教导大队，担任学员班长。8月1日，年仅二十岁的粟裕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并随军南下。9月，起义军在潮州失败，粟裕所在部队撤出潮州，向北转移，10月间，在饶平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从此，他在朱德的领导下，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粟裕很难忘记发生在北上西进的武平战斗。这次战斗，几乎使他丧命，然而，他却顽强地坚持过来了，使之成为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

武平战斗我军遭到敌人意外的袭击。粟裕所在部队负责掩护主力撤退，在与敌人激战中，粟裕不幸负伤。一颗子弹从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血流如注。他只觉得受到猛烈一击，就一头栽倒。粟裕所在排完成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之后，趁敌人退回武平准备再次攻击的间隙，迅速撤离阵地，追赶主力去了。这时，迷糊中的粟裕还有点儿知觉，只是动弹不得。他依稀的听到排长朝他嚷道：“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粟裕心想，别丢下我，我还要跟着队伍打仗。然而，一阵剧痛，使他无法开口讲话。排长顾及不了他，将他的枪卸了下来，一走了之。过了许久，粟裕的身体稍稍能动，四下里已空无一人。他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他忍着伤口的剧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脱离险境，追赶部队。他挣扎着支起身子。可腿一

软，又跌倒在地。唉，实在是走不动。他急中生智，顺着山坡滚下去，花了很大的气力才爬到路坡上，却又滑进路边的水田里，恰巧被沿山边过来的几个战友发现，他终于得救了。战友们为他包扎了伤口，搀扶着他去追赶部队。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减员很大，加上一些不坚定的军官和士兵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有的不辞而别，有的成排成连拉队伍另找出路，这支起义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身负重伤的粟裕，在战友的帮助下，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赶上了队伍，受到朱德、陈毅格外器重。

大余整编时，由于粟裕革命立场坚定，作战勇敢，被提升为步兵第五连政治指导员。

与粟裕相反的林彪却有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44年后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在叛逃中自我爆炸。陈毅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就是个逃跑分子。”

历史，究竟是咋回事？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27年参加北伐，历任叶挺第四军独立团的见习排长。参加南昌起义，并随军南下。三河坝失利后，林彪归属陈毅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二团。部队按照朱德提出的北上西进方针后，林彪勉强随部队出发。由于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队伍在大余整编之后，林彪仍开了小差。就在部队离开大余县城的那天，身为步兵第七连连长的林彪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逃去。由于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得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万般无奈，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当夜返回部队。

粟裕与林彪同为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俩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这段历史虽然为很少人知道，但它却真实地记录在档案里。荣誉与耻辱，成为鲜明的对照。

朱德在与陈毅一番相商之后，心中渐渐地有了数。他决定在上堡对部队进行再度整训

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抵达赣南崇义县的上堡，已是11月上旬。

天渐渐地凉了下來。太阳虽然明晃晃地悬在天际之上，但却已失去暑日的光焰，变得黯淡无力了。这支饱受精神与皮肉煎熬的队伍，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之后，已抵达“三不管”地带。山越爬越高，路越走越崎岖。战士们经三河坝激战之后，疲于奔命，得不到任何休整与补充。身上的军衣由长袖变成了短袖，军官们的军饷也已断绝，无法供给。尽管部队已经天心圩、大余整编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日益贫乏的物质难于得到补充。于是，在军队中违犯军纪的情况时有发生。譬如，缴获的财物归己所有，募捐的款项私自分赃。更有甚者，骚扰百姓，侵犯老表的利益屡禁不止，这些现象，很自然的反映到朱德、陈毅那里。这就成了上堡整训的一个重要内容。

朱德是位非常讲究实际的人。部队出现这些问题，他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太了解这支部队。尽管军中党团员占多数，但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有感情，有思维，有七情六欲。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战士们身无分文，连正常的供给都无法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不犯一点小错误哩。更何况，军队中有不少人是旧军官，成分复杂，人心不定……这些实际情况，

很自然地摆在朱德面前。

当然，朱德对这些现象也并不是视而不见。行军途中，由于在他的影响下，制止了多起侵犯百姓利益的事情。然而，一些冥顽不化的人仍然背着朱德悄悄地干起那种不光彩的勾当……

事态的变化愈演愈烈，以致成了朱德日夜思考的一块心病。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在与陈毅一番相商之后，心中渐渐地有了数。他决定在上堡对部队进行再度整训，内容有三：第一，对部队进行纪律整顿，严肃组织纪律。这是关系到全军能否取信于民、能否立足的大事。一支军队没有铁一般的纪律，将会是怎样呢？古往今来的史籍中，有多少鲜明的事例印证了这一点。凡是纪律好的队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相反，那些纪律松弛的队伍，有几个夺得江山？他必须下决心，将部队的纪律整顿好。第二，利用空闲之际，进行军事训练。军队是一支武装集团，它的主要任务是作战。鉴于南昌起义以来我军采用的均为正规战，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部队转入“三不管”地带后，更多的将是采用游击战。因此，必须使全军上下懂得游击战术的重要性。朱德根据多年军事生活的经验，提出了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打有把握的仗，加强小分队独立作战能力，指挥上做到分散、集中自如灵活。第三，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并确定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全军都必须树立部队除打仗之外，还应当深入地做好群众工作。朱德反复强调，现在革命在城市遭到失败，起义军被迫转到农村，这就需要在农村中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闹革命，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分财物，减轻农民负担和解决部队本身的给养。

部队按照朱德的指示，分头开始工作。王尔琢负责的军事训练，工作尚能顺利进行。整顿纪律方面，在陈毅的努力下，部队的纪律明显有了好转。然而，做群众工作由于战士们很不习惯，在队伍中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战士由于没有做过此项工作，产生了畏难情绪。部队每到一地，除了刷写几条标语外，别无它事可于；有的则方法简单粗暴，战士们将打土豪分来的浮财送给群众，群众有顾虑，拒不敢接。战士们就强行要老百姓接受，百姓们无奈，索性卷起包袱，寻亲避难去了。朱德得知情况后，哭笑不得，心里真有说不出的苦衷。

上堡整训在朱德的具体指导下顺利进行。这时，从上堡附近的文英、古亭一带传来消息，诸广山地区盘踞着一股绿林土匪，首领叫何其朗，专与共产党作对。朱德得讯，决计亲率部队，铲除这股土匪武装，以解除对起义军的威胁。

何其朗其人，约莫三十来岁，矮个秃顶。由于酒色过度，身子略显佝偻。此人虽为绿林，可却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何其朗曾受训于江西军事学校。由于他天生长着一副奴卑相，有一套巴结人讨上司欢喜的本领。毕业后，担任江西督军方本仁的马弁。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皖系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攻占江西，何其朗知其主子大势已去，摇身一变，投靠到新任皖系督军邓如琢部下。凭着何其朗吹牛拍马的看家本领，在邓部当了营长，享了两年清福。没想到北伐军由粤入赣，邓如琢兵败潜逃，何其朗丢了后台，自觉军中难混，便率残部，逃入诸广山区为匪，占山为王。至此，湘赣边界的崇义、汝城便成了灾区。何其朗无恶不作，到处抢劫民财，奸淫妇女。百姓们只要听到他的名字，无不吓得要命、恨之入骨。

朱德率部剿匪，意在为民除害。更重要的是深入发动群众，让百姓们过

着安宁的日子。按照朱德的部署，部队攀上山头，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何部击垮，给了何其朗一个下马威。谁知，部队在撤回上堡时，龚楷率领的一个连由于走错了路，不知去向。

正当朱德、陈毅为走失一个连而感到焦虑的时候，王尔琢来报，国民党范石生第十六军军部副官韦伯萃已抵上堡，要求面晤朱德，有要事相商。朱德听罢，不禁一喜，忙领着陈毅诸人出面相迎。

韦伯萃是位二十来岁的后生子，眉清目秀，谈吐颇懂。系中共党员。

双方一番寒暄之后，韦伯萃简要报告了范军长的情况，并转告此行目的，意在朱德部合作。

朱德并不急于表态。他需要摸清情况，酌量而行。

范石生是朱德昔日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并由朱德介绍在讲武堂参加了同盟会。对于这位老同学，朱德再清楚不过。在过去的护国战争、靖国战争中，他们俩曾经并肩作战，相濡以沫，几年不见，此刻他已担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驻防广东的韶关和湖南的汝城、资兴一带。由于范石生不属蒋介石的嫡系，老蒋对他不无吞并之心，多次逼他就范。除此之外，据韦伯萃介绍，西南的桂系军阀和北面的湖南军阀都在挤他，企图夺走他仅有的一块小地盘。处在夹缝中求生的范石生寄人篱下，孤立无援，又急于想扩大自己的实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范石生得知自己的同窗学友朱德已率部抵达赣南，对于急于希望找到可靠盟友的范石生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他的同学能给予合作，他就可以凭借着这个资本，与老蒋讨价还价。当然，朱德对范持何态度，也有中共对范一段历史渊源可资参酌。

早在南昌起义前，我党就已与范石生第十六军保持着密切联系。不但该军内部仍有共产党的组织，而且，范石生也有同我党联合进驻广东之意。为此，起义部队南下时，周恩来曾给朱德写了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发生联系时使用。果然，朱德率部进驻上堡后，范石生就主动派人上门，联系合作事宜。

对范石生的请求，朱德持谨慎态度。他要召开党内会议来讨论这一重大问题，然后作出选择。

会议是在上堡召开的。

当朱德将范石生请求合作的事在大会报告之后，立即引起了起义军干部们的争论。一部分同志认为，与范石生合作是切实可行的，不仅可以解决部队当前燃眉之急，而且还可以相机争取范石生向左转。另一部分同志则提出了相当尖锐的反对意见。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第一，范石生纵然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毕竟是我们的敌人，与敌人合作，无疑是右倾投降；第二，范部被蒋介石收编已久，其部下的官兵受蒋介石的影响很大，如果与范石生部合作，必将带来严重后果；第三，范石生部队生活作风糜烂，军纪败坏。我们的部队编入他的序列，必然会处于他的恶习包围之中，掉进军阀部队的染缸，以致变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朱德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同志们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提了出来，我觉得这是件好事，这样有利于在我们作出选择的时候不会偏离方向，防止片面性。关于谈到与范石生合作的问题，我认为，搞合作要看对革命有利还是无利。利用合作关系，壮大自己的力量，即使不能使范石生变成我们的长久朋友，起码能使他暂时中立，这对革命也会大有好处。所以，与范石生合作说不上是右倾投降。”朱德喘了口气，继续又说，“同志们都清楚，

范石生与我是讲武堂的同学，有比较好的同窗之谊。范部的三个师长，都是我在云南讲武堂任队长兼教官时的学员，我可以利用旧关系亲自做通他们的工作。至于有的同志担心部队会掉进染缸，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是革命队伍，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与范石生的部队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只要我们坚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三大原则，这个问题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朱德的讲话结束以后，陈毅、王尔琢也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终于批准了朱德的主张。按照会议的决定，朱德亲自书信一封，由韦伯萃转交范石生，表达愿意就合作事宜与其谈判的愿望。

送走韦伯萃，朱德的心情顿觉舒畅多了。陈毅告诉朱德，龚楷的部队至今下落不明。他打算亲自去找找，兴许能够找到。朱德表示同意。

鄢辉听陈毅说了这段经历后，兴奋不已：“弄了半天，都是自家人。对不起。误会，误会。”

好难走的路哟！

鄢辉率领三营八连作前卫，穿过道道山冈，急速奔走在田间小道上。

三营迷失方向，自与毛泽东统领的团部分手之后，犹如一只孤独的航船，在茫茫大海中寻觅。尽管抵达湘南桂东一带得知赣南地区有南昌起义部队的行踪，然而，大海捞针，终究没有着落。一段时间的行军之后，战士们挥汗如雨，翻过了无数的山冈，蹚过多少溪流。可是，始终没有半点消息。

队伍在快速地奔跑，战士们开始发起牢骚了。鄢辉听了，怒不可遏。通信员几次告诉他，八连速度太快，以致营部及其他两个连都无法跟上。鄢辉听罢，仍铆足劲，喊个不停，拼命地催赶着队伍奔跑。

走了几十里山路，部队来到一小镇。鄢辉一打听，知道部队已经到达赣南上犹县的鹅形镇。

鄢辉解开汗水浸透的军衣，透了口气，想想三营营部还在后面，传令部队就地宿营，等候后续部队的到来。

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由于行军到江西遂川大汾圩遭敌地主民团的袭击，与毛泽东率领的团部失去联系，辗转来到赣南地区。

八连已就地宿营。当地老表告诉他，这一带有一支南昌起义败下来的队伍。鄢辉听罢，觉得事情蹊跷。嘱通信员一边与营部取得联系，一边命部队加强警戒。

这时，两名战士闯进了他的住所。

“连长，有两个来路不明的人正在打听我们。”士兵气喘吁吁他说。

“么子人？”鄢辉瞪大眼，操一口湖南腔问。

“不晓得。”士兵答。

“没摸清他们是么子人？”

“像似做生意的，可从他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像是做生意的。”士兵说，“有个高个子的人，操一口四川腔，身上穿一件长衫；还有个矮子，满脸杀气，根本不像个生意人。”

“倒像个当兵的。”另一个士兵补充说。

鄢辉迟疑了片刻，问：“没看出一点破绽？”

“噢，差点忘了。两个人像是带了枪，在他们的腰间鼓突突的。”士兵接着说。

“走，看看去。”鄢辉嘱战士们将子弹压上膛，随时等候他的命令。

鄢辉领着几名战士来到警戒处，迎面见两个人站在岗哨前。鄢辉仔细地打量着两位不速之客：高个子约莫二十七八岁，清瘦的身躯支撑着一件长长的灰衫，两目炯炯有神；矮个子穿了一件对襟青衣，短短的头发下嵌着一对狡黠的眸子，满脸凶相。

鄢辉不紧不慢地问：“你们是么子人？到这里来做么子？”

高个子没有立即作答，操一口地道的四川腔反问道：“你们是啥子部队？是不是井冈山上毛委员的队伍？”

鄢辉听罢，惊诧不已，一种本能的自卫意识涌上心头。他很自然地拔出枪，喝道：“把枪交出来！”

高个子对鄢辉的突然举动，自愿地从腰间拔出枪，丢在地下。

矮个子见高个子交了枪，双目一瞪，眼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不满，将枪摔在地上。

“向前三步走，向后转，坐下！”又是一阵严厉的喝斥声。

两位不速之客按照鄢辉的口令转身坐下。

鄢辉嘱士兵将枪收起来，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么子地方人？”

矮个子两眼一横，瞪了鄢辉一眼，默不做声。

“我是四川人，叫陈毅。”高个子态度自若地答道。

鄢辉不知道陈毅是什么人，继续问：“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事？”

陈毅说：“我们是南昌起义的部队，朱德是这支部队的领头人。”

“哦，是朱德的部队！”鄢辉一改铁紧的脸孔，和蔼地问，“既然是南昌起义的部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陈毅见鄢辉的态度有所改变，问：“你们是毛委员毛润之的队伍？”

鄢辉点点头，说：“是的，我们与大部队走散了。”

陈毅笑着说：“我们同你们一样。南昌起义部队失利以后，我们撤到赣南一带打游击，现在正与范石生的部队接上头。玉阶兄利用范军长在云南讲武堂同学的关系，正在准备接受整编。”

“为啥跑到这儿来呢？”鄢辉不解地问。

“噢，情况是这样的。”陈毅说，“起义部队中有一个连的队伍，为首的叫龚楷，由于走错了路，听说到了这一带。我受朱德之命，特意到这一带来找他们，不想无意中遇到了你们。”

鄢辉听陈毅说了这段经历后，兴奋不已：“弄了半天，都是自家人。对不起。误会，误会。”

陈毅起身，握住鄢辉的手，诙谐他说：“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好，遇上你们也算是一大收获！”

一行人来到连部，鄢辉将枪还给陈毅。大伙热热闹闹，互诉衷肠。

上犹鹅形。

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小屋，静躺在小山冈周围。一幢伙铺店里，聚满了张子清、陈毅等人，时不时地传来阵阵讲话声。

两路部队不期而遇，互诉衷肠。

屋子里坐着张子清、伍中豪、鄢辉、陈毅、龚楷、萧劲等人。小桌上摆了葵花子、柚子、公孙果等点心。

张子清剖开柚子，分给大家，问陈毅：“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怎样？你给大家说说。”

陈毅怅然言道：“说来话长呀。”

伍中豪说：“这支队伍的行踪，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呀，毛委员至今还在记挂着你们。”

陈毅苦涩一笑，说：“是呀。南昌暴动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南下广东。由于错过了时间，我在江西的抚州才找到部队，被编在七十三团。部队挺进潮汕地区后，敌人调兵遣将，重兵进剿。三河坝一役，起义部队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幸亏朱德军长领着残部退往赣南，否则不堪设想！”

“周恩来呢？”

“还有叶军长，叶挺呢？”

“贺龙呢？”

军官们异口同声地问。

陈毅神色肃然，嘴角边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说：“为了保存党的领导骨干力量，根据中央指示，将他们撤到香港。利用党与香港的关系，乘船北上上海，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剩余的人呢？”张子清问。

陈毅继续答道：“一部分留在广东，保存革命力量，一部分东渡日本，漂洋过海。惟独只剩下朱德领导残余部队，深入赣南一带活动。”

伍中豪听罢，感慨言道：“名噪一时的铁军，竟然就这样垮了！”

“是呀，教训是惨痛的。”陈毅脸无表情他说，“南昌起义有一万多人的部队，由于过于相信等候苏联政府的援助，部队暴露意图，致使敌人调集重兵进剿，损失不小呀！”

“后来呢？”张子清又问。

陈毅说：“三河坝战斗之后，部队损失殆尽，一时间失败的阴云笼罩全军将士。有许多人在战斗中牺牲了，一部分人逃跑了，最后只有铁军团没走。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朱德同志挺身而出，带领这支仅存的部队，改变南下行军路线，转兵湘、粤、赣边，后来在沿途收集了不少被打散的部队，总算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平安抵达江西赣南。”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伍中豪不解地问。

陈毅喘了口气，说：“我们在崇上堡，与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发生了关系。范石生是朱德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想与我们合作。部队到达上堡之后，朱德苦费心机，对部队进行了整训，纯洁了队伍，坚定了信心。但是，我们毕竟是一支孤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给养发生困难，伤兵又多，尤其是天气已渐渐变冷，战士们穿的都是起义时的夏装，给养确实困难。前不久，朱德指挥部队在上堡地区打了一仗。打垮当地的一个土匪头子何其朗的队伍，谁知，龚楷带的一个连走错了道。我受朱德之命，特来寻找，不想在这里遇到了你们。”

“好哇，无巧不成书，意外的收获！”张子清兴奋他说。

陈毅敛起笑容，问：“你们的情况怎样？说了半天，还不晓得你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张子清见陈毅问起三营的情况，简要的介绍了部队失去联系后的情况。

陈毅感慨道：“我们到达赣南后就听说毛委员的部队上井冈山了，不晓得那一带的情况怎样？”

张子清说：“秋收暴动以后，毛委员率领我们奔向井冈山。在三湾整编了部队，在宁冈会见了袁文才，决定团结改造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绿林

武装。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下的大汾遭袭以后，毛委员率领残余部队，估计已抵井冈山，正在与王佐商谈合作事宜。”

“好哇，毛委员真不容易。”陈毅言道。

伍中豪朝张子清嚷道：“张营长，我有个建议，不知合适不合适。”

张子清笑着说：“你说吧。”

伍中豪严肃他说：“三营既然已走错了道，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我建议，不如往崇义去一趟，见见朱军长。”

“说的是，我们应该到崇义去！”

“对，去找朱军长！”

张子清没有立即作出表示。陈毅略为想了想，对张子清说：“子清兄，弟兄们的话不无道理，你们既然已经出来，何不到崇义去走走。一来会会老朋友，二来可以通过范石生接受整编，补充部队的军饷物资，待稍稳定以后再回井冈山不迟。目前，我们正在做工作，合作的可能性很大，你看怎样？”

张子清略为想了想，觉得陈毅的话不无道理。三营离开团部巧遇陈毅，一时无法回井冈山。既然大伙一致要求前往，何不趁此机会会会朱德。

“好的，既然仲弘兄一片盛情，我们就去吧！”张子清爽朗地答应下来。

“啥子时候动身？”陈毅问。

“越快越好！”张子清答。

“依我看现在就走，行么？”

“完全可以。”

陈毅握住张子清的手，俩人兴奋地笑了起来。

队伍在一片嘈杂声中集合起来，开始了他们不曾预想的上堡之行。

第三章 友情合作

土匪们顺着朱德所指的方向扑去，朱德见机会难得，趁机从窗口跳直奔紧急集合场，安然脱险

天边下起了牛毛细雨，浓浓的雾色，茸茸的雨丝，把个小小的上堡镇浸润得湿漉漉的。

朱德在给范石生去信之后，心里忐忑不安。正巧，陈毅领着张子清等人竟意外地闯到上堡镇来了。彼此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张子清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转告了朱德，并告之毛泽东已抵井冈山，开始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活动。朱德多次询问，张子清一一作答。两支军队的会合，沟通了彼此的往来，使朱德更加坚定了信念。

部队在上堡呆了一段日子。虽然没有战事，无须受到敌人的骚扰，但天气却渐渐地凉了下來。进入初冬之后的山区，早晚气候明显起了变化。朱德自送走韦伯萃后，倒也清闲，这是连续一段时间里最为清静的时候。他邀陈毅来到团部，俩人对弈围棋。警卫员知道朱德的爱好，特意弄了块小木板，划上线，又从地下拾了些石子，洗净后，俩人便兴致勃勃地杀将起来。

朱德与陈毅都下得一手好围棋。尤其是朱德，除会下围棋外，还精通象棋。俩人不分轩轻，棋逢对手，陈毅性子耿直，是个围棋高手，遇上朱德，自然要谨慎从事。俩人下了一个回合，各有胜负。当第三盘难解难分之际，通信员却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范石生来信啦。”

朱德禁不住心中的喜悦，将信拆开，范石生圆润的小楷映入眼帘。

玉阶兄台鉴：

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思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日唯处一晤，揣此恭候。

“好啊！范石生终于答应了。”朱德兴奋地嚷道，将信递给陈毅，嘱通信员立即将王尔琢、蔡协民、毛泽覃等人叫来，召开党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工作。

不一会儿，众人都已到齐。大伙都喜欢赶新鲜，听说范石生来信了，争着一睹范石生的翰墨。朱德简要地将情况作了介绍，提出要亲自前往汝城谈判。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则持反对意见。同意的人认为，此行非朱德莫属，谁也无法代替；反对的人认为，朱德亲往，抬高了曾曰唯的身份，建议由陈毅代替。最后，会议决定，还是由朱德亲自前往，以便于使合作早日变成现实。主要问题定下来以后，围绕着朱德随行带多少人去的问题又展开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应多带人去，与范石生第一次打交道，没有任何安全系数，预防情况变化；有的人则认为，初次会面，应以友情为重，不宜多带人，不使范石生产生不必要的疑虑。

朱德没有急于表态。经过大伙的热烈讨论，态度逐渐明朗。

陈毅综合大伙的意见之后，不无关切地朝朱德问道：“出于安全考虑，可否多带一些人去？”

朱德摇头置否，笑着言道：“请诸位放心，凡是被认为不安全的反倒是 safest 的地方。此趟汝城之行，责任重大。曾曰唯虽然是我的学生，能否达

成合作，关键还是要看范石生有无诚意。”

“是啊，范石生毕竟与你失去联系已有多多年，究竟现在会怎样，很难预测呀。”陈毅说。

血气方刚的王尔琢也插言道：“此趟汝城之行途经汝城濠头圩，我已仔细察看了地图，那地方还属何其朗盘踞之地，路上可要小心嘍。”

“问题不大，我会注意的。”朱德胸有成竹他说。

“不如这样，由我带一个连的队伍护送你到汝城，只要安全到达，我即率队返回，决不会给范石生增加麻烦，你看怎样？”王尔琢仍固执他说。

陈毅见王尔琢的主意对头，也说：“尔琢的话有道理。依我看，为安全起见，可否要尔琢送一程。”

朱德笑了笑，说：“大伙不必为我操心。尔琢也没必要护送。倒是有件事需要尔琢劳驾。”

“么子事？”满脸胡碴的王尔琢问。

朱德说：“我想从教导队中挑五六十名士兵随我一同去。这事由你来办。”

“对。要挑些身强力壮，机智灵活的人。”陈毅补充说。

王尔琢点头应是。

会议就这样定了下来。

一幢青砖瓦房的民宅里，两个黑越越的鬼影在油灯下密谋。

“情况哪个样了？”何其朗瞪着闪着幽光的眼睛问。

“打听到了。”朱龙奴贼头贼脑地答道。

“打听到么子事呀，快说出来听听。”何其朗不耐烦地催促道。

朱龙奴一身臭汗，神秘兮兮他说：“我已派人打探到朱德的下落啦。”

“哦，真的。”何其朗如获至宝，惊讶地问。

“那还有假。这两天我已四下派人打探情况，听说，朱德明天要带人到汝城去，办么子鸡巴事我不晓得。探子告诉我，朱德带的人不多，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呀。”朱龙奴得意他说。“只要能抓到他，那是条大鱼，不说去请功领赏，至少也为姐夫你报了一箭之仇呀！”

“是哟，是哟。”何其朗含笑点头，心里却隐隐作痛。自从朱德率部打了何其朗部后，虽然让何其朗逃得性命，但队伍却被打垮，人员死伤不少。何其朗气得嗷嗷直叫，骂个不休。

“好哇，你终于逃不出我的手掌。”何其朗恶狠狠地嚷道，“龙奴，你这情报不会有假吧？”

“绝对没假。弟兄们告诉我，朱德只带少数人去汝城。从上堡到汝城约有九十多里，其间必须经过濠头圩。我想，按一天的路程，朱德绝对到不了汝城，一定要在濠头圩住，只要他来住，我们就好办啦。”朱龙奴嘿嘿地笑了两声，满有把握他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何其朗任其小舅子说下去，秃顶的脑袋像拨浪鼓似地摇个不停。

俩人密谋许久，何其朗最后嚷道：“龙奴，明日就由你带百来个弟兄守在濠头圩，专等朱德到来。不过，我要提醒你，千万要选准时间。不，最好是半夜，等他们睡着后动手，不可让朱德逃走。另外，我再派些人跟踪，有啥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你千万莫要辜负我的一片期望，只要捉到朱德，那你就立了大功。这里面的好处，做姐夫的我绝不会亏待你。”

“那是，那是。”朱龙奴答道，“对付朱德这几十号人马我有把握。”

“你有把握那当然好，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切莫贪杯，以免误了大

事。”何其朗告诫说。

“姐夫，你尽管放心，你等着看好戏吧。”朱龙奴满有十二分把握地嚷道。

当日夜晚，俩人密谋至深夜。何其朗直感身子困倦，想想如花似玉般的相好正在等着他，于是，他伸了个懒腰，匆匆离去。

11月20日，那是赣南一个平常的日子。

朱德带着作战参谋王海清和黄义书，以及经王尔琢精心挑选出来的五六十名身强力壮、机智灵活的教导队青年学生，从上堡出发，向湘南汝城进发。

临行之际，王尔琢千叮咛万嘱咐，要士兵们务必保护好军长，切切不可大意。陈毅也反复交代王海清、黄义书俩人。他知道这两位作战参谋都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很有经验。王海清有一手好枪法，黄义书个头虽矮，但却有一身好功夫，三两个人根本近不了他的身。朱德见队伍基本准备就绪，辞别陈毅、王尔琢，径直朝汝城而去。

天上仍下着牛毛细雨，山色葱茏，道路崎岖。朱德领着五六十名战士，踏着泥泞小路，翻山过坳，穿过一片片田垄，转眼已至诸广山地区。

王海清眺望着险峻的山峰，一种本能的警觉油然而生。已经进入何其朗盘踞的匪区，他叮嘱战士们枪弹上膛，一路警戒前行。

朱德在作战参谋黄义书的护卫下，行走在队伍中间。一路上，朱德的兴致还是很高的。昨晚，他与毛泽覃作了一次长谈。自打张子清的部队来到上堡之后，朱德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来与毛泽东的队伍取得联系。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终于想到了毛泽覃，决定派毛泽覃上一趟井冈山，以沟通两支起义部队的联系。朱德了解毛泽覃的经历，他是毛泽东的胞弟，自潮汕失利后，追随朱德部来到上堡，在队伍协助陈毅作政治工作。这个人政治性强，工作有能力，加之，又是毛泽东的同胞兄弟，派他去最合适不过。为慎重起见，谨防路上遇到麻烦，朱德要毛泽覃以第十六军军部副官的名义上山，这样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队伍在泥泞的小路上急速行走，队伍悄无声息。进入匪区以后，大家的警惕性很自然的提得高高的。朱德的思绪渐渐的又落到谈判事上。倘若此次能与曾曰唯谈成，无疑对起义军来说既是一大好事，又是一个大转机。眼下，部队的困难很多，军需弹药已告罄。战士们身着两件单衣，要抵御赣南的冬天怕是十分艰难的。

部队在经过一整天的行军后，傍晚时分已抵濠头圩。朱德看看天色已晚，号令官兵们就地宿营，明日再行。

战士们分散住在村边的几间空闲的民房里。为防范起见，朱德特意察看了地形，叮嘱王海清要大伙提高警惕，并指定了紧急集合场。安排好一切之后，大伙才各自歇息下来。

夜色朦胧，四野阒然。

朱德住在一间祠堂屋子里。由于怕惊扰群众，朱德有意识地将士兵们安排在紧靠圩镇边的小村子里。朱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他长期军事生涯所养成的。在安顿好战士们睡下之后，他才和衣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夜色渐渐地浓了。由于天公不作美，战士们在泥泞里行军一天，身子早已困倦。大家倒头便入梦乡，就连哨兵都放松了警惕，呼呼作响地睡着了。半夜过后，朱龙奴指挥百来名土匪，开始向朱德随行人员发起袭击。

突然间，枪声大作。战士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大伙冲出房子，

直奔紧急集合场，与敌人展开枪战。

正当枪响之际，惊动了睡梦中的朱德。他知道遇上敌人了，急于出门指挥部队突围，谁料，门外已传来阵阵叫嚷声，敌人已包围了祠堂。在这紧要关头，朱德十分清醒，躲避已来不及了，怎么办？朱德灵机一动，转身朝厨房走去，随手抓起一条围裙系在身上。这时，朱龙奴指挥匪兵砸门。朱德泰然自若地将门打开。

“你是什么人？”土匪恶狠狠地问。

朱德道：“我是伙夫头。”

土匪见朱德满脸胡碴，一身油腻，又问：“朱德在哪里？”

朱德用手一指：“在后面屋子。”

土匪们顺着朱德所指的方向扑去，朱德见机会难得，趁机从窗口跳出，直奔紧急集合场，安然脱险。

谈判是艰苦的。经过整整两天磋商，范

石生完全接受了朱德的条件

汝城县城，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部。

曾曰唯很热情地将朱德迎进了师部，并嘱参谋立即准备酒菜，款待朱德一行。曾曰唯亲自为朱德倒了茶水，满脸堆笑地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老师。朱德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当年曾经是自己所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曾曰唯：高挑个子，身子细长，一身合身的戎装，领上佩有少将军衔。看上去风华正茂，神采飞扬。

“多年不见，曰唯老弟大有长进呀。”朱德仍不改一口浓重的四川腔。

曾曰唯谦虚地答道：“哪里，哪里。学生不才，难为老师的教诲和培养，今日在此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呀。”

“是呀，是呀。多年不见，很是想念你们。”朱德寒暄道。

“老师在外多年仍不改乡音，倒使我想起了当年在讲武堂的情景。那时候是多么单纯，多么富有幻想，可现在一切都成了过去了。”曾曰唯说。

朱德笑了笑，深有同感他说：“想当年我与你们军长相处在一起，情同手足，一起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攻打云贵总督府，一起入川护国讨袁，那时候根本没啥子顾虑，同吃一桌饭，同睡一间房，没有苦恼，没有忧虑，可现在倒好，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共两党分裂，同学师生之间成了敌人，互相残杀，其境况真是惨不忍睹！”

“老师的话不无道理。”曾曰唯说，“我跟随范军长从云南出来之后，我们顺应历史潮流，归顺了国民政府，兴师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可不久却换来了蒋介石政府。这个老蒋居心叵测，为巩固其政权，对其他派系采取打拉的办法，第十六军属滇系部队，无任何靠山。蒋介石想排挤，桂系军阀也想拉拢，范军长处在两难境地，部队的前途确实堪忧呀！”

“曰唯老弟。”朱德见话已入题，神色变得严肃起来，“玉阶此次汝城之行，正是与范军长商谈此事。你和范军长都是我的同学和学生，虽然我们分属两党，个人的信仰不同，但合作的前景还是有的。范军长及十六军的情况我基本上清楚的，我们这支部队的近况你们也知道，无须我作更多的交待。现在，只要我们双方有诚意，合作的可能性完全是有的。”

曾曰唯呷了口茶水，说：“两党分裂，各为其主。关于这一点，我们都是思想准备的。范军长与老师所部合作，其目的也就是想借此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以与蒋介石抗衡。但是，毕竟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党的领导之下，

各有自己的思想与主张。对于合作的事，我倒是有些顾虑。”

“啥子顾虑？”朱德问。

曾曰唯笑了笑，仿佛心中有难言之隐。“老师与范军长乃同窗学友，俩人的感情自不必提起。我所担心的是现在的形势很让人担心。两党分裂，国民党到处捕捉共产党人，合作的事情万一败露，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韦伯萃应邀走了进来。曾曰唯示意韦伯萃坐了下来，继续说：“我知道范军长与贵党有过联系，南昌暴动时，两军有过接触，这当然是我们合作的基础。现在形势恶劣，只怕凶多吉少呀。”

“这一点曰唯老弟不必操心。”朱德镇定自如，说，“蒋介石向来阴险狡诈，对滇军从来就不信任，范军长与我军合作也是用心良苦，绝不会草率从事。”

韦伯萃报告说：“范军长的通信兵已来报告，今晚他即可赶到，具体事宜还是等军长来定夺。”

曾曰唯说：“这样也好，不瞒老师说，我不是反对合作，凭着我们的师生感情我也应该积极促成，我只是有些担心。”

“担心是正常的事情。任何事情的促成，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贵军，对老蒋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朱德发出诚恳的忠告。

几个人谈了许久，不觉天色已晚。卫兵来报，酒席备好，请各位宾客入席。朱德没有推辞，领着王海清、黄义书俩进入餐厅。

酒席宴上，曾曰唯把盏祝词，朱德一番感谢。双方除谈合作之事，也谈了些别的。曾曰唯告诉朱德，他的家眷仍在云南。兵荒马乱的年代，随军不便，故而没带家眷。朱德将自己出国留学的情况告诉了曾曰唯，并告诉他南昌起义以来的情况。

宴会在浓烈的气氛中散去。

大伙回到厅堂，曾曰唯嘱人泡茶待客。朱德从曾曰唯那儿得知，第十六军分别驻扎在韶关和湖南的汝城、资兴一带。全军三个师，隶属广东国民政府管辖。几个人正在谈话之际，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曾曰唯知道军长已来，忙领朱德出门相迎。

范石生一身戎装，行色匆匆地走来：“玉阶兄，石生公务在身，没能亲自相迎，实在是抱歉，抱歉。”

朱德握住范石生的手，动情地问道：“石生兄，一向可好？”

“好，好。”范石生满脸笑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呀，你怎么样？”

朱德道：“还不是老样子，夸父追日，至死方休。”

范石生仔细打量着朱德，“嗯，瘦了，比从前更瘦了。不过，精神却很好。”

朱德笑着说：“难为范军长的夸奖。我这个邋遢样子，何其朗差一点把我当伙夫头抓了。”

接着，将濠头圩遇险的情况说了，范石生听罢，仰头大笑，“玉阶兄福大命大造化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俩人来到厢房，互道阔别。曾曰唯叮嘱卫兵，不准放人进来打扰，让这两位老同学好好叙叙。

当夜夜晚，朱德与范石生谈至深夜。俩人又像当年同学时那样，抵足而眠。

次日上午，朱德睡了一个痛快觉以后，与范石生举行谈判。

昨日夜里，韦伯萃利用吃晚饭的时候约见了朱德，将曾曰唯七十四师的情况报告给朱德，并告之，范部第十六军有许多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保留了一批骨干。早在1926年范部改编为十六军时，周恩来就通过黄埔军械的政治教官、云南人王懋庭（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员王振甲（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光、马季唐、饶维昌、李静安、赵贯一、向镇弼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派入范部，组成了政治部，担任了秘书、科长、股长及下属部队的党代表。“四一二”政变以后，各部队奉命清党。范石生阳奉阴违，搁置不理。所以，十六军军内至今有我党的秘密组织。

朱德心里是高兴的。与范石生的谈判已没有多大的问题。昨日一宿交谈，范石生详尽地向朱德坦露了自己的心态，朱德也很坦诚的告诉范石生。同学归同学，同学的感情永久也不会忘记。可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的军政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不得进行干涉。

谈判是艰苦的。经过整整两天磋商，范石生完全接受了朱德的条件。

谈判最后确定：一、朱德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二团”番号。朱德化名为王楷（朱德字玉階，故代名为王楷），名义任一四团团团长兼四十七师副师长和十六军总参谋。二、同意朱德提出的三大原则（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三、先发给一个月的薪饷。每支步枪配二百发子弹，机枪配一千发。损坏的枪支，由军械修理所负责修理。每人发给一套冬装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袋等。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水桶等，均予补充齐全。

谈判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功，对于失败了的起义军将士们来说，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消息传到上堡后，大伙欢呼雀跃，欣喜若狂。

在这里顺便提到的是，汝城谈判之前，一支由何举成率领、打着“第四军补充团”番号的武装部队，进占桂东县城，湖南省委命令他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就地举行起义，然后再向资兴、衡阳方向前进。当这支部队到达湘南的宜章、资兴、汝城交界的瑶岭附近时，范石生立即派所部中共地下党员韦昌义前去联系，介绍了朱德和范石生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情况，要求他们接受十六军的番号。后来，这支部队抵达乐昌，被编为第十六军的特务营，何举成任营长。为了统一第十六军第一四团、第一四一团和特务营三支武装力量的行动，朱德与陈毅秘密建立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

谈判结束的第二天，范石生在城外储能小学召开尉级以上军官会议，介绍朱德见面。

朱德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新军阀蒋介石的剥削、压迫，民不聊生。今天，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打倒这个独裁卖国的新军阀。有蒋介石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蒋介石……”

众位军官听后，大为震惊，非常佩服。

毛科文的话，像巨石投江，立即引起阵

阵波澜

汝城谈判成功，使朱德与范石生的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其间，朱德是立了大功的。在与老同学相聚的几日里，范石生告诉朱德，就第十六军在合作的问题上也是有人持反对意见的。朱德在以后的日子里得知，范石生之所以

安排朱德到曾曰唯的四十七师谈判是有其目的。曾曰唯虽说是朱德的学生，对合作的事情是持消极态度的。范石生明知自己的部下不情愿，却有意安排前往，其用心良苦，显而易见。

合作事宜已圆满得到解决，对整个起义军来讲那是件值得庆幸的大喜事，战士们领到了军饷，得到了补充，部队中明显有了生气。大伙争相传颂，朱军长如何英勇机智，摆脱了何其朗绿林土匪的追捕，又如何巧妙周旋，终于使范石生接受改编条件。

当部队沉浸在一片喜悦声中时，朱德没敢有半点松懈。在他前往汝城谈判前夕，陈毅按党组织原定计划，派人到湘南和粤北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湘南和粤北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农民起义计划。现在条件已经成熟。经过策划，11月26日至28日，朱德参加了在汝城召开的中共湖南省湘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讨论这一议题。

会议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地方党的领导人。朱德见过各位领导人后，简要地介绍了与范石生谈判的情况，并就以后的工作作了布置。

会议就准备湘南年关暴动这一议题展开讨论。

血气方刚的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首开话匣，说：“南昌起义失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占据了中心城市，并从城市向农村进攻，企图消灭农民武装力量，实行清乡大屠杀。对于目前的局势，我认为，共产党必须以农村为阵地，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暴动。农村有广阔的天地，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各级党的地下组织，并号召农民起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同时，也应该立即组织农民暴动队，在各地开展武装斗争，并不断地扩大暴动队伍的活动区域。鉴于目前的大好形势，我认为应立即着手举行暴动，以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动派的暴力。”

“我完全同意明震同志的意见。”担任宜章县农协委员长的杨子达表示说，“目前我们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湘南各县均有党的组织，农会的机构也很健全。虽然‘四一二’政变后，我们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我们的组织仍在秘密的活动，起义是没有问题的。”

“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为妥。”毛科文沉思许久后说道，“我不是泼同志们的冷水。我觉得就现在的情况立即着手暴动，条件还不够具备。同志们知道，湘南地区离广东近，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较早，这一带的群众基础较好。但是，毕竟我们遭受了一次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就连被我们打倒过的土豪劣绅都纷纷组织反动民团，横行乡里。应当说，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到家，还不具备暴动的条件。还有，朱军长率领的部队刚刚才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部队有了难得的休养补充的机会，我们这个时候暴动显然是不合适的。”

毛科文的话，像巨石投江，立即引起阵阵波澜。

经陈毅介绍，朱德始知毛科文是党中央候补委员，曾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现任宜章县农协副委员长。毛科文一番精辟的分析，使朱德暗自佩服起这位农民领袖。

会议在一片议论声后，彭晒发言。他是宜章县党组织的创始人，虽然年轻，但经验却丰富。他说：“毛科文同志的意见很有道理。现在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有的同志估计的那样，一切都准备好了。相反，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湘南暴动与南昌暴动有着不同的区别。南昌暴动是在以城市为

中心的情况下举行的，其政治影响很大，但湘南暴动则不同，重点是在农村。既然是在农村，那么，就得把农村这块工作考虑得仔细一些。例如，武装力量，群众工作，土地革命，还有政权建设。暴动并不是儿戏，一定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举行。”

彭晒的发言，言语不多，却句句切中要害。朱德听罢，不觉为湘南有那么多的人才而感到赞叹。

最后发言的是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这是位知识分子。他在综合两种意见之后，言道：“明震、子达两位同志的发言，表明了革命的坚定性，有他的可取之处，毛科文等同志的分析也不无道理。鉴于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暴动的时间可以推迟，我们立即深入下去，做细致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得越细越扎实，暴动的成功率也就越大。”

听过大家的发言，陈毅颇受启发，他在会上也作了简短的发言，最后由朱德统一大家的意见，决定湘南暴动推迟至12月中旬举行。

离开汝城，夏明震行色匆匆地赶往郴县。按照会议的精神，他必须尽快地召集地方党会议，传达汝城会议精神。

年仅二十一岁的夏明震，虽然年岁不大，但从事革命活动却是一位老资格了。他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生于上海，祖籍衡阳。生母章氏在他半岁时病故，由其父原配夫人陈云凤哺育成长。

夏明震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其父夏绍范，清洽授资政大夫，曾钦加三品衔，并被派往日本考察政务，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辛亥革命后，主动归附革命，热心为新政权服务，但不幸因病早逝。祖父夏时济，清末进士，做过京官，热衷于仕途，思想守旧，对儿孙管教甚严。夏明震的成长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他的母亲叫陈云凤，出身于衡山名门，为清末翰林、国史馆秘书陈嘉宝之女。母亲性情善良，能诗善文，思想开朗，倾向科学、民主和变法维新，热情赞颂辛亥革命，她不赞成孩子们死读《四书》、《五经》，经常给孩子们讲《三国演义》、《水游传》、《红楼梦》的故事，教孩子们背诵《满江红》、《正气歌》等爱国诗词，以民族英雄为楷模，陶冶儿女们的性情。夏明震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下成长的。

值得一提的是，夏明震的三哥夏明翰，年长他六岁，是位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对夏明震的一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夏明翰早年参加革命团体，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长、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湖北省委领导等职务，1928年夏明翰壮烈牺牲，临刑前写下了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922年，夏明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就读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湘江评论》、《向导》、《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不久便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布尔什维克。

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夏明震参加了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班。毕业后回到长沙，被分配在衡阳，担任中共湘南特委委员、衡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

1927年8月，风起云涌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夏明震与曾志来到郴州，担任郴县县委书记，主持工作。由于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便于工作，夏明震与曾志、郭怀振组成一个临时家庭。夏明震与曾志为一对夫妻，郭怀振为曾志的妹妹，秘密开展工作。

夏明震很难忘记在白色恐怖下的那段艰难的生活。为开展工作，他常常一身农民打扮，随身带一根旱烟筒，活像个做田佬。在乡村田间，无不留下他辛勤的汗水。曾志见此，有时也落下心疼的泪水……

当朱德率领的部队抵达湘南，夏明震欣喜若狂，工作更加加倍努力。汝城会议结束以后，他急匆匆地返回郴县，作出新的布置。夏明震辞别朱德之际，朱德特意送了两支驳壳枪给夏明震，并叮嘱他，一定要好生保护好自己，防止急躁情绪，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

王尔琢因忙于战事，无暇理发。这时，已是长发披肩，胡须满腮

12月上旬，朱德率部奉命随十六军军部转移韶关。

韶关，是粤北地区的重镇。这里市面繁华、交通方便。队伍从汝城、资兴出发，从一个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山区转到湘粤大道上的重镇，对于与上级党和地方党的联系，及时得到指示，互通情报，指导革命是大有好处的。果然，途经广东仁化时，与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

北江特委的负责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并告诉朱德，中央已有指示：第一，要他参加北江特委；第二，我党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要朱德率部南下策应。朱德听后，心里特别高兴。想想天心圩送周士第、李硕勋走的情景，他俩终究没有辜负朱德的期望，现在终于找到了党。想到这点，朱德的心情顿觉宽慰多了。

按照中央的指示，朱德、陈毅率部南下，抵达韶关时，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开。

12月19日，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二百余人抵达韶关，与朱德部会合。朱德将这二百余人编入部队后，转移到韶关西北30里地的犁铺头。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商议，决定乘此机会，就在犁铺头休整训练。

队伍安扎下来。朱德从部队中得知，广州起义是在12月11日爆发的，与南昌起义的命运一样，仅三天时间就失败了。起义军领袖张太雷、周文雍先后牺牲。这惨痛的教训，不能不使朱德感受到转向农村的正确性。他不由得庆幸起自己决策对头。尤其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毛泽东所部在遭受失利之后，毅然来到井冈山，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无疑是一大成功典范。对于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大中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决策，朱德渐渐地感到茫然……

当然，朱德毕竟是一位党性很强的人。对于中央的指示，那是不折不扣地要执行。尽管广州暴动已经失利，倘若真的率部去参加策应起义，后果将会怎样呢，

现在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部队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后，稍稍得到稳定。但是，这毕竟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期呆在范部，早晚有一天要离开的。朱德深深地感到：必须充分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时机对部队进行训练，以保证将来在险恶的环境下与敌作战的能力。

犁铺头是韶关近郊的一个大圩场，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物产富饶，是一个适宜扎营练兵的好处所。按照朱德的要求，部队在这里掀起了较之上堡练兵更为正规、时间也较长的大规模的练兵运动。朱德是位阅历很深的人。根据他在云南讲武堂和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以及辛亥革命后在滇越边界平息战乱和护国、靖国战争中所摸索到的一些实践经验，尤其是南昌起义以来我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特点等，亲自编写出步兵操典和战斗条令两

类教材。具体组织工作由王尔琢负责。朱德对这位年轻的参谋长是很信任的。

王尔琢是湖南石门县人，是位年轻的军官。三河坝激战之后，朱德结识了他。王尔琢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凭着他的军事才能，屡立战功，擢升为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朱德不会忘记，在北上西进的过程中，是王尔琢在军事上辅佐他，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清楚的记得，部队自南昌起义南征以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几千里的长途跋涉，王尔琢因忙于战事，无暇理发。这时，已是长发披肩，胡须满腮。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还乐观地调侃：“革命不成功，我不理发。”

几个月的相处，朱德很欣赏王尔琢的才干。他了解这位汉子。王尔琢深沉寡语，却是个实干家。尤其在军事方面很有特长，每次作战，王尔琢都是亲临前线，不畏牺牲。这种难能可贵的革命精神很受人敬重。

训练开始后，朱德选定教导队作为试点，并亲自担任教官。在训练中，他经常到现场亲自讲解，亲自示范，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使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迅速得到了提高。

朱德编写的两类教材，在战术上，把旧式疏开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把旧式的一字散兵线改为人字队形，交叉射击，消灭死角；在内容上既有中国传统的作战方法，又有外国许多先进的技术。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作战特点，朱德还提出了必须掌握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例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这些作战原则，后来逐步形成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应当说明的是，红军的某些军事教材就是根据朱德在犁铺头的两类教材编写成的。

犁铺头整训期间，朱德还经常率部到附近的仁化、曲江等县，支援农民运动，镇压土豪劣绅。

董塘是仁化县的一个小圩镇。鉴于这一带恶势力猖獗，土豪劣绅横行乡里，朱德决定率部狠狠地打击其嚣张气焰，为农民弟兄伸张正义。

那一日，朱德仅带了一个连的队伍，轻装上阵。抵达董塘后，在农会干部邓祝三的帮助下，立即开始行动。当日夜晚，抓获了谭学云等三十二名土豪劣绅，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次日，在董塘圩的木坪岗召开群众大会。百姓们听说要枪毙人，早早地赶到会场。朱德在会上作了讲话，几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对押来的土豪劣绅进行了控诉，而后，即宣布将谭学云、李履平等二十四个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当场枪毙。百姓们天生就爱看热闹，潮水般的人流涌向刑场。谭学云等土豪面如土色，战战兢兢。随着一阵枪响，二十多个土豪一命归西，百姓们的情绪高昂，人心大快。

朱德很感满意，这不仅仅是杀了几个土豪劣绅，更重要的是发动了老百姓，使群众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部队回到驻地，朱德一路风尘地赶到团部。陈毅告诉朱德，就在他率部深入董塘时，曲江县西水的党组织派人与部队联系，要求派兵支援。尔琢争着要去，我已要他带一个连的队伍去了。朱德听后，哈哈大笑说王尔琢早就憋不住了。

西水，指的是韶关以北二十公里武水以西的重阳、桂头、一只一带的广大农村，有十余乡。

王尔琢率领的一个连，是应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西水农运领袖欧日章的邀请前来的。当日，欧日章率农军一百余人，会同王尔琢的一个连，首先包围了重阳大沙洲的下村，向该村的反动地主发起进攻，打响了西水暴动的第

一枪。

战斗不算激烈。对于王尔琢率领的正规部队来说易如反掌。农民们将抓获的四个地主枪毙了，将浮财分给了老百姓。王尔琢不伤一兵一卒，率部安全返回犁铺头。

西水暴动规模不早太大，其影响却不小。土豪劣绅吃了亏后，自然不会甘心，不久，以国民党重阳乡乡长冯佩赞和民团团总雷丰霖为首，纠集一千余人，气势汹汹地朝西水猛扑而来。由于敌强我弱，欧日章指挥农民武装予以反击，农民伤亡很大。农军在暖水和清水塘两村被包围的情况下，凭借炮楼用“七九”枪、鸟枪、长矛、大刀等简陋武器英勇作战，击退敌人四次冲锋。这时，欧日章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派农军战士欧喜苟突出重围到犁铺头去请求朱德部队支援。冯佩赞和雷丰霖见攻不下这两个村子，狂喊：“攻下清水塘，扫帚也要过三刀。”同时，派地主朱乃昌去韶关请国民党正规军增援。

下午，朱乃昌满头大汗地从犁铺头请来了国民党第十六军一四一四团，他万万没有想到，请来的竟是朱德的部队。当队伍来到清水塘对面的横岭脚时，部队停了下来。

“为啥不走了？”朱乃昌问。

“你把村子的地形和民团的兵力布置标出来。”朱德命令说。

朱乃昌只得乖乖地标了。

朱德见朱乃昌已将地图标好，喝令道：“把他捆起来。”

“你们是……”朱乃昌战战兢兢地嚷道。

“算你找对人喽。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就是朱德。”朱德冷笑一阵，传令部队吹起冲锋号，向民团发起攻击。

不大一会工夫，民团在里外夹击的情况下，大败而逃。此次战斗，俘敌十二人，击毙十余人，伤敌八十多名，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大长了农民弟兄们的志气。

朱德在仁化、曲江一带的活动，范石生当然知道。考虑到先有协约，范石生未予干预。

何长工问了犁铺头的路程。老板告诉他只有四十里地。他顾不得多思考，草草将行李收拾好，走出旅馆，大步流星地朝犁铺头奔去

桂东县城。第十六军一四一四团团部。

团长张子清在布置完一切善后工作后，下达命令，部队撤出桂东，经湖南酃县、茶陵回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

已经是12月中旬，天气已进入隆冬季节。

张子清率领的第三营在与朱德部巧遇之后，得到了大量的军械粮草补充，近一个月来的整编，队伍的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由于事先已与朱德部联络，临行前，朱德特意又从范石生部调集了大批的子弹，送给张子清部。并告诉张子清，朱德部就在湘南粤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毛泽东部成犄角之势。倘若以后有机会，一定上井冈山，会会毛润之。张子清想想此趟湘南之行，收获颇大，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队伍在无任何阻挠的情况下离开桂东。临行之际，张子清下令，部队不准骚扰百姓，不能大张旗鼓。地方党的负责人含着热泪将队伍送出城。张子清表示，该部到井冈山与毛委员会会合后，将来还会杀回桂东的，要地方党的

同志放心。

不久，张子清、伍中豪率部经酃县，于茶陵与毛泽东部会合，重回井冈山。

关于朱德与毛泽东联系的问题，1927年12月21日、27日，中共中央给朱德的两封信，已有明确的指示，即要朱德迅速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取得联系，“共同计划——发动群众暴动以这些武装造成割据的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如果无法联络，则在湘南与当地组织计划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时机举行暴动，或到赣南、粤北参加暴动。”这两封信本由李鸣柯带到江西，转入湖南，但是，李鸣柯几经周折，均未能在湘南找到朱德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只好返回上海。因此，朱德当时并没有看到中央的这两封信，但他在上堡时，已从张子清、伍中豪口中得到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并立即派了毛泽覃前去联系。朱德与陈毅、王尔琢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摸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对于依靠农村组织暴动等许多问题的看法，正和中央的精神相一致。

当朱德率部在犁铺头安营扎寨，进行整训之际，却意外地见到了从井冈山上派下来的何长工。

何长工约莫二十六七岁，高高个，身子细长，一对眸子，闪着聪颖智慧的光芒。当朱德问起他是怎样找到犁铺头来的。何长工擦擦脸上的汗水，操一口华容腔，细说来由……

何长工随毛泽东部南行，担任团部卫生队党代表。当队伍抵达湖南酃县的河渡，毛泽东交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他去长沙，寻找湖南省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自南撤以来的情况。何长工接受了任务后，从沔渡出发，辗转至长沙，找到省委，详尽地汇报了工作。省委要求他不必重上井冈山，改道往广州，寻找南昌起义部队，并沟通两支队伍的联系。就这样，何长工告别了省委负责人，踏上了南去广州的路。

何长工一路风尘，急急朝南去的路走着。他满怀希望，走进了广州城宽阔的街道。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朱、陈部队根本就没来广州。

此刻的广州城，到处一片森严恐怖的气氛。店门关了，市面上萧条冷落，甚至就连广州至韶关的火车都已停了。何长工万般无奈，在广州住了几日后，取道韶关，准备返回井冈山。

何长工心情不佳的坐在北去的火车上。一路上，触目皆是兵荒马乱的情景。

天空晴朗。南国的秋天仍很闷热。何长工禁不住旅途疲劳，开始打起盹来。

车厢里，人来人往，空气污浊。何长工被咣当咣当的响声时不时地惊醒。朦胧中，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充满硝烟的井冈山区。此刻毛泽东在做什么？部队现在不知是否已到井冈山？

韶关站已经到了。何长工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破烂不堪的火车站，就近找了家旅馆，安顿下来。

已经是傍晚时分，落日的余辉，渐渐隐退。天空渐渐地黯淡下来。韶关城区已亮起星星点点的火光。何长工草草吃了点饭，算算盘缠只剩下十块光洋。他略为想了想，这里是粤北山区，跨过湘南，便是井冈山区，已用不了多少路费。于是，他夹起换洗的衣裤，寻了个澡堂冲凉。

澡堂里弥漫着热气腾腾的雾气。何长工迈进澡堂，便有一种湿热难禁的

感觉。他寻了一间池子，关好门。拧开水龙头，冷热相间的水从莲蓬头飞洒在他的身上。

好惬意哟！温水顺势而下，飘洒在何长工满身汗渍的肌肤上。他顿感舒服极了。

从隔壁的澡堂里隐隐传来说话声，何长工静听着。

“听说最近王楷的部队已到了犁铺头，据说王楷是中共朱德的代名，是范军长早年云南讲武堂的同学。”

“我也听说了，这件事军中早有传闻。”

“还听说来德带的部队就是当年铁军，想不到落到这步田地！”

“是呀，天有不测风云。两党相争，谁枪杆子多谁占上风。”

“这件事在军中已有传闻，毕竟纸包不住火的，早晚要让老蒋知道了，那可不得了喽。”

何长工无意中听到有关朱德的情况，心里暗自庆幸。何长工没有立即离开澡堂，他要证实一下消息的可靠性。于是，他佯作洗衣服，等待着隔壁澡堂的客户到来。

那俩人终于出来了。是两个尉级军衔的军人，擦着何长工的身子而过，传来阵阵讲话声。何长工断定，这俩人肯定是范石生的部下。他连忙走出澡堂，问了犁铺头的路程。老板告诉他，只有四十里地。何长工听罢，异常兴奋，回到旅馆，收拾行李，急急朝犁铺头奔去。

“就这样，在犁铺头找到了你们。”何长工兴奋地结束叙述。

朱德将陈毅、王尔琢、蔡协民介绍给何长工。何长工与陈毅在法国留学时早已认识，蔡协民是他的华容老乡，只有满脸大胡子的王尔琢不熟。朱德说，他已派毛泽覃上井冈山找毛委员去了，张子清率领的第三营也已回到井冈山。何长工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简要地报告给朱德。朱德听后，饶有兴趣地问到了井冈山。诸如：井冈山的环境怎样？能不能屯兵，群众基础如何，等等，何长工一一作了解答。

在犁铺头小住两日后，何长工辞别朱德等人，回井冈山。临别之际，朱德握住何长工的手，告诉他，这里正在策动湘南起义，希望和毛泽东加强联系，并请代向毛泽东致意。末了，何长工才离开犁铺头，经湘南，辗转回井冈山。

韶关城区，范石生官邸。

那是一个不大的院落。院子中央，耸立着一幢西洋式的建筑。房子呈梯形，三层楼结构。由于房子的主人已搬至广州，房子显得特别的空寂。范石生住在二楼正中央的屋子里。自从与朱德建立统一战线以后，他的心稍许得到了安慰。前些日子，几个县的豪绅连名写信给他，说第十六军出了叛徒，一定要范军长整肃纪律，严惩叛徒。范石生看了，心里不由得暗自好笑，他知道乡绅们指的叛徒是谁。朱德部在乡下做了不少的工作，虽然他不予以干预，但乡绅们频频告急，也不能不使他感到为难。朱德的举动，很明显是在暴露目标，倘若真让蒋介石知道，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想去信劝劝朱德，但囿于事先有约，他又不得不打消这一念头。现在的形势仍然是变幻莫测，谁能估计以后的形势会是怎样呢？

范石生意念中想到了教导团团长丁腾，这是个不露声色城府极深的人物。据参谋人员告诉他，丁腾是蒋介石派过来的，专门从事特务监视工作。前不久，丁腾上下活动，有时竟然窜到曾曰唯师，设法打听朱德所辖新编一

四 团的情况，好在曾曰唯善于周旋，才使丁腾的诡计没有得逞。范石生已渐渐感受到情况不妙，谁知道丁腾从中捣了什么鬼。他本想找条理由将丁腾扣起来，但想想又觉得不妥。丁腾毕竟是有靠山的人，无故抓他，势必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故而，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当范石生进退维谷之际，广州来电，李济深邀他火速赶往广州，有要事相商。

范石生预感不妙，来不及多思考，便带着几位随行人员往广州而去。

抵达广州，那是个非常混乱的城市。自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广州城区一片白色恐怖。街道上，行人匆匆。市民们的脸上，露出惊恐惶惑的表情。范石生驱车抵达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当他走进李济深的办公室时，李济深告诉他，蒋介石来电，责令他迅速就地解决朱德部队，不得打丝毫的折扣。范石生看完电报，没作任何表示。李济深还告诉他，老蒋知道这件事，正是他的部下丁腾告密的。范石生听罢，怫然作色……

当范石生在广州思考对策的时候，朱德却还蒙在鼓里。

1928年1月3日，一张请柬送到了朱德手里。请柬是由第十六军四十八师师长赵超发的。邀朱德前往韶关赴宴，以示新年庆贺。朱德了解赵超，这是位很擅长于外交政治的人物。赵超平时待人和气，很讲究个人感情。由于朱德是他的老师，同时两军又处在合作时期，他不能冷落自己的老师，说不准以后的日子还需老师帮忙。人生在世嘛，两边的酒不喝喝一边，岂不是自讨麻烦么？

朱德没让赵超失望，如期的来了。

当朱德与众位将官觥筹交错之际，范石生的紧急密信专程从广州送至犁铺头。陈毅、王尔琢见朱德赴宴尚未归队，心中难免有些焦虑。这时，天色已晚，陈毅与王尔琢商量，立即派人前往韶关，设法找到朱德，将密函当面呈给朱德。

朱德意想不到事情来得那么突然。

范石生的密函里告诉他：合作的事情已被告发。蒋介石电令范石生部，就地解除第一四 团武装，并逮捕朱德。范不忘旧情，要朱德从速离开，并建议朱德行军多走大路，勿走小路。还说，来日方长，后会有期，现在我是爱莫能助，最后胜利是你们的。最后，送上几万元银洋和十箱子弹，以示送行。

朱德读毕信函，十万火急！立即辞别赵超，返回犁铺头。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是在小范围内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有朱德、陈毅、王尔琢，还有几天前由北江特委介绍来的、担任一四 团团副的龚楚。会议的议题是，尽快采取措施，寻找一块根据地。朱德主张直入湘南，龚楚则建议先入仁化，然后绕道乐昌，经长埗村渡过武江，沿乐昌、乳源边境大山区，进入湘南。由于龚楚是乐昌人，对湘南、粤北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

与此同时，朱德还派人送信给驻扎在乐昌的第十六军特务营营长何举成，要他迅速率部脱离第十六军。但何举成行动迟缓，后此营被敌缴械，何在战斗中牺牲。

鉴于情况紧急，是夜，朱德率领部队，以野外演习为名，冒着滂沱大雨，将沿途的电线杆砍倒，割断电线，破坏敌人的联络，在向导龚楚的指引下，

从仁化改道西进，直奔湘南！

第四章 智取宜章

杨家寨是封建势力保留下来的一个堡垒，进杨家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今天遇到的礼遇那更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

杨子达满怀信心地离开汝城，回乳源县杨家寨开展工作。途中，他打算在乐昌长侈村作短暂停留，以会会他的老朋友胡少海。听说他现在混得不错，总想抽空去看看他，无奈公务太忙，现在，正好有机会顺路，也好了却心愿。

杨子达是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身材高大魁梧，满脸的络腮胡子。别看他不四十岁，可却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杨子达是个典型的做田佬，小时候读了几年书，少许认得些字。做过田，做过生意，由于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生意十分清淡，家境也不富裕。杨子达爱结交朋友，无论比自己年岁大的，还是比自己年岁小的，他都视为朋友，因此，在这一带他的威信是很高的。

大革命运动冲击湘南这块红色土地之后，杨子达天生不甘于寂寞，与他的那些难兄难弟们投身于火热的事业当中。杨子达从心里感激与他有缘的杨家寨，是那些父老乡亲们关键的时候救了他一命，使他转危为安。

乳源县的杨家寨包括十多个自然村，共三百多户，一千多人，是个较大的寨子。除十几户住在山上寨棚外，其余都住在村寨里。这里自古以来是杨姓人聚居的地方，没有党的组织，更没有农会组织，封建宗族统治极严。族长即最高统治者。杨子达本不是乳源杨家寨人，又为何出入于杨家寨，并奉为上宾呢？

其实，杨子达是湖南宜章县城南乡人。1924年加入党的组织，担任过宜章县农民协会一、二届主席。是个红遍全县的赤色分子。“马日事变”以后，在《湖南郴县通缉共匪案犯表》中通缉宜章党政军革命分子九十二名中，杨子达被列为第一名。如此重要案犯赏金万元的头号人物，竟然闯到了杨家寨，并受到其保护。其间是有些奥秘的。杨家寨地处山区，封建势力极其顽固。他们自立山头，不受当地政府管辖，并拥有一支武装。杨子达本姓杨，与杨家寨的头人是朋友。况且，杨家寨又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是同姓的，即使来自于外地，也被视为同一族类，不受任何约束。杨子达凭借这个优势条件，受到杨家寨的保护，免受敌人的追捕。杨子达在寨子里生活一段时间，凭借着他的能力，竟然说通了族长，与其结交为八拜兄弟，成了杨家寨说一不二的核心人物。

不久，朱德部队抵达湘南粤北，这不啻是久旱的禾苗遇甘露，沉寂多时的党组织又重新露头。他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汝城会议，并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朱德这位滇军名将的风采。当他得知党组织决定准备举行湘南起义，他的心情无比地激动，在汝城会议结束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返回杨家寨，尽快地将这一喜讯告之党内同志。途经乐昌长侈村时，他又特地拜会了胡少海，让这位自己的好友同享这一欢乐。

胡少海是位军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由于长时期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良好的生活习惯。胡少海出身于宜章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排行第五，称为五少爷。由于受革命的影响，投笔从戎，曾在国民革命军程潜部任营长，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胡少海受我党的影响，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走上了革命道路，带领一部分队伍潜入湘粤边境山区，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

动。

杨子达与胡少海同为家乡人，又是老朋友。杨子达将汝城会议的精神转告他，胡少海听罢，心里特别高兴。

俩人交谈许久。杨子达很看重胡少海背弃家庭，走上革命的道路。胡少海则景仰杨子达赤胆忠心，是个出色的活动家。闲谈当中，胡少海告诉他，这一带除有他带领的武装之外，还有参加过南昌起义、潮汕失败后潜回家乡的共产党员谭新及陈东日，这些人都是将来闹暴动的基础，只盼望暴动早日开始。

杨子达满怀激情他说，朱德部队刚到湘南，对这一带情况不熟，加之，已与范石生的部队建立统一战线。部队自三河坝战斗之后，队伍得到了休整与补充，现在好了。只要条件成熟，暴动立即就会展开。杨子达还告诉胡少海，他从队伍中得来自消息，胡少海的好友龚楚不久也将投奔朱德部。胡少海听罢，不觉喜上眉梢。

胡少海对龚楚的情况也很了解。龚楚比胡少海小三岁，是广东乐昌县长埗村人。胡少海能在此地立足，也是通过龚楚介绍到这儿来的。俩人尽管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毕竟是朋友。龚楚曾告诉胡少海自己的身世。自从韶关滇军讲武堂毕业后，投身革命，以后加入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龚楚脱离队伍，潜回粤北一带活动，主要是做党的工作。胡少海则不同，虽然他厌恶自己的家庭，同情革命，但他毕竟还不是共产党员。对于龚楚的经历，他是羡慕的。

杨子达在乐昌作短暂的停留之后，离开长埗村，回到杨家寨。告知族长，不久，将有一支部队抵达这一带开展活动。族长听了，不以为然。杨子达说，部队为头的是他的把兄弟，要族长鼎力相助。族长无奈，笑着说，只要是你子达的朋友，杨家寨一定恭迎。

没过几日，传说朱德的部队已开赴韶关。眼看汝城会议确定的日子已到，杨子达急忙找到县委书记胡世俭，问个究竟。胡世俭告诉他，情况有变。原计划的12月举行暴动，现在推迟了。杨子达问究竟是啥原因，胡世俭也无法解释清楚。

不久，胡少海带来口信，告知杨子达，朱德部队已脱离范石生，朝粤北、湘南方向挺进，不日即可到达这一带，要杨子达做好工作，迎接朱德部队。

一场恁大的暴雨，猛烈而急促地泼洒在粤北大地上。这是入冬以来少有的的一场大雨。

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离开犁铺头，向仁化进发。途经董塘圩时，与当地党组织联系，策动农民五百余人，攻占仁化县城，缴获步枪三十二支，全部分给董塘圩的农民。部队在仁化县城小住一日，筹集二千多元现款。第二天回住董塘圩。

朱德心潮起伏，他不能忘记，在关键的时刻，范石生助了他一臂之力，使得部队临危脱险。临行之际，他回了一信给老同学范石生，感激他鼎力相助，并向曾曰唯师长辞行。曾曰唯念在老师的情分上，也从部队中拨了一批军响给朱德。朱、范合作便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宣告结束。

朱德记住范石生的告诫，队伍仍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的旗帜，一路上行州过府，顺利通行。抵达董塘圩之后，向导龚楚告诉他，前面就是乐昌县的长埗村，那是他的家乡。这一带群众基础较好，有党的地下组织。龚楚还介绍说，在他的家乡驻扎了胡少海的一支武装。这人虽不是共产

党员，但却同情革命。朱德问了胡少海的情况。龚楚说，胡少海原在程潜部当营长。北伐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大革命失利后，胡少海联络一部分湖南籍士兵，毅然离开部队，回到湘粤边界打游击。

听罢龚楚的介绍，朱德表示，像这样的武装能在困难时期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我们一定要依靠这支武装，将来对于策划湘南暴动大有好处。朱德还表示，一定要会会胡少海。龚楚说，他已派人去联络胡少海，明日即可见到。

次日，队伍在龚楚的带领下，途经乐昌长埗村，朱德会见了胡少海，详细地询问了他的情况。胡少海自我介绍说，他出于一个富有人家，他的父亲胡泮藻是宜章县鼎鼎有名的土豪劣绅。由于背叛家庭，他很早投身革命军，多时不曾回家。朱德听罢，一个朦胧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渐渐产生。

按照预定的行军计划，下一站便是乳源县的杨家寨。龚楚与胡少海同为韶关讲武堂的同学。龚楚问胡少海，部队进驻杨家寨有无问题。胡少海告诉说，万事俱备，无任何问题，杨子达已在杨家寨恭候多时了。朱德听到杨子达已事先作了工作，心里十分高兴。

队伍在龚楚、胡少海的带领下，直奔杨家寨而来。行至离杨家寨还有三四里地的柞树坳时，杨子达已在这里恭候。朱德握住杨子达的手，连声道谢。杨子达性情豪爽，说，要说谢，该先谢胡少海，是他把情况转告我的，否则也不可能到这里来接大军。

一行人高高兴兴地朝前走。临到杨家寨，族长领着数十人，点着鞭炮，将起义军迎进了杨家寨。

朱德很高兴，他赞赏杨子达出色的工作。胡少海告诉朱德，杨家寨是封建势力保留下来的一个堡垒，进杨家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今天遇到的礼遇那更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

杨子达简要地报告了杨家寨的情况。朱德听了，哈哈大笑，称赞杨子达不拘礼节，敢于向封建势力挑战，不简单，很简单！

当日夜晚，部队安顿之后，朱德在义奎楼召开秘密会议，听取杨子达、胡少海等关于宜章的地理民情以及敌我双方的情况汇报，最后决定，举行宜章暴动。

第二天，部队从杨家寨出发，兵分两路朝宜章挺进。临行之际，杨子达辞别杨家寨族长及父老乡亲。族长很热情地将杨子达送出寨子，从此，杨子达不再返回杨家寨，开始了浪迹天涯的革命征程。

由于队伍连日行军，战士们都已疲乏，加之，对宜章的情况不甚了解。朱德决定，队伍暂不进宜章，改去莽山洞，一是让部队作些休整，二是进一步的商讨宜章暴动的具体行动方案。

这时，潜伏在家乡的陈东日，带领十多个农民武装从家乡赶到梅花，与朱德部会合。

陈东日是位三十四岁的壮实汉子。当朱德与他见面之后，凭朱德的直觉，这位其貌不扬的汉子有过一段不平常的经历。经龚楚介绍得知，陈东日是湖南宜章人，黄埔军校生，曾参加过北伐。任过中央军委特派员、湖南省军委委员。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潜回家乡，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当朱德一踏进湘南这块红色土地上的时候，他就深深地感觉到在这块土地上，保存大量的革命有生力量。有了这些革命的火种，暴动何愁之有？

陈东日告诉朱德，他已派人到宜章城侦察，县城里无敌军主力，只有少

数的地主保安团，这对于宜章暴动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朱德听罢，脑际酝酿着一个新的计划，他传令全团，快速前进，直抵莽山洞。

胡少海的话勾起朱德对往事的回忆，说：“占鳌兄，我与你一样，有过一段相似的经历。”

抵达鸡鸣两省湘粤交界的莽山洞，已经是下午时分。

莽山洞，地处广东乐昌西北、宜章西南，属南岭山脉中段，是大庾岭山脉向西延伸的一座大山。洞是湖南人对山中盆地或田坎的通称。莽山洞四周群山环抱，悬崖峭壁，山上竹林密集，古木参天。洞中大小十多个自然村，约一百来户人家，依山傍水而居。部队在这一带休整，确实选了个环境极好的去处。

队伍秘密地进入莽山洞，有了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这时，宜章县委获悉朱德、陈毅部队已进入莽山，县委书记、湘南特委委员胡世俭和县委委员高静山、毛科文等人，立即前往联系。见面后相互交流了情况。宜章县委负责人告诉朱德，据他们所掌握的确切情况，宜章县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五百余人的反动民团，而且没有无线电，也没有接通广东的电话线，处在相对的封闭之中。另外，敌人还不知道起义部队已开进莽山洞。这样一个时机，对于起义军来说确实是个极好的机会。

军地联系会在此召开。朱德首先作了系统的发言。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军阀混战，蒋、唐正酣战于湘北，相对来说，湘南敌人的势力更弱。在这种情况下，时值年关，地主豪绅纷纷下乡，逼租逼债，老百姓与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更加加剧。为了筹划宜章暴动，他决定一改过去的计划，采取就近智取宜章的计策，揭开湘南暴动的序幕！

大伙见朱德说出智取宜章的细节，不由得发出啧啧的赞叹

按照朱德的想法。根据胡少海本人尚未暴露过身份，加之，没有参加过当地的阶级斗争，宜章的官绅对他尚不怀疑。鉴于胡少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朱德才大胆地提出这一想法。大伙在杨家寨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商议了智取宜章的行动方案。最后决定具体实施办法：一，由胡少海以范石生第十六军一四团副团长的名义，先给宜章县长写信，说是奉范军长之命回桑梓来抵抗从广东北上的共军，借以麻痹敌人；其二，由胡少海率领两个加强连，扮成国民党部队的模样，先期入城控制局面，并出面邀请县长为首的全部反动头目赴宴，来个一网打尽；第三，主力则由朱德等率领尾随其后入城，陈毅、王尔琢负责指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解决团防武装。并进一步颁布整个湘南起义的大体方针和口号：

一、从湘南地区开始发动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二、扩大革命队伍，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发展地方革命武装。

三、土地革命的政治口号暂时规定为：

有土该豪，无绅不劣！

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暴动！剷除一切封建势力！

暴动！杀尽一切土豪劣绅！

暴动！杀尽一切贪官污吏！

暴动！烧尽土豪劣绅的房子！

暴动！分尽土豪劣绅的田地财物！

暴动！烧尽反动统治者的衙门、警察局、监狱！

四、正规军和地方武装队伍以及各方面工作人员（包括政府赤卫队、农民自卫军、少年先锋队，各部门工作人员等等）的供给来源，暂以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物为基础；尔后以工农业生产的证实或税款为基础。

五、正规军队的待遇：官兵平等，有饷发，官兵发给同等数目；无饷发时，官兵同吃同样的饭菜。

六、实行军队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但是，在军事上士兵绝对服从上级。

这些方针和口号，在后来的暴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

最后，朱德委托宜章县委，赶制起义军旗。规定全为红底，中间现出一颗白星和一把镰刀、一把斧头，象征着工农革命武装。

朱德为了创建新的革命军队，十分注意改变旧的官兵关系。1928年过年时，他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夫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待遇不同。”这副对联尖锐地揭露了军阀部队一级欺一级、一级吃一级的腐败作风，鲜明地提出了红军中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原则。

会议结束以后，朱德将胡少海留了下来。俩人就智取宜章等问题进一步地进行交谈。

“还有啥子问题么？”朱德亲切地问。

胡少海莞尔一笑，说：“没啥问题。你在会上的分析是准确的。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还是有把握的。”

“是呀，要你这样一个带兵的人去充当主角，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朱德说。

“难度当然是有的。其实办这样的事，凭我在宜章城的影响，料无多大问题。”胡少海说，“你也知道，我出身于一个地主的家庭，家父胡泮藻知我在湘军中当兵，对于我的到来，他们是不会怀疑的。”

朱德说：“正因为考虑到这个因素，我才想出这样一个主意，的确有些为难你了。”

“朱军长不必客气。”胡少海又说，“眼前的局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北伐途中，我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我之所以脱程潜部，也是因为在血的教训中才翻然省悟过来的。”

胡少海的话勾起朱德对往事的回忆，说：“占鳌兄，我与你一样，有过一段相似的经历。”

“噢。你也有这样一段经历？”胡少海惊愕地问道。

朱德陷入往事的回忆中：“是呀。想当年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我参加护国讨袁运动，东奔西跑，疲于奔命。唉，所见到的仍然是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我才从梦中惊醒。打那以后开始接触国外的一些先进思想，反复地对比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情况。我发现，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我私下暗忖：今后不能继续走旧军队所走的老路了。”

“那以后呢？”胡少海问。

“当然，我没很快离开军队。”朱德继而说，“从那以后，我开始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看看外国是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1921年，我被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委任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因准备赴德国或俄国去学习，不愿赴任，后因联系尚无着落，仍就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

官。那时，我的心情特别苦闷，彷徨无依。1922年，离开滇军，进入四川，原川军总司令杨森以师长职务邀我就任。我婉言谢绝。经上海、北京等地，寻找党的组织。7月间，在上海拜访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独秀认为我这样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入党，拒绝了我的申请，遇到这样的挫折，我的心情失落到了极点，但我并没有灰心。9月间，我和孙炳义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印度、埃及等国，10月抵达法国，以后又到德国柏林，拜访了周恩来，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坚决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意了我的申请。11月间，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党的组织。”

朱德的一番经历自叙，胡少海听罢，心里激动不已：“想不到朱军长有这样一段艰难的历程，占鳌兄自叹不如呀！”

“占鳌兄自有你的一段经历，我只不过比你多吃了几年饭，你的阅历也不浅嘛。”朱德说。

胡少海听了朱德的经历，心中肃然起敬，问：“朱军长以后又是怎样回来的呢？”

朱德笑了笑，说：“以后的经历就莫提它了。”

胡少海坚持道：“朱军长经历丰富，听听又有何妨呀？”

朱德见胡少海纠缠不舍，继续言道：“在国外，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后转至苏联，入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大致有六七个月。这期间，在苏联教官讲课时，我负责军事教程解释等工作。我还经常给中国学员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使用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何侦察，如何袭击敌人，如何攻占警察局等。在学习时，我注意研究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当教官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时，我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停了停，朱德呷了口水，又说：“以后的经历就简单了。回国之后，经党组织安排，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南昌军官教导团团长，以后参与策动南昌起义，三河坝激战后转到这一带。”

朱德一口气将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给胡少海，过去的事情又仿佛展现在他的眼前。胡少海听了朱德的这一段自叙，赞叹不已。

俩人聊了许久，勤务兵将菜饭端了上来，才知天色不早了。胡少海匆匆吃了饭，说要回去写信，告辞朱德，回房准备去了。

掌灯时分，王尔琢提个包袱走了进来。

陈毅与王尔琢同住一个房子，问：“吃饭了么？”

王尔琢大汗涔涔，答道：“还没。”

陈毅立即唤来警卫员，叫伙房弄点吃的，给参谋长端来。

不一会儿，勤务兵将菜饭端来，王尔琢大口大口地吃着。陈毅问：“你上哪去了？”

王尔琢一边吃，一边答道：“到部队里看了看，另外弄了几套军装来，地方党的同志没军装，哪进得了宜章。”

陈毅笑了笑，他知道王尔琢的脾气，做事从不言语，而且心很细。陈毅与王尔琢是同年生人，时年28岁。南征广东途中，同在第二十五师，陈毅为七十三团党代表，王尔琢为七十四团参谋长。陈毅出过国留过洋，王尔琢则

不同，自离开家乡石门之后，一直在军旅中工作。王尔琢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从军之前，他就已有家室。他的妻子叫郑凤翠，是邻近村的一位农家女子，比王尔琢大半岁。1923年8月，俩人结为伉俪。婚后，夫妻俩恩爱无比。王尔琢在新婚半年后，舍弃温暖的家庭，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从此，开始他的军事生涯。1924年6月，他收到来自家乡石门的来信，凤翠告知他，她已生下了一个小女孩，要王尔琢抽空回家看看。王尔琢因军务繁忙，无暇前往，只得回一信给凤翠，给小女孩取名为桂芳。1927年，王尔琢护送周恩来来到武汉。闲暇之际，他捎信给凤翠，希望凤翠带着女儿桂芳一道来武汉。小女孩生下后三岁了，尚没有见过父亲的面。当王尔琢将信发出后，党内又有新的任务，要他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当凤翠领着小女孩赶到武汉时，王尔琢已人去室空……

王尔琢与陈毅相识是在南昌起义以后，尤其是三河坝激战后，俩人辅佐朱德。王尔琢由于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在军事方面很有一套。在部队北上西进后，王尔琢更多的是从军事上帮助朱德。队伍在向湘、粤、赣边界进军途中，王尔琢不畏艰难，始终保持乐观的革命精神。由于他卓越的指挥才能，在部队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

杨孝斌如梦初醒，惊得面如土色，问：“你……你……你们是什么人？”
1月11日。那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

胡少海一身戎装，神采飞扬。按照莽山洞商定的计划，打着范石生一四团旗号，以协助地方维持治安的名义和副团长的身份，带领先头部队两个连从莽山洞向宜章城进发。一路上，很是风光。路人见了，议论纷纷。

“不得了，国军进宜章城了！”

“听说胡五公子在国民党军队里吃粮啦！”

“是哟，胡少海还当了团长啰。”

“当了团长，也算混出名堂来喽！”

百姓们爱看热闹，议论不停。临近下午，部队已抵宜章县城。以杨孝斌县长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及土豪劣绅早已在此恭候。胡少海在一片喜庆的爆竹声中走进县城。

胡少海告诉杨孝斌，此次回县，特为父老乡亲效力，保一方平安，造福桑梓。并通知说，大部队还在后头，明日即可到达。杨县长听罢，喜上眉梢。

就在胡少海率部出发之际，朱德、陈毅领着大队人马从莽山洞出发，傍晚时分也已到达栗源堡城。

栗源是宜章县的一个区，也称马堡。当日晚上，血性汉子陈光在县委陈东日的帮助下，率领保留的十多支武装投奔朱德，并详细地介绍了栗源的政治、经济情况。朱德听罢，立即与陈东日、陈光等秉烛夜谈，布置栗源堡城的暴动计划。

1月12日。朱德率领部队，以团长身份，由栗源堡城向宜章县城进发，行至离县城三十里的一个山坳边，朱德对部队进行再动员。他说，现在我们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又和湘南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里的敌人正规军已撤走了，反动势力比较薄弱。这一带有我们的地方党，有经过大革命锻炼的革命群众，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打起红旗，大干一场了……接着，又说，智取宜章是个完整的战斗方案，我们一定要沉着、机智，与地方党密切配合，

夺取这次战斗的彻底胜利，这是我们进入湘南的第一次战斗。这一仗打胜了，对湘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将产生巨大影响。

下午2时许，朱德、陈毅率主力入宜章县城。司令部设在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在布防设营的名义下，陈毅、王尔琢按原计划，立即指挥部队悄悄地包围了县政府、警察局和团防局所在地——养正书院，并在各条要道上布置了岗哨，做好了战斗前的一切准备。

朱德在司令部听取了宜章县委关于暴动前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并对暴动做了一些具体指示。这时，胡少海竟意外地闯了进来。

胡少海报告朱德，情况有所变动。按原定计划，由胡少海设宴请宜章的各位土豪劣绅，趁宴席之机，一举就歼。现在，情况不同了。县长杨孝斌坚持由他设宴为一四团的长官接风洗尘。

情况变化必须有应变的措施。

朱德、陈毅、王尔琢当即商量，告知胡少海，既然如此，不如来个就汤下面，顺水推舟。

下午约4时许，县长杨孝斌在县议会二楼设宴宴请一四团长官。

县参议会的所在地叫明伦堂，是清代的一个建筑物。古香古色，颇有典雅闲逸的感觉。右旁隔壁是专办酒席的宴春园。县长举办的鱼翅席，理所当然的是由县里最为豪华的宴春园举办。

县长杨孝斌一番文人秀士打扮：一套崭新的纺绸长衫，鼻梁上架着一副文明镜，满脸堆笑的将各位来宾迎了进来。随他迎接客人的还有原任县长黄作珍及政府要员、知名人士。惟独少了保安队队长邝镜明和近城区铲共委员、商会会长李茫模俩人，其余官绅齐集作陪。

宴会即将开始。朱德、胡少海领着十四名干练的卫士，带着驳壳枪，登上了县参议会大楼，立时，响起了阵阵掌声。县长杨孝斌请朱德、胡少海坐在首席，他和黄作珍等二十余名官绅依次坐在陪席。宴会在杨孝斌一番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后，拉开序幕。席间，官绅们频频举杯向朱、胡敬酒，以表示欢迎之情。酒过三巡，朱德突然起立，摔杯在地，随来的卫士，如猛虎下山，缴了县府哨兵的武器。

这时，地方党中的高静山、杨子达带领一班人闯进了宴会大楼。官绅们见状，似乎明白了一切。一个个瞠目结舌，战战兢兢。朱德将手一挥，卫兵们一拥而上，将县长杨孝斌、前县长黄作珍等全部捆绑起来。

杨孝斌如梦初醒，惊得面如土色，问：“你……你……你们是什么人？”

朱德一阵冷笑，将桌子一拍，厉声道：“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我就是朱德！你们这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平时作威作福，摧残革命，屠杀工农，十恶不赦，是穷苦大众的死敌。现在通通扣押起来，听候公审！”

就这样，除杨孝斌、黄作珍以外，当场逮捕的还有挨户团副主任刘秉钧、保管处员肖星若、队副陈茂全、副官彭亮、分队长谷寅钧、下士杜本甲等二十多个反动家伙。

与此同时，陈毅、王尔琢率领部队，负责围剿驻养正书院的反动武装。经战斗，共缴获步枪三百五十支、驳壳枪十支，俘虏警察及民团共四百余人。紧接着我军又打开县公署监狱，释放了被捕的革命同志和无辜受害的革命群众，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人民。顿时，全城鼎沸，人人欢欣鼓舞。

就这样，以宜章年关起义为起点，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曾日三是湘南起义的参加者。尽管他以后历任过红四军连营党代表和政

治部秘书长、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九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成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但在湘南起义中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宜章暴动期间，他作为县教育局的督学，也被起义部队关入到监狱。曾日三是宜章本地人，是个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曾任中共宜章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以后，打入县教育局当督学，从事革命活动。朱德智取宜章的那天，彭晒、吴仲廉、彭东明等人以经商为名，秘密进城。当吴仲廉打听到曾日三同宜章县的反动官僚被关押在一起时，立即找到朱德、陈毅，如实地介绍了曾日三的情况，朱德得知情况后，当即下令释放了曾日三。至此，曾日三释放后，参加了湘南起义队伍。

吴仲廉与曾日三有一段斩不断的情丝。她出身于宜章县城关镇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自幼读书。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加之天真活泼，风度潇洒，会吹箫弹琴，能歌善舞，还写得一手较好的毛笔字，因而在学校颇有名气。1926年，年仅十八岁的吴仲廉考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受大革命的影响，她与同乡张际春等人一起，经常下乡开展革命活动。马日事变以后，学校被反动军警包围，被迫停课。吴仲廉与张际春带领二十多名宜章籍的男女同学日夜兼程二百多公里赶回宜章。回到宜章后，吴仲廉被迫辍学在家。父亲考虑到女儿已大，整日在外东奔西跑的也不是回事，经与媒人说合，将吴仲廉嫁给了碣石的青年彭琦。并迁到婆家——宜章县碣石彭家居住，以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

吴仲廉一生嫁了三个丈夫。第一个丈夫叫彭琦，婚后不久，俩人相亲相爱，共同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彭琦在湘南起义后牺牲。吴仲廉随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以后下到赣南，经康克清介绍，与曾日三结为夫妇。长征后，1937年4月，曾日三在甘肃张掖牛毛山被俘，不久在红土寺就义。吴仲廉在西进途中也被俘，以后经党组织营救，回到延安，最后，与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友江华结为伉俪。

1月13日上午，在宜章县城的北门广场，红旗招展，人头攒动。中共宜章县委召开群众大会，枪毙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一时间，整个宜章城沸腾了。百姓们个个臂缠红布，手擎红旗，有的背着鸟铳、梭镖，有的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战歌，从四面八方拥入会场。

县委书记胡世俭是位资深的党务工作者。他首先将朱德介绍给群众。百姓们没见过偌大的官，争相议论，会场一片欢腾。胡世俭宣布大会开始后，将反革命分子押上台。顿时，会场一片骚动。百姓们有怒骂的，有哭泣的，也有看热闹的。一些愤怒的群众，冲上主席台，拿着打狗棍，朝官吏们身上打去。好在有卫兵阻止，秩序才恢复正常。

朱德在一片掌声中向群众发表演讲。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军队，是南昌起义的队伍。我们已经推翻了县衙门，抓了一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们支持大家组织起来闹革命，因为工农大众只有掌握了枪杆子，彻底打倒蒋介石、唐生智等新老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真正当家做主人。顿时，全场沸腾。群众高呼：“拥护共产党！”“拥护工农革命军！”“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声惊天动地。朱德还在群众大会上宣告：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正式成立！师长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

原在南昌起义时用的青天白日旗废掉，改为满天红斧头镰刀军旗；部队标识，一律系红布领巾和佩带红布袖章；部队印章原来的方形篆字改为圆形楷字。

大会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当场宣判处决了新、老县长杨孝斌、黄作珍等九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官绅，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大会结束以后，地方党组织在部队的支持下，立即以战斗的姿态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他们分成若干组，三五人一组，深入到街头、广场、郊区，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使革命的高潮很快席卷全县。与此同时，按照原定计划，朱德、陈毅又在司令部所在地——宜章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召开宜章县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部署各区、乡的武装起义。会后，县委派陈东日、陈俊回栗源；彭晒、彭睽、李锡凡回碣石；余经邦回赤石；刘廷魁回白石渡；张际春、谭新回笆篱、塘下岭；欧阳祖光到白沙、梅田，配合工农革命军组建工农武装，普遍发动起义。至此，从城镇到农村，立即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

这时，从嘉禾赶来一支以萧克为首的革命武装，参加碣石暴动。彭晒得讯，喜上眉梢

彭晒领命之后，行色匆匆地赶往碣石。

碣石是一个聚居五六百户人家的大村庄，离县城约八十里。当宜章城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之际，碣石暴动的熊熊烈火顷刻间燃烧起来。

彭晒是一位经验丰富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

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宜章县委被迫转移到碣石的承启学校坚持斗争。这一带群众基础较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彭晒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干，使得这一带成了革命的坚强堡垒。

碣石彭家村早已成立了特别支部，有十几名党员，大部分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第三女子师范和第三中学的学生。彭家是个大村，这一带读书人不少。彭晒利用家族的关系，网罗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为以后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彭晒是位年仅二十来岁的后生子，却长着一个极灵活的脑袋瓜。在朱德、陈毅智取宜章之前，彭晒就通过彭家的上层关系，以办团防为名，打进了挨户团，当上了白皮红心的团总，掌握了一支约三十来人的武装。

回到碣石后，彭晒丝毫不谈宜章暴动的事，召集全村土豪劣绅，以商量买枪办团防为名，引诱众土豪劣绅上钩。等到众劣绅到齐后，命人将大门关闭，来个关门打狗。三十二名土豪来不及弄懂啥名堂便已成了阶下囚。彭晒命人打开三十户豪绅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碣石暴动是彭晒、彭睽领导的。凡是经历过宜章暴动的人都说碣石有个“彭家将”。这话一点不假。彭家除为首者彭晒、彭睽外，还有彭琦、彭严、彭孚、彭成一、彭东明、彭维桥等重要骨干。女同志有彭晒、彭娟、彭儒、彭概、彭霞、彭谦、刘深（黄沙堡人，嫁到碣石）和吴仲廉（彭琦的爱人）、祁怀振（水兴人，客住碣石）等。这些人当中，除彭儒、吴仲廉解放后健在外，其余人均在历次战斗中牺牲。

宜章起义时彭儒的年龄尚小，她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早年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彭晒是她的堂兄，吴仲廉是她的亲嫂嫂，彭儒在这样的

氛围下投身于革命。湘南起义失利以后，随朱德、陈毅部队来到井冈山，后与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结为伉俪，白头偕老。

碛石暴动之后，按照县委的指示，决定在碛石组成一个独立营。这对于彭晒来说，确实是件大好事。他将全村三百多农民赤卫队员全部武装起来，彭晒自任营长，朱德部队中派来龚楷任党代表。一支没有统一的服装、赤着脚的农民革命武装就算正式组建起来。

独立营初创，人员参差不齐，武器低劣。这时，从嘉禾赶来一支以萧克为首的革命武装，参加碛石暴动。彭晒得讯，喜上眉梢。

萧克，何许人也？

大凡参加过湘南起义的人无有不知道他的赫赫大名，他是我军一位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

萧克，又名萧克忠、萧武毅，湖南省嘉禾县人，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早年读书。1926年春，投笔从戎，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叶挺部队的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南昌起义，并随部南征广东。部队在东江地区失利以后，潜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萧克有自己的信念。回到湘南后，一直在寻找党的组织。那时的湘南，一片白色恐怖，但湘南毕竟是一块赤色的土地，这一带保留了许多革命火种，特别是南昌起义后，党的组织仍然在坚持活动。中共临武县支部告诉萧克，宜章县碛石彭家有一支武装，为首的叫彭晒、彭睽。萧克听后，十分高兴，正打算赶往碛石时，已得到消息，朱德、陈毅率部策动了宜章起义，于是，萧克不顾一切地领着几个同志，日夜兼程地从嘉禾出发，赶往宜章。终于在碛石找到了彭晒。由于萧克在铁军中担任过连政治指导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经支部决定，任命他为独立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第一连配有三十多支枪，第二连、第三连都是梭镖连。这支队伍在彭晒、龚楷、萧克的率领下，四处活动，打击敌人，并策动农民起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黄沙区。

1月23日，朱德率部开赴黄沙堡城。堡城住有反动团队，彭晒、龚楷、萧克率独立营攻城三日，久攻不下。这是一场恶战。敌人凭借着有利的地形，负隅顽抗。独立营毕竟是一支农民武装，武器低劣，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尽管有萧克这样具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人在军中督战，但战斗却打得不那么顺手。城池坚固，加之天寒地冻，战斗相持不下。好在朱德率部抵达后，携同作战。王尔琢指挥一、二两营主攻，第三营佯攻，不消一袋烟工夫，战斗便告结束。此次战斗，活捉宜章、临武两县团防教练李时春、杜焕章，缴枪三十多支，全部交给独立营。战士们得枪后，高兴地乐了几天。

就在碛石暴动之际，栗源的农民暴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陈东日是栗源本地人，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1月18日，栗源暴动在陈东日、陈光的领导下，开始向土豪劣绅发起猛攻。暴动中，当地土劣陈禄角（外号“萝卜头”）猖獗一时，乘暴动之际，挑着财产，企图外出避难，临行时，还骂道：“看你们搞得多久！”没想到，这事被家中的门丁知道，立即报告给陈东日。陈东日听罢，气愤不已，立即派人追踪，抓住陈禄角。为打击豪绅的反动气焰，当即处死顽抗的反动劣绅陈禄角，并烧毁了土豪的土地契约，同时，还打了栗源税卡，将一个残酷剥削人民的盐税人员（外号叫“短地早”）捆绑游村。接着到龙沙坪、沙溪、石下、上田等地宣传打土豪劣绅，在石下处决了豪绅文长生，在上田处决了田赋干事孙分文，烧毁饷

簿十多本。暴动后，陈东日、陈光组织了农民赤卫队，并率领赤卫队员到宜章，后编入胡少海部，陈东日任宜章独立团副团长，陈光任独立团特务连长。

按照宜章会议的部署，欧阳祖光回白沙、梅田，负责这一带的武装暴动。

欧阳祖光是乡苏维埃主席，补锅出身，识得几个字，是这一带的农民领袖。其实朱德、陈毅率部尚未到达宜章之前，白沙地区就有了党的组织。暴动前夕，欧阳祖光、王政、欧阳毅等人秘密商议，传达宜章会议精神，决定在白沙地区策动暴动。

欧阳毅是个知识分子，曾在宜章县城读初中，他的国文教员叫李文轩，校长黄燮清。李文轩是宜章县委书记。“马日事变”以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他的国文老师李文轩被反动派残杀的境况。

那是事变后的日子。

李文轩迫于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转移至乡下避难，没想到被敌人追捕的时候打伤了脚。他躲藏在百姓家里养伤，无奈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发现，逮捕入狱后，反动民团用箩筐抬着他游街，最后将他剁成几段，惨死在敌人手里。欧阳毅目睹惨状，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

不久，他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与欧阳祖光、王政等人策划白沙暴动。

白沙暴动规模不大，但是意义非同一般，它与宜章暴动形成了呼应的作用。欧阳祖光、王政、欧阳毅领着农民们冲进了大土豪欧阳智泉家中，破仓分谷，并没收其浮财。欧阳智泉闻风逃脱。这时，杨子达领着三十多人赶到。

杨子达见欧阳智泉已逃之夭夭，气得嗷嗷直叫，吩咐人点火烧屋。顿时，熊熊大火，烈焰冲天，欧阳智泉的匪窝烧个罄尽。

两个星期后，欧阳祖光、欧阳毅奉调梅田，在白沙区工作。欧阳祖光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欧阳毅任秘书。不久，在欧阳祖光的介绍下，欧阳毅光荣地加入党的组织。解放后，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第五章 痛击许克祥

莽山洞山林茂密，道路崎岖。王尔琢察看完地形，了解到此地只有一条路进洞，只要扼守住路两旁的山头，便可扎紧口袋，将敌一网打尽

正月的湘南大地，天寒地冻。

宜章百姓们在经受赤色洗礼之后，到处都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百姓们扬眉吐气。县乡各级政府成立，工青妇组织如雨后的春笋，整个宜章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

朱德的心情是愉悦的。宜章暴动较之南昌暴动有着明显不同的区别。农民们起来了，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革命力量。有了这股力量，革命就有了希望，革命军就有了巩固的战略后方。经受过南昌起义失利后的朱德，深深地体会到土地对于农民是何等的重要。尽管眼前他还没有成功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但仅从宜章暴动的情况来看，成绩是令人鼓舞的。

宜章县委在朱德、陈毅的帮助下充实了领导核心，健全了县委班子。增补陈东日、张际春、陈策为县委委员。县工会已成立。会长吴子忠，下设职业、店员、鲁班、轩辕、桥行、雕刻、燃灯等分会。妇女会会长是李定莲，委员由刘冬秀、吴惠初、杨佩兰等组成。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队长李佑光。少年先锋队队长王冕。工人纠察队在城巡逻放哨，负责保卫和防范。共青团宜章县委书记是李子超。

尤其惹人注目的是成立了农民协会。这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最高组织在当时的宜章城来讲，权力至高无上。杨子达这位功劳显赫的壮实汉子当选为农民协会委员长，高静山、吴泗来等十一人为委员。在成立大会的那天，杨子达挥拳擂袖，嚷个不停。农民们听了，颇受鼓舞。一场报告下来，杨子达已大汗淋漓。

朱德没有忘记立了头功的胡少海，是他领着农民们闯了自己的家，开仓赈粮，把个囤得满满的粮仓分个罄尽。胡府周围的院子里挤满了人群，胡少海禁不住激动的情感，又将家里的布匹、棉衣等物品统统拿了出来。百姓们见状，无不赞叹五少爷大义凛然，敢作敢当，是个了不起的汉子！

胡少海的义举很快传遍整个宜章城。街头巷尾，无不谈论五少爷如何大义灭亲，如何赈灾救民。朱德耳闻目睹，将胡少海找来，高度的赞扬了他的义举，并与他促膝谈心。鉴于胡少海的表现，朱德向宜章县委建议，应将胡少海吸收到党内来，以便于更好地工作。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是位老成的人。根据这种情况，批准了胡少海的请求，加入到党的组织。

入党的宣誓仪式很庄严。黑板上悬挂着入党宣誓词：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永不叛党。服从党纪，努力革命……

胡少海在胡世俭的带领下，严肃而认真地宣读着……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蔡协民是位工作态度随和的人。

按照分工，宜章暴动后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间或随部队做群众工作，指导地方帮助建立党团组织。

蔡协民是湖南华容县人，是位资深的军队政治工作者。他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并随军南征广东。三河坝激战之后，随朱德、陈毅部队抵达湘南。宜章暴动期间，他领着一个班的战士深入城郊，开展群众工作。蔡协民做群众工作很有一套经验。他曾是广州农讲所的第一期毕业生，聆听过中央委员

毛润之的讲课。那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农讲所的课程安排得井然有序。上政治课，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怎样做农民工作等等，短短三个月的学员生活结束之后，他在湖南华容老家做农运工作，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由于工作需要，1924年，党组织又派他到军队里工作，从此以后，开始了他漫长的军事生活。

广州暴动时，蔡协民去了一趟广州。按照中央指示，要求朱德率部参加广州起义。蔡协民作为先行官，独自一人抵达广州。谁料到，尚未踏入广州城就传来了失败的消息。蔡协民所见到的是一片白色恐怖。反动派拖拉死尸，戒备森严。尽管如此，他仍然冒着被抓的危险，去了一趟农讲所。那是他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如今荒芜一片，面目全非。蔡协民匆匆离开广州，赶回犁铺头，向朱德、陈毅详尽地报告了广州暴动失利后的状况，使朱德及时地改变主意，部队深入湘南粤北地区。

蔡协民为人谦虚，从不摆官架子。北上西进途中，他经常与陈毅在一起，从陈毅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很羡慕陈毅的才学，既会领兵打仗，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尤其在三河坝失利后，陈毅在危难时刻支持了朱德，使这支队伍顺利地抵达湘粤赣边，这不能不说，陈毅是有功劳的。当然，这期间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但较之陈毅，他自感不如。他与陈毅有着极好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个人感情问题，更主要的还是俩人志同道合，工作上相互支持。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蔡协民的职务并不高，但工作却很出色。由于他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赢得了全军官兵的爱戴，威信也逐日提高。为此，朱德感到欣慰。宜章暴动之后，经陈毅推荐，蔡协民担任了政治部主任职务。这对于蔡协民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与支持。

小分队进入城郊预定地点之后，蔡协民立即命令战士，将事先准备好的石灰水涂写在墙头上。片刻时辰，几幅赫然醒目的标语刷在墙上。做完这些工作，蔡协民又要战士们深入到百姓家里，访贫问苦，帮助百姓们挑水、种菜，做些家务工作。通过做工作，赢得百姓们的信任。蔡协民做工作很细致。比如哪家穷，哪家富，家里有几口人，每亩田产多少谷子。诸如此类，问得细，态度诚恳。百姓们自然高兴和他交朋友。

经过几天的调查摸底，蔡协民既掌握了农村斗争实际情况，也了解到一些不令人满意的事情。诸如有些战士犯老毛病，缴获地主的细软不归公，装进个人腰包；还有，一些觉悟不高的农民，在地主豪绅溜走之后，财物分配不公，以致吵嘴、打架的事，屡有发生。战士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没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随意表态，倾向一边，使事态有所扩大。针对这些情况，蔡协民一边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一边向群众做解释，公正处理。因而，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

群众工作是门很大的学问。蔡协民向战士们反复强调，别小看这项工作简单，其实，这里面蕴藏着许多道理。在平凡的工作中，战士们逐步地感受到蔡主任的话无不切合实际。

当宜章暴动的烈焰正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磨刀霍霍。

以反共起家、沾满湖南人民鲜血的反动军官许克祥，调集一个团的兵力，趁朱德、陈毅率部抵达宜章之际，开始向莽山洞方向进犯。

“马日事变”中的许克祥，乃国民党何键三十六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因

屠杀工农有功，擢升为第十二军第三师师长。由于宜章暴动的胜利，震撼了湘南和粤北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得讯后，慌了手脚，急令湖南省主席何键调一个师进驻粤北，派许克祥率一师之众，由广东韶关直扑宜章，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企图扑灭宜章起义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

许克祥向来阴险狡猾。自率六团驻屯广东乐昌，派一个团做先行，以探虚实。

朱德、陈毅因事先得到情报，早有准备。根据朱德的意见，兵分两路，派王尔琢率一个营的精锐部队，出山攻击。其余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深入广东乐昌坪石，将胡凤璋的队伍包围，使之欲动不能。

按照朱德的部署，王尔琢率领一个营的精锐部队从宜章城出发，急匆匆地赶到莽山。由于部队到过莽山，王尔琢对这一带的地形熟悉。当部队赶至莽山后，立即在山头上构筑工事。

莽山洞山林茂密，道路崎岖。王尔琢察看地形后，了解到此地只有一条路进洞，只要扼守住路两旁的山头，便可扎紧口袋，将敌一网打尽。王尔琢命令两个连的部队守在路的东侧，自带两个连的队伍，扼守西端。工事构筑好以后，敌人大摇大摆地进洞来了。

王尔琢举起望远镜，见敌人分成四路纵队朝莽山洞开来。王尔琢没有急令部队应战。为了有利于全歼敌人，临战前夕，他已将四个连的连长集中，指示大家不可轻易暴露目标，待敌进入包围圈之后，以他响枪为号，立即发起攻击。众连长都是王尔琢的老部下，理解参谋长的意思。尤其是经过犁铺头整训之后，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战士们听说要打大仗，心里都很高

敌人大队人马进入了我军设伏阵地，王尔琢一阵枪响，顿时，莽山洞响起密集的枪声。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顿时队形大乱。

“肖副官，通知王营长带第一营抗击共匪，其余部队随我反击西边的山头。”匪团长厉声命令道。

肖副官应了一声，消失在烟雾之中。

不一会儿，敌人集中主力朝王尔琢扼守的山头进攻，并架起迫击炮准备轰击山头。王尔琢发现了敌人的企图，急令一连连长带一个加强排，绕过山头，袭击敌人的炮兵连。

这时，敌人蜂拥而至。王尔琢将两个连的轻重机枪调集起来，集中火力，朝敌人扫射过去。由于我军占据有利地形，敌人的数次冲锋都被我军打退。山坡上，死尸累累。

当王尔琢领兵击退敌人数次冲锋的时候，东端的战斗也打得异常激烈。我军两个连的兵力对敌人一个营，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这时，一连长带领的加强排，已成功地解决掉敌炮兵连，将十多门迫击炮全部抬到西端山头。不一会儿，山坡下响起轰轰的迫击炮声。敌人死伤一片，难以抵挡。王尔琢见时机已到，急令司号兵吹起冲锋号，东西两端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围歼敌人。

战斗在一个来小时之后结束。敌除少数人逃走外，大多被我军歼灭。敌团长被我击毙，几营连长及大量士兵被俘，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等。

送走王尔琢之后，朱德、陈毅亲自率二、三营，在乐昌皈塘农军的协助下，抄近路，直逼坪石。

胡凤璋自鸣得意，以为自己是国民党游击司令，实则为十足的绿林土匪。他们在这一带为非作歹，残害百姓。老百姓对这些恶势力早已恨之入骨。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情报，胡凤璋早已得知朱德脱离范石生部的消息，如不封锁他与外界的联系，走漏风声，将对整个计划会产生负面作用。

朱德率部急如星火地赶往坪石。宜章离坪石并不远，朱德抵达坪石后，控制了坪石武江沿岸码头和坪石街环山的制高点。胡匪见朱德部已将他包围，心里十分恐慌。一面急忙派人前往汝城，找他的儿子胡汉南带兵救援，一面指挥部队构筑街垒，负隅顽抗。

几天之后，胡汉南果然带援兵来救。行至离坪石街一里多路的皈上岭，便受到我军阻击。刚一交战，胡汉南就被击毙。在朱德部队猛攻之下，胡匪乱作一团，溃不成军。最后，胡凤璋只剩下十八名残兵败卒突围出去。

当王尔琢率部撤出莽山洞，赶往宜章后，与朱德主力会合。朱德得知莽山洞战斗胜利的消息，心里异常兴奋。宜章县委特意备了一桌酒席，犒劳朱德等众位将领。

起义军智取宜章县城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湘粤两省上上下下的反动派，也使国民党中央震惊。蒋介石气急败坏，命令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许克祥一个团在莽山洞遭我军歼灭后，气恼万分。为报这一箭之仇，也为了邀功请赏，立即倾巢出动，把指挥部从广东乐昌移到坪石，亲自率领六个团，气势汹汹地向宜章城猛扑而来。

没过两天，王光佑却意外地接到李以楠的来信，其内容一如毛科文所说。王光佑读罢，却有些为难了

从湘南宜章到粤北坪石有一座名叫圣公坛的大山。此山山高林密，地形险峻。圣公坛背靠莽山大山林，左临粤北大山区，是宜章通往坪石的必经之道。此地地处湘粤两省边陲，常年有土匪出没于此。他们杀人越货，掳掠妇女，闹得百姓们不得安宁。过往商人更是惊恐不已。当地县府曾派兵追剿，可莽莽大山，寻无踪去无影，剿匪半年，不仅没把土匪剿除干净，相反，匪祸越闹越大，周围四邻百姓不得安生。

也不知何年何月，圣公坛竟出现了一位英雄。此人叫王光佑，二十出头，身体魁梧，膂力过人。他为人豪爽，爱打抱不平，在乡里面颇有人望。由他召集村里的血性青年，组成农民自卫军，护路守山，保卫乡土安全。初时，效果并不是太大，偶尔间能起到点作用。时间一久，那些不甘于寂寞的汉子们哪经得住这等折磨，纷纷嚷着要下山。王光佑一气之下，轰走数人，重新招募乡勇，改变策略，响亮地提出“有钱出钱，没钱出力”，“一切枪弹给养开支，均向富户募捐摊派”。由于王光佑措施得当，在筹集款项之后，用于购枪。不久，圣公坛上便开始风火起来。

王光佑好结交朋友。只要朋友有难，他便会解囊相助，毫不吝啬。凡是跟着他一起干事的人都说他仗义，够朋友。王光佑人虽粗鲁，但心却很细。他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山腰间的寮棚里，自卫军的弟兄们昼夜防守，并不时地带队伍出击，反倒把土匪们闹得没个安宁。闹了一段日子，土匪们见王光佑砸了他们的饭碗，企图报复，无奈王光佑人多枪多，又有百姓支持，不得已只好另找山头，谋条活路去了。

圣公坛的农民自卫军有一个明确的宗旨：打富济贫，不伤害百姓，专与

土匪作对。由于王光佑的队伍深受百姓们的拥护，队伍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短短的一段日子里，队伍发展到好几百人，声势波及湘粤边睡，周围的百姓们没有不知道他的。

当然，这支农民武装也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凡入会的必须喝鸡公血酒，并拜把子结为兄弟。彼此之间，称兄道弟，不分你我。日子一长，队伍中不免也出现些矛盾。尤其在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弟兄们的思想也在逐日发生变化。

面对强敌进攻，朱德的头脑是清醒的。

敌人六团之众，而我军只有一千二百余人，加上宜章农军算在一起，也不过二三千人。且宜章农军的武器，大多为梭镖、大刀、鸟铳、土炮。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朱德作了认真的分析。

“眼前的形势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人向我进攻，我们绝不能摆开阵势打硬战。三河坝战斗的教训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根据敌情，我们应避其锐气，诱敌深入，找准机会，待敌人疲困时，我军主动出击，猛打穷追，使敌人无喘息之机。最后，一鼓而歼灭之。”在军事会议上，朱德分析当前形势，提出应敌方略。

陈毅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仅凭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不足以与敌人抗衡。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条件，围歼来犯之敌。”

“我完全同意朱军长的意见。”王尔琢仍习惯对朱德的老称呼，“鉴于形势紧迫，建议部队撤出宜章城，避敌主力锋芒，选择一偏僻的山区，静窥敌人动向，再伺机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参谋长说的对头。”胡少海说，“宜章是敌人这次主攻的地点，我同意参谋长的意见，部队不宜在宜章久留，尽快撤出城！”

朱德点点头，问胡少海：“你看队伍最好往哪儿撤呢？”

“往黄沙堡、圣公坛一带撤！”胡少海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里靠山，我们可以凭借大山的有利地形，进可攻退可守，敌人能奈我何。”

毛科文附和地说：“那一带地形很好，群众基础也不错。毗邻乐昌一带的农军会帮助我们的。”

“宜章距黄沙堡一带有多少路程？”朱德问。

“大约八十里地。”毛科文答道。

“仲弘兄，你觉得怎样？”朱德问陈毅。

陈毅答道：“就按科文、少海的意见往那儿撤！”

“另外，还有一件事需要和大家说。”毛科文道，“圣公坛一带有一支农民武装，为首的叫王光佑，拥有一支好几百人的队伍。如果我们做好工作，可以为我们所用。”

“王光佑是啥子人？”朱德问。

毛科文详细地将王光佑的情况谈了。大伙听了，都觉得新奇。

陈毅说：“既然王光佑有仗义行侠的一面，我们不妨做做工作。如果能成，对发展革命力量大有好处。朱军长，你看呢？”

朱德点点头，说：“可以考虑。”

胡少海接过话，说：“王光佑是个很讲交情的人。科文大哥与他有些交情，可代表宜章党组织与他谈谈。另外，我岳父与王光佑素有往来，我可以从中做点工作，争取说服老丈人上山。只要我们多方努力，何愁办不成大事！”

毛科文略为想了想，说：“既然少海老弟点到了我，我不便推辞，上一

趟圣公坛，设法说通王光佑。只是怕你岳父大人的工作难做。你有把握么？”

胡少海笑道：“我岳父待我如亲儿子一样，我的话他会听的。”

会议就细节问题谈了许久，最后，朱德将众人的意见统一起来。

为了诱敌深入，朱德、陈毅指挥工农革命军和宜章农军，立即撤出宜章县城，集结在宜章城西南八十里的黄沙堡、芭篱堡、圣公坛一带山地。一方面在那里发动群众，一方面争取时间进行休整，以逸待劳，相机作战。朱德反复强调，要做好战前的政治动员工作。根据这一指示，陈毅、蔡协民认真组织落实。召开控诉许克祥屠杀工农的罪行大会，激起军民对来犯之敌的极大仇恨。临撤出宜章之前，竟有两千多农民自愿要求参加战斗。广东的皈塘也有几百名青壮年农民，赤卫队员，要求上前线与许克祥决一死战！

会议还决定，收编王光佑的农民自卫军。派毛科文代表宜章县委去做王光佑的工作，同时，由朱德出面，请胡少海的岳父李以楠去疏通关系，争取早日将王部收编。朱德表示，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亲自与王光佑见一面，使其打消一切顾虑。

王光佑意想不到毛科文——一位老实巴交的做田佬，竟然闯到圣公坛，与他面对面地交谈起来。

毛科文领命之后，稍作准备，径直奔圣公坛。汉子们早已认识毛科文，知道他是个做田汉，今日莫不是吃错了药，跑到这儿来作啥？

汉子们通报了王光佑，并让毛科文进了寮棚，沏上茶，待为宾客。毛科文与王光佑早已相识。虽然俩人年岁上有些差异，所经历的路亦有所不同，但毕竟都是做田佬。毛科文直截了当的讲明来意，王光佑只是以礼相待，不作任何表示。毛科文言语不多，却破天荒地讲了许多大道理。告诉王光佑，共产党朱德的部队已打下宜章，爱护百姓，纪律严明，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要王光佑以大局为重，接受改编，将来为百姓们出力。王光佑听了，心有所动。问了朱德部队的情况，毛科文一一作答。并告诉王光佑，朱德打算亲自与他见一面，具体事宜由他自己定夺。

毛科文在山上住了一夜，王光佑好酒好肉相待。次日一早，毛科文叮嘱再三，匆匆离去。

没过两天，王光佑却意外地接到了李以楠的来信。其内容一如毛科文所说，王光佑读罢，却有些为难了。

当王光佑举棋不定左右摇摆之际，李以楠上山了。

王光佑打开山寨门，亲自下山迎接。

李以楠约莫五十来岁。从小看着王光佑长大。由于李以楠家里富庶，人又开明，常常接济王光佑，所以王光佑认李以楠为干爹。俩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从没红过脸。只要李以楠说啥，王光佑都会照办。眼下李以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上山登门，必有要事相商。

李以楠呷了口刚泡的茶水，简要地说明来意，王光佑把毛科文上山的情况也说了。俩人聊了半天，王光佑被李以楠的诚意所感动，答应与朱德见一面，是否接受收编，待谈判后再定。

走了两天山路，部队平安抵达黄沙堡。

朱德将队伍安顿下来以后，领着陈毅、胡少海察看地形。

黄沙堡毗邻圣公坛，周围全是高山密林。翻过这座大山，便是广东乐昌的坪石。朱德赞叹说，选了一个好地方，感谢地方党的同志，使部队得以休整。

三个人沿着崎岖的小路走了一段，通信员急匆匆地来报，蔡协民主任要他们赶快回去，毛科文已从圣公坛下山了。朱德和陈毅、胡少海急忙赶回驻地。

毛科文大汗淋漓、喘了口气，向朱德、陈毅报告了圣公坛之行的情况。朱德听罢，心里很是高兴。毛科文说，王光佑的态度虽不明朗，但还是很诚恳，估计问题不大。只要我们做好工作，相信王光佑会醒悟过来。

朱德将自己亲自登门拜访李以楠的情况说了，他答应去信一封，争取说服王光佑。胡少海补充说，他岳父前两日已上山，谈得怎样，还不知道，估计这两天也该下山了。胡少海还说，他岳父与王光佑素有交情。老将出马，必成无疑。大伙的情绪都很高，聊了一会才各自离去。

傍晚时分，传来李以楠回山的消息。朱德立即将老先生迎进了屋子，脸含笑容致歉道：“劳你大驾，一路风尘，旅途劳顿，让我很感不安。”李以楠是个文化人，很讲面子。朱德的话，句句讨他欢喜。他告诉朱德，事情已经办成，王光佑答应与朱德见面，具体日子由他俩自行商定。

大伙聊了一阵，李以楠告辞，朱德送至门外，由胡少海护送回家。自个儿与陈毅商量，事不宜迟，明日即可与王光佑会面。

王光佑送走李以楠后，立即嘱人扮成老百姓下山，打探朱德部队的下落。没过两日，探子们回报说，他们已见到朱德的部队，就驻屯在黄沙堡。朱德的部队纪律严明，爱护民众。老百姓无半点惊恐，还自发地拿出家里的粮食、点心，慰劳朱德的队伍。王光佑听后不住点头。

次日一早，他领着数人，径直下山，奔朱德住处而来。

见面的地点并没有选在朱德住处。头天夜晚，他已派人上山，与王光佑取得联系，决定就在圣公坛的山脚边会面。

俩人见面之后，一阵寒暄。王光佑见朱德中等个，脸色黝黑，知道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军人。朱德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将工农革命军的大概情况说了。王光佑听了，很受启发。告诉朱德他如何起家，如何收到李以楠的来信。既然是一片诚意，他没二话可说，愿意接受收编。

朱德平易近人，无半点架子，与王光佑讲述了共产党的宗旨，讲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王光佑听罢，豁然开朗，发誓要与朱德结为兄弟。朱德没有推辞，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答应了王光佑的请求。

中午时分，在圣公坛山脚下朱德与王光佑喝过鸡公血酒，勉励王光佑投身革命后，以劳苦大众利益为己任，终生献身于党的事业。王光佑心情激动，仰头喝完血酒，跪在地下，发誓道：“我愿参加工农革命军，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请共产党收编吧。”

朱德欣然接受王光佑的请求，经商量，将这支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防营，任命王光佑为营长，曹嗣仁为副营长。同时，从革命军中派出张登源任党代表。营部设在圣公坛，任务是留守后防，救护伤病员。并决定以这里作为后方基地，开设小兵工厂，赶制土枪土炮；在后山大岩洞里开办后方医院，把伤员转移到这里，使工农革命军有了一个稳固的后方。

为击败许克祥的进攻，朱德还布置王光佑相机行动。

坪石的地形并不复杂，呈一条峡谷状。无交叉道路。许部沿着峡谷节节败退。朱德、陈毅率部一路追，一路打。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无还击之力。

一支戎装整齐、武器精良、打着青天白日旗的队伍行进在丘陵地上。许克祥骑在马上，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模样。

按预定部署，由他亲率六个团，从乐昌经坪石，长驱直入，朝宜章城杀奔而来。队伍一路未受抵抗，进入宜章县境后，已不见工农革命军的踪影，于是，在队伍间传来阵阵欢呼鼓噪声：“朱德被吓跑了！”“共匪不堪一击！”等等。许克祥的大脑并不糊涂。他知道朱德部避开国军重兵进攻，已及时转移，必须尽快寻踪追击，一举歼灭之。鉴于这个指导思想，许克祥要师部参谋们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

参谋们夜以继日地赶制作战计划，按照师长的意图，教导团、补充团留守坪石，师指挥部设此。由许师长亲率两团进至岩泉，寻找朱德主力决战；其余两个团部署在坪石、长岗岭、武阳司、栗源一线待命，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少有人知晓，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一一五师代师长的陈光，竟然是湘南起义的参加者。

陈光是宜章栗源堡的农民赤卫队队长。面对敌人两团之众的进攻，陈光并没有被吓倒。他清楚眼前的局势。仅凭他这支四五十人的队伍，且又是梭镖、大刀、鸟铳等劣质武器，要与敌人抗衡显然是很不现实的事情。陈光想，既然啃它不动，倒不如与敌人捉迷藏。陈光眼珠一转，主意跃然而出。一天下午，他将赤卫队员陈茂找来，交给他一个特殊任务，要他回村堡探听敌人虚实。陈茂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次日傍晚时分，一身农民打扮的陈茂回到驻地，详细地将敌人的兵力布防情况告知陈光。陈光感到事情重大，又要陈茂火速报告朱德，以免误了我军的战机。

与此同时，朱德还亲自派当地的共产党员谭新化装成商人，挑一副货郎担，走村串户，深入敌占区，摸清许克祥的布防、火力配备等情况。

敌人的大致情况已清楚，部队在圣公坛一带休整之后，整装待发。朱德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对敌人发起攻势。

战前的气氛是紧张的。朱德将陈毅、王尔琢等人的意见归纳起来，认为打击许克祥的条件已趋成熟。

第一，我军经过休整，体质增强，士气高涨；第二，许克祥孤军深入，无群众支持，锐气已减；第三，敌六个团的兵力，呈一字儿摆开，首尾不能兼顾，便于各个击破。

朱德当即决定，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向岩泉之敌发起进攻。一路由胡少海、谭新率领，从侧面走山路，由白沙、笆篱、五拱桥，经姚家村，抵敌之后，既可阻止北面增援之敌，又可截断岩泉敌人的后路；另一路由朱德、陈毅亲率主力，出圣公坛、百岁亭，走大路从正面直捣岩泉之敌。只要把许克祥在岩泉的两个主力团歼灭，其余栗源、长岗岭、武阳司、坪石一带的敌人，也就成了群龙无首。

岩泉圩镇，许克祥师部临时指挥所。

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军用地图挂在墙上。师参谋长正在标明地址及部队的布防情况。

许克祥坐在太师椅上，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慢慢地吐着烟圈儿。

部队屯驻岩泉圩已经好些天了。许克祥整日派人四处打探情况，却始终

未得到确切的消息。许克祥相信队伍中的传言，朱德部自潮汕一战以后，已成了惊弓之鸟，四处躲藏。眼下，他率重兵追剿，朱德部早已逃之夭夭。他很自信，凭他的实力，剿除朱德残部料无大的问题。去年5月21日的“马日事变”是由他亲手策划的。由于反共有功，倍受何键的欣赏。

岩泉是宜章通往乐昌的一个较大的圩场，地处山区。这一带山峰耸立，森林茂密，地形险峻。许克祥部屯驻岩泉之后，倒也清闲，无任何战事。整日散散步，观观风景，有时也摸摸麻将，追剿朱德的事也自然不放在心上。

当许克祥自鸣得意之时，朱德、陈毅率部已抵达离岩泉仅五里地的百岁亭。当地豪绅望风而逃，窜至岩泉后，向许克祥报告。

“朱德部队来啦，已到了百岁亭。”豪绅气喘吁吁地报告说。

“撞见鬼啰！”许克祥根本不信，“朱德早已吓跑了，他还敢来送死。”

“莫不是几个梭镖队在捣乱？”师参谋长反问。

“不，不是。我亲眼看到朱德的队伍。”土劣毫不含糊。

许克祥两眼一瞪，嚷道：“莫要在这里造谣，扰乱军心。”

“滚吧！”师参谋长不耐烦地厉声言道，“造谣惑众，你就不怕吃官司。”

土劣本想邀功请赏，被许克祥训了一顿，怏怏而去。

1月31日清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大地一片静谧。

约莫七八点钟，许克祥部军营里响起了开早餐的哨音。士兵们争先恐后，一拥而上，围着饭桶，正准备吃早饭。这时，朱德、陈毅已率部抵达岩泉圩场。朱德一声令下，战士们个个如下山猛虎，直扑敌人驻地，随军前来助战的四乡农军也在山上摇旗呐喊，声威慑人心魄。朱德领着第一营直插圩镇，将正在吃早饭的敌人包围消灭；王尔琢率第二营突入圩镇内，与敌展开巷战；陈毅带着第三营从圩镇侧后包抄敌人。许部在短时间内受到我军合击，来不及招架，败下阵来。

许克祥已意识到遇到了朱德的主力部队，由于毫无准备，圩场有利地形均被朱德部控制，无可奈何急忙下令，向栗源堡方向撤退。

攻下岩泉，部队稍作喘息。

这一仗打得淋漓痛快，战士们的情绪很高。朱德要各营清点人数，将伤员安置下来，并把缴获的枪支分给农军。

“决不能让许克祥有喘息的机会，必须立即乘胜追击！”朱德继续下令。

这时，胡少海率领的农军已抵岩泉圩。两支部队合为一股，集中优势兵力，马不停蹄地向坪石方向攻击。

许克祥自岩泉败下阵后，急于赶往栗源堡，与那里的两个团会合，退往坪石。谁知当师部的残兵败将赶到栗源的时候，被一条又宽又深的渡头河拦住了去路。许克祥清楚，必须尽快的渡河。当他率领的部队刚刚渡河完毕，栗源堡的两个团也拥向渡口。这时，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已抵达渡头河，将企图向渡河逃窜的敌人打得七零八落。敌人无心恋战，只想逃命。在我军的铁围之下，可怜那些士兵，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掉进河里被淹死，剩下的残部。像一群丧家之犬，没命地逃往广东边界。

敌人的锐气大挫，我军士气大增。工农革命军与宜章农军乘胜追击。至董水头村时，天色已晚。朱德命令部队就此宿营。

许克祥在仓惶中逃得性命，心情沮丧不已。

一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部队，顷刻间被共匪打得一败涂地。许克祥

面对这样的现实，心里能不懊恼。他自叹不该那样掉以轻心，以致使部队遭受那么大的损失，更恨朱德神出鬼没诡计多端。

许克祥率部已抵达长岗岭，虽然摆脱了朱德部的围追，但仍然没有脱离危险。许克祥将残余部队稍加整顿，下令就在长岗岭构筑工事，凭险抵抗。许克祥知道，朱德的部队就在对面的河滩上，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攻势。为了防范，许克祥嘱咐，晚上多加岗哨。只要过了这一夜，明日他即可调动炮兵，让朱德部尝尝山炮的厉害。

这一夜，许克祥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

次日一早，当许克祥举起望远镜时，河滩边朱德部已无一人踪影。

原来朱德部在河滩边宿了一夜，天尚未明，部队就已开始行动。朱德鼓励全军将士，要发扬昨天猛打猛冲的精神，彻底消灭许克祥匪军。鉴于许克祥已抢占长岗岭的山头，意在居高临下，阻止我军进攻。朱德命令部队兵分两路，主力军由武阳司过河，走大路正面进攻；农民赤卫队从左边的牛井坪过河，绕过敌人的视线，侧面进击。这时，朱德已得到情报，王光佑率领的一营兵力，早已占领长岗岭的制高点。朱德命令王光佑暂时不要行动，待主力到达后发起总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战斗是在上午九十点钟打响的。朱德、陈毅率主力正面进攻。两军相持在山谷之间。这时，陈东日、胡少海率领的宜章农军翻山越岭，从侧翼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腹背受击。关键时刻，王光佑的后防营也发挥了作用。三路人马合击许克祥部，使敌人陷于被动挨打境地。许克祥见长岗岭无险可守，急令部队突围。我军奋起攻击，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遭到毁灭性打击，残部退往坪石方向。

坪石是位于粤北山区的一个重镇，有三百多户人家，是南来北往的通衢。此地交通方便，经济繁荣，历来为兵家囤积物资的重地。许克祥将教导团和补充团放在坪石后，这两个团一直未能与前线取得联系。官兵们受师长的影响，骄焰十足，整日寻欢作乐，毫无应战准备。他们全然忘了这是战场，把个坪石镇当成了寻花问柳的情场。

许克祥从前线战场上败下阵来，见两个团的官兵们无任何准备，气急败坏，将两个团长直骂得狗血淋头。

两位团长挨了一顿臭骂，不敢违抗师长的命令，急匆匆地去调集部队，准备应付朱德部队的追击。但两个团尚未集中起来，镇上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朱德、陈毅率领部队，闪电般冲来，抢先占领制高点，将敌人一步步地赶出坪石。许克祥的两个团本没有应战的准备，哪禁得住朱德部队的攻击，仓促应战，已是措手不及。那些胆大的早已逃之夭夭，胆小的怨爹娘少生给他两条腿，有的被打死，有的举手投降。许克祥知道大势已去，急忙夺路逃命。

坪石的地形并不复杂，呈一条峡谷状，无交叉道路。许部沿着峡谷节节败退。朱德、陈毅率部一路追，一路打。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无还击之力。许克祥仓惶中逃得性命，抵达武水渡头。弃轿子，换上便衣，划一条小船逃命去了。

朱、陈部队越战越勇，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乐昌河边，拾得许克祥穿的军服，知道他已落荒而逃，这才停止追击，奏凯而归。

坪石大捷，其意义非同一般。这一仗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是起义军进入湘南后第一个大胜仗

粤北皈塘，陈氏祠堂。

这是乡村里一幢极普通的建筑。屋子里聚满了开会的人。会场上，烟雾腾腾，大伙兴高采烈，争相谈论坪石大捷的喜讯。

坪石战斗，俘虏许部官兵一千余人。三里长的坪石街道上到处摆满了缴获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弹药、军事器材、炊事锅等。其中步枪有一千余支，迫击炮三十多门，马十三匹，子弹不计其数。

根据朱德的指示，缴获的武器弹药首先补充装备主力部队，同时，拿出一部分装备王光佑的后防营和李光宗领导的独立营，其余全部运回宜章城，用以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

尤其使朱德值得高兴的是，参加这次战斗的宜章农军经受了锻炼。他们约有两千人，不仅在前方冲锋陷阵，而且还帮助工农革命军打扫战场。农军战士们还诙谐地把许克祥的名字唤作“许还枪”，又说：“‘许还枪’给我们送来了枪，送来了炮，我们还来不及打收条，他就偷偷地跑掉了。”

坪石大捷后，部队开到皈塘，召开了祝捷大会。朱德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了工农革命军、地方军、赤卫队，嘲笑了许克祥“昔日屠杀工农，何等威风，今日却给我们送来大批枪炮，成了‘许还枪’。”他还强调指出：坪石大捷，充分证明反动派貌似强大，神气十足，但内部却很空虚，它是可以打败的，而人民的力量则是无敌的，尤其是组织武装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推翻反动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朱德的讲话，给大家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力量，带来了希望。

坪石大捷，其意义非同一般。它是南昌起义军自潮汕失败后，朱德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改变作战方法，注意加强政治工作，发动群众参加战斗，首次获得重大成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这一仗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是起义军进入湘南后第一个大胜仗。

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当人们还沉浸在一片喜悦声中时，朱德并没有丝毫的轻松。他认为，趁着坪石大捷的东风，应该迅速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将革命的火种播向整个湘南地区。他审时度势，适时的提出了革命军应立即挥师北上，占领郴州、耒阳，策动湘南总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军政联席会议便在皈塘召开。

朱德在会上作了题为《今后斗争的工作路线》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以及各省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整个局势，动荡不安，这是我们加速发展的大好时机。特别是坪石一仗，在政治上狠狠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在军事上打了个大胜仗，我们可以利用缴获敌人的物资装备壮大自己。现在，该是我们大干一场的时候了。

会议根据朱德的意见进行讨论，最后作出如下决定：

（一）关于党政方面：

1. 普遍建立湘南各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
2. 组织农民向地主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3. 组织工人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而斗争。
4. 普遍组织职业工会，各县成立总工会以领导工人斗争。
5. 保存党的地下组织，但须有部分党员公开活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党的地位。
6. 立即由宜章人民团体发起进行慰问。

(二) 关于军事方面：

1. 趁湘、桂军阀内争无暇南顾之机，对北面发动攻势，扫荡郴县、耒阳、永兴等县的敌军和民团，向衡阳进击，以开展苏维埃运动；对南面取守势，以巩固宜章政权。

2. 将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党代表龚楚。留守宜章，保卫胜利成果，发展革命形势，并监视坪石、韶关敌人的动态。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向北发展，由朱德、陈毅指挥。皈塘独立营和俘虏的许克祥士兵，全部编入胡少海的第三师。

(三) 关于俘虏处置：

1. 由工农革命军军政人员进行政治宣传，揭发敌军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恶，发动俘虏检举潜伏在俘虏营内的敌军军官，并宣布我党、我军宗旨。

2. 由朱德对全师俘虏讲话，并宣布：如愿参加革命军者，一律平等待遇，不加歧视。如要求回家者，给以必需的旅费遣散。

第六章 进占郴州

父亲的怒斥，并没有使胡少海屈服，他仍心平气和地说：“土地是农民开出来的，你应该把土地退回给农民。”

夏明震草签完最后一份文件，夜色已浓。

郴州2月的夜晚，朔风阵阵，寒气袭人。

夏明震搓搓冻僵的双手，打了一盆热水，暖暖手脚后，轻轻地爬到床上。他不想吵醒熟睡了的爱妻曾志。连续一段紧张的日子，曾志与他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使得全县的各项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夏明震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他不能忘记三次与朱德部队的联系，眼下，听说朱德率部已开赴郴州。这一特大喜讯，对他来说，无疑是振奋人心的。

他清楚的记得，汝城会议结束不久，朱德、陈毅率部抵达宜章，并策动了宜章暴动。他深受其鼓舞，立即召开县委会议，研究派人前往宜章，请朱、陈部队入郴。夏明震禁不住激动的心情，亲自用明矾水起草密函，请来县委交通员廖昭福，由他负责找一可靠的人，伪装卖纸商贩，将密函夹在草纸里，转交给良田区委。

中共良田区委是个中转站。区委负责人见是县委的密函，不敢怠慢，立即遣派共产党员萧光标、李克如、李言勤等三人，携带密函，前往宜章，递交给了朱德。朱德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从信中获悉郴县已有一支赤色游击队，心里十分高兴。当即，与陈毅商量，从部队中抽调一批枪支，赠给游击队，并指示将这支赤色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独立连。

独立连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元月7日，夏明震在五盖山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有几个区的干部参加，会议由夏明震和湘南特委委员伍一仙主持。

鉴于宜章暴动的情况，夏明震为策应这次暴动，决定在郴县几个乡镇举行暴动。会议分析了斗争形势，研究了打击对象，决定打击郴县高雅岭大地主陈世泽和石寺邓家大地主邓传岳，并确定伍一仙负责组织石寺群众暴动，夏明震负责组织高雅岭暴动。会议结束，大伙按各自的任务，开始行动。

夏明震是位非凡的组织者。他一面派人侦察陈世泽的活动情况，一面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枪支弹药、梭镖、大刀，整装待发。

农军的武器是低劣的。枪少人多，夏明震并没有因为这点而感到气馁。14日，夏明震召集骨干仔细研究了敌我情况，制定了作战方案。15日晚，夏明震带领几百名左臂系白毛巾的暴动队员，悄悄围住了陈世泽的老巢。此时，陈世泽正在屋子里寻欢作乐，忽听得外面吼声如雷，只见暴动队员举着火把，手拿鸟铳、梭镖冲了进来，陈世泽来不及抵抗，便当了俘虏。

暴动队员将事先写好的揭露陈世泽罪行的标语，贴遍了高雅岭附近的乡村。第二天，又将标语贴遍了良田乡、走马岭、黄花岭和保和圩等地。罪大恶极的陈世泽经过群众大会公审后被当场正法。

与此同时，石寺暴动队也在伍一仙的带领下，杀了大地主邓传岳。不久，夏明震又率领暴动队打掉了素为百姓所痛恨的良田税卡，进一步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壮大了革命力量。

经过这几次大的活动后，暴动队日益壮大。不久，县委将暴动队改编为郴县赤色游击队，任命陈鹏为队长，萧光标为党代表。郴县赤色游击队正式

成立。

当萧光标、李克如等几人带着枪支弹药回到郴县时，夏明震喜出望外，于元月25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朱德的指示，并将郴县敌人的布防情况绘成草图，委派黄传财前往宜章圣公坛密报，再次邀请朱、陈部队入郴。

2月1日，郴县县委接到来、陈的指示，要郴县独立连追击向桂阳方向逃窜的许克祥残部。情况紧急，夏明震立即召开第三次县委会议，决定独立连于当晚开到保和圩和水井窝、小溪一带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在郴、宜大道两旁的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向导队、梭镖队、呐喊队，协同作战，湘南特委委员伍一仙、郴县县委委员孙开球、李才佳亲临阵地指挥。2月2日晚，许克祥残部果然向桂阳方向溃逃，进入郴县独立连伏击圈。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许克祥残部，缴获步枪二百多支，迫击炮二门、水机关枪三挺，军需物资七十余担。这对于初创的独立连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同时，为迎接朱、陈入郴扫除了一定的障碍，做好了一定的准备。

连续一段日子来，他日夜忙碌。譬如，打点革命军的住宿地点，准备粮草；发动县里头的文化人，书写标语。由于他出色的领导工作，县委各项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郴县的党团活动分子们，用煮熟的芋头，粘在标语纸上，分组四处张贴。一夜之间，大街小巷，以至国民党的县衙门，都贴上了写着“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欢迎朱德！”“暴动万岁！”等红绿标语。

群众的积极性是高昂的。当听说朱德的部队马上就要到来，百姓们家家户户忙着买鞭炮，做三角小红旗。一些老农协会会员、老赤卫队员更是喜不自禁。他们把埋藏在地下的梭镖、大刀取了出来，磨得闪闪发光。

于是，县城里开始出现了恐慌，那些心神不定的土劣们，吓得战战兢兢，六神无主。本事小的跑到乡下去躲藏，本事大的则干脆溜之大吉，逃到衡阳、长沙等地去避难。一时间，反动势力各自保命，走的走溜的溜，郴县实际上成了一座空城。

胡少海在皈塘与朱德分手之后，领着新成立的第三师农军，风尘仆仆地返回宜章，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开展土地革命。

仅仅几天时间，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由做田佬毛科文担任主席。宜章城乡呈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按照苏维埃政府的指示，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胡少海见状，心里自然高兴。然而，有件事也确实令他烦恼。

胡少海出身于一个富有家庭。农民闹暴动，自然要触及到他家的利益，他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焉能袖手旁观？

他满怀信心地回到家，开始做父亲的工作。

胡泮藻是宜章县有名的首富。其祖父都是当地有权有势的绅士。胡少海的几个兄弟中，有的在国民党军队中供职，有的则在家为绅士。每年收入颇丰。

胡少海耐着性子，与父亲讲述其中道理。规劝父亲站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主动退田、退地、退债券。

胡泮藻一听，怫然作色，喝道：“你这个败家子，在外面还嫌闹得不够，又跑到家里来挖墙脚啦！”

父亲的怒斥，并没有使胡少海屈服，他仍心平气和地说：“土地是农民开出来的，你应该把土地退回给农民。”

“想要我退回土地办不到！”父亲板着脸，没半点商量余地。

胡少海软中带硬，不甘示弱：“难道你还要与老百姓作对。”

“作对就作对，怕个屁！”胡泮藻一阵冷笑，“莫不是你还想杀我不成？！”

“杀不杀你那是政府的事，我好心劝你，你不听，酿成后果你自己负责。”胡少海气咻咻地嚷道。

“你这个孽种，尽干些丢祖宗脸的事。”胡泮藻气急败坏，“胡家出绝了种，竟然出到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东西！”

父亲的工作无法做下去了，胡少海一气之下，离家而去。临走时，丢下一句话：他要发动老百姓来，闹它个天翻地覆！

胡泮藻气得捶胸顿足，瘫倒在太师椅上。

两日之后，胡少海的四哥胡忠臣和八弟胡占华竟走上门来。胡少海明白了是啥意思。

胡忠臣见面便数落他，说五弟不该那样对父亲说话，好歹也是自己亲爹。自家的事总是好商量。

胡少海表示，只要父亲能回心转意，改变态度，他决不会计较。

胡忠臣说：“共产党闹暴动以后，确实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如今天下不太平，生活艰难，倘若将家产分了，以后兄弟们靠什么过日子？！”

“靠自食其力。”胡少海不假思索，铁板一块地答道。

胡占华嚷道：“自食其力？！说得倒简单。咱爹创下这份基业容易吗？难道就要败在我们兄弟的手上。五哥，依我看，你就别干了。共产党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你那样卖命值吗？如今，共产党闹革命革到咱爹的头上了，你也该替爹爹想想。”

胡少海用痛苦的目光，望了望兄弟俩，心情难以平静。是啊，只要是人，谁没有父子之情？谁没有手足之义？如今，革命已到了关键时候，他不能因为私情而忘了大义。胡少海想了想，语气坚定地说道：“该要说的我都说了。为了改变这不公平的世道，我老五已豁出去了，决心跟共产党走。你们回去告诉父亲，希望他，也希望你们，站到劳苦大众一边来，不要再与人民为敌！”

兄弟俩不死心，苦口婆心劝了又劝。

胡少海怫然作色，厉声言道：“不必多说了，我没那么多时间同你们磨嘴皮。告诉你们，我已立志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纵然是一死，也决不后悔。最后再说一句，希望家里主动将田地退还给农民，不要收租，不要与农会作对，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出路。”说完，拂袖而去。

兄弟俩见胡少海已走远，快快返家。

几日之后，暴动队员们上门了。胡家被当做宜章最大的土豪打了。挑了谷，分了田，连胡泮藻珍藏多年的地契都给烧光了。消息传出后，宜章城乡一片欢腾，都称胡少海革命坚决，是个响当当的英雄汉子。

与此同时，胡泮藻却病倒了。

从此以后，胡少海与其父胡泮藻一刀两断，各奔东西。

1928年7月15日，《湖南国民日报》刊登了其父胡泮藻“悬赏缉暴子”的启事，启事是这样写的：

孽子占鳌，客岁与共匪朱德等窜入宜城，屠士绅，焚民房……乞转呈各处上峰通缉归案。如铺获占鳌，自愿出花小洋伍百圆。

碣石彭家将的兄弟姊妹们没有辜负朱德的期望。革命军撤出宜章城后，

彭晒、萧克等率领着宜章独立营的农军继续在这一带开展活动。

萧克由于在铁军中当过指挥员，在独立营中的威望很高。许克祥部占领宜章城后，并没有捞到什么油水，宜章城实际上也并无敌军主力。鉴于这种情况，萧克建议，部队分成小股，四出活动，不让敌人有安宁的时刻。萧克自率一个连的农军，深夜进入敌占区，袭击敌人，并相机发动群众。

吴仲廉、彭儒作为宣传员随萧克部活动，姑嫂俩都是衡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吴仲廉年岁稍长，总把彭儒当亲妹妹看待。俩人形影不离，整日忙碌。吴仲廉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彭儒生性机灵，喜爱做出头露面的事。

一天，彭儒深入到彭家相邻的李家做宣传工作。李家也是个大姓，向来与彭家有矛盾。由于土地、山场上的纠缠，两姓人面和心不和。按照堂兄彭晒的指示，为尽量争取李姓百姓们起来参加革命，彭儒受命到李家张贴标语，开展宣传活动。

彭儒年岁尚小，并没有招来李姓人的反感。当她将标语张贴完准备返村的时候，彭家的房子已燃起熊熊大火。

原来独立营的战士们正在彭家打土豪。土豪得到消息后逃之夭夭。战士们点起一把大火，将碣石土豪家的房子烧了。谁知，大火顺风蔓延，竟然将李家的房子烧着，一连烧了好几栋。彭儒心急，要嫂嫂吴仲廉一道去管管这事。彭家人要她莫管。彭儒倔强，找到萧克，陈述了厉害关系。萧克立即派人去扑火。抢救多时才把大火扑灭。萧克领人回到彭家村后，将此事报告给了彭晒。

彭晒感到事情重大，一面亲自到李家赔礼道歉，说明原因，一面将此事报告给县委，引起县委的高度重视。

就在碣石发生烧毁房子的同时，宜章城乡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尤其是以白沙区的梅田表现得尤为突出。

梅田区的农民协会，镇压了本地大土豪黄昌怀、胡老五等三十余人，将其家产全部没收，分给广大的百姓们。农民们得到既得利益之后，疯狂不已，将逃亡豪绅的房产十余栋，全部烧毁，祸及百姓。

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得此讯后，深感责任重大，必须尽快制止这种盲动行为。由于县委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宜章的过激行动没有进一步蔓延。

敌指挥官误以为工农革命军陷入了他们的火力网，下令射击，打得碎石横飞

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飘洒在湘南大地上。片刻时辰，染得大小村庄，一片洁白。

经受过血与火洗礼的湘南人民，在与国民党许克祥部展开一场厮杀后，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然而，它毕竟是短暂的。驻扎在郴州的国民党王东源部，在得到许克祥部遭到惨败的消息后，立即调集部队开始向郴县革命军发动了进攻。

敌人的兵力虽不及许克祥部那样来势凶猛，但却实实在在的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作战参谋向来德报告，驻扎在郴州的王东源部，已调集一个营的兵力，赶到折岭设防，企图阻拦革命军进占郴州，同时另派一个营驻扎在离郴州市城南约二十八里的走马岭和大铺桥，严密防守。还有一个营作为增援大铺桥守

军的二梯队。

形势并不乐观。按照皈塘会议的决定，由朱德、陈毅率主力军进占郴州。如今，敌人已获悉我军意图，要想如期完成任务，必须敲掉折岭之敌，以保证我军顺利通过。

临战前，朱德将陈毅、王尔琢等主将请了过来，朱德讲过，每仗之前，必须摆摆龙门阵，听听众位主将的意见。陈毅与朱德同为四川老乡，了解朱德的风格。王尔琢虽为湘人，但都是吃辣椒的。这一点与朱德、陈毅是相似的。

摆龙门阵也就是军事民主会。大伙把各自的想法谈了出来，诸如兵力部署、作战方案、以及发动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龙门阵上所要谈及的。最后经朱德总结归纳，便是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了。

消灭拦路虎攻战郴州，这是战斗的第一步，按照战斗部署，王尔琢率一路由白石渡北上，正面直扑折岭，以吸引敌人火力；朱德、陈毅率主力，从左侧绕过折岭，对折岭之敌形成包围。

由于长时间的征战，王尔琢已染上风寒病。朱德要王尔琢下去休息，不必参加战斗。王尔琢说，不打紧，这一点小病算不得什么。只要仗一打起来，出一身汗就好了。朱德执拗不过王尔琢，只好笑着同意下来。

折岭位于郴州以南、宜章以北的山区，重峦叠嶂，地形险要。九十里郴、宜大道，蜿蜒其间，是宜章通往郴州的咽喉。敌军早在折岭构筑了工事，用严密的火力网封锁这条大道。山上山下，戒备森严。

2月2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从皈塘出发，经白石渡向折岭挺进。

抵达白石渡时，队伍在此宿营一夜。朱德在给部队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后，回到驻地。战斗已迫在眉睫，尽管敌人的兵力只有一个营，凭我军的实力，要打败敌人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朱德对军事工作历来一丝不苟，他思考问题习惯于从全局出发。折岭之战，仅仅是我军与王东源部首战的开端。除了精心部署好这次战斗外，他更多的考虑到王东源部其他几个营的动向。他要当地的地方党和赤卫队四出打探敌人的情报，以便于他更多地掌握敌人的情况及兵力部署。

地方党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在极短的时间内，已将敌人的情况摸清。朱德思考的落脚点渐渐地落到了大铺桥守军。根据地方党的报告，大铺桥驻扎有两个营的部队，多为学生兵，较之折岭之敌，虽然人数较多，但战斗力却略逊一筹。朱德在思考一阵后，一个新的念头萌发了……

王尔琢略感风寒，身子不适。尤其从皈塘到白石渡的几十里山路，使他渐渐感到有些体力不支。

部队驻扎在白石渡后，王尔琢全身发热，打不起精神。他与参谋交代几句后，回房歇息去了。

王尔琢是个硬性汉子，有苦有累从不吭声。在征战湘南的过程中，他总是主动请缨，以使朱德能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别的工作。王尔琢的用心，朱德是清楚的。

2月的白石渡，寒风肆虐，大地颤栗。

政治部主任蔡协民得知参谋长有病，登门来看望王尔琢。

“身子好些了么？”蔡问。

“好多了。”王尔琢喝过蔡协民为他准备的姜汤后说。

“ 如果没好，我看明天的战斗就莫要参加了。身子要紧哟。 ” 蔡协民不失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

“ 那怎么行。 ” 王尔琢摇头置否，笑着说，“ 我已经喝了你的姜汤，全身都在冒汗，不一会儿就会好，你放心。 ”

蔡协民了解战友的性格，满意地笑着坐了下来。

王尔琢告诉蔡协民，他小时候的身体一直很好，尤其是进入黄埔军校后，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冬天从没有穿过棉袄。没想到进入湘南后，身子时感不适。蔡协民说，肯定是身子受风寒后，一直没好，又没药吃，病情自然加重。王尔琢很感谢蔡协民这位小同乡关心。俩人均为湘北人。王尔琢的家乡在石门，蔡协民的家则在华容，两地相距也只不过百里地，算得上家乡人了。

俩人正说话间，朱德、陈毅推门而进。

王尔琢起身让座。朱德将王尔琢按在床上，要他注意身体，谨防病情加重。陈毅建议王尔琢明日不必参加战斗。蔡协民把王尔琢的意思转告给朱、陈。朱德听后，笑着点头同意。

几位领导分别谈了折岭之战的准备情况。朱德说，天寒地冻的，战士们够苦了。明天的战斗一定要准备充分。不打无准备之仗。陈毅说，他已通知伙房，明天多加两个菜，让战士们吃饱饭睡好觉，保持旺盛的精力，力争打好明天这一仗。

蔡协民补充说，他已到师部军械科去了一趟。要军械科的同志竭尽全力，将损坏的枪炮修理好，尽快地补充部队的装备。

朱德很满意大家的工作，将话题转到了大铺桥守敌上来。朱德告诉大家，他已得到确切的消息，敌大铺桥守军的六个连的兵力，其中有一半是学生兵和拉夫兵。鉴于这种情况，他建议对大铺桥守敌采取打和拉的策略，既打击又分化，两头并进，瓦解和消灭敌守军。

陈毅听罢，不无感叹地说：“ 那都是些娃娃兵，实在可惜。玉阶兄的主意对头。对顽固势力，我们要坚决打击，对那些娃娃兵，则可以网开一面。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好，娃娃兵是可以争取过来的。 ”

朱德说：“ 那些娃娃兵天生就是个读书人，从来没打过仗，王东源实在可恶，让那些人去白白送死。 ”

蔡协民说：“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让那些无辜的学生兵去送死，应该尽快地采取措施。 ”

朱德说：“ 这件事我已经有了考虑，等打完折岭战斗后，我们再进一步的讨论研究，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出来，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 ”

2月4日，折岭之战正式打响。

王尔琢率领一个营的部队，先行出发，抵达折岭地区时，天色尚早。

部队按照王尔琢的指示，先调一个连的部队，开始向折岭方向进攻。其余的两个连及赤卫队留在山腰间，以一连兵力佯攻，摸清敌人的火力。

国民党折岭守军一个正规营的部队，早已在山岭上构筑了工事。当我军一个连发起攻击的时候，敌驻军居高临下，集中火力，从山上朝山腰间扫射。王尔琢蹲在上坡上，用望远镜仔细地察看。

敌人的工事是坚固的，轻重火力全部集中在山顶上。王尔琢在了解敌情后，命令部队摆开队形，以主力的模样迷惑敌人。

王尔琢下达命令，三个连的部队会同赤卫队全部撒开，顺着山腰，与敌展开对抗战，以等待朱德、陈毅部主力，从山后迂回包抄。

枪弹在空中飞舞。

敌指挥官误以为工农革命军陷入了他们的火力网，下令射击，打得碎石横飞，战斗异常紧张。这时，折岭左侧响起激烈的枪声。王尔琢知道，朱德、陈毅率部发起进攻。

“通知部队，立即发起攻势，占领山头。”王尔琢口述命令说。

敌人在集中全力抗击王尔琢部时，万万没有想到，朱德率部从左侧翻上山来。由于敌人腹背受击，阵线很快发生动摇。

朱德、陈毅率两个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而来。敌人调转枪口，对准了我军主力。王尔琢见机会难得，立即带部队冲上山头。敌人慌作一团，丢弃阵地而逃。王尔琢率部奋起直追，将敌人全部赶出战壕，在朱德、陈毅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于郴州市境内的两弯洞，将敌人一个营全部消灭。

2月4日，上午9时许，朱德、陈毅率部开进良田，受到良田地方党及老百姓们的热情款待。

为了迅速占领郴州，朱、陈决定立即乘胜前进，围歼大铺桥之敌。

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有人在低头沉思，有的人在窃窃私语，还有的人埋头吸烟。整个会场上，烟雾缭绕，不时地传来咳嗽声

大铺桥位于良田以北七公里处，四面环山，地形险峻。北面是走马岭、草鞋岭，南面是黄泥坳，西面是石栋冲，东面是杨岭坳，中间是一条时形山湾。村子坐落在山湾之中，原野开阔。郴、宜大道，从村中蜿蜒而过。

朱德从地方党中了解到，敌两个营的部队此刻正在构筑工事，监视我军的动向。为了抓住战机，先发制人，朱德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作战方案。

军事会议是在良田的一个商会馆里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人为营以上干部。朱德考虑到此次战斗非同一般，因而将会议扩大到营级以上的军政人员。

屋子里聚满了人。时不时地爆发出阵阵喧嚷声。

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师部主要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今天的会场与众不同。经过朱德的一番精心安排，布置得独有一番风味。主席台正中央，摆着两幅画。一幅是《武松打虎》，另一幅是《苏武牧羊》。

军官们弄不懂朱军长是啥意思，大伙争相议论，莫衷一是。

陈毅主持会议。他简明扼要地说了几句，告诉大家，今天的会议很重要。作战部署由朱德同志具体宣布。

会场很快安静下来。朱德在一阵掌声过后讲话。他首先将两幅画的典故说了，然后将话题转到作战方案上来。

朱德说：“大铺桥守敌约六个连的兵力，其中大多数都是前不久抓来的青年学生和贫苦农家子弟，从来没上过战场。我们不妨把敌军顽固势力称之为‘虎’，把学生兵娃们称做‘羊’。大铺桥之敌，有‘虎’也有‘羊’。我们在作战时应该区别对待，这个仗怕是不好打哟。”

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有人在低头沉思，有的人在窃窃私语，还有的人埋头吸烟。整个会场上，烟雾缭绕，不时传来咳嗽声。

朱德略作停顿后，继续说道：“这个仗究竟该怎么打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研究的问题。大家知道，对拦路虎，武松不打它，能过得了景阳

冈么？因此，对敌军中的‘虎’（顽固的反动分子），我们要狠狠地打，要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但那些‘羊’则不同了。他们都是学生兵，都是娃娃。他们有文化，又没有欺压老百姓，对于这些有可能争取的‘羊’，我们一定要有所区别，尽量将他们争取过来。现在的情况很清楚。我们要牵‘羊’，就必须打‘虎’。只有打了‘虎’，才能把‘羊’牵过来。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应该懂得。”

陈毅插话说：“打‘虎’与牵‘羊’，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朱军长的话，包含了很深的哲理。这里面反映了我军灵活的政策，体现了我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优良本质。大伙一定要领会朱军长的意思，做好部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涉及政策方面的，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蔡协民强调说：“这方面的工作，请各位营党代表务必使工作仔细一些，把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基层，让每一个战士都做到心中有数。”

“另外，地方党的同志也应该引起注意”。陈毅又说，“这次协同作战，地方赤卫队暴动队是我们的一支主要力量。请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将会议精神传达下去，让大伙都知道。”

会议最后由朱德汇总，计划兵分三路，向大铺桥进军。中路主力由朱德亲率，熟悉地形的王振祥、李祥祝、王振清、王槐之引路，从良田沿郴、宜大道，经万岁桥、在形坳直取大铺桥；东路由良田区的暴动队队长萧光堤指挥，经麦田、水龙、坳上，穿插到大铺桥的岔路口，截击大铺桥守敌，防其逃窜；西路由李才佳、李克如率良田部分农军，经千金桥、石盖塘、梅山，配合中路和东路，围歼大铺桥之敌。

县委委员李才佳是郴县一位著名的赤色分子。由他与李克如统率的一支武装，从良田出发，从侧面包抄敌人。

李才佳是位农民领袖，在郴县小有名气。按照朱德的部署，他与良田区暴动队队长萧光堤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李才佳约莫三十岁左右，个子不高。单瘦的身子，一副清癯的脸庞，让人觉得像个文化人的样子。李才佳读过几年私塾，早年还教过学，确实是个文化人。自朱德领导队伍进入郴县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朱德。良田会议结束以后，他约萧光堤一道，再度商议了作战计划。

萧光堤是位赤脚农民汉子，参加过小股部队作战，有点军事方面的知识。李才佳有意请教萧光堤。萧光堤与李才佳都是老熟人，也知道这位仁兄没打过仗，尤其是协助朱德部队作战，这还是他平生以来的第一次。萧光堤告诉李才佳，莫要怕，天塌不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虚张声势，造成敌人的错觉。战斗打响后，我们只管向敌人发起攻势，将敌人吸引到我们这儿来，待时机成熟后，朱德、陈毅部队最后才杀出来。

李才佳按照原定计划，率良田部分农军开始行动。战斗在午饭过后打响。敌人以猛烈的火力朝东西两侧山头射击。朱德率部隐蔽在敌人接合部的前沿阵地，暂还没暴露目标。敌人见东西两侧山头的进攻有增无减，以为我军意在从东西两面向其合围，于是将其左翼的一个营向西移动，右翼一个营向东移动，接合部已明显变得空虚。朱德见时机已到，率主力从正面向敌接合部穿插进去，将敌两个营分割成数块，使敌人指挥失灵，军心大乱。

敌人知道上了朱德的当，苦于两营兵力已被包围，只得负隅顽抗。东西两侧的农军见朱德部已完成对敌人的突破包围，敌便停止冲锋，原地抗击，山头上时不时地传来喊话声：

“士兵弟兄们，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队伍。你们都是贫苦农家子弟，为啥要为反动派卖命。”

“穷人不打穷人，欢迎你们参加革命！”

喊话声此起彼伏，久久地回荡在山谷之间。

顽敌已成惊弓之鸟，各自保命。那些学生兵们平生没打过仗，本身惧怕战场，加上，我军的政治宣传，士兵们早已将枪放下，蹲在战壕里，等待命运的安排。

我军以绝对的优势，将顽敌全部歼灭。三路队伍，形成一个大包围圈，除一部分残敌向郴州方向落荒而逃外，“学生兵”则全部当了俘虏。

此役俘敌六百余人，缴枪六百余支，敌营长周澜被击毙。我军获得全胜。

当浓浓的硝烟刚刚散尽，朱德、陈毅便来到了俘虏营。

朱德没有忘记那些刚刚从战火中俘虏过来的学生兵。他知道，学生们惊魂未定，个个都很紧张。此刻，他们正需要得到温暖和信赖。朱德以军中一位长者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当即宣布：愿意参加工农革命军的，我们表示欢迎，不愿参加革命军的，可以回家，每个人发给两块大洋，并出列站在右边。当朱德宣布规定后，队伍中出现了骚动。

有三四十个人出列，站在队伍的右边。

朱德与一位士兵正谈话，“你先回去安顿老母，等我们打到耒阳，你再来找我们。”说着，将两块银元和一张路条塞给了那位士兵。

那位学生兵是耒阳籍人，见革命军长官如此关怀，眼圈红了起来，说：

“不，我要跟你们一起走。老母亲要是知道我跟了革命军，一定会高兴的。”

朱德趁机宣传说：“革命是要靠自觉的，不能勉强，大伙都应该想清楚。”

“不，我们不回去！”

“参加革命军，革命到底！”

队伍中立时爆发出阵阵口号声。

那位耒阳籍士兵将银元和路条退回给朱德，大声说道：“学生弟兄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我们就是要参加这样的队伍。愿意革命的跟我来！”

三四十名学生兵立即退出行列，主动回到原来的队伍。

有个胆子较大的学生兵问卫兵：“他是谁？”

卫兵答道：“他就是朱德军长。”

学生们听了，大吃一惊。

卫兵又指着陈毅，说：“他是陈毅党代表。朱军长和陈党代表都是留洋生，中国的、外国的，文学堂、武学堂，哪号书没读过？他们为穷苦百姓们打天下，什么苦吃不得，什么高官厚禄也不要。”

接着，陈毅简略地讲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鼓励学生兵们参加革命。最后，朱德表示欢迎每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热血青年参加工农革命军，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而奋斗。

蜗居在郴州城内的王东源，见大铺桥、走马岭已被工农革命军突破，军心涣散，不战自溃。王东源见大势已去，只得率一个守备营残部逃走。我军奋起直追，又继续在铜坑湖一带，消灭了王东源一个特务连，其余残敌已向耒阳、永兴逃窜。

夏明震得悉朱德、陈毅部队已取得大铺桥战斗胜利后，领着县委一班人，兴冲冲地赶到城南迎接工农革命军。4日傍晚时分，朱德、陈毅染一身风尘，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雄赳赳、气昂昂，从磨心塘、南关上开进郴州城。全城百姓站在街道两旁，点灯照明，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挥动三角旗，高呼口号，欢迎自己的队伍。

2月5日，郴州旧考棚内。湘南起义总指挥部。

郴县县委扩大会议正在此召开。朱德、陈毅神采奕奕地走进会场。县委书记夏明震逐一介绍，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朱德、陈毅分别作了讲话。着重强调了部署全县暴动，建立红色政权，建立农民武装各项工作。朱德宣布，工农革命军攻占郴州，标志着湘南暴动进入新的高潮。会议决定调整充实县委领导班子：夏明震继任县委书记，李一鼎任组织委员，李佑余任宣传委员，伍一仙任军事委员，孙开球为群工委员，何善玉为妇女委员，曾子刚任农运委员，邝朱权任青年委员，曹廉任工会委员。委员还有李杰、李才佳、万伦、陈子源等十一人。

为了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湘南起义总指挥部决定，由朱德率主力出击耒阳，进一步扩大湘南起义的成果，陈毅留守郴州，谋划侧击永兴。

第七章 攻克耒阳

邓宗海、刘泰等人一身商贩打扮，并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在极短的时间里混入城内

工农革命军抵达耒阳太平圩，天色已渐渐黯淡下来。

开完军队工作会议之后，朱德利用短暂的时间，回屋歇息。

天气依然很冷，夜色渐浓。朱德将书记官赵镕打发走后，躺在床上舒展一下。连续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湘南暴动的新局面已初露端倪。尤其是部队攻下郴州，形势发展更快。那些世代做田的农民们扬眉吐气，奔走相告。把那些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们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目睹着这样的火红的场面，朱德的心情是欢愉的。

部队离开郴州以后，朱德特意将陈毅留下，让陈毅帮助郴县地方党，组织郴县城乡的暴动。陈毅是他的一位忠实可靠的助手，工作能力极强。只要他在郴州，相信那儿的工作肯定会有起色的。临行之际，朱德叮嘱陈毅，郴县的工作虽然很有起色，但较之宜章的情况有所不同，特别要争取群众。只要群众工作做得细，那儿的工作才会有个很大的发展。朱德还告诉陈毅，郴县地处湘粤大道，交通便利，那儿的反动恶势力虽然受到我军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完全消灭，要防止敌人的反扑，要组建革命的武装。根据朱德的意见，拟在郴县组成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人选问题可考虑由邓允庭担任师长，党代表夏明震。其余人选，由陈毅视郴县的具体情况后再定，不必再告朱德。陈毅送走朱德后，深感责任重大。

2月10日，朱德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离开郴州，向耒阳挺进。

耒阳在湘粤大道上，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当部队朝北挺进之后，立即引来敌人的追剿。

朱德从地方党中得到情报，此间正是敌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湖南军阀唐生智与桂系军阀白崇禧有着极深的矛盾，但他们在对待工农革命军方面则是一致的。唐生智拥护武汉汪精卫，要东征讨蒋；而白崇禧、李宗仁则要西征反汪。两者之间，既合作又矛盾。朱德洞察一切，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避实就虚，发展革命力量。

当朱德率部抵达耒阳县境的鲁章时，采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于12日悄悄撤离鲁章，继续朝耒阳进发。

是夜，白崇禧误以为将朱德部围困在鲁章，次日，准备发起攻击。谁料，当天夜晚，唐生智率部进驻鲁章。小小的鲁章镇，顿时一片喧闹。白崇禧称之为“小诸葛”，向来谨慎小心，且多谋善断，立即下令，向鲁章方向发起进攻。唐生智部刚刚抵达鲁章，立足未稳，不久，天色漆黑，辨不清你我，误以为朱德部发起攻击，遂令部队抵抗。白、唐两军，好一场拼杀恶斗。正当敌军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朱德率部已撤出包围圈，使敌人之间整整打了一个通宵。

1957年11月13日，朱德在一次座谈会上讲话还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白崇禧打唐生智，唐生智又打我们，三家打，那时我们不知道联一家打一家。鲁章那一仗打得最奇怪。白崇禧原来要打我们，我们退出了那地方，他们不知道，第二天，三方作战，但我们是清楚的，哪是唐生智，哪是白崇禧，他们不知道，结果由白崇禧打唐生智。”

朱德无丝毫的睡意，随手将中共耒阳县委机关报《耒潮》拿起来阅读。

2月15日，部队抵达耒阳公平圩。精明的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便将朱德率部即将抵达耒阳的消息刊登出来，于是，在耒阳城乡衍生出来各种传闻。什么“现在有个姓苏的，名叫苏维埃（当时广州革命政府的主席是苏兆征，所以有人把“苏维埃”当做人称）。苏大人在广州成立政府。他真是个好角色。”什么“朱德的军队打仗真厉害，在乳源、宜章交界的武阳司坳上开了火，许克祥的兵被打光了。一尊十多个人抬的大炮被朱德这边夺得了。那炮真大，炮口进得人，打起来山都要崩哩！”

舆论传出，耒阳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吓得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城里的国民党正规军奉调撤回衡阳，县长也趁机开溜了。耒阳县城一片混乱。湖南《国民日报》1923年3月19日刊登一文，是这样报道的：“迄至正月十七、八两日，防军开退，县长失踪。乃组织耒阳地方临时维持委员会，推举王曾奎为主任。”

维持会临危受命，王曾奎心里空虚。按照维持会的调遣，只掌握了县挨户团总局常备队的三百多人枪，由队长章家梅率领，驻守在城南桌子坳，并构筑了工事，妄图负隅顽抗。县挨户团总局副主任王旷萱率领部分武装，龟缩在工事里。四处布下岗哨，戒备森严。

朱德深对邓宗海等人出色的工作而感到满意。

次日，朱德率部占领灶头街，在这里见到了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

邓宗海是位知识分子。文静儒雅，外柔内刚。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邓玉楷，是清末秀才。邓宗海从小受其父的影响，在衡阳读书期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说到他这段历史，还得感谢刘泰、邝邝、刘露等人，是他们将他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邓宗海曾是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曾经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大革命失败之后，湖南省委派他回到耒阳，重建地方党的工作。邓宗海潜入县城以后，与隐蔽在城关的共产党员伍云甫取得了联系，开展革命活动。正巧，与他多年不曾见面的刘泰回来了。刘泰告诉他，自从耒阳分手以后，他投笔从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回来耒阳老家发展革命势力，并趁机组建革命武装。邓宗海听罢，非常高兴。从此，开始了他们秘密而又艰难的地下党工作。

伍云甫与邓宗海是两位很好的搭档。伍云甫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工作积极肯干；而邓宗海则写得一手漂亮文章。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在耒阳创办《耒潮》革命刊物，借以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劳苦大众起来参加革命。

《耒潮》刊物很受百姓们欢迎。创办伊始，刊物发行一空，伍云甫干劲更足，主动提出扩大印刷量，深入到城乡广大农村。邓宗海积极支持，不断为刊物提供稿件，与此同时，刘泰也不甘落后，凭着他参加过军事斗争的经历，向邓、伍俩人提出，在县里组织革命武装，秘密打造武器，组成若干游击小组，分头在农村开展革命活动。贴标语、砍电线杆、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设备，使耒阳城城乡断绝联系。

邓宗海的赤色活动很快触动了反动派的神经，于是在耒阳城乡，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邓宗海等人的布告。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利用四乡邻里的关系，四处藏匿，指挥全县革命志士，仍然开展活动。

刘泰将耒阳县敌人的兵力布防情况报告给了朱德。大伙就耒阳县的情况作了分析。朱德认为，耒阳敌人的兵力虽然不多，但却占据了有利地形。为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就地全歼耒阳的敌人。朱德决定，采用共分两路的作战计划，桌子坳驻有敌挨户团的主力，这路敌人由朱德亲率主力部队负责解决，以扫清进城的障碍；另一路由邓宗海、刘泰等人化装成卖猪肉、蔬菜、柴草的小贩，混入城内，朱德另派一个连的队伍隐蔽在县城附近的森林里，采用里应外合的办法，将敌消灭，夺取县城。

计划下达之后，两路开始行动。

邓宗海、刘泰等人一身商人打扮，并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在极短的时间里混入城内。

耒阳县地处湘粤大道上，北靠衡阳，南临郴县，交通十分便利。邓宗海等人进入县城以后，立即与地下党取得联系，迅速解决了驻守城门哨兵。

“放信号弹，通知朱德部队。”邓宗海说。

赤卫队员们立即行动。城里响起一阵枪声。

朱德听到枪响，知道邓宗海他们已得手，立即命令部队向桌子坳之敌发起攻击。

挨户团经不住朱德部的猛攻，没到半小时就败下阵来。

守护在城外的朱德部一个连，听到城里响枪之后，迅速朝城里攻击。耒阳城守备敌人不多。朱德部一个连的正规军进城后，分成两股，将北门和西门封锁，敌人无法出城，全部被我军歼灭。

城里顿时燃起了熊熊烈火。守卫在桌子坳的残余敌地方武装见县城已被我军夺得，无心恋战，各自逃命。耒阳地方临时维持会主任王曾奎被击毙，敌挨户团团长章家梅只顾自己逃命，哪管别人。

朱德率部在地方党的配合下，轻而易举地攻下耒阳城。整个县城，一片欢腾景象。

工农革命军在朱德的率领下，排成两路纵队，在一片热闹的口号声和鞭炮声中进入耒阳。湘南起义总指挥部随之也迁到耒阳。

在规模宏大的欢迎人群中有一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女性，她叫伍若兰，耒阳县人。伍若兰个子不算太高，中等身材。黝黑的脸庞，一双明亮的大眼。伍若兰是本县少有的女性。大脚，性烈，整日穿梭在百姓之间，从事革命活动。她是位赤色的宣传鼓动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伍若兰是个读书人，1924年在衡阳三师学习，年底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运动期间，在本县开展革命活动。当朱德的部队开进耒阳县城时，她禁不住兴奋的心情，挤进了欢腾的人群之中。

队伍从北门开进。伍若兰远远地望见工农革命军精神抖擞地走来。人群中不知谁在指指点点地嚷道：“走在前面的那个就是朱德，听说那人很了得。许克祥带兵围了几天几夜，他一声呐喊，敌人的壕沟塌了半边。他带的都是天兵天将，把许克祥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有的说：“听说朱德是军长，四川人，还留过洋，吃过洋面包嘞！”

伍若兰头一次见到朱德。刚才人群里的议论，使她对朱德不由得产生了羡慕的情感。她从县委书记邓宗海那里得到朱德的点滴情况。邓宗海告诉他，朱德是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将部队带到了湘南，在宜章揭开湘南暴动的头一页。这个人平易近人，没有丝毫的架子，既会打仗，又很有学问，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伍若兰听罢，心中泛起一种莫名的情感

其实，伍若兰在耒阳城里算得上一位巾帼英豪，大凡城里的人无有不晓

得她的大名。伍若兰虽为女性，可她却长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性格。为人豪爽耿直。爱打抱不平，干起事来风风火火，从不顾忌。她长着一双大脚，配上伶俐的口才。她的足迹踏遍了耒阳城乡，只要哪里有困难，她便亲自出马，直到工作得到圆满解决才松手。

伍若兰热衷于宣传工作。她能文善武，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伍若兰不能忘记在耒阳暴动之前的日日夜夜。她利用所学之长，在夜校为妇女们讲课，由她编写的课文教材，下面载录她写的一首《如今世道太不公》：

如今世道太不公，富的富来穷的穷。

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

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很适合对农民群众进行宣传。

部队在一片热闹声中开进耒阳。按照地方党的安排，工农革命军第一营、二营驻防县城，三营驻防竹塔市。朱德、王尔琢等师部领导人住在县城西正街邓家祠堂。

朱德与王尔琢住面对面的屋子，政治部主任蔡协民住斜对面。三位师部领导在会见完地方党的负责人后，算是得到了暂时的安静。

王尔琢与蔡协民下棋。朱德闲着无事，准备上街去理发。由于长时间的征战，两腮的胡子已长得很盛。

正要出门，邓宗海却带着一拨人闯了进来。

邓宗海将朱德介绍给诸位，然后一一介绍地方党的同志。

朱德让大伙坐了下來，邓宗海将伍若兰介绍给朱德：“这是耒阳县女子会会长伍若兰。”

“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朱德很和蔼地说，“耒阳县的女中豪杰啊！”

伍若兰脸色羞红，不好意思地说：“朱军长言过其实，莫听他们乱讲。”

朱德笑着说：“我可没有听他们乱讲，我自有自己的消息渠道。伍会长莫要谦虚。坐下来，慢慢谈。”

伍若兰见朱德平易近人，心里暗自对他产生好感。

朱德很随和地问伍若兰家里的情况，妇女工作是怎样开展的。伍若兰落落大方，一一作答。众人也不时地插话，屋子里气氛很活跃。

伍若兰告诉朱德，耒阳的群众工作已有基础，亏得邓宗海、伍云甫等人的努力工作。朱德问伍云甫是伍若兰家什么人。伍若兰告诉朱德，伍云甫与她同宗，是一个族的人。朱德很喜欢伍若兰直爽的性格。大伙谈了许久，邓宗海见时辰不早，怕妨碍朱德休息，提出告辞。朱德很热情地把他们送至门口。

次日上午，耒阳县委在城隍庙主持召开欢迎工农革命军的群众大会。邓宗海、刘泰等人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朱德也在会上致了答词。他高度地赞扬了耒阳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目前，李宗仁、白崇禧与唐生智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发动湘南起义，武装工农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现在，宜章、郴县已经取得了胜利，耒阳的暴动也取得了胜利。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仅仅是湘南起义的一个开端。郴县、耒阳的胜利，说明了湘南暴动已开始推向了高潮。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整个湘南暴动遍地开花……

朱德的话，赢来了阵阵掌声，久久地回荡在耒阳大地

林彪见时机已到，一声枪响，两连部队，分成三路朝山下冲去

耒阳暴动的胜利，给国民党的反动派造成极大震动。于是，调兵遣将，杀奔而来。

桂系十九军李宜煊师即从衡阳兵分两路，向耒阳扑来。企图将刚刚诞生的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朱德立即将地方党的领导人召集起来，经一番商议，决定撤出耒阳城，采取避其锋锐，伺机歼敌的作战方针。朱德熟悉耒阳的地形。耒阳城依山为城，城在耒水岸边。敌人大兵压境，倘若我军固守耒阳，势必背水作战，地形于我极为不利。因此，朱德果断地下了撤出城区决心。

担任耒阳县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李天柱告诉朱德，敌人兵分两路。西路由衡、耒大道，直扑而来；东路由新市街、鸢山庙朝耒阳而来。两路敌军，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妄图将工农革命军围困在耒阳城，伺机歼灭。

朱德笑道：“敌人的算盘珠子倒是拨得蛮好。”

李天柱说：“根据敌人的情况，我们可避敌锋芒，打其一路。依我看，不如在鸢山庙一带设伏歼灭敌人。”

朱德知道李天柱说的鸢山。那地方地处耒阳东北部，距县城二十公里，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山丘。伍若兰深入到这里做群众工作，曾陪同朱德到过此地。鸢山山顶建有一座大庙，状如鸢鸟之头。站在这里向下俯瞰：西面是一片开阔地带；东、南、北三面山坡连绵，古树桠杈，遮天蔽日。

邓宗海说：“敌人来势凶猛，前锋部队离耒阳已不足三十里地，我们得赶快拿出主意，应付眼前的局势。”

朱德略为想了想，说：“敌人的情况已基本清楚。我的意见，主力部队向东转移到耒、永边界的上架桥、安福司等地，耒阳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团体则转移驻在对岸的水东江边一带，另外，动员群众将粮食及其他的生活必需品运往深山储藏起来。”

邓宗海领命之后，立即组织撤退。

朱德将李天柱留了下来。另外，又派人将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徐鹤找来，三人商量应敌之策。

徐鹤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他告诉朱德，我军侦察员已获悉，敌人有一个营的部队，经冠市街、新市街、大陂市向耒阳县城进犯。营长陈壁堂，广西人。

李天柱笑道：“天赐良机，难得，难得。”

徐鹤明白李天柱的意思，说：“朱军长唤我，莫不是准备打仗？”

朱德会意地点点头，说：“是这个意思。”

李天柱又说：“鸢山正处在大歧市方向，徐鹤老弟的十三区可大显身手啰。”

徐鹤笑着说：“我明白天柱老兄的意思。不过，仅凭十三区的赤卫队怕是挡不住敌人，请求朱军长派兵增援。”

朱德说：“我已考虑好了，就派驻在高炉水口的部队配合你作战，如何？”

“有多少兵？”徐鹤问。

“有两个连。”朱德答。

“那好。我一定不负朱军长的重托。”

朱德示意徐鹤坐下，三人就具体的细节又做了商议。

离开朱德的住处，徐鹤行色匆匆地赶往鹜山庙。
抵达鹜山庙，天已尽黑。

徐鹤立即嘱人将有关人员通知到会，尽快研究出整个作战计划。

不一会儿，开会的人陆续已到齐。通信员告诉说，惟独工农革命军的负责人尚未通知到。徐鹤想想，时间紧迫，来不及通知只得另作打算。

会议是在土屋里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有十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关子云，赤卫队队长王紫峰，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徐鹤简要地传达了朱德的指示，并告之与会者，敌人已兵分两路袭击耒阳，为挫其锐气，决定由鹜山庙地区的农军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打击来犯敌人。耒阳县党政军均已撤出耒阳县，退到耒水河对岸的水东江边一带，主力部队也在这一带，伺机打击敌人。

有人问徐鹤，驻守高炉水口的部队是谁带的。

徐鹤答道：听说是林彪，一个营长。

众人都不熟悉林彪。徐鹤说，他打算会议结束后，专程跑一趟高炉水口，与林彪商议配合作战事宜。

议题转到研究作战方案。徐鹤要关子云、王紫峰等人分别动员组织鹜山、江头、东湾、竹市、内洲渡、石梓江、大陂市、龙王庙、浔江、导子洲的农军参战。大伙粗略计算，各地农军加起来不下三千人，这是一支强而有力的作战队伍，虽然说武器低劣，但农军战士们热情却很高。徐鹤最后说，各地农军务必在2月15日前赶到鹜山庙，埋伏在三面山头上，等待敌军的到来。至于工农革命军那一个营的部队，按他的设想，最好驻在离鹜山庙四五里远的贺家冲沙粒垵一带。具体地点当然还要与林彪营长商量后再定。

林彪领命之后，不敢怠慢。

按照朱德军长的命令，由他率两个连，会同农军在鹜山庙一带设伏，伺机歼灭敌人。

年仅二十二岁的林彪，自南昌兵暴之后，还从没有单独指挥过战斗。林彪不苟言谈，性格孤僻。部队在犁铺头整训之后，林彪领悟了朱德提出的三猛战术。鹜山庙之战，尽可展现出他作战指挥能力，刚才，徐鹤已与他具体商谈了我军作战计划，林彪没有异议。

2月16日上午，天空竟放晴了。陈壁堂率领一个营逶迤而来，浩浩荡荡地开进包围圈。走在前面的敌人见鹜山庙十分平静，便放下行装，休息待命。

林彪见时机已到，一声枪响，两连部队，分成三路朝山下冲去。一路往上洞冲，一路往下洞冲，一路往鹜山庙冲。徐鹤指挥的农军则从三面山头上猛扑下来，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杀声震天。

陈壁堂尚未立稳足跟，被农军四面包围起来。士兵们见势不妙，纷纷夺路逃命。陈壁堂企图稳定住部队，在马背上吆喝指挥。林彪见状，下令道：“把那个当官的打掉。”

战士们按营长的命令执行。一阵排枪，陈壁堂应声倒地，惊马脱缰奔跑。敌人见营长被打死，顿时慌作一团，拖着枪只顾朝大陂市方向逃窜。林彪命部队穷追猛打，不让敌人有丝毫的喘息。

残敌落荒而逃，行至离鹜山庙约二里的化米山时，又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农军堵击，大杀一阵。敌人丢魂丧魄，仓惶过老女冲、何家洲时，另一路

敌军迎面而来，两路敌军互相发生了误会，都认为对方是工农革命军，于是，大打出手。待情况摸清之后，始知是一场误会。这时，林彪领着部队，尾追而至。四面农军像潮水般地涌来。敌人哪敢恋战，只得慌忙向衡阳方向逃遁。

战斗已告结束。共毙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林彪见战斗结束，立即命通信员，火速向朱德报捷。

朱德随耒阳党政军撤至水东边一带，将主力隐蔽下来，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反击。

为了策应鹜山庙伏击战，朱德要耒阳地方党的同志，四出活动，打探敌人主力的行踪，并派出宣传员，到处张贴标语口号，或用木板书写标语口号投入水中，随水流下，以扩大影响。

朱德料理完军务，闲着无事，正巧，伍若兰跨进了他的门坎。

伍若兰说，现在宣传工作量大，抽不出人手，如果朱军长有空，不防也随她一道去，一是帮她做点工作，二是了解了解群众，这对于你这位大军长体察下情大有好处。

伍若兰这番半是认真半是玩笑的话逗得朱德哈哈大笑。他很喜欢伍若兰直来直去的性格。既然她一片诚意，朱德不好推辞，只得答应下来。

俩人走出屋子，来到圩镇上。太阳已从东边升起，微风阵阵。

朱德替伍若兰打下手，黏糨糊，贴标语。俩人有说有笑，感情十分融洽。伍若兰快人快语，讲话从不顾忌。她告诉朱德，她童年的生活虽然很苦，但很有趣。插秧、砍柴、放牛、做家务，样样都学。读书以后，使她懂得了许多道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这位大胡子老倌说的句句在理，很有教育意义。闲谈中，朱德也将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了伍若兰。这位相貌平常心灵很美的年轻姑娘听罢，心中不禁萌发出一种爱慕的情感……

伍若兰毕竟是位新时期的女性，她并没有更多的顾忌，对于自己的心爱的人，她敢于冲破世俗观念习俗，勇敢地靠拢朱德，并在实际接触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与朱德的感情。

朱德是位已婚的中年男子。在他的履历中，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虽然他结婚数次，但从来没有个固定的家庭。伍若兰意外地闯入他的心里，他惊喜地觉得遇到了知音。

俩人贴完标语，伍若兰不无感到一丝歉意。说她犯了大忌，不该随意劳军长的大驾。朱德是个厚道人，为人谦逊豁达。伍若兰的客套话朱德自然不放在心上。

回到住处，正巧，邓宗海来请示工作，见伍若兰在场。邓宗海问伍若兰做啥去了。伍若兰告知说，她和朱军长一道贴标语去了。邓宗海笑着说，伍会长本事真大，连朱军长都调动了，真不简单。伍若兰犟嘴说，她才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是朱军长支持女子会的工作，难道不应该去吗？邓宗海被伍若兰噎了一句，以退为守，说，你嘴巴厉害，我说不赢你。朱德见俩人斗嘴，笑着解围道，是我自己去的，与任何人无关。

仨人说笑间，参谋来报，说林彪的通信员已抵水东江边，向朱德报告鹜山庙战况。朱德听罢，一阵欣喜。通信员将鹜山庙战斗的情况详细地报告给朱德，并说部队在鹜山庙一带休整，听候朱军长的指示。朱德简要地转达了对参战的全体官兵致以慰问，要林彪部整装待发，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朱德将通信员打发走之后，对邓宗海说：“看样子敌人是不会甘心的，

我们随时都要作好应战准备。”

邓宗海说：“据我们所知，敌人李宜煊师的主力还在途中，鹜山庙方向的敌人虽被击溃，但真正能与对手交手的还在后头。”

朱德说：“李宜煊决不会甘心，先头部队受挫，必然会纠集主力部队向我们进攻。我们随时都要做战斗的准备。”

邓宗海说：“是的，我立即去通知农军，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

突然间，从小水铺南面的野雉尾山上传来枪声和阵阵呐喊声。当后勤人员警觉过来时，敌人一齐冲杀出来，前堵后击，后勤人员仓促应战，队伍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邓宗海、伍若兰离开朱德后，径直回县委机关，动员百姓们起来，准备打大仗。

邓宗海了解到伍若兰与朱德的微妙关系，有意将朱德的情况介绍给她，示意她适当的时候多与朱德接触，以便早日促成此事。

伍若兰胆大心细。自从与朱德相识之后，一改过去的敬慕之情，心里头暗自爱慕起朱德来。对于这一点，朱德心里是明白的。

送走邓、伍俩人，朱德心里涌动着眷恋的情感。他知道他与伍若兰的关系已到了冲刺的阶段。他从地方党员负责人的口里得到消息，伍若兰的确是在暗自爱着他。临别之际，邓宗海暗示朱德，适当的时候应主动地向伍若兰求婚，为此，朱德思考了半日，终于使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伏案向伍若兰写了一封信，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待适当的时候由他亲自交给伍若兰。但转念一想，眼前处在战事之中，无暇更多的与伍若兰见面，干脆嘱通信员，将信转给伍若兰，并叮嘱说，这封信本当由他亲自交给伍若兰，因考虑战事，无暇亲自递交，要伍若兰鉴谅。

朱德将通信员打发走之后，李天柱风风火火走了进来。

李天柱说，李宜煊师气急败坏，已纠集敌主力部队朝耒阳猛扑而来。

朱德略为思忖，下达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从东南方一带取道肥江渡耒水，佯装向郴州方向退却，以迷惑敌人。

按照朱德的命令，部队朝郴州方向撤退。后勤人员（大部分是挑夫及随军农军）走前面，主力部队随后。当后勤人员到达小水铺时，却遭到当地反革命地主武装的袭击，损失惨重。

我军遭敌地主武装的袭击，这是朱德不曾预料的。

据几位后勤人员告诉他，小水铺附近驻扎着以谭孜生为首的反动民团。耒阳县土豪劣绅、团防局长谭孜生生性狡诈，为人阴险。我军攻下耒阳后，逃至小水铺，除直接掌握挨户团的十余支步枪外，还控制着附近几个大村，如曾家、罗家、廖家、谭家等四姓大村的地主武装，散布什么共产党就是搞“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之类的滥调谣言，并蒙蔽了一部分农民群众为其所用。

由于我军撤退仓促，谭孜生早已探得我军的意图，故而早有准备。为了截击工农革命军，谭孜生等事先用大木头和杂柴封住所有重要道口，并出动流氓地痞等亡命之徒埋伏在道路两旁，等待工农革命军的到来。

晚 10 时许，冷雨凄风，田野寂然。

后勤人员前呼后拥，摸黑朝前赶路，当部队进入小水铺境内，突然间，

从小水铺南面的野雉尾山上传来枪声和阵阵呐喊声。当后勤人员警觉过来时，敌人已一齐冲杀出来，前堵后击，后勤人员仓促应战，队伍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消息传至朱德住处，朱德大为震惊。

朱德问：“敌人有多少人？”

后勤人员答：“大约有一二百人。”

朱德又问：“我军伤亡大么？”

后勤人员答：“死伤二十来人。”

朱德心情沉重无心再问。

“立即通知营以上军官到师部开会。”王尔琢气愤地道，“一定要给敌人点颜色瞧瞧！”

朱德点头同意。

不一会儿，人员到齐。朱德简略地介绍了情况，提出兵分三路的作战方案，为顺利通过小水铺，谨防敌人再度袭击。中路由朱德亲自统率主力，正面绕道西冲，麒麟、上盘，迅速包围野雉尾之敌；东路和西路由农军组成，取捷径绕过小水铺，向郴州方向前进。

由于在黑夜中行走，摸不清敌人的布防情况。朱德率主力如期赶到野雉尾时，向敌发起冲锋。谁料敌人早有准备，狡猾的谭孜生已将队伍调走，等朱德部队发起攻击时，敌人已空无一人。

中路主力顺利通过野雉尾，朱德下意识地感觉到，东西两路农军肯定遇上了麻烦。

当朱德正为东西两路农军担心之际，前方已传来消息。东路农军行至鸡公桥时，遭敌伏击，死伤逾百，许多物资被敌掳走，还丢下了三匹军马。当夜，有十几位随军农民被抓去，关在敌人的巢穴——三公庙，惨遭杀害。好在西路农军一路没遇到袭击，保存了有生力量。

小水铺之战，使朱德的心情沉重。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对敌情的疏忽，以致使农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他自责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尔琢劝他不必过多的自责。小水铺之战的失利，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这一点大伙都清楚。朱德并不是这样想的。虽然，古往今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很正常。但作为军队的主帅，在黑夜行军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行动，自己犯了兵家大忌，这不能不自责啊。

朱德总结教训重估形势后，立即率领工农革命军和一部分随军农民，于当晚退到公平圩以南的排风阁。然后，佯装向郴州方向移动，以迷惑敌人。走了一阵，忽然转折向东，经大河滩过河，退到夏塘。

夏塘是个不大的村庄。朱德将部队带到此地后，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以统一官兵们的思想。军官们对小水铺之敌无不痛恨，纷纷要求朱德率主力包围小水铺，痛歼敌人。

朱德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认为：小水铺之敌只有极少数的顽固派，多数是受蒙骗的群众，我们应该打击少数顽敌，而不应伤害受蒙蔽的群众，不能采取这种大撒网的做法。

根据朱德的提议，决定只派一个连化装成白军，去执行这一任务。

3月3日，清晨。

化装成白军的工农革命军一个连的队伍，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的旗帜，大摇大摆地行走在田埂路上。

按照朱德的部署，工农革命军一个连的部队，从夏塘出发，经淝江口过河，到达江陂后，换上白军的装束，朝小水铺一带开来。

抵达小水铺三公庙时，谭孜生听说国军已到，不禁喜上眉梢，立即出迎，好酒好肉款待革命军。

我军装扮白军的连长故意一番赞扬，说谭孜生局长劳苦功高，为党国立了大功，一定报请李宜煊师长嘉奖。

谭孜生受宠若惊，喜笑颜开。

连长说，要召开庆功大会，务必请各位乡绅参加。谭孜生唯唯诺诺，点头应是。

当日下午，“庆功”大会在三公庙召开。乡绅们不知是计，纷纷出门，邀功请赏。连长见该来的人均已到齐，心中暗喜。

谭孜生神采飞扬，一副得意的派头。众豪绅跟着谭孜生走进会场，找位子坐了下来，连长说，难为各位到场庆功，来的都是些好角色。话音刚落，连长把手一挥，刹那间，从门外走进二十余名武装的军人，谭孜生脸色大变，明白了一切。战士们将二十余名土豪劣绅五花大绑。“庆功”会成了宣判会。

连长宣布谭孜生等人的罪行，就地处决。

这时，朱德卒部赶到三公庙，将敌挨户团武装全部缴械。老百姓们得此消息后，奔走相告，喜笑颜开。

于是，在耒阳城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朱德妙计赛诸葛，化装“白军”捣匪窝；

“庆功”会上抓坏蛋，“白军”原是红军哥！

朱德笑着对伍若兰说：“我这个人没啥子能耐，只晓得带兵打仗，将来你受得了这个苦么？”

毛泽覃风尘仆仆地赶到水东江，与朱德见了面，详细地告诉了他井冈山上的情况。

毛泽覃说，自从受朱军长之命上井冈以后，见到了他的大哥毛泽东。大哥很高兴。他已将朱德部的情况报告了大哥，并说朱德正在湘南策动暴动。

朱德听了，心里十分高兴。问毛泽覃为啥到现在才回来。毛泽覃说，大哥不让走，要他留在井冈山上做政治工作，开展党的建设。朱德问毛泽覃，是否已见到张子清他们。毛泽覃说，他已见到。倘若不是张子清率部及时赶到，部队将出现难以预测的危险。朱德愕然。毛泽覃慢慢地叙述说……

毛泽东率部于10月底开进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受到了井冈山上的王佐的热情接待。11月底，毛泽东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团团长陈皓、政治部主任兼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部去攻打湖南茶陵县。部队打下茶陵县后，并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广泛深入的去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而是成立了县公署，照常升堂审案，与封建社会的官府衙门无异。以团长陈皓为代表的，纠集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恕以及第一营长黄子吉诸人，整日酗酒打牌，不问政事。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立即将茶陵的情况写信给井冈山上的毛泽东，请求毛泽东给予指示。当毛泽东得讯后，心里非常气愤，正打算专程赶赴茶陵，苦于身边无兵，正巧这时，张子清带第三营赶回，毛泽东欣喜不已，立即带第三营赶赴茶陵，以纠正陈皓错误的行径。

“后来情况怎样？”朱德又问。

毛泽覃继续叙述说，陈皓之流都是旧军官出身，对于向农村转移持有偏见。尤其是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在关键时刻，竟然率部投奔国民党第十三军方鼎英部，正巧，毛泽东率第三营及时赶到，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避免了一场阴谋叛变投敌的企图。

朱德听罢，背脊上惊出一身虚汗：“好险啊！”

毛泽覃说：“是的。陈皓等人被俘之后，押到宁冈袭市。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陈皓等人的罪行，当场处决。并且还宣布了红军的三大任务。”

“哪三大任务？”朱德又问。

毛泽覃答道：“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好，三大任务好。”朱德兴奋地说道，“三大任务既阐明了我军的宗旨，同时又明确了部队的任务。我们这支军队不单单是作战，还必须做群众工作。毛润之讲得好！”

毛泽覃接着又告诉朱德，毛泽东利用仅四个月的时间，在井冈山上建立了好几个县的苏维埃政府，恢复重建了党组织，工农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朱德又问：“何长工回去后，怎样了？”

毛泽覃笑道：“已被大哥派到王佐部队去了。”

“嗨，去改造王佐？”朱德笑着说。

毛泽覃答道：“是的。何长工同志工作很出色。从犁铺头回井冈山之后，大哥派他去改造王佐部队。大哥了解到长工同志曾在华容县当过团防局长，改造过一支湘匪部队，这方面积累了经验。何长工同志不负重托，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终于将王佐部队改造过来，近期听大哥讲，准备将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地方部队升编为正规部队。”

“润之兄真不简单呀！”朱德不由得赞叹道。

3月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经过一番精心布置之后，又开始发起了第二次攻打耒阳城之战。

总攻是在下午5时左右发起的。

按照朱德的部署立即投入战斗，他自己亲自率第一连从城西北方向的马埠岭担任主攻；王尔琢率六、七连从西门发起攻击，由于过早地发动冲锋，敌人以猛烈的火力抵抗，我军前进受阻。这时，蔡协民统率的八、九连负责攻打北门。当王尔琢在西门发起攻击的时候，八、九连尚未到指定地点。蔡协民无奈，指挥两个连立即投入战斗。双方力量悬殊，敌众我寡，加之，敌人以坚固的城池做掩护，使我军未能前进一步。

战斗处在胶着状态。激战一小时后，我军毫无进展。敌人见我军火力不强，立即发起反冲锋，主动打开城门，向我军阵地攻击。王尔琢见情况于我不利，立即下命令放弃阵地，往后撤退。

第六、七连撤出后，退往灶头市街。这时，蔡协民也得到消息，立即领着部队也撤了下来。

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将我军击溃，回城领功请赏。当日夜晚，朱德将各部稍作调整，强调了以主攻部队响枪为号，切忌再犯指挥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的毛病。

队伍按照朱德的意见，趁天黑人静之际，从四面八方迅速将整个县城包围起来。

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一个连从城西北方向的马埠岭向耒阳城西门发起攻

击。枪声一响，全县三千多农民武装在县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天柱的指挥下，自东南北三面向县城实施包围。

农军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如浪涌涛翻，压向城根。无数面红旗一齐挥舞，步枪、鸟枪、松树炮一齐轰鸣。这时，城东方向的农军强渡耒水，直取东城门。城南方向的农军，从九眼塘、伍家和蔡伦祠等地发起冲锋，猛攻南门。城北方向的农军埋伏在一把伞、三架等地截击逃敌。几个区的农军除直接配合攻城以外，还组织了敢死队。他们从城东的铜锣州泅渡过河，绕到敌人背后的青麓书院，收集干柴稻草，点燃冲天大火。

敌人沉睡在睡梦之中，被这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呐喊声，几乎震破了胆。敌人爬上城楼，朝下一看，星星点点的火把，如潮如涌的人流……为这吓人的声势所震慑，于是，城区里，一片混乱。敌人如惊弓之鸟，纷纷夺路逃命。敌师长李宜煊面对溃军，已无法收拾，只待率领残部弃城而逃。伪县长谢清河见师长都溜之大吉，知道老命要紧，遂逃之夭夭，跑到衡阳去当他的“流亡县长”去了。

耒阳城关之战取得胜利后，李天柱向朱德建议，我军应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力争将盘踞在新市街的敌人一举歼灭。

朱德采纳了李天柱的意见，立即将王尔琢唤来，交待作战任务，由王尔琢、李天柱率领主力部队，会同农军，向新市街发起攻击。

新市街位于耒阳城的东北面。湘南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郴（县）、永（兴）、桂（阳）等县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到新市街，此地已成了敌人负隅顽抗的老巢。

王尔琢了解到，在新市街驻扎了敌章家梅的耒阳县常备队，敌谢凤林的耒阳挨户团总局的部分队伍，尤其是逃到新市街后的土豪劣绅们纷纷拉起了武装，欲与工农革命军决一死战。李天柱告诉王尔琢，新市街口敌人总共加起来约有六七百人，但它是个反动堡垒，不将此股顽敌消灭，将对革命事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王尔琢明白其中道理，领着部队，不顾行军疲劳，直奔新市街而来。

队伍在冷雨凄风中行走。部队尚未到达新市街，遇上前来报信的几个农民。王尔琢仔细地询问了情况。农民们讲到章家梅，无不切齿痛恨，说章家梅无恶不作，鱼肉百姓。前两天还杀了几个农民，挖眼睛，掏心肝，惨不忍睹。王尔琢听了，气愤不已。李天柱好言劝了几位农民，这次工农革命军回来了，一定替农民们报仇雪恨！

3月6日，工农革命军会同农军顺利抵达新市街，开始向敌人发起攻击。

章家梅、谢凤林之流均为地方民团，怎经得住工农革命军的攻击。双方激战不到半小时，章家梅见抵御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为保存实力，先自率队逃遁。谢凤林顽抗了一阵，毕竟不是正规部队的对手，败下阵来。当卫兵报告章家梅已逃走的消息后，谢凤林一阵唾骂，率残部朝衡阳县的盐沙塘、冠市街方向溃逃而去。

重夺耒阳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全县军民。于是，耒阳城内，又呈现出一片欢腾的景象。

朱德在县城偶然地见到了伍若兰。

此刻的伍若兰，脸色红润，披一身尘土，几日不见，较之从前仿佛成熟多了。

朱德禁不住喜悦的心情，问：“收到信了？”

伍若兰红着脸，羞赧地答道：“收到了。”

朱德笑着对伍若兰说：“我这个人没啥子能耐，只晓得带兵打仗，将来你受得了这个苦么？”

伍若兰两目炯炯有神，含笑答道：“我不怕受苦。只要能跟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朱德说：“只要你能看得上我，以后我会好生待你的。”

伍若兰含情脉脉，点头应是。

这时，邓宗海挟着一股风走来。

朱德问：“有啥子事？”

邓宗海简要地向他报告了县委的工作情况。末了，邓宗海笑问伍若兰：“么子时候吃你们的喜酒？！”

伍若兰不好意思地白了邓宗海一眼，羞赧地低下了头。

“县城已攻下来了，我看适当的时候你们也该成亲了。这事由我来操办。朱军长你莫性急。”邓宗海穿针引线带打趣。

朱德说：“邓书记不必过于操心，也不必大操大办。倘若若兰没啥子意见，我的意思就在水东江办了。过两天我还得去一趟那儿。司令部的人还等着我哩。”

“好，这事由我一个人来办。”邓宗海热情很高。

几日之后，朱德与伍若兰在一片祝捷声中，于水东江兵工厂近旁的一幢土屋里喜结良缘。成为军中一段佳话。

之后，伍若兰同志随朱德一道来到井冈山，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工作。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于2月2日清晨，在赣南的寻乌县圳下村，伍若兰同志为掩护朱德及军部转移，不幸被敌人抓住，在赣州惨遭杀害。随后，又将其头颅，悬挂在湖南长沙的大街上示众。

伍若兰的英名，与浸满鲜血的湘赣大地一样，长留于人们心中……

第八章 风卷残云

对于黄克诚的意见，向大复满肚子不高兴，于是，扩大会成了批判会。黄克诚被无故地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受到会议严厉批判

凛冽的北风，腾空而起，从低矮的丘陵，肆虐地刮在灌木丛林里。

在湘南永兴县的三塘大丘头村，一群血性汉子们围在一座坟地前，伫立许久，静默志哀……

黄克诚站在山坡前，默立碑前，心中不由得发出阵阵感叹声。死者叫黄庭芳，一位永兴县党组织的创始人，曾经与黄克诚一道同甘共苦的战友，现在，他却永远地躺在这块生他养他的红色土地上。

担任永兴县农民自卫军队长的尹子韶，是一位血气方刚敢于出生入死的中年汉子。当朱德的主力部队在坪石取得胜利以后，极大地振奋了永兴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众人纷纷推举尹子韶出面，很快组织了一支百多人的武装。

为了响应宜章暴动，深藏在永兴的共产党人黄克诚，立即会同尹子韶、刘木等人商量，决计在永兴策动农民暴动，掀起革命的高潮，为死难的英雄们报仇雪恨！

尹子韶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的活动范围极其广泛。据他得到可靠消息，宜章县有一个叫吴国斌的挨户团头目，在宜章被工农革命军打散后，带了十八名枪兵窜到了永兴的板梁村，投奔当地大土豪刘尧卿。这是一个夺枪的极好机会。尹子韶及时地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黄克诚。为策动农民暴动大计着想，黄克诚与尹子韶一番策划，终于使夺枪的计划得以实现。

尹子韶探得刘尧卿要为吴国斌举办宴会。于是，他深入到板梁村刘家，与当地赤卫队员商量后，混入吴国斌团丁们的驻地育婴堂，趁机将其团丁用酒灌醉，顺利地解决了吴国斌的队伍，夺得 18 支快枪。不久，便在板梁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农民们分了刘尧卿家的田和谷，个个嚷着要参加革命军，队伍迅速地扩大到五六百人。

板梁村的暴动仅仅是个开始。这期间的工作，与永兴县原党组织负责人黄庭芳是分不开的。尹子韶、黄克诚带领这支刚刚组建的农军，来到黄庭芳的墓前，为烈士召开追悼会，尹子韶悲愤地喊出：“一定要杀尽土豪劣绅，为死难同志报仇！”

黄克诚更是感伤不已，他很难忘记那一段艰难的历程……

1925 年冬的一天，衡阳大同中学学生黄庭芳，与湖南省第三师范学生黄克诚，顶着呼啸的北风，手拉着手登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

一上火车，两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便议论开了。

黄庭芳说：“这回湘南特委介绍我们去广州求学，良机难得，听说共产党员林伯渠、李富春在毛泽东举办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负责。”

“是哦。”黄克诚更是禁不住心中的喜悦，说，“湘南特委龚际飞对我们很器重，他已批准我们的入党申请，我们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俩人兴奋至极，谈笑风生。

黄克诚了解与自己同庚的黄庭芳。他是湖南省永兴县三塘乡人，与黄克诚是近邻。黄庭芳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受尽了土豪劣绅的欺压。为了不让子孙后代重复自己的苦难命运，省吃俭用送子读书。黄庭芳读了几

年私塾，因家庭财力微薄，加之黄庭芳厌读刻板的“八股”文章，便弃学务农了。

黄庭芳很早成了家，妻子叫何满凤，为人贤慧，通情达理。见丈夫是个有志气的汉子，不忍心让其在家受累，便把自己陪嫁的银器变卖，送丈夫到本县高小读书。黄庭芳高小毕业后，考入衡阳大同中学。在衡阳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为“湘南学联”的领导人之一。

黄克诚与黄庭芳一起进入了广州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在紧张的学习生活期间，黄庭芳因身患痢疾住院治疗一段时间。黄克诚学习四个月期满后，报名参加北伐军。他临行之前到医院与黄庭芳含泪话别。俩人难舍难分，不料这次辞行竟成了永别。

后来，黄克诚听尹子韶介绍说，黄庭芳学习期满后回到湖南，在省农民协会工作，后来受党的派遣，以特派员身份回到永兴从事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黄庭芳为了联合革命力量，前往耒阳探访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刘泰、刘霞，不幸在耒阳县的上堡被敌人逮捕。敌人采取种种手段，妄图从他的口中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情况。黄庭芳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电告永兴县府。永兴回电：“黄庭芳乃我县暴徒首领，通缉在案，快杀！以儆效尤。”6月18日，黄庭芳惨遭敌人杀害，时年二十五岁。家乡的父老兄弟将黄庭芳的遗体运回永兴老家安葬。

好友黄庭芳遇难牺牲，其余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思绪又回到北伐失利后的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

1926年6月，黄克诚被选送到北伐军总政治部训练班，接受军队政治工作训练。两个星期的政治工作训练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先后担任第八军第四师第十三团政治指导员、第三十六军第二师第四团政治教官。1927年7月15日，武汉事变后，黄克诚离开唐生智部，在汉口与中共中央军委接上关系，党组织决定派他回湖南，从事革命活动。

黄克诚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永兴家乡。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家乡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农会被解散，土豪劣绅反攻倒算，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无辜的穷苦百姓。黄克诚回到家乡，在寻找党组织的过程中苦费了心机。

由于黄克诚考虑到全国城乡一片白色恐怖，为方便起见，他仍身着一身戎装，按照党组织提供的接头地点，谁料党组织秘密交通站不敢与他接触。后回到家乡下青村，经过熟人介绍，才与中共湘南特委取得联络。

回到家乡后的黄克诚，秘密召集地方党开会，开展革命活动，并发展了尹子韶等人参加了党的组织。在实际工作中，黄克诚讲究实际，很受当地群众的爱戴。然而，他的经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向大复，一位思想极“左”的中共永兴特支书记，在制定永兴革命斗争策略的过程中，与黄克诚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湘南永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向大复在不久召开的特支扩大会上，传达讨论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该决议提出了一些“左”倾盲动主义口号和政策。多数人主张立即举行暴动，夺取永兴县城。黄克诚则持不同的意见。

他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认为：就眼前的局势而言，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过于单薄，缺乏群众工作基础，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的时机尚不成熟。他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蓄革命力量，为举行武装暴动准备条件，待机而动。

对于黄克诚的意见，向大复满肚子不高兴，于是，扩大会成了批判会。

黄克诚被无故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受到会议的严厉批判。

黄克诚并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努力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大复也不得不按黄克诚提出的意见处理。“马日事变”后的永兴，确如黄克诚所分析的那样，群众工作不够广泛，暴动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向大复才放弃原来的观点，违背心愿地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永兴农民自卫队的汉子们，在黄庭芳的墓前开完追悼会，没有气馁，蕴藏在他们肚子里的只有仇恨与愤怒。战士们紧握钢枪、长矛，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们只有一个心愿，摧毁一切恶势力，向反动势力讨回血债！

黄克诚从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现实。尽管永兴的这支农民军刚刚组建，但就全县的革命形势而言，还处在一片沉寂之中。队伍虽说已扩大到五六百人，但这支武装还不足与反动势力抗衡。还必须尽快的扩大武装，策动农民起来暴动。根据眼前的局势，下一个目标便选定了油麻圩。

尹子韶是黄克诚一位很得力的助手。这位农民做田佬很有头脑，且胆大心细。尹子韶从探子那儿得来消息，油麻圩现有几十名团丁，而且，还有大土豪邓子光在此设有大仓库，囤谷子十几万斤。黄克诚暗忖，凭农民自卫军的实力，几十名团丁自然不在话下，消灭他们，完全是可能的。但考虑更多的是大土豪邓子光的大仓库。倘若能拿下油麻圩，十几万斤粮食便可得手。这是策动农民暴动的一个极好机会。黄克诚觉得机会难得，欣然同意了尹子韶的建议，率部攻打油麻圩。

油麻圩位于永兴县西部，是反动势力统治的一个重要集镇。黄克诚、尹子韶领着五六百人的农军，朝油麻圩猛扑而来。守护在圩镇上的团丁们，见农军们人潮汹涌，哪敢抵抗。农军弟兄们尚未费一枪一弹，便轻易地将圩镇夺了。于是，打开粮仓，赈粮救灾。百姓们平生哪见过这等场面，个个争先恐后，喜笑颜开。队伍很快扩展到一千余人。

黄克诚望着这欢腾的景象，脸上现出难得的微笑。

在永兴众多的知识分子群当中，刘木算得上佼佼者。

当板梁、油麻圩武装暴动打响后，共产党人刘木、邓燮文、许玉山等人也分别在车田、安福司等地举起了暴动的红旗。

刘木于1926年入党，担任过永兴县第八区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长。尽管他资历不算太深，但工作却是积极肯干的。

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永兴城乡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尤其以九区安福司为盛。原来在长沙、上海等地的该区共产党员邓燮文、许玉山，得知湖南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举行秋收起义的消息，遂即潜回家乡，组织了一支武装，叫做“江石独立团”。由原九区农协会自卫队队长曹钧任团长，在衡阳农运班受过军训的许郁任党代表。广州起义失败后，永兴早期著名共产党员何坤，奉调赴上海党中央，顺路回家看望；许玉山因与他相识，便要求他在家乡协助地下党训练武装。何坤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他的指导下，“独立团”经过整训，战斗力大大加强。

刘木打心里高兴。安福司地区有那么多的革命志士，这将成为永兴农民暴动的有生力量。

早在朱、陈部队智取宜章时，刘木就派了刘水哉去取联络。刘水哉路过郴县良田时，遇着郴县农协委员长李才佳。李对刘说：“宜章不要去了，朱军长指示要他搞暴动，成立苏维埃。工农革命军不久就会到郴县、永兴来。布告、标语，我们都带来了。”并分出一些布告、标语给刘。刘回车田后，

刘木、刘明初等立即组织人连夜抄写，四处张贴，开展革命活动。

刘木在从事革命活动中，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与他堂叔开展斗争的那段日子。

刘木的堂叔叫刘荣仰，从小就非常疼爱小刘木。叔侄间经常在一块说笑。可是在谈论中，当刘木讲到民族的命运，讲到农民的力量，讲到反抗的必要等问题时，和蔼可亲的堂叔，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冷漠。俩人除争论之外，叔侄间明显出现裂痕，关系也日益疏远。

1926年5月底，北伐军攻占永兴。刘木首先从民愤极大的堂叔刘荣仰身上开刀。他带头在区农协委员会上列举了刘荣仰的十大罪状，并安排善于绘画的区农协委员长李蕃周，将刘荣仰画成一个“吸血鬼”的丑态，并亲笔在这张漫画上写出吸血鬼的罪恶事实，贴在交通要道的墙壁上，从而大大激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从此以后，刘木与堂叔刘荣仰一刀两断，永不往来，百姓们称赞刘木革命坚决，大义灭亲，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刘木很难忘记他头一次见到朱德的情景。

那是2月7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刘木受县委委托，风尘仆仆地赶往郴州。他要详细地向朱军长汇报永兴农民暴动的情况。刘木知道，永兴的农民运动已到了关键时刻。曾在1月中旬，他与刘水哉会同陈伯诚领导的城郊农民会攻了一次永兴县城。敌人由于不了解农军的虚实，仓惶逃走。农军进城后，获悉敌人有回师围城的意图。刘木、陈伯诚考虑到敌强我弱，守城不易，主动撤出县城。当坪石大捷的消息传开后，永兴县委打算再次组织农军攻城策应宜章暴动。

朱德很客气地接待了刘木，并详细地听取了刘木的汇报。朱德转告刘木，主力军准备策动郴县暴动，下一步将深入到耒阳、安仁等地。由于无暇亲往，特意调工农革命军一个加强排的部队，协助永兴农军攻城。临行之际，朱德又从部队中抽调57支步枪，赠给永兴县农军，刘木得此意外的收获，信心更足。

刘木满怀信心地回到永兴，与他同行的还有工农革命军的一个加强排，为首的叫张山川，是位副连长，黄埔军校生。

刘、张俩人领着队伍抵达油榨圩，各路英雄会聚于此。县委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攻城作战计划。

2月9日，攻城战斗正式打响。

农军们约千人左右，抵达便江岸边，在鲍家码头用步枪、鸟铳向城里射击。刘木率农军会同工农革命军主攻南门，陈伯诚率城郊工农赤卫队，从龙门渡下游配合进攻；江石独立团一部由许郁、刘鼎三等人率领，逼进北门和西门。

敌守军有警察局、警备大队。由于敌人事先已有准备，在南门口顽强地抵抗。加之，敌人早已控制了靠近县城一段河面上的船只，南门口一段河宽水深，我攻城部队一时无法渡河突破。在这紧要时刻，刘木当机立断，分出一部分兵力，绕道从下游水势急湍，但敌人防备空虚的龙门渡偷袭。

刘木主动地承担了这一任务。

张山川说：“渡河的事还是让我去。”

刘木执意不肯：“那一带地形我熟悉，还是由我来负责。南门口是主攻地点，少不得你的指挥。”

张山川想想对头，不再坚持。

刘木领着部分农军，趁着两军酣战之际，悄然隐没在丘陵里。

抵达上游，刘木灵机一动，迅速带人从附近渔家弄了几只小船，开始渡河。

当船划到江中心，对面的敌人已发现，并鸣枪示警。

“不准过河！”敌兵大声喝道。

刘木立即作答：“我们是做买卖的商人，请长官不要误会。”

“既然是做生意的，为么子划那么多船来？”敌兵反问。

江而上只有两只船，一只是刘木乘坐的，另一只是刘水哉乘坐的。刘木随机答道：“拢共才两只船，哪来的那么多呀，既然长官不让过我们就不打扰了。”说着，吆喝艄公将摇桨搁下，顺水朝下漂流。

敌人的注意力已集中到刘水哉的船上。由于事先有准备，船上装了沙包，已隐蔽了工农革命军战士。等敌人尚在疑惑当中，刘水哉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了攻击。这时，刘木乘势驶向北岸，登上陆地，朝敌人发起强攻。

当刘木率众攻破敌南门口时，城内县总工会纠察队队长傅赐骏率三十多名纠察队员及码头工人，乘势占领了木江渡，将敌人扣留在渡口的十几条木船迅速撑过对岸，接应陈伯诚率领的赤卫队过河。

敌人的防线终于被我军突破。

敌警察局局长李辅弼，警备队队长戴子清在南门口魁星楼朝下一望，县城四周已是红旗如海，做田佬们像潮水似地迎面涌来。李辅弼、戴子清自忖难以抵抗，遂护着县长文斐从东门外败逃而去。

至此，永兴攻城之战，大获全胜。

中共永兴特别支部的领导人向大复、黄克诚、黄平、李卜成等进城后，即在县里成立了县苏维埃，同时将参加暴动的农民组建成永兴红色警卫团。尹子韶任团长，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刘承东、曹福昌等任营长。土地革命运动，便在永兴县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李政权是个兵痞，不知道天底下竟然有这等好事落到他的头上。当豪绅代表将来意说明之后，李政权竟然身价百倍

当宜章暴动的烈焰燃遍湘南之际，资兴的农民暴动也不例外。当然，与诸县的情况相比，资兴的赤色运动是有些反复的。

大凡参加过资兴暴动的人都知道，资兴有个臭名昭著的李政权。

李政权，湖南新化县人，时年二十五岁，是一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家伙。

1928年2月5日，当宜章人民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之中时，资兴县城却是一片萧条沉寂的景象。

按照以往的惯例，元宵节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庆欢乐。然而，资兴县城，却显得格外的萧条。

宜章暴动的枪声，如雷贯耳，震得资兴城的土劣们战战兢兢，魂不守舍。县长彭如沛更是坐立不安、胆颤心惊。在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带着老婆孩子挂印归去。彭如沛中途卸职而去，资兴城的豪绅们便成了无头苍蝇。众豪绅们为维持局面，相与商议，决计成立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代替县政府的职权。这个想法提出来固然是好，但谁来当“主任”呢？于是，豪绅们各有打算，出现分歧。稍富一点的豪绅怕共产党“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

不肯出头挂印；稍差一点的豪绅因资望不高，又怕维持不了，怕大土豪从中作梗不买账。那些官瘾大的人想借这个“长”字过过瘾，转念一想，又是个“鱼骨头”。豪绅们商量来商量去，总没结果。这时，西乡大土豪李培生像天上救星下凡似的，给大伙带来一个好消息：西乡最近窜来一股散兵游勇，军官名叫李政权，是红是白尚不清楚。倘若是白的，可请他来主持行政委员会，维持得好，大家脸上有光；维持不好，他是罪魁祸首，共产党要杀头，首先得杀他的头，与各位无关。

众人听了李培生的主意。有夸奖的，也有反对的。夸奖的人认为，此乃金蝉脱壳之计，李政权干好干坏于己无关，不涉及个人利益，觉得有可取之处；反对的人认为，作为一县之长，这样抓夫顶替，实在是荒唐之举。古今中外，闻所未闻，只怕留下笑柄，遭人议论。豪绅们想了又想，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得依计而行，决定派人去请那军官李政权来上任。

李政权是个兵痞，不知道天底下竟然有这等好事落到他的头上。当豪绅代表将来意说明之后，李政权竟然身价百倍，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如不答应，决不从命。

豪绅们好说歹说，李政权以三千元银洋为条件。豪绅们事出无奈，只得将条件答应下来。

李政权乃狡猾刁钻之人。“马日事变”后，投靠湖南军阀许克祥，尚未一年，被提升为连长。坪石一仗，许克祥大败而归，李政权率残部逃到资兴的东江地区。正打算前途之计，不想资兴的豪绅们主动登上门，李政权竟然交上了好运。在得到三千元白花花的银洋之后，欣然沐猴而冠，粉墨登场了。

资兴“行政委员会”实际上是个空壳子。好在有豪绅们扶植，加之，李政权有一支残余武装，竟然在当上“行政委员会”主任之后，大开杀戒，公然镇压共产党人与广大人民群众，曹亮星、胡南山、刘瑞瑞等人就是在他的屠刀下被杀害的。

李政权的所为，很得豪绅们的欢心。上任不久，名声大噪。上峰嘉奖，被委任为“游击大队长”督队驻资。许克祥还命汝城大土匪何其朗分兵协助。何其朗不敢违抗，派副官何文琛赴资兴辅佐李政权。

资兴的三都，是赤色政权的中心。

为了打击李政权嚣张的反动气焰，资兴党组织决定调集农民赤卫队攻打县城。由于力量薄弱，遂决定派曹亮华、袁才奇赴永兴请兵，由曹、袁俩人完成这一使命：2月28日，永兴农军三百余人在黄时楷、胡隆彪的率领下，应邀前来助战。抵达三都，与云集在三都的资兴农军四百多人会合。晚上8时，两县农军由三都出发，朝县城进发。

2月29日。清晨。当李政权尚在睡梦之中，城外边响起了急促的枪声。李政权下意识地感到遇上农军攻城队伍。虽说命令县警察局挨户团作了抵抗，但兵痞出身的李政权清楚，仅靠这些酒囊饭袋是无法对阵。常言说得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政权无牵无挂，还是保命要紧，领着自己的老部下弃城而去。

农军们没花多大的工夫便夺得了县城，打开监狱，解救一百余名被押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并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农军首领们知道，这一仗并没有伤敌人多大元气，敌人还会卷土重来。于是，下令撤退。永兴农军自回永兴。

次日，李政权果然回来，继续坐镇资兴县城。乌云笼罩下的资兴，又是

一片白色恐怖。李政权变本加厉，残酷地迫害革命志士及劳苦大众。

3月6日，这是资兴县一个非凡的日子。

资兴县苏维埃政府在三都成立。

接着，根据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湘南特委的命令，永兴尹子韶率警卫团、郴县蒙九龄率独立第七师一个团，援助资兴农军再次进攻县城。

农军兵分两路，尹子韶和黄义藻、李奇中率领的资兴农军担任主攻，蒙九龄团布置在东江一线，负责断敌后路，堵截溃逃之敌。

3月9日凌晨，寒风料峭夜色朦胧，农军们突然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李政权无力抵抗，再度弃城逃跑，这个流氓成性的无赖已习惯于这种流亡生活。李政权出城之后，调集原来驻守在城外的枪兵七十余人，准备反扑。正巧，汝城何其朗派来一营援兵，约五百来人，李政权心雄胆壮，感到信心百倍。于是，领着众兵丁，气势汹汹朝县城反扑而来。

农军占领县城后，并没有远撤。尹子韶、黄义藻、李奇中诸人商议，李政权绝不会于休，会重新组织力量反扑。为了打击敌人，农军分为两股。一股躲藏在街道内，另一股埋伏在县城周围的丘陵地带。

李政权率众进入县城后，街头一片寂静，城内店门紧闭。当李政权正犯疑之际，突然一声枪响，农军们像开了闸的河水，奔泻而来。李政权见状，惊得像筛米糠，顾不得兵丁性命，保命而去，敌人大败而逃。

3月31日，农军在占领县城后，再度撤出县城，诱敌深入。李政权误以为农军乃乌合之众，武器低劣，不能守城，于是，又组织力量反扑。谁料到，农军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守为攻。李政权弃甲丢枪，仓惶逃命。至此，由资兴豪绅们扶植起来的“行政委员会”宣告垮台！

唐天际与朱德早已相识。南昌暴动时，担任过卫戍司令部的副官长。几个月没见朱德，见面后甚是亲热

人民解放军中将唐天际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部队南征广东途中，患了一场大病，被迫脱离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前夕，唐天际早已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贺龙第二十军警卫连当副连长。北伐战争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任营党代表，少校军衔。南昌起义后，擢升为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副官长，中校军衔。部队在南征途中，他患疟疾，卧床养病二十余天，被迫离开了起义大军。

当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以后，他拖着虚弱的身子，四处打听部队的下落。然而，白色恐怖下的南方省份，满目苍痍，饿殍遍野。部队已遭到失败，与党组织也失去联系。在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唐天际排除艰难险阻，毅然决定去寻找党的组织。好心人劝他莫逞强，身子要紧，不如先行回家养好身子后再找不迟。唐天际婉言拒绝了好心人的一片诚意，决计绕道广东，到武汉去寻找党的上级组织。

唐天际凭着一腔热情，历经艰辛，终于在武汉城找到上级党组织。接待他的人是位知识分子。他告诉唐天际，南昌起义遭到失败后，由朱德、陈毅率领一支部队在湘南粤北一带活动，唐天际是湖南安仁县人。根据中央长江局领导的意见，要他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助朱德、陈毅一臂之力。唐天际满怀喜悦，立即从武汉出发，返回湘南安仁老家。

1927年10月，唐天际风尘仆仆地回到安仁。当他一踏上这块熟悉的土

地时，心中不由得泛起阵阵愁思。

安仁城乡，一片白色恐怖。“马日事变”后，土豪劣绅趁机反攻倒算，鱼肉四乡百姓。尤以大土豪陈培芝为最，安仁、耒阳一带的群众早已恨之入骨。

唐家儿位兄弟唐德丝、唐德级告诉他，陈培芝乃安仁夏塘的恶霸地主，为人凶狠歹毒。“马日事变”后，由他亲手杀害的革命同志就有二十余人。

“好狠哟！”唐德丝愤怒地说，“陈培芝杀人不眨眼，二十多个人，杀的杀，砍的砍，掏心肝，悬首级。百姓们惨不忍睹，几天几夜都吃不下饭，肚子里直想作呕。”

“陈培芝抓到良家妇女，割奶、剖膛，这还不算。”唐德级说，“有的干脆用红萝卜楔入女人的下身，活活胀死。前几天还将一个孕妇抓来剖膛，五脏六腑全抛了出来，陈培芝简直不是人！”

唐天际听罢，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这个杀人魔王，不杀他的头，不足以平民愤！”

唐家兄弟虽然是共产党员，但面对白色恐怖，一直未敢出面领导民众起来革命。现在，唐天际回来了，众弟兄们像盼到了救星似的，纷纷要求起来革命，由唐天际领导。

唐天际明白此行的任务。上级党组织委派他回家乡，其目的就是组建革命武装，领导农民起来参加革命，唐天际毕竟是黄埔军校生，懂军事，于是，他便在他的家乡华王组建了一支四十余人参加的游击武装，并利用唐家大族的关系，发展唐家兄弟十多人参加了党的组织。这时，湘南特委已得知唐天际的情况，立即派徐鹤前来指导，经过努力工作，成立了中共华王支部，唐天际担任书记。

不久，宜章暴动的消息传到安仁。唐家兄弟们听后，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唐天际策动华王暴动的第一行动便是打陈培芝。据乡亲们讲，陈培芝近日在家，雇佣了一支地主武装，准备与暴动农军作对。唐天际听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骂道：“好你个狗肉迟早有一天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各家兄弟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与唐天际于一番事业。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唐天际统领这支四十余人的队伍，朝夏塘奔来。为防范陈培芝的抵抗，唐天际特意派人跟踪陈培芝，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报告。部队抵达夏塘时，探子报告说：“陈培芝已溜走，敌人已发现农军的行踪。”

唐天际得知情况后，怒火冲天，骂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进村！”农军弟兄们义愤填膺，立即将陈培芝家包围起来。

众人冲进屋子，果然空无一人。

唐天际命令道：“打开粮仓，分他的谷。”

于是，一担一担的谷子挑了出来。所有财产全部分了。

唐天际见事已办得差不多了，命令农军点着火，将陈培芝的屋烧了，然后，率众到别的地方杀土豪去了。

2月26日，安仁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三区苏维埃政府在华王庙正式成立。当唐天际将官印交给主席唐如庆的时候，场上欢声雷动，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由唐天际在安仁华王庙点着的农民暴动的星星之火后，迅速燃遍安仁县城乡，位于永兴、耒阳边界的龙海，也策动起暴动。革命的烈火，蔓延四乡。

安仁的攻城之战，是在3月中旬展开的。

就当时的力量而言，安仁的农军是不足以与敌人抗衡的。

根据这种情况，安仁地方党联络了安仁、永兴、耒阳三县的农军会攻安仁城，其声势远远超过于湘南暴动中的任何一个县。

3月14日，在龙海财神殿聚集了各路英豪。这当中，有耒阳县农军负责人曾木斋、周鲂，永兴农军负责人尹子韶以及安仁县地方党的负责人。

会议的议题是会攻安仁县城，策应宜章暴动。安仁农军首领侯岳生首先在会上发言，并将安仁县城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报告给大家。

大伙在会上依次作了发言。有人提出，仅凭农军的力量，怕难以攻下县城。因为农军的武器毕竟低劣，建议放慢节奏。待朱德的工农革命军进安仁再组织攻城不迟；也有的认为，敌人已成了惊弓之鸟，农军有上万人，虽然武器差，但凭农军的气势，敌人难以抵挡，应迅速攻下县城。两种意见，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利弊。最后，大伙讨论决定，既然农军都已集中，机会难得，攻城战斗仍然进行。这次战斗，既是一次几县农军配合作战的尝试，同时，也给反动派尝尝农军的威力。主意已定，各路农军分头准备。

3月16日，安仁农军八百余人，还有永兴、耒阳农军一千余人，进到承坪、安平一带；唐天际率华王农军与耒阳农军北进到古钊、灵官一带；耒阳农军一部分由王烈率领，从坪田进到洋际。曹钧率领的永兴农军抵达安平司时，与县城开出的敌军前哨遭遇。曹钧指挥部队迅速抢占山头，凭着有利地形，击退敌人的进攻。但是，农军们毕竟是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交战开始，就有几名农民被打死。曹钧见敌人拼死抵抗，有抢攻山头的意图，为保存力量，曹钧命队伍主动朝江口州方向撤退。农军们撤出山头，行至江口州时，枪声大作。原来敌人正向周鲂部发起猛攻，曹钧无暇思考，命农军们立即投入战斗，支援友军。双方一场激战，互有伤亡。敌人在遭到农军腹背夹击之后，退出战斗。周鲂与曹钧商量，农军也退到观音阁休整。经清点，农军死伤不少，损失惨重。

曹钧感叹道：“城门都还没摸到，我们就损失不小。”

周鲂说：“敌人可能早已知道我们的行动。农军虽有损失，但也是对农军的一次实战演习，利多于弊呀。”

曹钧点点头，表示同感。

这时，敌人又发起了进攻。

据侦察，敌安仁城守敌一个正规营，会同侯海鹏的挨户团又朝农军猛扑而来。

周鲂站在山坡上，见敌人漫山遍野地扑来，说：“敌人来势很猛呀。”

曹钧说：“敌人早有准备。我的意见，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

周鲂想想对头，说：“其他农军尚没有攻城，敌人已发现了我们的意图，看样子守在这里也是作无谓的牺牲，不如撤下去。”

曹钧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于是，农军们顺着山坡开始往下撤。抵达永兴、耒阳交界处，遇上曾木斋总指挥率领的耒阳农军。

几天之后，经过休整后的农军又开始了第二次攻城战斗。

湘南农军向来有不怕死不畏难的优良传统。他们并没有因为损失过重而放弃斗争的念头。农军们凭借着不怕死的精神，磨刀擦枪，精神抖擞。

第二次攻城战斗很为顺利。在没有花多大代价的情况下，将城攻下。农

军们个个兴高采烈。打土豪，分浮财。按照安仁县党组织的要求，深入到城乡，广泛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

当农军们集中精力分散在农村做工作之际，敌人纠集重兵，反扑而来，致使毫无准备的农军们，手足无措，被敌人切割成若干小块。

敌人势头正旺，并没有遭到农军重创，于是，奋勇向前，争先恐后。安仁城乡，到处都成了战场。

尹子韶率领的永兴农军，在江口州、龙海塘一带与敌发生激战，死伤惨重。有不少毫无准备的农军被俘，战斗对农军很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农军被迫撤退隐没在山林丘陵地带。

战斗已告结束。

安仁城乡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

四乡土豪劣绅趁机反攻倒算。

土豪周一峰一气之下，连续手刃了十余名农军战士；国民党江仪声的机枪连，在安平、苍山一带惨杀永兴、耒阳农军一百余

人，县警备队趁机偷袭华王苏维埃政府，劫走了在押的土豪劣绅，反动势力气焰嚣张。

安仁的一些绅士怕永兴农民断其盐道，保释了被俘的数百名农民战士回到永兴，幸免于难。

农民第二次攻城之战，在反动势力血腥的镇压下，惨遭失败。

战斗已告失利，侥幸不死的农军战士们忍着悲愤的泪水，将自己的亲友、同乡的尸骨掩埋好。他们又投入到火一般的革命热潮之中。

第二次攻城的挫败，使农军们陷入到深深的思考之中。仅靠农军的实力，是不能对付强大的敌人。尤其是农军武器低劣，指挥失误，以致使农军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鉴于此种情况，战士们纷纷嚷着要去找朱德部队，希望工农革命军能助他们一臂之力，于是，唐天际便衔命前往。

3月26日，唐天际携唐德寅躲过敌人的盘查，顺利来到鹜山庙，与朱德见面。

唐天际早已相识朱德。南昌暴动时，担任过卫戍司令部的副官长。几个月没见朱德，见面后甚是亲热。

朱德询问了安仁农军攻城的情况，唐天际如实作了汇报。朱德听了，当即决定调一营兵力，协助安仁农军，会攻安仁县城。

唐天际从鹜山庙调来主力部队，整个华王庙又沸腾起来。一营正规军的到来，使安仁农军士气大增。当日夜晚，唐天际与营长陈道明商量，决计次日向安仁县城进发。这一夜，成了安仁农军的狂欢之夜！

次日，我军获悉敌警备大队从南雷庙向石头坳行动，企图扑向华王庙。唐天际得讯后，兴奋不已。陈道明主张将计就计，就在华王庙布下天罗地网，痛歼敌警备队，为死难烈士报仇。

敌人不知我军虚实，仍然在安仁城乡一带清剿赤色农军。当警备队进入伏击圈后，陈道明一声令下，如火喷射的机关枪响彻山头。敌人想不到我军火力竟有这么猛，仓惶败下阵来。这时，农军们从田垄间涌了出来，敌警备队哪经得住正规部队的攻击，很快朝县城方向逃窜。

我军穷追猛打，沿途汇集了不少赤色农军。抵达灵官庙、双牌山时，驻守在这一带的敌江声仪营，闻风而逃。进至县城后，将浮桥拆了，封锁渡口，以防我军攻击。

陈道明领着一营官兵追至河边，知道敌人已有准备，并不急着攻城。

“尽快将群众撤退下去，避免敌人的反攻。”陈道明说。

唐天际明白陈道明的意思，立即嘱人，将群众掩护起来。陈道明见群众已基本脱离险区，领着一营官兵，跑步通过城池前面的开阔地，悄然隐没在黄泥坳，设计就歼敌人。

敌人凭借着护城河作掩护，眼睁睁地见到我军正规部队通过此地。江声仪急调一连官兵出城，以探我军虚实。当敌这个连走进黄泥坳伏击圈时，突遭我军袭击。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敌一连官兵几乎全连覆没。

战斗已告结束。陈道明与唐天际等胜利完成任务后，又返回华王庙准备迎接朱德主力部队。

就在陈道明率部向安仁县城进攻的同时，永兴、耒阳农军近万人，由尹子韶、刘霞等率领，分三路直扑县城。3月29日，兵临城下，永兴十区赤卫队架起三门松树炮，轰开毓秀门。敌营长江声仪吓得丧魂落魄，溜回攸县，县长周一峰也仓惶逃到衡阳。

至此，安仁农军攻城之战告一段落。

邓三雄听罢，怫然作色，骂道：“好个作贱的贼脑壳，总有一天要生吞活吃了你这王八羔子！”

与安仁攻城之战相比，攻打桂阳则又是一番景象。

邓三雄是桂阳县著名的农民领袖。他与永兴的黄克诚、尹子韶、黄平、康子良、刘明初、李朴成，桂阳的邓华堂、邓友玠、邓友址结为金兰之交，号称为湘南的“十雄”。邓三雄排列第三，故曰“三雄”。

年仅三十三岁的邓三雄，原为军人出身，参加过国民革命军，随后随军北伐。1926年冬派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与他同期回到家乡的还有邓华堂、邓北钥等人。此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之机，邓三雄与尹子韶等人取得联络。尹子韶告诉他，桂阳县的基础较好。北伐以后，有不少桂阳籍的军人潜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并说湖南省农协、总工会已先后派何汉、梁邦栋来桂阳发展党的组织，杨赤还利用国共两党合作之机打入县署当了警备队大队长。邓三雄听了尹子韶的介绍，心里自然高兴。于是，便开始了秘密活动，组建工农武装。

湘南地处广东边境，广州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其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湘南。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湘南地区。由于湘南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赤色活动始终没有停止。

邓三雄工作十分出色。他一直关注着南昌起义的这支部队的活动情况。他从内线得到情报，朱德部已屯驻在广东韶关犁铺头，与范石生第十六军建立临时的统一战线。为取得联系，他四处奔走，不遗余力。终于在1927年11月间得到确切消息，朱德已派其部下周树堂副官，前往湘南联络。邓三雄知道周树堂是耒阳人，有过交往。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周树堂。俩人见面后，共叙衷肠。

周树堂个子不高，人却机灵。他简要地将朱德、陈毅部队的情况作了介绍，并询问了桂阳县的工作情况。邓三雄如实汇报。周树堂高度地赞扬了邓三雄出色的工作，并提议立即召开五县联席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邓三雄问：“啥时候开始闹暴动？”

周树堂说：“莫急，莫急，先把会议精神传达后，再相机研究作出决定。”

周树堂告诉邓三雄，朱德部队在犁铺头练兵，早晚有一日要到湘南来的。至于闹暴动的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安排，最好等到朱德部队来湘南后举行。

11月24日，在郴县、桂阳交界的东华山一所庵子里，召开了桂阳、郴县、耒阳、永兴、宜章五县党代表会议。会场上汇集了湘南地区各路的英豪。耒阳为周树堂、陈得志；宜章为廖子泽；郴县为李才佳、王继武、曹飞；永兴为刘明初、邱上云、李凡周、邓大亮、康子良；桂阳为邓华堂、邓北钥、邓三雄、吴万程、邓友杰、杨桂生、邓芳林等。会议由周树堂、邓三雄、邓华堂主持。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指出今后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的武装去击败反革命的武装，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

会议结束以后，邓三雄被留下坚守东华山据点，联系各县暴动事宜。其余的代表化装成小商、工匠、相士、乞丐，分赴各地侦察敌情，组织农军，准备年关暴动。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工作大有起色。

1928年1月17日，五县代表再度汇集在东华山上研究年关暴动的具体行动计划，不料被郴县丰乐挨户团发觉，密告桂阳县挨户团副主任雷澄。于是，立即调兵遣将，组织四百余人的队伍，将东华山团团围住。

枪声在山上呼啸作响。敌人的包围圈已渐渐地缩小。情况十分紧急。与会代表三十人奋起突围，有几位同志当场牺牲，大多数人冲出包围圈突围出去。邓三雄是东道主，沉着掩护大家突围后，由一和尚引路，从厕所破窗而出，逃出虎口。

突围后的环境十分恶劣。反动派到处设卡盘查，革命活动很难开展。邓三雄并没有因遇险而气馁，立即在桂阳洋市一带组建农军，扩展一支由六百多人参加的农民赤卫军队伍。并隐蔽地办起了简易兵工厂、炼硝厂，制造土枪土炮，待机举事。

这时，朱德、陈毅在宜章策动暴动的消息传到桂阳。邓三雄得知后，兴奋不已。为及时得到朱德的指示，县委派何克麟、李克刚前往宜章，汇报情况。

朱德高度地赞扬了五县联合起义之举，提出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武装斗争。朱德反复强调武装的重要性。何克麟、李克刚领命而归。朱德告知说，他即派部队来协助，要农军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邓三雄谨记朱德的指示，率领本地农军跟随朱、陈部队，转战湘粤边境，击退了许克祥部的猖狂进攻后，旋即回师北进。在郴州文化路陈家大屋会议上，朱德指示将郴县、桂阳等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邓三雄被任命为独立营营长。

在以后的征战中，邓三雄出生入死，不畏艰难。然而，东华山遭敌袭击的那一幕他始终刻骨铭心。

那次遭敌袭击，虽说多数人逃得性命，但也有不少人死于敌人之手。为此，对桂阳挨户团副主任雷澄这个恶棍，他始终记恨在心。有朝一日，他一定要痛歼这股匪徒，为死难者报仇！

不久，机会终于来临。

他从探子那儿得到消息。郴县丰乐团团总罗东之带着二三十支枪窜到桂

阳东成的唐下村，与桂阳县挨户团副主任雷澄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筑炮楼、修工事，并强迫当地15—45岁的男丁，一律要参加“地方自卫”，否则，与共匪同罪，斩首焚尸。

邓三雄听罢，怫然作色，骂道：“好个作贱的贼脑壳，总有一天要生吞活吃了你这王八羔子！”

几日之后，邓三雄率领独立营，配合尹子韶率领的永兴红色警卫团，张山川的正规部队一个排，约一千多人分三路直捣庙下。这时，桂阳邓北钥率车江源五百多农军埋伏在庙下附近的蒲峰寨岭上，准备堵截逃敌。战斗打响后，敌军以密集的火力封锁进村的隘口。由于敌人构筑的工事早有准备，我军虽猛烈地还击，激战三个多小时，终未攻克。于是，主动撤出战斗。邓三雄气得骂骂咧咧，好不沮丧。

次日，我军兵力增至约三千余人，从东、西、北三面夹击，激战十余分钟，敌罗东之、雷澄团兵无法招架，歼敌二十余人，其余纷纷潜逃。农军进村后，由于对敌人的愤怒，也有一些过“左”行为，烧了雷澄等土豪的老巢。回师途中，敌人不甘于失败，从大富团搬来救兵，欲与我军决一死战。在焦头冲一带，我军利用有利地形，痛击敌人。这时，我后续部队投入战斗，敌人大败而逃。罗、雷侥幸脱逃。

邓三雄在庙下战斗中，指挥自如，敢打敢拼，显露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当庙下处在酣战之际，朱德已调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教导队，由队长徐浮率领，奔赴桂阳地界。

按照预定计划，徐浮率教导队配合郴、桂农军攻打桂阳县城。由于准备不足，攻城未克。部队撤出战斗，至桂阳正和圩休整待命。

几日之后，萧克竟率部来到正和圩。徐浮得讯后，兴奋不已。这时，万伦率郴县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三团也已到达。几路部队云集在一起，其势力大壮。

朱德率主力部队撤出宜章城后，萧克率部仍坚持在宜章城乡，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将整个黄沙堡地区的革命烈焰点燃起来。

萧克率部在宜章西南山区坚持了两个多月，形势越来越严峻。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南北夹击，占据宜章到衡阳的交通大道。这时，宜章县委与主力部队已向东转移，萧克所部因在僻远的宜章西南山区活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靠在白沙区梅田镇，与欧阳祖光、王政领导的农军汇合，为统一指挥，合为宜章独立营。

独立营虽为一个营，可却是个地道的收容营。队伍间，男女老幼，无所不有。这时，敌人猛攻，队伍只好退到麻田。这一带山林茂密，道路崎岖。从麻田翻上了黄岑岭。此岭是骑田岭的主峰之一，战士们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峰，队伍中隐隐传来《国际歌》的歌声，萧克登临远眺，丛山如海，感慨万端，即兴吟诗：

农奴聚义起宜章，
晃晃梭镖刺大天。
莫谓湘南侧岭海，
骑田岭上瞰中原。

在骑田岭上小住几日之后，战士们的情绪十分低落。党的组织已失去联系，且又远离家乡，大伙像没了娘的孩子，思念着党，思念着远去的亲人。在这种情况下，萧克毅然决定，率部朝东，寻找主力部队。抵达郴县时，遇上尹子韶，才找到党的组织，恢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随即，抵达桂阳正和圩，与主力部队会合。

次日凌晨，萧克起了个大早，领着部队打前锋，朝桂阳县城开去。

按照昨夜军事会议的布置，萧克率独立营打前站，徐淳的教导队和郴、桂农军随后助战，打垮守城的民团，占领县城。

萧克率部走在前头。这支部队虽多系农民，但战斗力不弱。经过大小数次战斗后，已初步掌握军事方面的知识，战斗经验也逐渐丰富起来。

队伍马不停蹄地朝桂阳城奔去，行至离城十多里地的地方，与敌警戒部队接上火。萧克下令，将敌击溃，乘胜追击。徐淳率教导队随后，郴、桂农军尾随而至。经一场激战，农军占领县城，敌军守军抵御不住我军猛烈的攻势，败退而去。

占领县城之后，萧克率部驻在东塔岭庵子里，教导队和农军分驻在山脚的两侧，以应付敌人的反扑。

萧克清楚，敌人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果断地下令，修筑工事，准备再战。

下午4时左右，敌人果然开始反扑。溃敌残部纠集新田县团防局二三百兵丁，联合朝县城发起进攻。萧克率部从东塔岭山上往下冲，徐淳等指挥教导队和农军从山下两侧朝敌人猛攻，战斗一直打到天黑，终于将敌人击溃。当夜，部队仍驻在城郊，以防敌人再度发起攻击。

萧克领着部队仍驻在东塔岭庵子里，刚刚结束的会议已决定部队明日撤出县城，诱敌深入。萧克回到驻地后，没急着躺下歇息。农军们经过一日的苦战早已躺了下来，庵子里一片沉寂。

黑夜沉沉，四野阒然。萧克独自一人，沿着庵庙四周踱步。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往昔的日子里……

他想起了与他出生入死的哥哥萧克允。宜章暴动之后，萧克允一面带领农民们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一面又亲临毗邻的临武、蓝山等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络，准备发动临武、蓝山、嘉禾武装起义。当萧克与哥哥分手之后，一直没有他的音讯。自离开家乡嘉禾后，他没有再回故乡。现在，湘南各地的暴动都已起来，惟独没得到哥哥的音讯，他会不会……萧克被一阵寒风呛了一下，咳了两声，他不敢再往下想去……

次日一早，各路人马撤出县城，回原地待命。

几路兵马撤出县城之后，敌人很快占领县城。为打击敌人，农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城战斗。这样拉锯式地反复攻城，并没有使敌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不久，万伦率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三百余人，配合桂阳指挥杨赤率领的农军一千余人，第三次向桂阳城发起攻势。县长冯苍闻讯仓惶逃出县城。

第二天，冯苍在七拱桥扩充了队伍和弹药后，转向县城疯狂反扑。农军主动撤退。农军第三次攻桂阳城战斗，遂告结束。

邓华上将也是湘南起义的参加者。他是郴县人。年仅十八岁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农军指挥员。

当农军再度抵达桂阳时，邓华率保和圩一带农军八百余人，与邓允庭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会合。

邓华与邓允庭属一个家族。邓允庭年岁较大，五十来岁。早年留学日本，在地方上很有名望。邓氏家族有个不成文的族规。凡是读书的人，只要能够读得进，没钱族里会帮助。邓允庭是个知识分子，很注重教育。由于反动派的残酷统治，邓允庭对国民党很为不满。经过党组织做工作，将他接纳入党，成了郴县赫赫有名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

邓允庭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演变成共产党人，这不能不说是郴县地方党组织发展工作做得很出色。邓允庭弃笔从戎，在队伍中学到不少新的知识，由原来信仰宗教，改变成信仰马克思主义，邓允庭完成了世界观的改变一大飞跃。

两支军队屯驻九华山后，正巧桂阳杨赤领导的农军也已到达。于是，便决定第四次攻打桂阳城。

邓允庭了解我军的实力，所有的军事活动，对于演练这支刚刚组建的农军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几路大军汇集后，立即向桂阳县城发起冲锋。伪县长冯苍已习惯于赤脚农军的拉锯战，退出县城后，又组织力量反扑，如此循环往复，双方都处在对峙状态。

当然，农军攻城，造成极大的声势，对于反动势力的统治，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陈佑魁了解宋乔生。经过几年斗争实践，他已成了水口山矿区的工人领袖

当农民暴动的烈火燃遍整个湘南地区之际，衡阳——作为湘、桂军阀力量盘踞的经济中心，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动摇。

衡阳位于湘中湘南的会聚点，是反动势力较为雄厚的地区。这里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湘南农民赤色暴动之际，共产党人在衡阳开辟了另一条战线。

白区的工人们具有根强的组织纪律性，他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纷纷举行罢工，市民罢市。尤其是码头工人，停止卸货，东阳渡兵工厂的工人们，以怠工、罢工等方式向反动派展开斗争，想方设法拒不接受唐生智制造军械的任务，并且采用毁坏或抛弃机件的办法来配合农军起义。

与此同时，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等即率衡阳各地农军开赴将军庙、矮子岭整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由屈森澄任师长，出击南岳守敌，牵制驻衡阳城郊的国民党李宜煊师，紧密配合朱德、陈毅在湘南的行动。

当衡阳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农军曾向衡阳攻打过一次，许多矿工也参加了战斗，但终因敌人过于强大，攻城战斗失利，被迫退了下來。

湘南暴动的烈焰在很大程度上震惊了反动势力。衡阳外围成立了一片赤色政权。城内工人趁机罢工，市民罢市。反动势力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惊恐不已，惶惶不可终日。

毗邻衡阳的常宁县是一个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带的农军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策动了暴动。

常宁的暴动具有自己独有的特色。这一带矿山较多，在耒阳桐梓山组成

了工农游击队。这支队伍以工人为主，常出没于常宁城乡，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驻守在县城的挨户团几度欲包围游击队，均未得逞。朱德、陈毅策动宜章暴动之后，游击队四出活动，打击敌人。挨户团副主任肖宜春调集部队，进剿游击队，却反遭游击队的袭击，肖宜春落荒而逃。

不久，耒阳、永兴等地工农革命军两万多人，分赴常宁的白沙、衡头、秧田、烟州、东江口、独石等地，狠狠地打击了潜伏在菱河沿岸的肖宜春挨户团。肖宜春不甘示弱，领着挨户团窜到水口山，竟然枪杀工农一百三十多人，放火烧毁了工厂，并抓去几十名工人，酿成震惊湘南的惨案。

惨案发生以后，宋乔生率桐梓山工农游击队，返回水口山，烧毁了矿局办公楼、油米处、松柏火车站和停靠在松柏河里的汽船，给反动派一个重重的打击。

提到水口山，不能不说到宋乔生。

他是位血性的铮铮铁汉。宋乔生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生仅读了两年私塾。由于家境所迫，从小务农，后转到水口山铅锌矿当了一名吊车工。

水口山铅锌矿位于湘江上游东岸，常宁县东北，距衡阳市九十里，是当时我国最大的铅锌矿产地，素有“铅都”之称。早在九百多年前，老百姓就在这里采挖矿石。1896年，清政府正式收归官办，成了当时规模较大的官僚资本企业。1906年采用西法，开辟斜井，安置吊车及抽水台，到1909年，全矿有三千多工人，大都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

水口山铅锌矿是当时湖南最大的“利源”，也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工人的主要场所。矿工们每天在坑道里要工作12—14小时，每月仅得三五串铜钱，吃的是霉米饭。同时，由于采矿设备简陋，经常发生坍塌事故，很多工人死于非命。宋乔生虽是吊车工，但待遇很不好，原打算赚点钱养家糊口，没想到跳入到火坑，来到了人间地狱。

中国工人阶级向来不甘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水口山铅锌矿也与全国的工厂企业一样，罢工抗争此起彼伏。宋乔生从实际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工人不起来革命就不要想有好日子过。不久，他便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全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水口山，迅速布置建立工农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陈佑魁了解宋乔生。经过几年斗争实践，他已成了水口山矿区的工人领袖。陈佑魁从矿警队担任排长的我地下党员谢文彬那儿得到消息，水口山矿警队有枪一百二十余支。为策动工人起来暴动，策应湘南暴动，陈佑魁立即决定，在水口山发动起义，解除矿警队的武装，并委任宋乔生担任总指挥。

宋乔生受命之后，深感责任重大。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于1928年1月26日，策动了工人武装起义。

战斗很顺利。那日夜晚，宋乔生趁矿警队睡觉之机，指挥工人起义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矿警队，在谢文彬的配合下，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解决敌人，夺枪五十余支，子弹数百发，然后，公然扯起武装起义的大旗，离开水口山，经常宁，直奔郴县，寻找朱、陈部队。

队伍在经过常宁的刘家、独石，还打了几家土豪，没收了几千元光洋和几十担大米。行至桐梓山，与那里的农军会合，成立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

宋乔生任队长。队伍由原来的八百余人扩充到一千二百余人。

乐天宇心情沉重，双眼模糊。他不能忘记在那段残酷的斗争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湘南暴动在中心区域宜章、郴州等地爆发之后，其影响也波及到了临武、蓝山、嘉禾、江华、江永、道县、宁远等县份，其声势蔚为壮观。

嘉禾的武装暴动，聚集了不少军事人材。黄益善、彭芳、萧克允等都是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鄂南起义中回到家乡的共产党员。这些人成了嘉禾暴动的主要骨干人物。

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湘南土地上一片白色恐怖。那些从外返家的革命志士们，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重新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之火。

嘉禾毗邻桂阳、临武，与宜章相距不远。嘉禾县党的负责人黄益善积极联络各界革命人士，当他得知萧克允从部队中返回故里，心里格外的高兴。他顾不得凛冽的北风呼啸，连夜赶到泮头乡小街村，找到萧克允。俩人见面后，甚是高兴。萧克允简要地告诉了他的经历。他说，他在广东第二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团侦察队任指导员，随军北伐，转战于赣、闽、浙、苏等省，并攻下了杭州、南京等名城。1927年夏天，他随军抵达武汉。不久，汪精卫公然叛变革命。于是，他愤然离开队伍，转至鄂南地区的洪湖和崇阳县等地，参加了著名的鄂南暴动。起义失败后，他被迫返回故乡。俩人交往数次后，萧克允转告黄益善，他的弟弟萧克从南昌起义部队中回到家乡。黄益善立即见过萧克，详细密谈了暴动的计划及安排。经过努力，秘密成立了中共嘉禾南区支部，黄益善任书记，并串联共产党人唐仁宅、毛中心、彭芳、彭启贤、彭瞻贤、何辅汉等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由于黄益善担任过嘉禾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格外惹人注目，不便公开露面，因此，南区支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萧克允负责主持。

共产党人毛中心是一个十足的做田佬，一身农民装束，外加一根烟斗，地道的农村土语，看上去根本不像个赤色分子。毛中心受南区党支部的委托，前往临武县星子坪一带活动。

临武与宜章接壤，这里也曾有过党的组织。共产党员贺辉庭是位白皮红心的骨干人物。大革命运动期间，曾担任过国民党衡阳市党部书记，在共产党内部担任了共青团湘南特委组织部长。临武的党组织比较健全。这与贺辉庭出色的组织才能是分不开的。贺辉庭在临武发展了唐维新、文吐锦等11名新党员，同时，又亲自带詹代文前往宜章与彭晒、彭睽领导的黄沙区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在临武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白区工作是艰难的。1月17日，毛中心摆脱沿途挨户团的封锁，风尘仆仆地赶到临武星子坪一带。当他与贺辉庭见面之后，意外地获得了朱德部队已进入宜章的喜讯。他顾不得多停留，立即返回嘉禾，将这一喜讯报告了嘉禾县党组织的负责人。

“好，朱德部队来了，我们一定要趁机好好大干一场！”黄益善兴奋地说。

“朱德部队的到来，对于我们策动嘉禾武装起义大有好处。”萧克允说。

“依我看，应立即派人前往宜章联络，加强往来。”萧克建议说。

黄益善想了想，说：“对，马上召开支部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于是，紧急磋商会议在南区秘密举行。

次日，萧克、毛中心上路，赶往宜章取联络。当萧克、毛中心赶到宜章时，宜章城乡的暴动已拉开了序幕。

根据工作需要，萧克被留在碣石担任独立营副营长，毛中心被留在碣石担任宣传队队长。2月初，毛中心奉命返回嘉禾南区，转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鉴于嘉禾暴动尚不够完善，决定将黄益善、毛升珍、唐仁宅接去宜章工作。直到3月间，嘉禾南区支部萧克允和临武特别支部贺辉庭，赶至宜章梅田，见到朱德，决定派龚楷、萧克领导的独立营前往临武、嘉禾两县，策动两县的农民武装起义。

当萧克允与贺辉庭满怀信心地赶到宜章，请求增兵，策动两县农民暴动之际，毗邻嘉禾的蓝山县党组织也去信给宜章县委请求派人去蓝山县指导起义。为了促进这三个县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宜章县委决定派毛升珍回嘉禾，负责指导临、蓝、嘉三县的武装暴动。毛升珍回到嘉禾后，选定南区的麻冲为据点开展工作。谁料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宜章县委已离开宜章，无法取得联络。厉运杰和黄逵这两位出色的军事指挥人才，因为临武特别支部给他们的信被敌人查获后而遭到敌人杀害。毛升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脱离险境，只身潜往广西。就这样，临、蓝、嘉三县的农民起义因而遭到夭折。

厉运杰和黄逵是两位军人。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营长和连长，是两位十分优秀的军事指挥人员。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俩人结伴而行，从武汉返回故里蓝山，打算在此从事革命活动。

当两位年轻军官回到蓝山后，与蓝山县地下党员阮贞（女）接上头。据阮贞介绍，蓝山国民党反动派组建了一支“剿匪游击队”，专门对付共产党及农民组织。阮贞说，为了策动蓝山的农民武装暴动，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鉴于两位军官尚没暴露身份，建议打入敌“剿匪游击队”中，将这支武装拉出来，变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厉、黄俩人当即表态，接受党的指示，努力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厉运杰、黄逵一身戎装打扮，打着“国民党军官”的公开身份，很顺利地进入“剿匪游击队”里。

蓝山具的党政要人对厉、黄俩人刮目相看，觉得是难得的人才，颇受器重，遂在队伍间扩充势力，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厉、黄俩人终于站稳了脚根，谁料，情况发生变化，厉、黄俩人惨遭杀害，使蓝山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江华、江永、道县、宁远是毗邻湘南的四个县份。由于受湘南暴动的影响，这四个县的工农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到处追剿革命军，各县城乡的反动挨户团趁机横行乡里，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城乡四野，一片白色恐怖。

乐天宇是宁远县的农民协会委员长，是一位革命热情很高，但却缺乏军事斗争经验的农民领导人。乐天宇个子不高，长得天庭饱满，地廓方圆，看上去全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深深地感受到武装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光有革命热情，没有韬略也是不能成大事的。这是他从血的教训中悟出的真理。

乐天宇心情沉重，双眼模糊。他不能忘记在那段残酷的斗争中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马日事变”后，党的组织转入地下，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有一次，由他做东道主，召集联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零陵县农协委员长刘桐，道县农协委员长杨天顺。三位领导人在青口秘密召集会议，研究布置三县农军联合攻打零陵大忠桥的玉德光匪首。由于准备得不够充分，加上缺乏作战经验。三县农军经一场血战之后惨败而归，刘桐战死。刚刚点燃的革命星火又被敌人扑灭，城乡一片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革命虽然遭受了挫折，但乐天宇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在经过一阵深刻的反思之后，他又重振旗鼓，将起义失利后仅存的二十八支枪全部埋藏起来，伺机再起。不久，湘南暴动的消息传至三县。中共湘南特委指示江华、江永、道县、宁远四县县委，立即策动四县暴动，策应湘南暴动。

1927年除夕前，共产党人罗醒吾受湘南特委委托，前往江华县，与地下党员韦汉等具体商议起义事宜，确定江华为四县总起义的中心，并制定了起义计划。谁料，罗醒吾抵达江华后，不幸被捕，起义未能实现，成了终身遗憾。

尽管如此，四县党的负责人并没有气馁，他们仍然顽强地开展革命活动，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在湘南暴动的过程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农民也参加了这一伟大的事件。

湘南地区有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瑶族人最多。这些瑶族人分布在江华、蓝山、新田、双牌、道县、常宁、资兴、宜章、桂阳、郴县、临武。其中江华是少数民族自治县，瑶族、壮族最多。

湘南起义的烈焰燃遍了整个湘南地区，同时也燃进了瑶山瑶寨，这对于苦难深重的瑶族百姓们来说，无疑是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瑶族百姓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四处打击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这支瑶族的队伍在湘南暴动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九章 “反白”惨案

毛泽东心如蚁噬地接待了周鲁，并详细地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向特派员作了汇报。周鲁很为得意

陈毅与朱德分手之后，留在郴州，帮助地方党重建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并相机侧击永兴。他频繁往来于郴州、永兴、耒阳、安仁等地。牵涉到重大问题，他都与朱德交换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湘南的各项工局面已经打开，朱德对陈毅的工作十分满意。嘱陈毅不断开拓新局面，力争尽早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陈毅按照朱德的指示，又积极主动地找到湘南特委的负责人陈佑魁商量，就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的事宜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但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陈佑魁是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1年加入党的组织，自1926年10月起出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在策动湘南暴动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陈佑魁是湖南省麻阳县人，是位知识分子。“马日事变”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城乡的恶劣环境中，陈佑魁出生入死，不畏艰难，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然而，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残酷现实面前，却表现得尤为急躁。由于当时党中央推行了一条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致使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

陈佑魁是个爱激动的领导者。当党中央的文件传达到湘南以后，他立即着手布置执行。因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与朱德、陈毅发生了分歧。

3月上旬，湘南暴动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共湖南省委为贯彻中央的指示，派人到朱德部队，传达省委的指示：要把湘、粤大道两侧各五里地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毁，以免国民党的军队从广东沿大道进占湘南。很显然，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省委特派员还宣称，要实行“烧杀政策”，执行“焦土战略”。并振振有词地将其中央文件的理论根据说了一通：“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烧杀不能（会）吓退群众——我们的群众只有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例（列），我们并不顾恤的。”由于有这样一条理论做依据，于是，在湘南便大刀阔斧地执行了起来。

当然，朱德、陈毅是抵制这一错误决定的。

面对着湘南特委错误地执行这一决定时，朱德、陈毅的心情是沉重的。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抵制了这一错误决定。朱德在巡视湘南各县时，每到一地，都谆谆告诫干部群众，“房屋楼阁是劳动人民造的，革命成功了都要归还人民，烧了多可惜！”“反革命分子要杀，但要分清首恶和胁从，一概皆杀，树敌过多，对于革命不利。”不分青红皂白地烧杀，势必把革命搞乱。”……

由于朱德、陈毅的说服、教育，起义地区许多党组织、党员、干部，对“左”倾错误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在永兴，黄克诚因抵制“左”倾错误，被排挤在县委领导班子之外，但他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地反对“烧杀政策”，提出“烧房子不得人心”。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广大党员的支持和人民群众的拥戴，不久，大家推选他为县委委员。在宜章，特委下达“烧城”的指示后，县委集体研究，决定拒不执行。在耒阳，特委曾指示队伍撤离前将县城

烧毁，但耒阳县委在具体执行时，只烧了县衙门。

对于朱德、陈毅的所作所为，陈佑魁很不高兴。

省委代表传达完指示精神之后，回省复命去了。陈佑魁感到事情棘手。当然，中央的指示，这是毫无疑问要执行的。尽管朱德、陈毅持反对意见，但他不能不去执行这一指示。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党性很强的人。党的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

于是，中共湘南特委会议在陈佑魁的主持下召开了。

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研究部署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并敦促湘南各县党的组织执行。

陈佑魁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参加会议的有工人出身的特委委员杨福涛，团委书记席克思，以及部分县市的党的负责人。陈佑魁有意避开朱德、陈毅，以朱德、陈毅忙于军务为借口，使党中央的决定得以顺利贯彻执行。

会议在没有任何阻挠反对的情况下召开。陈佑魁无丝毫的拘束，尽情地阐述他认为无懈可击的理论，“同志们，湘南暴动已进入高潮，党中央最近又下达了指示。现在革命的形势处于高涨时期，我们党自领导南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大大小小的起义不下数十处，从全国的形势来看，一片大好。我们一定要发展大好形势，武装工农群众，粉碎敌人的追剿。大家要放手开展工作，不要缩手缩脚。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为了将革命的形势推向高潮，我们要毫不顾忌地开展工作。为此，特委决定，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沿湘、粤大道两旁五里地凡是能见到的房子，不管是地主的还是老百姓的，统统烧光，让敌人无安稳的住地。这一点，相信大家都能按省委的指示办。”

陈佑魁的话音刚落，与会代表便议论开了。

团特委书记席克思起身发言，他说：“据情报称，湘、粤两省敌军为扑灭革命火焰，纠集重兵，准备向湘南地区发起大规模的进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经与省委特派员商定，决定从耒阳到宜章的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地的房屋烧毁，实行‘坚壁清野’，将所有粮食全部储备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粉碎敌人的追剿，使敌进入湘南后，没吃没住，无法立足，敌人不打自垮，不攻自溃。当然，烧房子是下策，老百姓下一定会同意，但是，我们应以大局为重，烧毁几栋房子没有啥了不起，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道理很简单，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

席克思的语气很坚定，神态也很严肃。会场上立时引来各种意见。有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烧了房子，百姓们到哪去住，此种意见不妥；有的则支持，认为只有这样革命才彻底，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一些犹豫不定的人则认为，此事应征求朱德、陈毅的意见。

陈佑魁理解众人的心态，此刻，中央的指示精神才刚刚下达。他必须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干扰，执行中央的指示。陈佑魁与席克思聊了一阵，当众宣布，特委的决心已定，没有任何更改的可能，希望大家对此不必再讨论。

会议是在没有任何民主气氛的情况下召开。议题转入实施阶段的讨论上。

席克思认为，郴州是中共湘南特委的所在地，应该从特委开始做起。考虑到湘、粤大道从耒阳至宜章，郴州正好处在中间，实施方案定在郴州，具体由团特委书记席克思、特委委员朱舍娥负责监督执行。

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就在这样草率的情况下决定下来。散会以后，陈佑魁一番交代，席克思领着朱舍娥等三人，立即奔赴郴县贯彻会议精神。

湘南特委的这一错误决定，终于酿成了湘南暴动中著名的“反白事件”惨案，使郴县的革命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很难说得清楚，湘南特委的负责人是出于革命的激情，还是受错误思想的指导，在湘南地区执行中央的错误精神的同时，其影响也波及到了井冈山上。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军事委员周鲁，携着中央的指示，急急匆匆来到井冈山，传达省委决定，并要毛泽东的部队，前往湘南，配合湘南暴动。

毛泽东心如蚁噬般地接待了周鲁，并详细地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向特派员作了汇报。周鲁很为得意，侃侃言道：“党中央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政治报告《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第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所称的不间断地革命，中国革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全国的形势，由于各地的农民暴动，全国的形势处在一片高涨时期，尽管大革命运动遭受了挫折，但与目前的形势相比，革命仍处在高潮时期；第三，《决议案》高瞻远瞩，在决定革命的方针、策略问题上，为顺应形势的发展，要组织全国性的总暴动，提出城市暴动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的胜利的先决条件。”

周鲁喘了一口气，接着说：“党的《决议案》中还明确制定了现阶段的政策和策略，打击中小资产阶级，以迫使他们参加革命，使革命的力量不断地壮大。另外，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对于在执行中央指示的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要给予纪律处分，特别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的负责人更应当负有责任。”

周鲁用得意的眼光斜视了一下毛泽东，继而又说：“根据省委的指示，经过实地考察，我认为，毛泽东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鲁神色严肃，接着说，“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我认为，湘赣边界在执行中央的指示过程中，犯有右倾错误。边界的斗争，烧杀太少，行动大右，没有丝毫地造成全国总暴动的准备工作。鉴于此种情况，根据省委的指示，除去毛泽东同志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并撤销现任省委委员的资格，取消前委，改组为师委，何挺颖同志担任书记，毛泽东为师长，部队调往湘南，攻打汝城，策应湘南暴动。毛师长，你有什么意见么？”

毛泽东苦涩一笑，呷了口茶水，说：“既然特派员点到了我的名，我也就不能不谈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立起身来，点燃根香烟，说道：“作为党员，我服从党的决议。至于中央对几个起义的领导者给予处罚，并相继受到撤职的处分，虽说有些不公，但我也认了。人嘛，哪有不犯错误的时候，知错就改，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敢于面对真理的具体表现。但是，对于中央及省委的指示，我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当然，中央的《决议案》我们不可妄加评论，作为党员，应当与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但就湘赣边界的情形而言，却不像周鲁特派员所说的那样。什么‘烧杀太少’，‘行动太右’。可以说，周特派员对井冈山的情况并不太了解。自秋收暴动以来，如果我们一味要去进攻长沙，无疑是以卵击石，部队会遭受重大的损失。如今，全国

的形势仍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到偏僻的农村去，到国民党反动派无法统治的山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我们到井冈山短短的半年时间，我们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冲破了敌人的重重阻拦，在井冈山上改造了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先后攻打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并建立了三个县的苏维埃政府，恢复了党的组织。应当说，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然，我们也不否定省委建立以湘南为中心的根据地。湖南省委决定在湘南至少建立三个正规师的主张并没有错。尤其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湘南暴动后，那里的工农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这些成绩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略为停了停，又说：“但是，井冈山这块根据地目前已初具规模，倘若我们深入湘南，势必会前功尽弃，使井冈山这块根据地遭受损失。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往湘南，而应集中全力来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不行！”周鲁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中央的指示谁也无法更改。井冈山的部队应毫不犹豫地往湘南去！”

毛泽东痛苦地点点头，又说：“既然周特派员一味坚持，我们也不便反对。只可惜这半年多的心血呀！”

散会以后，毛泽东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驻地。

与周鲁面对面的交锋，使毛泽东的心境沉落到极点。

警卫员端来一碗红薯，毛泽东一边嚼着红薯，一边思考着问题。

由于周鲁的到来，在整个部队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队伍间传来各种流言蜚语。有的说，湘南特委派人到井冈山，要将部队调往湘南，这下可好，部队换一个防地，到湘南去见识见识；也有的说，毛委员犯了错误，中央已除去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要他当师长，连党籍都给开除了。等等。

毛泽东并没有因为组织上对他的处分而感到气馁。自周鲁传达党中央的《决议案》后，他隐隐地感到，中央在重大的路线、方针上犯有严重的错误。他了解瞿秋白，那是位典型的知识分子。“八七”会议期间，他与瞿秋白的私交很好。瞿秋白几度邀请毛泽东留在中央机关，担任军事部部长，指导全国的武装起义，但毛泽东婉言谢绝了。他在深刻地反省自己。由他亲手策动的秋收暴动并没有什么大错。说到错无非是没有执行省委的指示去攻打长沙。瞿秋白竟然不承认全国的形势仍处在低潮时期，却一味主观地夸大革命的形势，以致制定了一系列的错误路线，这不能不说是件非常痛心的事情。

眼前的情形已铸成大错。作为党员，作为这支军队的主要领导，他能不执行么？毛泽东的心情是痛苦的。

师委书记何挺颖推门走了进来，告诉毛泽东，周鲁提出，明日他即下山，要毛泽东从速赶往湘南，不得有误。

毛泽东一丝苦笑，说：“请你转告周鲁，部队去湘南已成定局，叫他不必担心。只不过我们这里还要做些准备。”

何挺颖点点头，坐了下来。

毛泽东问：“部队的情况怎样？”

何挺颖答道：“战士们有不同的想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军官们当中有点情况。”

毛泽东又问：“有么子情况？”

何挺颖答道：“军官们为你鸣不平，认为省委的指示太苛刻，不该这样

对待你。”

毛泽东笑了笑说：“中国革命的路极其漫长，作为一个人嘛，哪能老是平平安安，没有一点风雨呢？对于中央的指责，说实在话，从组织原则上讲，我服从，但从思想上来说，我是有些抵触情绪的。”

“是呀。中央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起义失败的原因很多，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把责任归咎到个人头上。中央的指责，特别是采取的组织措施是很不公平的。”何挺颖说。

毛泽东了解何挺颖。这位上海大学的大学生，陕西人。大革命运动期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以后随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上井冈山，在军中威望很高。

“中央的指责是有些苛刻，但并不碍么子大事。”毛泽东点燃香烟，吸了起来，“这也难为湖南省委，早在秋收起义前夕，省委在讨论整个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在湘南建立根据地，而我們是在实践中发现了井冈山这个地方，这里条件优越，党和群众的基础又好，特别是经过我们半年来的苦心经营，应当说，这块根据地已初具规模。现在，湖南省委突然间插了这么一杠子，确实令我们感到为难，很难接受呀！”

何挺颖也感叹地点点头，说：“现在省委已作出了决定，我们又不得不执行，的确很让人苦恼。”

毛泽东说：“苦恼归苦恼，原则归原则。我们只有执行省委的指示了。”

次日上午，毛泽东领着数名师团领导，将周鲁送出村子。

临行前，毛泽东与周鲁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尽管俩人各持不同的观点，但在执行省委的这一指示的问题上意见是统一的。

毛泽东要周鲁转达湘南特委，井冈山的部队不日下山，策应湘南暴动，同时，代向朱德、陈毅等人问好，湘南见面的日子为时不长，很快就会到来。

周鲁见毛泽东心胸豁达，心自先宽三分。

周鲁说，中央的指责是就全国范围内而言，并不单单指毛泽东一人。要毛泽东放宽心，大可不必计较。

毛泽东感谢周鲁的好意，说他堂堂七尺男子汉，绝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灰心丧气。要他尽管放心。

一行人将周鲁送走，直到人影消失才回。毛泽东顾不得精神上的打击，立即着手布置工作，思考南进湘南的日程。

席克思很不满意会场上的气氛，认为这是有意识的对抗特委。夏明震不忍看到席克思难堪的场面，要大家发言

席克思、朱舍娥一行三人，带着特委的决议，风尘仆仆地赶往郴州，传达党中央的指示。

席克思，化名为尹澎湃，是个知识分子，原任湖南省团委书记。湘南暴动期间，以省委巡视员名义来到湘南，担任省委直接领导的团湘南特委书记。这是位热情很高，思想极“左”的活动分子。席克思三十来岁，一副文明镜架在鼻梁上，看上去是个典型的秀才。

三人来到郴县，受到了郴县地方党组织的热情接待。席克思通知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特委有紧急会议精神要传达。夏明震不敢怠慢，立即派人四出通知，会议在城东的淑仪女校里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郴县县委负责人和县苏维埃政府干部夏明震、邝朱权、李才佳、阳景初、黄光书、何善玉、贺益生等。会议由夏明震主持，席克思传达特委指示。当特委的指示精神传达完后，会场上一片哗然。

多数人持反对意见，只有少数人支持。

席克思很不满意会场上的气氛，认为这是有意识地对抗特委。夏明震不忍看到席克思难堪的场面，要大家发言。

会场上一片沉寂，没有谁发言。

席克思见此场面，心里十分难受。他只得带头发言，“特委的决定是根据省委的指示来的，并不是特委凭空想像出来的。眼前，大敌当前，湘、粤两省敌军即将对湘南地区发起追剿，特委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也还是为了发展革命形势。倘若不这样做，后果会是怎样呢？关于执行特委的决定问题，我们认为，郴县的基础较好，大伙的觉悟也高，首先在郴县动手，也正因为郴县地处在湘、粤大道上。难道特委的决定会错嘛？”

李才佳打破沉寂：“特委是错是对我们不管，但要烧房子那是件做不得的事，老百姓会骂我们缺德，这种背老百姓骂名的事谁敢去做。”

“才佳说得对。”县总工会主席黄光书嚷道，“郴县是我们大家的家园，谁也没有权力践踏自己的家园。常言说得好，鸟也要有个窝，人怎能没有屋住呢？烧掉房子，老百姓们到哪里去住呀？！”

“是呀，天气那么冷。总不能让百姓们露天过夜呀。”妇女干部何善玉也附和地说。

“当然，困难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拒不执行省委的指示。”席克思板着脸，不满地说，“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容不得我们多去商量。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党员就必须服从党的决议，不能有任何的私心！”

“私心我们姑且不去谈它。”夏明震接过话茬，痛苦地说道：“特委的决定我们也应当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敌人很快就要进攻湘南，如果我们迟迟不决，将会丧失时机，给敌人以空子可钻。”

夏明震的话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干部们的心里仍然有抵触情绪。席克思见时辰不早，示意夏明震散会，下午继续开。

午饭过后，会议继续举行。

会场上仍没多少进展，大家对烧房子的事仍想不通。建议特委改变原定的计划。席克思听了，气恼不已。

下午的会开得很不顺利。席克思宣布散会，大伙分头回去后好好想想，力争做好工作。同时，又宣布纪律，大会讨论的问题不允许有任何泄密现象，如若发现，将以党纪政纪给予处分。

大伙纷纷走出会场。对于席克思的态度尤为恼火。一些干部私下借题发挥，对特委的决定十分不满。有的人甚至公开顶撞席克思，在会场上竟吵起架来。

夏明震满腹心事地走出会场，大步流星地赶回住所。

刚回屋子，正巧曾志也回来了。夫妻俩忙着做饭。曾志见夏明震脸色不好，问道：“今天又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

夏明震一丝苦笑，没作任何反映，说：“赶快做饭，吃完后我还要找人谈话哩。”

曾志了解自己丈夫的性格，不该问的她不会多问，不过，她从丈夫不愉

快的脸上似乎察觉出什么似的，“有事得慢慢来，不必操之过急。”

夏明震知道妻子是个温和的人，一丝苦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湘南特委已派人来传达省委的指示，要在郴县烧房子，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好办呀。”

曾志早在几天前就已得到消息，不无警惕地说：“这件事一定要慎重。烧房子牵涉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利益，处理不当，反受其害。你一定要当心一点。”

夏明震点点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妻子的关心，使他在纷繁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平添了一份勇气。

俩人草草吃毕晚饭，夏明震点着灯笼准备出门。曾志叮嘱丈夫早点回来。夏明震深情地点头含笑，出门而去。

三月湘南的夜晚，春雨潇潇。夏明震披着一件蓑衣，径直来到妇女干部何善玉的家。

何善玉比夏明震长几岁，在县委里负责妇女工作。

夏明震开门见山，说：“今天的会开得很不理想，席特派员满肚子不高兴，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回事呀！”

何善玉见夏明震心有所思，同情地说道：“特委的决定是有些过分，不要说我们干部接受不了，就是老百姓也无法接受。倘若烧了房子，后果会是怎样？你是县委书记，这个责任你负得起么？”

夏明震心如蚁噬，凄苦一笑，说：“现在不是谈谁负责任的时候。既然特委已派人来了，如不执行，对抗特委，这个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善玉，你想过这一点么？”

何善玉想想，觉得夏明震的话不无道理，说：“不执行特委的指示那是右倾，是反党的行为，这顶大帽子谁戴得起呀。唉，事情难办哟。”

“既然事情已到了关键，我们也不能不考虑。依我之见，不如这样。”夏明震说着，停了停。

“你有什么好法子？”何善玉问。

夏明震答道：“特委的指示要执行，老百姓的工作也要做，但在执行特委指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灵活一点，不一定原原本本地执行。”

何善玉是个乖觉之人，明白夏明震的意思，说：“那就依你的意思办。”

夏明震又说：“眼前最要紧的事是做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总不能老顶着特委的指示不办，这样下去，于特委于我们都不利。尤其是席克思这一关难过。因此，我认为，我们要分头去做工作，尽力使干部们的思想能通，只有通力合作，才能顺利地闯过这一关。”

何善玉觉得夏明震的主意好，点头同意。俩人分头去做其他干部的思想工作去了。

会议整整开了三天。

干部们表面上点头同意，心里头却不服。席克思见会议基本上达到要求，以特委的名义，强行作出决定，烧掉郴州城。郴县境内的“大道”两侧三十里地改为暂时横直烧五里，所有党政机关搬至东塔岭书院办公，县城的干部全部撤出郴州城。会后，由县团委书记邝朱权写出告示，向群众公布特委的这一决定。

席克思在得到满意的承诺之后，才匆匆地离开郴州。

夏明震如履薄冰似地送走席克思，开始执行特委的指示。谁料，县委的

告示贴出之后，立即遭到百姓们的强烈反对。

人们开始感到困惑。有的人公开埋怨，甚至于不满。县城里一片骚乱。尤其是郴州城区的居民们更是议论纷纷，有的人甚至公然谩骂县委。大伙一致推选城区苏维埃委员贺益生前往县委，请求县委收回这一命令。

贺益生是会议的参与者。对于会场上所发生的一切他都清楚。碍于情绪激愤的百姓们的请求，他不得不例行公事，代表城区居民的利益，找县委领导夏明震交涉。

夏明震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只得做些解释工作。

贺益生说：“百姓们的怨言并不过分，现在要烧掉他们的房子，将来他们到哪去住啊？”

夏明震痛苦地解释说：“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分土地，盖房子，将来胜利了再建城市。”

贺益生无话可说，他知道夏明震也是有苦难言。

夏明震强忍着心中的不快，耐心地做贺益生的工作。并告诉他，县委关于烧城的决定不会改变，这一点大伙都清楚，特委的指示准敢不执行。既然如此，作为县委干部，一定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以免节外生枝。

贺益生点头应是，快快而返。

当县委决定在3月12日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做进一步的解释的同时，在郴县城郊骆仙铺里却在秘密召开另一个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郴县大地主崔廷彦。

屋子黑黝黝的。时明时暗的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棂，映照在土屋里面。崔廷彦、崔廷弼、钟天球等几个黑影在秘密地磋商反革命暴乱的事宜。

崔廷彦说：“听说12号县委要召开大会，机会难得呀！”

“是哦，共产党闹暴动，烧房子连自家门都不管，这种事让人听了当今天奇闻真令人费解。”崔廷弼说。

钟天球说：“这有啥费解的。做田佬闹暴动闹红了眼，天王老子都不让。既然这样，我们也可趁机大闹一场，也好为大哥报仇！”

提到崔廷鄂大哥的名字，崔家兄弟俩无不感到伤心。崔家是郴州的名门望族，占有土地最多，是个大土豪。湘南暴动期间，崔廷鄂负隅顽抗，被苏维埃政府镇压。由于慑于暴动的强大威力，崔家兄弟伪装进步，以开明绅士的面目出现，讨好群众。其中崔廷彦还混进了郴县苏维埃政府工作。

崔廷彦素有“温文儒雅”之美称。为人谦虚谨慎，年轻时考取前清拔贡，是个典型的文人。崔廷彦进入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以后，表面上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并主动地将家里的家产分给贫苦老百姓，博得百姓们的好评。谁料，这个心比毒蛇还要毒的家伙，利用工作之便，暗中勾结反动豪绅，网罗地痞流氓，拉拢青红帮骨干，组织反革命团伙，阴谋进行暴动。当得知特委的指示与老百姓之间有抵触情绪的情况，秘密活动，策动反革命暴乱。

“天球，你明日立即组织人，秘密活动，在城乡散布谣言。只有把老百姓的思想搞乱了，我们才可混水摸鱼。”崔廷彦说。

“政府怕老百姓，只有把老百姓的愤怒调动起来，才可和政府作对。”崔廷弼补充说。

“对。谣言要说得厉害一点。传得越广越好。”崔廷彦得意地想出诡招，说：“把沿湘、粤大道两侧烧五里，说成为烧五十里，让穷做田佬们哭丧着找政府算账！”

“还有，谣言可多说一点。什么‘工人要杀农民呀’，‘农民要起来自卫呀’等等，只要能蛊惑人心，越乱越好。总之，不可放走一点机会。”崔廷弼说。

崔廷彦接着说：“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据我所知，湘粤战争结束以后，两省军队准备联合向湘南发起攻势。仅就郴州的情况来看，城内的武装力量也很空虚。朱德已率主力部队北上来阳，陈毅已去永兴开会，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去攻打桂阳，县赤卫队也到农村帮助老百姓打土豪去了。现在，满城的百姓们对政府有意见，只要我们暗中准备，趁着大会之机，发起暴乱，定可取得成功，可为我们这些人出一口恶气！”

“二哥说得对，不报此仇，誓不罢休！”崔廷弼恶狠狠地说。

暴徒钟天球领着数人，挥舞着大刀，一个箭步登上主席台，手舞大刀，将夏明震一刀砍倒。顿时，鲜血直流……

3月12日上午，暖烘烘的太阳，照射在郴县县城的城隍庙的广场上。

曾志起了个大早，昨夜，夏明震半夜才回来。她不忍心吵醒他，好让丈夫多睡一会儿。曾志匆匆吃毕早饭，立即赶到城隍庙。她知道今天的大会很重要，故而提前赶到会场。

城隍庙坐落在县城中心，是一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大会场地空旷，环境十分幽雅。曾志赶到会场，见场上已聚满了不少人。时不时地爆发出阵阵嚷叫声：

“谁烧房子就打倒谁！”

“谁烧房子就杀掉谁！”

甚至有人公然嚷道：“赞成烧房子站在一边，不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

于是，大多数老百姓“哗”的一声，立即站到了不赞成烧房子的一边去了。会场上，已开始出现了骚乱。

曾志见情况不对，一种防范的念头涌上心头。她必须尽快地赶回家去，通知丈夫，以防不测。当曾志准备出来之际，见大门口已有两位彪形大汉把门，进出的路已被堵住。曾志灵机一动，谎称自己是从乡下赶来的，要出去办点事。把门人不认识曾志，开始时拒绝放行。后来一位乡干部为她作证，才使她得以顺利逃出虎口，直奔家里。

曾志下意识地感到要出事，小跑似地赶回家里。这时，屋子里已空无一人。曾志感到事情紧急，又赶往东塔书院县委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告诉她，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已前往会场，时间已来不及了。曾志跑得满头大汗，见事情没有办好，心里懊恼不已。她从心里为丈夫及县委其他的领导人祷告，希望他们能平安地渡过这一难关，逢凶化吉，转危为安。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她想像的那样，一场悲剧，悄悄地降临到夏明震等人的头上。

上午10时左右，夏明震一行来到会场。这时，城隍庙周围已聚满了参加大会的群众。夏明震并没有感到有丝毫的隐患。大会开始后，由县委书记夏明震讲话。他说：“县委作出烧房子的决策，是根据湘南特委的指示执行的，郴县地处宜章至耒阳的中间，是湘、粤大道主要经过的地方。特委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电是考虑到湘、粤两省敌人即将发动大规模的进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剿，使敌人没粮食吃，没地方住，这是特委迫不得已才这样决定的，希望老百姓们能够理解。当然，烧房子不对，这是下策，但是，特委已

做出决定，我们也无法更改。房子是老百姓们的命根子，没有房子等于就没有家了。但是，为了大局，为了革命事业，我们不得不作出些牺牲，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夏明震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引起一阵骚乱。

“不许烧老百姓的屋！”

“谁烧房子，我们就同他誓不两立！”

夏明震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止住大家，由女界联合会委员长何善玉讲话。

“乡亲们，百姓们。”会场上响起了何善玉清脆的女中音，“刚才夏明震同志代表县委同大家讲了话。现在，我代表妇女会的同胞姐妹们说上几句。请大家安静。烧房子是不得人心，但是，我们是执行特委的指示……”

何善玉的话没说几句，会场上顿时爆发出愤怒的叫嚷声：

“乡亲们，共产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决不答应！”

“走，同他们拼了！”

“杀啊，不能让他们的诡计得逞！”

于是，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愤怒的人群开始骚动。一群暴徒，扯下臂上的红带子，换上白带子，高声嚷道：“反白啦，反白啦！”

夏明震、何善玉等县委干部立即制止愤怒的人潮，耐心地做老百姓们的工作。这时，暴徒钟天球领着数人，挥舞着大刀，一个箭步登上主席台，手舞大刀，将夏明震一刀砍倒。顿时，鲜血直流……夏明震来不及吭声，已被砍死。其余暴徒一拥而上，朝台上的干部乱砍乱杀。何善玉等人赤手空拳，与反革命展开了一场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参加会议的九名县级干部被杀害。何善玉从台上被丢到台下，身中32梭镖，壮烈牺牲。惨无人道的反革命分子，还将一尺多长的木棒子，插入她的阴道内，其惨状目不忍睹！当场遇难者除夏明震以外，还有何善玉、周碧翠（妇女宣传委员）、黄光书（县总工会委员长）、焦玉才（总工会财会委员）、陈代长（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廖忠（少先队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两名指挥员（王营长和刘连长）也同时遇害。

郴州“反白事件”的爆发，激怒了革命群众。他们拿起大刀、梭镖、锄头、扁担，与反动暴徒搏斗，于是，会场成了战场！

钟天球一伙暴徒在城隍庙行凶得逞之后，又向县总工会、CY训练班、少年先锋队等机关团体杀去。一路上，他们大开杀戒，只要见到戴红带子的人就杀，见商店就抢，见房子就烧，一时间，整个郴州城内，火海一片，血流成河。由于敌人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一次叛乱，老百姓们毫无防范，就在当天被敌人杀害的人达二千余人。

在这可怕的事实面前，人们都感到茫然。尤其是当天下午，崔廷彦、崔廷弼又派出暴徒到四乡鸣锣讲话，致使许多受蒙蔽的群众信以为真，在他们的反动谣言的煽动下，数千农民进城包围东塔岭的县党政机关。曾志带领驻东塔岭的武装自卫队二十余人，抵挡了一阵，但因暴徒与受蒙蔽的群众混在一起，不便开枪，只得撤下山去。

曾志并不知道丈夫已经遇难，当从城隍庙退出来的人告知她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后，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事实。曾志一阵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感到伤心。众人劝了又劝，暴徒们仍在穷追不舍地追赶，在这种情况下，曾

志强忍着胸中的痛苦，女扮男装，在山上躲藏起来。

这时，驻扎在城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教导队三十多人，在刘之至的带领下赶来，曾志见到他们后，立即汇成一股，于13日晨冲出暴徒的包围，前往永兴，向驻在永兴的工农革命军及湘南特委汇报情况。

席克思传达完湘南特委的指示之后，回到永兴，并不知道由于特委的错误决定，以致酿成郴州的“反白事件”。

陈毅受朱德之委托，在永兴正在筹集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对于席克思执行省委的指示，他是有过抵制的。

当曾志一行风尘仆仆地赶到永兴时，诸位领导听到这一消息后，如同晴天霹雳，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陈毅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再也无法做手头上的工作了。经与特委负责人紧急磋商之后，立即率领两个连的部队赶往郴县。特委负责人火速向周围数县发出通知，调动部队，前往郴州，平息反革命暴乱。

各路农军十万火急地奔赴郴州，农军们手握长矛、梭镖、大刀，双目如炬，巴不得立即赶到郴州，与敌人决一死战！

然而，就在反动暴徒血洗郴州城之后，崔廷彦、崔廷弼等反动豪绅们，弹冠相庆，互相祝贺。13日上午，崔廷弼在城内寿福殿召开了反共大会，崔廷弼为大会主席，旧商会常务委员廖镜廷为副主席。会上，崔家兄弟喜形于色，得意洋洋。崔廷弼扬言，他要反共到底，并以“杀一个共产党员赏大洋八十块”为诱饵，欺骗群众为其卖命。成立了“反共总队”，由廖镜廷任总队长，妄图纠集暴徒，死守郴州，顽抗到底。

反动暴徒的所作所为，终于使受骗的百姓们明白了一切，被蒙骗的农民们痛心疾首。他们终于看清了反革命暴徒们的狰狞面目。于是；就在事变的当天，郴县苏维埃干部李佑余和一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突围出城，有的翻山越岭，有的涉水过河，分别到永兴、宜章和郴县良田、永丰乡等地报信求援。

郴县反革命暴乱的消息很快传遍周围数县。最早得到事变消息的是郴县良田区委。良田离郴州四十里地，机灵的李克如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赤卫队和农协会一千余人，连夜率众进城，攻打暴乱武装，双方激战一夜。次日，三区委组织全区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前往参战，一支四五千人的队伍，赶到郴州，兵分两路，夹击敌人。战斗一直持续到14日清晨，敌人伤亡很大。这时，郴县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邓允庭和团长万伦率两团农军从桂阳赶来；郴县赤卫大队副大队长李泽民率领部分赤卫队员赶到瓦窖坪，与陈毅率领的两个连的部队会合。陈毅指挥各路人马，统一作战。分成三路，将整个郴州城团团包围。激战中，陈毅见到曾志，问她怎么来了？曾志强忍着心中的痛苦，告诉陈毅，她与刘之至率领的教导队尾随回到郴州。她要亲自参加平息暴乱的战斗，以告慰夏明震的英灵。

14日，战斗持续了一天。郴州城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敌人土崩瓦解。崔廷彦、廖镜廷狼狈逃窜，崔廷弼被当场击毙。

郴州城外，新坟丛丛，白幡扬扬。在夏明震等九位县委遇难干部的墓地上，人们伫立为死去的英雄们静默志哀。

曾志在两位妇女干部的搀扶下，泪水已模糊了她的双眼。两天来，她滴水未进，人已憔悴得不像样子。同仁们劝了又劝，他们深知，此时此刻，哪怕是再好的言语都很难打动曾志的心，只有沉寂，才是最好的安慰。

大伙的情绪十分低落。在执行特委错误决定的过程中，死去的亲人已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只有沉寂，才是无声的反击。“反白事件”虽然只有短短三天，但它却波及到郴县的大部分区乡。据统计，全县十一个区和三个特区，除秀贤、秀良、吉阳等三个区外，其他都发生了地主豪绅的暴乱。整个暴乱实际上延续了七天，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尤其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暴乱中县区领导干部和基层骨干，竟然死伤达一千余人。这是个不小的惊人数字。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郴县人民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在郴县地区，东街、西街许多房屋被烧。东街、西街、半边街、大街的百货、绸布、国药、南货商店和米店，均被暴乱分子抢劫一空，郴州城在遭受这场劫难之后，众人在痛苦中呻吟！

郴州“反白事件”的发生，人们不禁要问：湘南特委究竟有没有错误？那个席克思难道就没有责任么？！当然，湖南省委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仅仅只撤了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的职，由工人出身的杨福涛继任，一千余人的性命就这样白白牺牲了。

处在困境当中的郴州城百姓们，感到失望，感到茫然。

在这个关键时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与湘南特委紧急磋商，派陈毅前往郴州，处理善后工作，并担任郴县县委书记。陈毅深感责任重大，忧心忡忡地辞别众人，匆匆地赶往郴州城。

陈毅不无感伤地劝大家莫要过分悲伤。人已死了，不可能复生。这个惨痛的教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吸取的

陈毅到任伊始，郴州城乡满目疮痍，弹痕累累。眼前的景色，一片萧条破败。城郊山冈坡上，新坟座座，人们为死去的亲人们悲痛欲绝。大街小巷，散发出呛人的焦炭气味。陈毅在县委干部的陪同下，巡视了郴州城乡，所见到的一切，都令他悲伤不已。

回到住地，陈毅不食茶饭，心境沉落到极点，一个好端端的郴州城，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以致在短短的三五天内顷刻间变了个样。曾几何时，老百姓的欢腾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忧虑愤怒的脸容……

事态的演变很令陈毅感到棘手。在巡视的过程中，他见到了不少喊冤的老百姓。陈毅好言相劝了他们，百姓们因失去了亲人，理智已完全丧失，纷纷表示，一定要报仇雪恨，要政府为他们伸张正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陈毅从纷繁复杂的矛盾旋涡中沉思，使他感到最为棘手的还是如何处理参加暴乱人员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的问题不处理好，其余的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因此，在处理善后工作的过程中，必须把这一问题作为主要突破点加以解决。陈毅在经过一阵思考之后，立即召集新一届的县委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着手工作。

会议由陈毅主持。开会之前，陈毅提议为郴州死难烈士们默哀三分钟，以表示对烈士们的沉痛哀悼。然后，开会研究工作。

会场的气氛十分低落。

陈毅不无感伤地劝大家莫要过分悲伤。人已死了，不可能复生。这个惨痛的教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吸取的。会议就如何处理参加暴乱人员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一部分干部顺应群众的要求，主张惩办凶手，狠狠地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也有一部分干部认为，血债要用血来还，凡是参加暴乱的人都必须偿还血债，对参加暴乱的人要杀个片甲不留。

陈毅在会场上作了认真的发言。他说，郴州“反白事件”给革命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次暴乱是在一小撮土豪劣绅的煽动下进行的，多数参加暴乱的人由于出于反对烧房子的义愤，加之土豪劣绅们的煽动，以致受了蒙骗，做了些过激的事，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严格区分。如果我们一味主张将所有参加暴乱的人都杀掉的话，势必会引起更大的混乱，上敌人的当。因此，我们不能草率行事，应当区分敌我。尤其现在群众的情绪十分低落，我们一定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鉴于此，我建议，县委的干部会同特委的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组，深入到城乡，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说服群众，只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家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陈毅的讲话，得到了大伙的支持。最后，以县委的名义作出决定：除主犯钟天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外，其他一个不杀；对受蒙蔽参加“反白”的群众，一律既往不咎，是农会会员的仍然当农会会员，是积极分子的仍作积极分子使用，不受处分，不写悔过书，并相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这一决定。

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件十分艰巨的事情。

县委工作组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到城乡，开始做百姓们的工作。

陈毅严格掌握着政策界限，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了解到，参加暴乱的数千人中，大多数是因为对极“左”的“焦土战略”不满被崔廷彦等欺骗利用而上当的农民，在敌人的煽动下，跟着摇旗呐喊了一阵，而且不少的人看到崔廷彦等人的暴行后，很快觉醒，自动散去。陈毅认识到，对于他们主要是教育问题，应该与暴乱分子区别开来；对于犯有罪行的，也应有首恶与胁从之分，有罪行轻重之别，不能一律都杀；对于其中有悔改表现的，还应从宽处理。

经过几天的工作，陈毅的思路大开，工作的积极性大增。他还深入到华塘、良田、栖风渡、瓦灶等地乡镇，深入调查研究，耐心地说服教育群众。当地百姓告诉他，华塘铺赤卫队队长周宏杰的父亲在“反白事件”中被敌人杀害。陈毅还深入到周宏杰的家，慰问家属，鼓励家属挺起腰杆，拿起刀枪，继续战斗。周宏杰从外回来后得知此讯，感激不已，亲自上门，感谢陈毅。

在深入做群众工作的同时，陈毅不忘健全县委的领导班子问题，他觉得这是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在酝酿新一届县委班子的过程中，他决定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骨干，选拔到领导岗位，并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与充实。县苏维埃主席由二十多岁的王香和担任，李佑余任苏维埃政府的党代表。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才佳调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以加强对武装力量的领导。

艰苦的工作，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短时间的努力工作，使郴州的各项工作打开新局面。不久，群众大会在县城召开。前来参加会的人络绎不绝，百姓们听说郴县派来了一位新县委书记，是位军人，有水平有能力，大伙争相一睹陈毅的风采。

群众大会是在热烈的气氛中召开的。

陈毅代表县委作了深刻的检讨，并十分严厉地批判了“焦土战略”，“烧杀政策”，以致给郴州人民带来巨大损失。百姓们见陈毅说话诚恳，态度随和，大伙啧啧赞叹不已。

陈毅在大会上当众宣布：在以后的工作中，不准烧房子，不准乱搬家，不准乱造谣，不准乱起哄。并提出要妥善地厚葬死难烈士，对烈士家属发放抚恤金。

会议结束以后，郴州城乡又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城乡商店、作坊照常营业，社会秩序井然。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工作，郴县城乡不但迅速恢复了正常的革命秩序，而且插标分田十八万亩。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在实践斗争中深深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惊天动地的伟业。

陈毅没有辜负湘南特委及朱德的嘱托，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在处理郴州“反白事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十章 谊切苔岑

席克思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起身来，与陈毅争论起来

郴州“反白事件”发生之际，朱德正在耒阳，负责指挥整个湘南地区的军事工作。当噩耗传来阳后，朱德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多好的同志啊，竟然惨遭敌人杀害。”朱德忿忿不平，感叹言道。

伍若兰理解朱德的心情，劝着说：“事情已出，得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朱德说：“已派陈毅前往郴州，处理善后工作。”

伍若兰点点头，说：“陈党代表工作能力强，由他出面，问题不会太大。”

朱德一丝苦笑：“派陈毅去是我的主意。也只有他去比较合适，换湘南特委的负责人去，事情反倒会弄糟。”

伍若兰知道朱德对湘南特委的人持有看法。虽说她与朱德已成夫妻，但牵涉到党内的机密她从不问。这一点，朱德很是满意。

“明震死得太惨了！”朱德不无感叹地言道。

“是呀，听说‘反白事件’，就杀死了一千多人，这个教训够惨痛了。”伍若兰补充说。

朱德情绪不佳，愤怒地嚷道：“乱弹琴！湘南特委瞎指挥。如果不是这样；哪里会出现这样的惨案呢？”

伍若兰了解丈夫的性格，前一段日子，朱德的心情一直不好。湘南特委一味主张“焦土战略”，盲目的采取烧杀政策。朱德一气之下，竟然与特委的负责人顶撞起来。当然，朱德是位党性很强的人。在整个湘南暴动中，朱德、陈毅作为军队中的主要领导者，其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军事。湘南特委是党的指挥机关，全面工作理所当然的是他们负主要责任。

郴州“反白”惨案的事情在军中广为流传。除夏明震等几位郴县党政负责人遇难之外，军中也有两位中层干部牺牲。战士们嚷着要杀回郴州，为死难的王营长和刘连长报仇。朱德止住了军中的愤怒情绪，耐心地说服战士们，并告之已派陈党代表前去郴州，相信会妥善处理这一事件的。

军政人员的情绪已趋稳定，朱德仍集中精力，从事军事指挥工作。不久，从郴州得到陈毅的来信。朱德兴奋不已，立即拆开信函，仔细地阅读。

陈毅告诉朱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郴州的工作局面已打开，善后问题也得到了妥善处理。目前，特委正准备在永兴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问朱德是否有时间出席。

朱德很满意陈毅出色的工作表现，由于军务在身，无法出席。于是，草拟回信一封，对陈毅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嘱通信员立即送往郴县。朱德在处理完军务之后，又把耒阳县党政负责人召来，催促他们尽早赶到永兴，参加大会。并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大会，要大家务必参加。由于工作拖累，他一时到不了会，请诸位代为转达。

几天之后，朱德收到了《快邮代电》，通报了大会召开的盛况，并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快邮代电》全文如下：

第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湖南省党部、各省县市党部、中华苏维埃政府、各省市县苏维埃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党代表、各路总指挥党代表、各师师长、党代表暨全国工

人农民兵士均鉴：

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自三月十六日开幕，共开会五天，业于二十日午后九时闭幕。计议决：（一）政治决议；（二）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政纲；（三）暴动总口号；（四）工农武装；（五）土地问题决议；（六）肃清反革命条例；（七）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要案，并选出陈佑魁、刘冬生、李才佳、周淑良、王香和、何长工、余甫文、吴弼、陈毅、朱德、伍昭援、伍昭彦、梁钟楚、陈伯诚、尹子韶、刘英廷、朱克敏、李玉田、吴泗来、宋乔生、黄体国等二十一人为执行委员，组织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特此电达。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主席团陈佑魁、席克思、陈毅、杨靖、尚达甫叩。

三月二十一日

陈毅领着李才佳，兴致勃勃地赶到永兴，参加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

永兴是陈毅工作近一个月之久的地方，这一带的情况他很熟悉。陈毅高地赞扬了黄克诚、尹子韶出色的工作，并帮助组建了永兴红色警卫团。

陈毅赶到永兴，详细地向特委负责人陈佑魁、席克思汇报了郴州“反白”惨案后的善后工作。陈佑魁默不做声，心里直感愧疚。席克思则不同，在陈毅汇报的过程中不断插话。陈毅实事求是地作了汇报，并就“反白”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了透彻的分析。席克思听后，很不高兴。陈毅是个血性子，哪管你席克思能否接受，严厉地批评了特委，认为这是违反客观实际的错误做法，说穿了，那是瞎指挥。

席克思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起身来，与陈毅争论起来。

陈毅疾恶如仇，容不得眼珠子掺沙子，红着脸与席克思争吵起来。

陈佑魁自觉理亏，只当和事佬，要俩人不必争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必重提。

陈毅不赞成这种观点，又与陈佑魁理论起来。

汇报会成了争论会。陈佑魁宣布散会。陈毅愤然走出会场。

次日，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陈毅坐在主席台上，大会的盛况令陈毅感到兴奋。

大会散发了许多材料。陈毅随手打开材料，见湘南苏维埃政权组织一览表吸引了他。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湘南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是他不曾预想到的。

陈毅仔细地阅读材料。粗糙的毛边纸上，清晰地刻印了政权组织的详细情况：

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928年3月20日成立）	
主席	陈佑魁
宜章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2月6日成立）主席	
席	毛科文
副主席	吴泗来
财经委员会	吴汉杰
裁判委员会	XXX
土地委员会	XXX
武装委员会	XXX
郴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2月7日成立）主席	
副主席	王香和
秘书	李才佳
	陈代长

肃反委员会	杨景初	
经济委员会	刘善淑	
土地委员会	戴书隆	
粮食委员会	曾子彬	
耒阳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2月19日成立）主席		刘泰
副主席	徐鹤李树一	
秘书	钟森荣	
军事委员会	李天柱	
财经委员会	李树一（兼）肃反委员会	伍昭立
青年委员会	刘德祖	
土地委员会	谢朝楚	
永兴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2月11日成立）主席		刘
木		
副主席	邓燮文	
秘书	何宝臣	
土地委员会	刘让三	
教育委员会	刘在南	
肃反委员会	李腾芳	
军事委员会	XXX	
资兴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3月6日成立）主席		刘英
廷		
副主席	黄义行	
秘书	何子奇	
军事委员会	李奇中	
财务委员会	黎先谋	
粮食委员会	袁才奇	
土地委员会	李化之、胡昭日肃反委员会	朱赤
青年委员会	袁公亮	
妇女委员会	袁凤兰	
安仁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4月2日成立）		
主席	唐天际	
秘书	凡寨 唐德丝	
组织部长、赤卫队总指挥	龙文从	
宣传部长	龙安仓	
军事部长	颜文达	
财经部长	凡坤光	
赤卫队长	刘加可	
桂东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3月31日成立）		
主席	陈奇	

陈毅浏览材料，心中不禁涌起一阵痛苦的思潮。他的视线落到郴县的组织一览表上，李才佳已做工作上的调动，主席一职由副主席王香和接替，秘书长陈代长已经牺牲，其余的人相应地也作了补充。

会议期间，陈毅与李才佳同住在一起。永兴城内，一片热闹景象。老百姓们像逢年过节似的，奔走相告，庆贺自己的政权诞生。

吃毕中饭，陈毅与李才佳闲着无事，上街逛逛。走到街中心，一群市民们正围着一张布告观看。陈毅爱看热闹，也挤进了人群。见墙上张贴了一张布告，工整的楷书，散发出一股清香的墨汁味。陈毅知道，那是永兴县苏维埃秘书何宝臣的笔迹，在永兴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他与何宝臣相识，很欣赏他的才干。

布告是以红色警卫团的名义颁布的，上面写着：

照得本军起义，原为解放穷人。

打倒祸国政府，杀尽殃民豪绅。

废除苛捐杂税，以及关卡厘金。

严禁吸烟玩赌，提倡男女平等。

厉行水田早土，各按人口均分。

所有公共积谷，尤宜妥管备耕。

创造大同世界，达到无富无贫。

特此剴切告喻，务希一体谨遵。

“好，写得好！”陈毅赞叹不已。

李才佳不感兴趣，催促陈毅离去。陈毅喜欢吟诗，随口而出地念道：“三字写来分长短，民国来了共产党。郴州出了李才佳，他带我们闹平产！”

“你从哪知道这首诗？”李才佳吃惊地问道。

陈毅喜形于色，说：“天下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李才佳不好意思地说：“那是瞎吹我的。”

“不。别认为这只是一首小诗，可它却道出了百姓们的心声。”陈毅说，“除此之外，我还晓得别的诗哩。”

“还晓得什么？”李才佳知道陈毅有这样的爱好，平时爱收集各种打油诗。

陈毅说：“来，听我念念。上联是‘打倒贪官污吏苛捐杂税’，下联是‘打倒土豪劣绅重租重利’，横额是‘苏维埃政府’。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李才佳点头笑了笑。

陈毅又说：“安仁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的对联更有意思。‘安仁立政府，适逢桃开柳吐，处处十分春色；永乐庆翻身，兹当龙飞凤舞，人人一颗心’。”

李才佳非常敬佩陈毅的才干，在短短相处的一段日子里，他深感陈毅身上有许多值得他学习的优点，特别是在处理善后工作的时候，充分表现了他那种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陈毅很长时间没与朱德在一起了。此刻，朱德已成了家。陈毅表示祝贺，并戏谑地称伍若兰为嫂夫人。伍若兰听罢，觉得别扭，转身出门而去。

大会结束以后，陈毅没有直接回郴州，而是改道北上，直奔耒阳。他要会会朱德，详细地向他汇报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情况。

陈毅打发李才佳先回郴州，并交代了当前的工作，指示县委要借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东风，以政府的权威力量，领导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和其他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李才佳按照陈毅所讲的一一记在心里，告辞回郴州。陈毅见在永兴没别的事可做，径直往耒阳，见到朱德后，俩人兴趣盎然，交谈到深夜。

陈毅很长时间没与朱德在一起了，此刻，朱德已成了家。陈毅表示祝贺，并戏谑地称伍若兰为嫂夫人。伍若兰听了，觉得别扭，转身出门而去。

俩人交谈许久，陈毅将郴州“反白”惨案的经过，以及处理善后工作的情况向朱德作了汇报。朱德感叹道：“吃了苦，真不简单！”

陈毅说：“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全区都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并相机做好根据地内部的各项工作。从眼前的局势来看，对我们发展革命事业大有好处。”

朱德点头应是，说：“要抓紧时间做好土地革命，特别是插标分田工作，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伙都没有经验，只能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在军事工作方面，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敌人准备调集重兵，镇压湘南起义，看来，一场血战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哦，有那么严重么？”陈毅感到愕然，问。

“是呀，情况很紧急。”朱德浓眉紧蹙，“湘南暴动初期，正好爆发了湘桂战争，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西征军，与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部队，经过几番交战之后，唐生智寡不敌众，节节败退，由芜湖、安庆退到武汉，后来又撤到长沙。1928年1月，西征军紧追不舍，进攻长沙，等于打到了唐生智的家门。这时，粤、鄂军阀李济琛、杨森均先后通电讨唐，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唐生智抵御不住几路大军的压力，被迫下野，东渡日本。属部的叶琪、吴尚、李云杰、熊震均向西征军投诚。3月8日，何键、李品仙各部亦与西征军言和。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于是下令全线停战，并由安庆抵达长沙。这样，湘、粤军阀战争算是告一段落。”

朱德对当前局势的了解，很让陈毅感到信服。问：“现在的情况会是怎样？你同我说说。”

作为军人，陈毅急于想了解当前的军事局势，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朱德呷了口茶水，继续说：“湘桂军阀战争已告结束，而湘南地区的暴动则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因此，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于是，重新调集兵力，进剿湘南，这已成了当前敌人的主要任务。尤其是许克祥、李宜煊的部队遭到挫败之后，敌人更是恼羞成怒。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湘粤军阀准备联合起来，镇压湘南暴动。”

停了停，朱德又说：“据情报称，从3月份开始，湘粤军阀积极调集部队，准备会攻湘南。”

“敌人有无具体的布置？”陈毅问。

“有。”朱德答道，“北面敌军有第七军的第二十师，师长李朝芜；第十三军的第二师，师长向成杰；第二十一军的第一师，师长罗霖。以李朝芜兼‘湘南剿匪总司令’，前线指挥部设衡阳。同时，敌第八军吴尚一个师进驻茶陵，威胁安仁。南面敌军有范石生、许克祥、胡凤璋部，除范石生的十六军第四十六师张浩副官长所率的一部、新编第四师师长彭俊初，第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和一个军官教导团（团长丁腾）外，还有许克祥的独立第三师，胡凤璋的第一路游击师。以范石生兼总指挥，前线指挥部设韶关。敌人集中九个师和一个军官教导团的兵力，准备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我们，形势十分严峻。”

陈毅说：“看样子敌人马上就要进攻了，得抓紧时间做好应战准备。”

朱德点点头，又说：“前不久，听湘南特委的人说，特委已派军事委员周鲁上井冈山去了，打算调毛泽东的部队下山，配合湘南起义，现在看来这

都无关紧要了。”

“是呀，敌人重兵进攻，湘南特委又采取了过‘左’的政策，对于湘南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陈毅说。

朱德说：“现在的形势非常紧迫，我们一方面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另一方面要积极做好工作，尤其是最近开展的插标分田工作，更是紧迫，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陈毅说：“政府工作属湘南特委负责，目前，全区的插标分田工作已全面展开，其他的工作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朱德满意地点点头，说：“仲弘兄，你在地方工作多时，为以后开展土地革命工作积累一些经验，请你谈谈地方工作的情况。”

陈毅笑了笑，“朱军长，我虽然在地方工作了一段日子，只接触了一些皮毛的东西，谈不上任何经验，我只能把所做过的事情与你谈谈。”

“好呀。你在一线工作，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朱德说，“自从南昌暴动以来，我们党虽然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工作。尤其是南下广东以来，整日忙于军务，国民党反动派穷追不舍，根本没有时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好了，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对于我们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大有好处。”

陈毅附和地点点头，说：“各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在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同时，也开展了土地革命以及根据地内部的肃反等工作。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第一，发布法律、法令、口号。宣传工作做在前头。大革命时期，‘一切权力应归农会’，农会在乡村独裁一切。到了这个时候一切权力应归苏维埃，由苏维埃发展法律、法令、口号。令行禁止，充分体现出法律的权威。所有发布的法律、法令、口号，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也涉及到宗法思想、制度，以及城里的贪官污吏和乡村的恶劣习惯。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打倒土豪分田地，铲除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提高妇女地位’等口号，还颁发了七条法令。”陈毅打开笔记本，念道：“一、没收地主财产，分配给贫雇农；二、不准夺佃，实行耕者有其田；三、责令地主偿还剥削账；四、禁止赌博吸鸦片烟；五、禁止重婚；六、破除封建迷信；七、废除苛捐杂税。郴县、耒阳、资兴、永兴等县颁发过诸如此类的法令、口号。例如，资兴县苏维埃政府还对内部规定了十条纪律：一、造谣生事者杀；二、隐藏土豪劣绅者杀；三、临阵退却者杀；四、强奸妇女者杀；五、强卖强买者杀；六、泄露机密者杀；七、不服从指挥者杀；八、贪污舞弊者杀；九、妥协投降者杀；十、畏罪潜逃者杀。当然，这些纪律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想的某些影响。”

陈毅喘了口气，又说：“第二，采用多种形式，加强政治宣传。部队到达湘南以后，以军队为主，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宣传工作。并由部队落实到基层，布置检查宣传工作。举办了多期宣传员训练班，办党报、办农运讲习所、办夜校，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思想工作。当时最为红火的是办夜校，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郴县农民学校有个《章程》，其中有十条规定，我念给你听听。第一，资格不限男女；第二，期限八周毕业；第三，书籍灯油免费；第四，报名预缴五百（铜元，毕业时如数退回）；第五，年龄十三岁起；第六，课本均照成人；第七，学额酌量校舍（校舍多则多招，少则少招）；第八，校舍利用现成；第九，教育全属义务；第十，校长推选贤能。农民们踊跃参加。当时的课本有以下几种。”陈毅从挎包里取出课本递给朱德。朱

德饶有兴趣地翻开并朗读起来：

第一篇 《如今世道太不公》

如今世道太不公，富的富来穷的穷。

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

第二篇 《我种田，我割麦》

农夫说：

我种田，我割麦，肚皮饿了没有吃，

哪里有米麦？泥匠说：

富人有米麦。我筑墙，我造屋，

一年四季住破屋，哪个有房屋？

成衣匠说：

富人有房屋。我做衣，我做裤，

北风起了没衣服，哪个有衣服？

先生说：

富人有衣服。富人不种田，不造屋，不做衣，

哪里来米麦？哪里来房屋？哪里来衣服？

这都是你们的血，你们的骨肉！

第三篇 《工作工作，求学求学》

工作工作，求学求学。

我们天天辛苦地工作，

勤奋得快乐。

有了暗的夜，才显得出日的明；

经过狭的河，才知道海的阔。

苦过了得幸福，才是真快乐。

“第一篇课文是伍若兰大嫂在夜校教课时编的。”陈毅解释说，“第二篇是郴县平民夜校的教材。第三篇是宜章碣石平民夜校编的。这都是我平常收集的。”

“处处留心皆学问，你真是有心人啦，做得好，做得好！”朱德夸奖道。

陈毅哈哈一笑，“你别夸奖我了。真正了不起的是农民阶级。只有他们才是创造历史奇迹的主人。”陈毅接着又说，“农民们经过学校的学习，觉悟大大提高。他们说，只有通过学习，才使我们懂得许多道理。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不会相信八字，就不会靠关圣帝君、观音大士去打倒土豪劣绅，而要相信自己，相信苏维埃。只有拿起刀枪，打倒土豪劣绅，农民才能当家做主人。听了农民们的这些话，确实让人鼓舞。”

“是呀，农民阶级最富有创造性。没有农民参加的革命，中国的革命会是怎样呢？”朱德感叹地言道。

陈毅说：“政治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标语、口号、戏剧、歌谣、漫画、对联等。写暴动、唱暴动、画暴动、演暴动，涌现出一批具有鲜明特点，闪烁着战斗火花的暴动文学。例如，桂东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下联是‘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这既是对联，也是政治口号。它不但批判了‘旧世界’，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同时，也指出了‘新社会’的前景光明，很有战斗力，鼓舞力。像百姓中流传的歌谣，更鼓舞人心。耒阳的《农民真大胆》是这样写的，‘农民真大胆，到处闹平产，有得真大炮，松树挖呷（个）眼；有得真步枪，打呷

（个）团鱼钻。松树炮，团鱼钻，打得土豪劣绅有档钻！’又如宜章的《杀死邝镜明》：‘工农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我们团结，我们暴动，我们前进，杀死邝镜明！不杀不甘心，不杀不甘心！’听听，多有意思。”

朱德很欣赏陈毅的才干，这位比他小十五岁的小老弟思维敏捷，才华出众。俩人只顾交谈，这时天色已晚，伍若兰见陈毅难得到耒阳来一次，特地上街买了点菜，经过她一番烹调，几个像样的菜肴已端上桌来。陈毅交口称赞，说伍大嫂能干，朱军长娶了伍大嫂，那是军长的福分。

仨人一边吃，一边聊。伍若兰特意弄了点米酒，好让丈夫招待陈毅。这两位湘南暴动的主要策动者倾心交谈，夜半才散。

朱德安顿好陈毅之后，回屋歇息。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陈毅还告诉他，湘南地区各县均已成立了肃反委员会，主要是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保卫胜利果实。凡属反革命破坏案件，统一由肃反委员会负责处理。对于一些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罪犯和土豪劣绅，则由肃反委员会吸收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公开审判，以显示苏维埃政权的威力。尤其是郴州“反白事件”之后，肃反委员会深入调查研究，在处决杀人主犯钟天球的问题上，也是依照法律程序，由特别法庭公开审判，宣布他的罪状。这样，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使朱德感到有兴趣的还有这一地区发行了劳动券。这种劳动券虽然简单，但它却象征着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1928年2月，耒阳县苏维埃政府发行了劳动券（一元券）。发行总数约一万元。

劳动券是石印的，长方形。长十五厘米，宽九点五厘米。左右上角印有“壹”字，左右下角印有“圆”字。两端印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像。上边紧挨花边印有“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十三个字，正中上方印有“壹元”两个隶书字，正中下方印有刘泰、徐鹤、李树一竖写的草体签名。下面花纹边中嵌有“中华苏维埃元年”字样。券的反面，盖有“耒阳县苏维埃政府之印”的图章。

耒阳县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劳动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苏维埃政府自己发行的第一批纸币，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第十一章 此情绵绵

农民们要分地主的田地，犹如剜了地主老财们身上的肉，那些不法的豪绅们焉能袖手旁观。于是，四处散布谣言，威胁群众，纵火投毒，甚至于行凶杀人，武装暴乱等等

湘南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养育了数千万人口。然而，在封建社会国度里的湘南，与全国广大的农村一样，农民们仍过着苦巴巴的贫穷日子。由于历史的原因，湘南地区的土豪劣绅们强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地主豪绅阶级占据土地的百分之六十八以上，而农民占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这种极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农民们处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

地主阶级在大量兼并土地欺诈剥削农民的过程中，以湘南最大的地主胡凤璋最为典型。其恶劣的手段，令人发指。

胡凤璋是汝城县石泉村人，自幼流氓成性，游手好闲，专结天下鸡鸣狗盗之徒。胡凤璋生性歹毒，混入县衙门当了名小卒，生活清苦，不甘寂寞。由于胡恶习难改，旧病复发，竟瞒过众人，对小商贩拦路打劫，要点好处费。时间久了，有人告发，官府并没有引起注意，胡凤璋见状，越发胆大包天。曾因打死一个去广东卖米、抄小路躲税的农民而被告发，畏罪潜逃至韶关，投入驻军蔡炳寰部当兵。胡凤璋施展其看家的本领，巴结讨好蔡炳寰，竟然混到了营长的官衔，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发迹生涯。

胡凤璋提官之后，并不满足于只靠几个军饷过日子。在从军之际，广交天下的朋友，竟能与乐昌九峰的大恶霸地主黎国勋勾搭上，结为拜把兄弟。并从黎国勋手上借得一些枪支弹药，纠集流氓地痞数十人，脱离军队，上山为匪，出没于坪石、青洞一带，打家劫舍，拦路抢劫，闹得周围一带的百姓们日夜不安。广东地方当局从治安着想，将其收编，委以“第一游击司令”的头衔。实际上，胡部受编后并不受节制，仍然横行于城乡。胡凤璋在坪石一带建立稳固的基地之后，又与汝城的大土匪何其朗勾结在一起。俩人互通往来，沆瀣一气。“马日事变”后，俩人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颇受反共军阀何键的赏识。

在称雄湘粤赣边境的数十年里，胡凤璋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被他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千余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凭借着军事武装做后盾，欺压百姓，屠杀无辜，其惨境令人发指！

石泉村有位年仅十八岁的青年，名叫胡狗奴。平时老实巴交，是个典型的做田佬，由于不满胡凤璋的欺压，说了一句：“胡凤璋这样乱杀人，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把他的心挖出来，看是不是黑的。”

这是一句极普通的不满话，竟然传到了胡凤璋的耳里。于是，胡狗奴大祸临头了。

狗腿子们将胡狗奴五花大绑地关在地牢里。胡凤璋发泄一阵后，骂道：“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黑的。”

在胡凤璋的指使下，爪牙们将胡狗奴的四肢绑在木桩上，开膛剖肚，把心脏挖了出来。其境况惨不忍睹！

胡凤璋在屠杀反抗者的同时，大肆兼并土地。凡是被他看中的山场、地界，只要他点头认可，这块地便无偿地划归他所有。他的老巢石泉村附近，

有一片杉木林，价值五六千银元，他只用三百银元，强行逼着山主画押立契，把那片杉木林夺为己有。胡凤璋占有耕地约四千余亩，山林万亩以上，房屋二十九栋六百八十多间。每年收租达一万二三千石，可见其手段之恶劣，暴行之狠毒！

汝城石泉村有一个上古寨，那是胡凤璋的老巢。为了达到其显赫的权力，胡凤璋又强令全县十八万人，每人出洋一元，重修上古寨，并内筑一个“藏金洞”，专门收藏金银珠宝。为保密起见，胡凤璋竟将修建“藏金洞”的石匠全部处死。

上古寨建成之后，胡凤璋整日寻欢作乐，挥霍无度。在他的一次生日当中，整整闹了半个月，每天办酒席二百桌，耗费银元竟达一万多元。湘南人民眼睁睁地看到胡凤璋的胡作非为，敢怒不敢言。在他们心中早已蕴藏着反抗的念头。百姓们编成了一首顺口溜，控诉了胡凤璋的滔天罪行。“残忍成性赛虎狼，称王称霸据一方，宁见阴间阎罗王，莫碰世上胡凤璋。”

湖南的老百姓在等待，在期待……渴望着一场暴风雨冲决涤荡这些罪恶的渊藪！

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于是，农民们感到有了出头之日，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然，初期的分田运动是无序的，草率的。农民们凭着一腔热情，自发地组织起来。基于对土地的渴求，对新社会生活的向往；他们不等上级的统一部署，就开始动手分田了。由于缺乏经验，在分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连续一段日子，特委机关频频得讯，有的违背了以自耕为基础的原则，打乱平分；有的各自拿标到田里去插，争好田，多争田。资兴县的情况更加严重。县委负责人来报，资兴县青市花坛李家村有一丘四十多石谷的田，土质、阳光、水利条件都不错。村里分田的会还没有开，这丘田里就已插上了二十多块标，以致引起了百姓们之间的斗殴事件。消息传出，特委领导人感到事态已不容忽视！

如何来引导农民开展分田运动呢？在湘南的土地运动中是有些反复的。在这方面确实也无经验可循，尽管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已对土地革命进行了布置，还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了认识，拟定了相应的决议和有关文件，但就具体的分配办法仍然没有一个结果，于是，特委便组织了一个以何宝臣为首的工作组，到永兴湘阴渡搞调查，在实践中总结摸索，为全区的土地革命运动摸索经验，以便推广。

何宝臣、戴彦风、李腾芳三人受特委之委托，风尘仆仆地赶到永兴湘阴渡开展调查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终于摸索出一条较好的经验。在具体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坚持两点：其一，具体分配以乡为单位进行；其二，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个别搭配不当的地方，由乡苏维埃土地委员会仲裁。基本原则制定之后，使湘阴渡乡的土地运动平稳地向前发展，农民们每人分得了二十二石田，并在每块田之间插上标。那些从没得到过土地的人激动不已，将地主的旧田契烧了，百姓们兴高采烈。

当然，分配土地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其间是有步骤的。

特委书记陈佑魁深感任务艰巨，在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多次强调：土地革命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地主豪绅的破坏和反抗。因此，此项工作尤为重要。

各县的土地分配都有过相似的过程。农民们要分地主的田地，犹如剜了

地主老财们身上的肉，那些不法的豪绅们焉能无动于衷。于是，四处散布谣言，威胁群众，纵火投毒，甚至于行凶杀人、武装暴乱等等。这些反常的举措，直接威胁着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为了使运动顺利进行，各地在进行插标分田时，首先是发动群众，揭露地主豪绅的破坏阴谋，严惩敢于顽抗的地主豪绅。资兴县的插标分田最为典型。

县委负责人黄义藻、李奇中是两位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在插标分田的运动中，他们选定了资兴县封建势力最为雄厚，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蓼市开始的。两位领导人亲临蓼市主持分田。他们首先处决了两个破坏分田运动的土豪劣绅，从气势上将土豪的气焰打了下去，然后才正式开始分田。

湘南各县都制定了《土地分配法》，归纳起来，主要的内容有：

（一）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包括祠堂、庙宇、清明会等公产）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土地归农民所有；

（二）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

（三）此项工作由苏维埃政府具体领导，土地委员会为合法的执行机构。

由于各县《土地分配法》的制定，湘南各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具体的步骤有如下几点：

一是宣传发动。召开群众大会，宣读县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革命的布告，讲解《土地分配法》，让群众懂得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

二是以乡为单位，将地主的田契集中起来，当众烧毁。农民们见地主的田契烧毁之后，心花怒放，打心里感受到自己真正做了主人。

三是由乡政府派人，与群众一道丈量土地。把所有的田地，按肥瘦之分，造册登记，以便于掌握好界限。

四是插标分田。根据以上的工作之后，经民主讨论，按土地的多少区分开来，然后，由乡政府的干部与群众一道，将标牌插入田里，标明此块田归谁使用。

经过努力工作，尤其是在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湘南地区的分田运动普遍开展起来。

晚饭之后，蔡协民踏着溶溶月色，走进了曾志的住处

曾志在经受一阵痛苦的精神煎熬之后，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郴县的百姓们在沉寂一段日子后，又重新振作起来。朱德从工作考虑，除派陈毅兼任郴县县委书记外，还从军队中派了一批干部，充实郴县县委班子以及武装部队。政治部主任蔡协民也被派到郴州，接任夏明震的职务，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的党代表。由于工作关系，陈毅又将曾志调往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协助蔡协民同志做党的工作。

曾志是位外柔内刚的女性，沉稳、温和。她不能忘记，在她最为痛苦的那一段日子里，她的好友、同学先后都来看望她。要她放宽心，身子要紧，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哩。曾志从心里感激他们。她清楚，丈夫的死，唤醒了多少被蒙蔽的百姓。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她见到与丈夫同期遇难的家属们，心情无比的沉重。

蔡协民很理解曾志的心情。虽然他来郴州不久，但对这里的情况大致也清楚。他常常劝曾志，人死不能复生，为了革命的事业，应该重新振作起来，牢记这血的教训。曾志很感激蔡协民，表示她不会过于悲伤，她会努力工作

的。

曾志果然不负重望，仍然像往常一样，勤奋的工作。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的领导们觉得，像曾志这样的女同志，很不简单，可算得上女性中的佼佼者。

几天后，蔡协民走进了曾志的屋子。

曾志很客气地给蔡协民泡了茶。

蔡协民关心地问了曾志的生活情况。曾志说，她很好，没有啥需要组织上的照顾，请蔡党代表放心。

俩人谈了些家常事。蔡协民知道曾志的老家在宜章。一个女人家孤身在外，确实很不容易。

蔡协民顺手从挎包里拿出一封信，说：“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有一份紧急公文，需要马上交给特委，想烦你跑一趟永兴。”

曾志接过公文，问：“什么时候动身？”

蔡协民答道：“越快越好。”

曾志略为想了想，说：“好，我立即动身。”

蔡协民说：“为安全起见，我已派人护送你去。这封信一定要交给陈佑魁书记。”

曾志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说完，草草捡了点随行的日用品，打个包袱，随蔡协民出门而去。

蔡协民将曾志送至村口，叮嘱她路上小心。

曾志感激地点点头，转身而去。

陈佑魁接到信函后，同时也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信。

曾志见陈佑魁的脸色不好，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陈佑魁的妻子与曾志是同学，俩人相见如故，尽叙别后之情。陈佑魁的妻子告诉她，陈佑魁前天收到省委的来信，批评他错误地执行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以致出现了郴州的“反白事件”。鉴于此。省委决定解除他特委书记的职务，由工人出身的特委委员杨福涛接任。要他在近日内将工作移交，并到省委复命。

陈佑魁预感到的厄运终于临头了。

几天来，他形容憔悴，脸庞明显消瘦下来。

屋子里，烟雾腾腾，满屋狼藉。

陈佑魁在一阵痛苦的唉叹声中，冷静下来。他开始在反思这两年来工作。

是啊，这两年来，他度过了多少风云变幻的日日夜夜。自1926年10月来到湘南后，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大革命运动期间，湘南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这激动的场面无时不在他的记忆当中。那时，北伐军路过湘南，百姓们送粮送鞋，送子参军。县区乡各级党的组织，深入城乡，积极工作。谁料，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蒋介石竟然挥动屠刀，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全国城乡一片白色恐怖。

湘南地区与全国的形势一样，党的组织被破坏，工农组织大部坍台，土豪劣绅反攻倒算，湘南地方党的组织在困境中逆水行舟。

处在逆境中的陈佑魁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气馁，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仍然积极努力的工作。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隆隆炮声传到湘南时，陈佑魁感到振奋不已。我们党终于在沉寂一段日子之后开始反击了！然而，令他

沮丧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先后都遭到了失败，而且都失败得很惨很惨……

不久，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部队抵达湘南，与特委共同策动了湘南暴动，陈佑魁顿感舒心痛快。这是他大显身手的难得机会。

陈佑魁想到这段日子，他的血液流速加快，心中腾起阵阵波澜。

是呀，短短的三个月时间，湘南暴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整个湘南地区。各县均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革命武装，土地革命也正在顺利地进行当中。谁能想到党中央的指示传到湘南，一个郴州“反白事件”竟然断送了他的前程……

陈佑魁对于省委的指示，他是有些想法的。难道自己执行错了中央的指示么？纵然是错，责任也不应该落在他的头上。难道省委就没有半点责任么？陈佑魁感到有些委屈。现在，一切都无法解释，只有到省委去述职的时候，向省委讲述清楚。

次日，陈佑魁找到曾志，并告诉曾志，他已被解职。特委的工作由杨福涛同志负责，要她找杨福涛请示。

打发走曾志后，陈佑魁嘱妻子为他准备行装，两日后，他打算前往长沙，向省委述职。以后的情况会是怎样，只有听天由命。

陈佑魁躺在床上，慢慢地吐着烟圈儿。

昨日的会议，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会议由杨福涛主持，席克思、朱舍娥等特委委员出席。杨福涛是位工人老大哥，识不得几个字，省委的指示信改由席克思传达。

念完省委的指示信，杨福涛简单地说了几句。赞扬了陈佑魁在湘南工作期间的政绩。对于省委的批评，作为个人应该受得起组织上的考验，相信陈佑魁能想得通。

陈佑魁凄苦一笑，痛苦地朝大家点点头，以示感谢。他说：“在湘南工作近两年时间，工作虽然做了一些，但离省委的要求相差甚远，谈不上什么政绩。现在，组织上调我到省委述职，我人走心没走。湘南革命运动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很不容易。在我工作的过程中，得到了诸位同仁的帮助和支持，我很感谢大家。”

陈佑魁感到自己的语调有些低沉，略为作了些调整，继续说：“大家也没必要因为我的事而受什么影响。大家都要以革命大局为重。湘南这块土地对我来说，印象太深。我想，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相信你们的事情会办得更好！”

席克思见陈佑魁精神不错，颇感欣慰，说：“佑魁同志在湘南工作几年，我与他相识的时间不是太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以后，我觉得佑魁同志身上有许多的优点，这是值得我学习的。现在，他要走了。我觉得有些难舍。毕竟我们工作了一段日子，彼此互相信任，配合默契。我相信，我们都会珍惜这段友情的。”席克思心有所思，话锋一转，说：“关于特委执行中央的指示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对的。要说不足，就在于我们执行指示时还不够彻底，暴露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对。我同意席克思同志的看法。”杨福涛说，“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省委派人来贯彻中央的精神，并指示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可是，我们在工作中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工作很不大胆，以致遭到省委的批评。”

陈佑魁听罢，心里难受。杨福涛的话，明显在批评他。

“当然，特委的失误也不能归咎于陈佑魁同志一人，我们也有责任。”席克思接着说，“特委是党的一级组织，作为特委委员，我们也应该好好反省自己。在执行中央指示的过程中，我们犯了右倾错误，没有使中央的精神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

“关于这一点，我应当负主要责任。”陈佑魁再也坐不住了，起身发言说，“我们应当看到，革命斗争是艰难曲折的，也是复杂的。就省委的指示而言，我们党内存在着分歧。大家知道，朱德、陈毅两位军队的主要领导者都是持反对意见的。加之，地方党的领导不力，工作不细致，以致才造成这种局面。郴州‘反白事件’，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郴州‘反白事件’，我则有不同的看法。”杨福涛说，“我们党内有很多同志都对‘反白事件’存有疑虑。认为‘反白事件’是因为我们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才导致的，这一点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反白事件’而有些顾忌，更不能因为这件事而束缚我们的手脚。相反，我们更应坚定不移，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将革命进行到底！”

听完杨福涛的话，陈佑魁心里隐隐作痛。散会以后，他又找席克思聊了一阵。

陈佑魁不无担心地告诉席克思，对杨福涛的工作能力，他真有点放心不下。

“对杨福涛的出身，我不怀疑。他出身好，又是工人阶级代表，符合党中央现时的用人政策。但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陈佑魁说，“杨福涛同志文化低，又没有从事过农村工作，你要好好地协助他呀。”

席克思理解陈佑魁的心情，说：“老陈，你就放心走吧。这里的工作由杨福涛同志总负责，我会全力帮助他的。现在的形势不可乐观。敌人正蠢蠢欲动，你还是趁着这个机会早点走吧。”

陈佑魁熟悉这位搭档。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了解席克思是位激情很高的知识分子。在策动湘南暴动过程中，特别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当中，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工作也是很努力的。但是，他毕竟还年轻，还缺少经验。

席克思与陈佑魁的性格迥然相反。他做事于工作从不考虑后路，而陈佑魁在处理问题时则表现出优柔寡断，暴露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俩人在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问题上却往往会出现一些分歧。

陈佑魁感到自己已无暇多思考特委的工作了，在一阵勉励之后，与席克思分手，4月抵达长沙时不幸被捕，在长沙英勇就义，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洒在了三湘土地上！

曾志在得到特委的回复之后，返回郴州，将特委的书函面交给蔡协民。

蔡协民拆开信函，仔细阅读，才知特委机关已经易人。曾志将永兴之行的情况简要地报告给蔡协民。并告诉他，陈佑魁已经赴长沙，特委的工作由杨福涛主持。蔡协民见曾志大汗涔涔的，就关心地要曾志回去歇歇，回头再找她聊聊。

曾志知道蔡协民公务繁忙，转身走了。蔡协民忙将邓允庭找来，俩人交换完意见后，立即找到陈毅，将信函递给陈毅。

陈毅读毕信函，说：“特委易人，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得尽快告诉朱德。”

蔡协民说：“立即将信送往耒阳，让朱军长尽早知道。我马上就去安排。”蔡协民说完，转身走出门，嘱通信员，将信立即送往耒阳。

回到陈毅处，邓允庭与陈毅正在商讨工作。蔡协民告诉陈毅，已派人将信送至耒阳。

陈毅点头示意，要蔡协民坐了下来。陈毅说：“永兴特委机关有什么消息么？”

蔡协民答道：“听曾志讲，省委对陈佑魁的工作不太满意，批评特委在执行中央精神的过程中太右倾，工作严重失职。”

“湖南省委只知道执行中央的指示，他们在上海，根本就不懂这里的实际情况。真是乱弹琴！”陈毅不满地说。

邓允庭说：“省委一味责备特委，还说不够坚决，还要什么才算是坚决。难道还要再来一个‘反白事件’么？”

“郴州的‘反白事件’教训够沉痛的了。省委这个时候换人，无疑是雪上加霜。”陈毅说。

“听说新派来的特委书记杨福涛是个激进分子，工人出身。省委的意图很清楚，无非是让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工人代表来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们预期的要求。”蔡协民补充说。

“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陈毅想到了朱德对局势的分析，说，“现在，敌人正加紧对湘南暴动进行追剿，企图将我们扼杀在摇篮里，省委的指示与我们的实际工作相背。由于‘反白事件’的发生，湘南各地的形势处在极度的困难之中，前几天，我在永兴开会期间，顺便到几个县了解情况，各地都在不同的情况下执行了省委的指示，房子烧了，百姓们叫苦连天，有的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纷纷要求地方党给他们安排住宿，这样下去，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

“是呀，情况是有些不妙。”邓允庭接着说，“地方政府的工作压力很大。百姓们遭难的不少。现在，已经对政府不满。如此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尤其现在的形势于我不利。敌人正纠集部队向我们进攻，如果湘南特委不悬崖勒马，以后的局面会是怎样，很难说得清楚。”蔡协民忧虑地说。

陈毅感到责任重大，心里焦虑不已，说：“形势是很严峻。依我看，我们分头做些工作。一是由我草拟信函一封，力争来说服新任的特委书记杨福涛，希望他能清醒地看到眼前的局势，另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分头下去，做些工作，尽量稳定群众的情绪，湘南暴动能有今天的成果来之不易呀！”

几天之后，蔡协民领着曾志等几位干部，深入到郴州城郊，做群众工作。

阳春三月的郴州大地，桃红柳绿，燕舞驾飞。低矮的山坡上，一片翠绿。农民们在经过“反白事件”之后，恢复了常态，开始了他们的农耕活计。

蔡协民领着一班人马，走村串户，帮助农民挑肥备耕，访贫问苦。蔡协民知道，郴州是“反白事件”中的重灾区。由于错误路线的指导，沿湘粤大道上有不少老百姓的屋子被烧了。有的百姓们借居在别人的屋里，有的则搭起了临时置身的棚子，其境况确实堪忧。蔡协民工作特别细致，除指挥干部们帮助老百姓做农活外，自己还身体力行，起表率作用。曾志见蔡协民工作努力，为人谨慎谦虚，渐渐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经过一天的紧张工作之后，夜色已降临郴州大地。

晚饭之后，蔡协民踏着溶溶月色，走进了曾志的住处。

曾志知道蔡协民的经历。华容县人，广州农讲所的学生，是位优秀的政治干部。蔡协民对曾志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俩人自一起工作后，经常往来接

触。蔡协民经常讲述家里的一些趣事给曾志听，曾志也把湘南一带的风土人情告知蔡协民，彼此往来多了，拘束也就少了。

蔡协民间起湘南的一些情况。曾志告诉他，湘南的情况与湘北不一样，这一带紧靠广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封建势力顽固。与湘北洞庭湖一带鱼米之乡相比，湘南明显落后于湘北。蔡协民对湘南的城堡特有兴趣。这一带的百姓们聚集而居，而且一个堡都是一个姓，封建宗派势力特别严重。曾志说，湘南的情况正如蔡协民所说的那样，在湘南的农村，由于受社会动荡等历史原因，各姓人大都聚族而居，封建宗派势力比较浓厚。一个村几百户人家，几乎都是一个姓。村子里族长的权力最大，地位也最高。而这些族长多半都是地主豪绅。为了维护族长的统治，各族都定有种种族规，谁也不得违犯。

曾志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蔡协民听起来也很认真。曾志继续说，有时为了一片荒山，一条水渠，两村两姓争执不休。只要族长一声令下，全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出动。他们操起大刀、长矛、锄头、扁担去参加械斗，打个你死我活的。

蔡协民问：“倘若不去呢？”

曾志答：“不去自有不去的处置办法。”

蔡协民感到愕然。

曾志又说：“不去的人，视为触犯了族规，要给予处罚。”

蔡协民又问：“具体有什么处罚呢？”

曾志说：“轻者‘破背脊’、‘切脚筋’，重者甚至‘沉潭’，丢在水中淹死等。”

蔡协民感到吃惊。

曾志继续说：“当然，这些现象在湘南起义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就以我的家乡宜章县为例，最能说明问题。”

蔡协民问：“有些什么具体做法？”

曾志说：“当然有啰。栗源堡不知你听没听说过。”

蔡协民笑了笑，说：“这个地名倒是听说过。”

曾志略为停了停，又说：“栗源堡有几百户人家，都姓陈，聚居在这座古老的城堡里。由于地主豪绅的挑唆，过去陈姓与附近的一个村子的李姓不和，发生多起械斗，结下了仇恨。俩姓不再往来，彼此视为仇人。当然，这种仇恨也不是永久的。”

“那以后呢？”蔡协民插话问。

曾志说：“湘南暴动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暴动中，地主豪绅纠集反动武装，包围栗源堡，情况非常紧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栗源堡的赤卫队孤军作战，抵御不住敌人的进攻。在这危急时刻，一支带着书信的箭射到了城堡内，奇迹发生了。原来这封信是李姓村子里的赤卫队送来的。信上写道：‘趁黑夜撤离，由北门出’。当天夜晚，栗源堡的群众由北门撤出时，果然北门敌人没有戒备，李家村的赤卫队员已来接应他们。队伍安全撤退出来。多少年来的夙怨此时冰消雪融了。栗源堡的赤卫队员们欣喜若狂，从此，俩姓由冤家仇人变成了亲人。在斗争中，互相帮助，共同对敌，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你说，这不是奇迹么？”

蔡协民听了，心里很激动，说：“这件事很值得宣传宣传，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曾志笑了笑，说：“以前你一直在军队中工作，对地方上的工作情况不熟悉，你哪里会知道呢？”

蔡协民点点头，说：“是呀，湘南的情况很有特色。许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俩人细细地交谈着。由于工作关系，彼此交往也日渐多了起来。随着天长日久，俩人的感情与日俱增。4月间，俩人终于在湘南结为夫妻，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军旅爱情生涯。

朱德理解妻子的心事。离开故乡故土的，当然是有些不舍。但为了革命事业，这点小事亦无法顾及

伍若兰与朱德结婚之后，并没有沉湎于甜甜蜜蜜的爱河之中，而是与往常一样，早出晚归，从事革命活动。

朱德也不例外。繁忙的军务，常常使他工作至深反。有时还亲自带部队，到附近一带打土豪，围歼当地的反动势力。伍若兰在忙完工作之余，也能尽妻子的职责。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有时还为朱德做点可口的饭菜。伍若兰知道丈夫喜欢吃辣，还特意剁了些辣椒酱，好让朱德能多吃一碗饭。伍若兰的用心，朱德心领神会，他从心里深深地爱着妻子。

已经是3月下旬了。湘南的天气渐渐地变得暖和起来。根据安仁县形势的发展，朱德决定率队奔赴安仁，发展安仁的大好形势。眼看就要离开耒阳了，伍若兰有些不舍自己的家乡。朱德开导伍若兰，去安仁是工作需要，待安仁形势好转了，我们还可以回耒阳。伍若兰听了朱德的话，心里稍稍放宽。

其实，朱德的心里很清楚，此刻离开耒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说不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因为眼前的局势很明朗，敌人正加紧湘南进剿的准备，加之，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大片的房屋被烧，老百姓喊天呼地。这种情况确实令他懊恼不已。

鉴于湘南的情况，万一守不住作何打算呢？关于这一点，朱德有过深思熟虑的思考。他从湘南特委那儿得来自消息，特派员周鲁上了一趟井冈山，很显然，周鲁上山的目的是调井冈山的部队下山，配合湘南起义。他估摸了一下日子，想必毛泽东已带队下山。看来，退路并不是没有的。朱德的一些想法，曾与参谋长王尔琢交谈过。王尔琢理解朱德的心事，作为这支部队的主帅，对未来的情况作些预测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部队眼看就要开拔了。在耒阳生活了四十余天的朱德确实有点留恋之情。老乡们拉着朱德的手依依不舍。伍若兰在与亲朋好友告别之后，两眼早已滚出激动的泪水。

“莫要哭，让人看见了，会笑话你。”朱德说。

伍若兰笑着抹干泪水，点点头，说：“我熬不住，心里有点难受。”

朱德慈祥的面容露出笑容，说：“难过是暂时的，又不是出远门。过些日子说不准还会回来的。”

伍若兰莞尔一笑，收拾起行装。

集合的号令已响起。王尔琢已将队伍全部集中在操场上。朱德在警卫排的簇拥下来到操场。

王尔琢朝朱德行了个军礼，报告说：“请朱军长训示。”

朱德回了个军礼，将缰绳递给身边的警卫员，大声地说道：“同志们，

今天我们就开拔了。下一站是安仁县。那里的情况大家可能也知道一些，很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现在，我们就要走了。在耒阳四十多天的日子里，我们发展了耒阳县的大好形势，帮助他们建立了革命政权，应当说，我们的工作成功的。感谢耒阳的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关心与支持，我们还会回来的，请老百姓们放心。现在，我命令，部队立即出发，奔赴安仁县！”

部队在朱德的率领下，缓缓离开耒阳，百姓们夹道欢送，街道上传来阵阵的鞭炮声和口号声。

伍若兰望着渐渐远去的人流，泪水已模糊了她的双眼……

伍若兰随部队离开耒阳，朝安仁县进发。

抵达安仁华王庙时，天色已黯淡下来。

队伍按照朱德的指示，在华王庙驻扎下来。当日夜晚，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次日攻打安仁县的作战计划。王尔琢简要地报告了安仁县的情况，并转告朱德，唐天际已率当地的地方武装，先行去攻打县城。朱德要部队做好准备，休息一夜，明日拂晓出发，紧随其后。

会议结束后，朱德没有急于回住处，而是将王尔琢留了下来。朱德告诉王尔琢，郴州方向来信报告，特委机关已经换人，由杨福涛接任特委书记一职。王尔琢说，特委换谁都一个样，既然认识不一致，干脆不多往来。朱德不赞成王尔琢的想法。特委毕竟是党的领导机关，虽然彼此之间有些矛盾，但朱德对特委还是挺尊重的。

“杨福涛是个工人代表，虽然相识，但接触不多。鬼知道他会怎么样？”王尔琢向来对湘南特委持有看法，不满地说道。

朱德不无疑惑地说：“省委中途换人，必定有什么变化，这期间大有文章。”

“有什么文章？”王尔琢问。

“具体的说不清楚。从陈毅的来信反映，省委有意识地责备特委，说特委在执行中央的指示过程中不够坚决，态度不够明朗。如果真是这样，前景未可乐观呀。”朱德说。

“郴州‘反白事件’死了那么多的人，烧了那么多的房子，还不够坚决？！难道还要再来第二个‘反白事件’么？”王尔琢忿忿而

“是呀，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特委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中央。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在指导方针上有明确的指示，这就成了湘南特委在执行时的尚方宝剑。有了这把宝剑，谁还能抵挡得住呢？”朱德说。

王尔琢是位老党员，其中的奥妙，他自然明白。

俩人聊了一阵，不无感叹地离开会场，回屋歇息去了。

朱德回到住处，伍若兰铺好被褥，准备就寝。

这时，通信员带着紧急公文，前来报告。

朱德打发通信员走后，立即拆开公文，仔细阅读。

这是一份紧急军情公文，是从宜章县委发来的。公文里详细地报告了敌人的军情动向：3月17日，李朝芳接到白崇禧的剿匪命令，不日将开始向湘南进攻；范石生也指令所辖部队于3月25日以前分别集中塘村、坪石，3月30日向我发起总攻。

朱德阅完公文，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顾不得歇息，立即起草书信两封。一封报湘南特委，以做好应变准备。另一封信给陈毅，要他不失时机地抗击敌人，以争取较大的战斗胜利。

起草完两封信后，朱德的心情才稍稍轻松下来。

次日拂晓，队伍在朱德的率领下，马不停蹄地直奔安仁。抵达离安仁县城的大水塘时，已得知唐天际率部攻下安仁县。朱德部队在无任何战斗的情况下，顺利开进安仁县城。

攻下县城，朱德命令部队打开监狱，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救了出来，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攻打安仁城战斗的胜利，并召集安仁县委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下一步的工作。

处理完一切事务性的工作之后，朱德才从紧张的工作中松弛下来。

伍若兰问朱德，还回不回耒阳？朱德说，从眼前的形势来看，回耒阳不可能了。伍若兰问，究竟为啥不回？朱德笑着告诉她，形势已不允许部队回耒阳了。敌人正纠集重兵，准备进攻湘南，看来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伍若兰听说又要打大仗，知道形势严峻，也就不便多问了。

朱德理解妻子的心事。离开故乡故土的，当然是有些不舍。但为了革命事业，这点小事亦无法顾及。

夫妻俩在房东家搭伙，伍若兰炒得一手好菜，做事麻利；朱德是个男子汉，挑水、劈柴，重活都由他一个人干。夫妻俩在房东处吃过午饭，伍若兰收拾碗筷冲洗，朱德正打算出门。这时，安仁县政府主席唐天际闯了进来。

唐天际简要地向朱德汇报了安仁县政府的工作情况，朱德要唐天际尽快扩大武装力量，敌人正在朝湘南进剿，形势严峻，刻不容缓。唐天际对整个湘南的情形多少也知道一点，于是，急忙赶回县政府，按朱德的指示，着手扩军工作。

朱德已预感到形势对我方不利，立即起草一信给湘南特委，指出敌人的进攻，已造成对我方的威胁。在敌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湘南已不是久留之地。从大局着想，部队应立即退出湘南，朝井冈山转移。朱德以个人的名义向特委提出此建议后，期盼着湘南特委能与他保持一致。朱德将信封好后，立即嘱通信员送往郴州，因为此时的湘南特委已转到郴州办公。

两天之后，朱德收到了宜章县委的来信，告知朱德，敌李朝芳统率三个师的部队由宜章向耒、郴进犯，来势凶猛。宜章县委已组织农军，抗击敌人，请示如何应敌？

朱德已感到事态的严重。这时，唐天际又来报：据侦察敌吴尚一个师的部队已进驻茶陵，威胁安仁，敌第二十一军第一师的一个团，直扑安仁，形势万分紧急。朱德从早两天陈毅的来信中还得知，南面的敌人有五个师和一个教导团，已开始向宜章进攻，威胁郴州，我军已处在南北夹击的形势中。朱德冷静地思考一阵后，立即命令唐天际、龙云从率三千农军从安仁，进攻攸县，虚晃一枪，使南北之敌不能会合，以转移敌人的视线。

唐天际领命而去。朱德焦虑地期盼着湘南特委的来信，终于在当天的下午送到朱德的手中。

虽然说湘南特委的指示信及时送到安仁，但却令朱德大失所望。

湘南特委的指示信写得洋洋洒洒。通篇大唱高调，说湘南特委“守土有责”，“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难”云云。否定朱德向井冈山转移的建议，要求将湘南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投入战斗，与敌血战到底。

在这样紧急的关头，朱德已无暇多思虑，立即召开军队营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对策。朱德将湘南特委的指示信念过之后，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敌情，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盲从湘南特委的指示，而应以保存革命

实力为目的，主动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

会议结束以后，朱德立即部署转移的工作事项。除派唐天际率安仁农军向攸县佯动外，下令调集耒阳数万农军，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阻击南犯之敌，主力部队开始朝安仁、耒阳交界的鸢山庙方向转移。为了保证其他几路部队的统一撤退，朱德立即下达命令，通知陈毅统率周围各县的农军，开始东撤，朝井冈山方向转移。

忙完转移部署后，朱德才略感轻松下来。

第十二章 负重南征

毛泽东是一位农民运动的专家，熟悉中国的国情。鉴于中央的指示，他已意识到中央在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决策已蔓延全国各地，如果不从思想上澄清，将对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3月的井冈山上，虽说已进入春季，可山谷间冷风习习，寒意袭人。

在一幢干打垒的土屋里，毛泽东正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商量军务大事，考虑部署相机策应湘南暴动等问题。

毛泽东神情严肃，在一张破旧的军用地图前，仔细地察看着每一个地名。人已到齐了，毛泽东用冷静的眼神扫视了一下会场，缓缓说道：“同志们，前不久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到边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以及湖南省委的命令，要我们立即动手，前往湘南，配合朱德、陈毅等同志领导的湘南暴动。根据这一指示，我们不得不作出考虑。湖南省委的命令刻不容缓，没半点商量的余地。周鲁同志到井冈山来后，说我们在执行中央指示的过程中不够坚决，一味强调前往湘南，去发展湘南的大好形势。如果不去，这顶‘右倾’的大帽子谁能戴得起？！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勉为其难，除留少量的部队坚守井冈山以外，其余主力全部开赴湘南。这是湖南省委的指示，明知不对，也要服从上级组织。”

毛泽东语调显得有些低沉，继续又说：“现在的情况很清楚，湖南省委对井冈山的情况并不太了解，以湘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因此，前往湘南也就成了我们势在必行的任务。根据这种情况，我认为，部队立即出发，兵分三路，前往湘南。现在，由师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将行军路线布置一下。”

何挺颖按照毛泽东的吩咐，说：“部队的行动方向及路线分为三路。第一路由袁文才、何长工同志率第二团第一营从宁冈大陇出发，经十都、石州、泥湖、坂溪、橡树坳、水口到酃县中村集结。第二路由王佐率领的第二团第二营从大井出发，经大院、黄挪潭到水口与袁文才的第一营会合，到中村集结；第三路由毛委员和我率第一团主力从宁冈砦市出发，途经河桥、睦村，到达酃县中村。出发的时间定为3月12日，集结地点酃县中村。希望各路及时赶到，不得延误。”

新近改造过来的第二团团团长袁文才问：“去多久时间？”

毛泽东望着袁文才，凄苦一笑：“说不定。这要看湘南的情形再定。”

第二团副团长王佐问：“井冈山这一块就不要了？”

“不。”毛泽东坚定地答道，“我们的主力虽然去湘南，但井冈山这块根据地也不能不要。井冈山毕竟是我们的根据地，经过半年来的经营，应当说有了一定的基础。只可惜主力走后，情况兴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众军官理解毛泽东的心情。新任团长张子清说：“主力走后，我们只能留少数武装守山，其余的都属地方武装，能否守得住，前景不容乐观呀。”

毛泽东点点头，神态变得严肃起来，说：“两者之间的取舍，我们不能违抗湖南省委的决定，去湘南决心已定。至于井冈山这块，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努力去做……”

“湘南的情况不知怎样？”张子清问。

毛泽东说：“湘南的情况与井冈山有所不同。湘南暴动是湘南在特委的

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规模很大，遍及十几个县份，影响也很大。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成了湘南暴动的火种，是主力军。但是，湘南受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其间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情况会是怎样，可以想像得到。”

何挺颖说：“主力部队走后，敌人势必会加紧对井冈山的进剿，井冈山这块恐怕很难保得住。”

“是呀。”毛泽东说，“既然省委强令我们去湘南，我们没办法拒不执行，我担心，由于执行湖南省委指示，结果敌强我弱，老本拼完了拿什么去发展革命形势。湘南与井冈山两块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剿，强敌面前，我们怎么能硬拼呢？”

会议在一片忧虑唉叹声中结束。众军官走出会场，分头准备南征。

夜阑人静，雾色蒙蒙。

毛泽东坐在火盆前，阅读着中央文件。

一盏昏黄的油灯，映照在毛泽东清瘦的脸庞上。自从周鲁上山后，毛泽东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煎熬。他抛弃中央对他个人的不公正处分，苦苦思考着根据地的建设、保卫和部署今后的任务。

毛泽东是一位农民运动的专家，熟悉中国的国情。鉴于中央的指示，他意识到中央在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决策已蔓延全国各地，如果不从思想上澄清，将对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毛泽东思考问题习惯于从大处着想，并能联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纠正。

当毛泽东脑际里酝酿着一件新的大事时，门外传来了叩门声。

毛泽东打开门，见是张子清、宛希先走了进来。

张子清请示毛泽东，问：“明天几时动身？”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答：“一早就走，争取早点赶到中村。”

宛希先说：“袁、王部队明日也同时出发，我已与何长工取得联系，要他关照好这支部队。”

毛泽东说：“是呀，袁、王部队刚刚改造过来，从来也没出过远门，要特别关照好。”

张子清与宛希先坐了下来。毛泽东将美丽牌香烟掏了出来，燃着后不胜感叹道：“中国革命的问题很复杂呀。中央的指示精神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已处在高涨时期，这种从上海小洋楼里产生的论断怎么会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呢？我们都是秋收起义的经历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先后都遭失败，两支部队从实际出发，转移到农村，革命形势刚有转机，他们又重弹起以城市为中心的老调，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是呀，如果我们不能转移到农村来，以后的情况是可以想像的。”张子清不无感叹地说，“南昌起义部队也是一样，朱德军长适时地将部队拉到了湘粤赣边一带，保存了自己，发展了革命力量，又在湘南策动了暴动。很不简单。”

宛希先说：“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入高潮。要看到中国革命力量仍处于劣势，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远远强于我们，仅靠几个暴动，靠几句口号就能夺取全国的胜利，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毛泽东对张子清、宛希先两位同志很为欣赏。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俩人尽心尽力，辅佐毛泽东，使井冈山上的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

的发展。

张子清问毛泽东南征湘南有什么打算？

毛泽东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他决定将部队带到酃县中村后，给部队上政治课，讲述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任务，让战士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并相机在中村开展群众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宛希先敬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认为此举明智，既执行了中央指示，又有利于保存革命实力。

仨人聊了许久，直至夜半才散。

次日，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远征湘南。

队伍在盘山小径上行走。毛泽东统率第一团官兵从宁冈砦市出发，从深山峡谷间走出，渐渐地来到低矮的山丘田垄之间。张子清告知毛泽东，第二团在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的率领下，也已分别从各自驻地出发。毛泽东得讯后，心情稍觉宽慰。

三月的天气，时晴时雨。离开井冈山区后，进入酃县地界，满山满坡的映山红已经吐艳。毛泽东掠过一个一个的自然村庄，满目尽是桃红柳绿。一片生机。战士们在行走的过程中，已明显感到春的到来。天气已渐渐变得暖和起来。

抵达酃县境内的下关附近，队伍突然停了下来。毛泽东感到疑惑，问身边的警卫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警卫员急速朝队伍前奔跑，只见张子清团长迎面而来。

“发生什么情况？”毛泽东问。

“没什么大事。”张子清答道，“下关驻有敌人的挨户团，我命令部队停了下来，准备歼灭这股守敌。”

“有多少人？”毛泽东问。

“侦察排的同志报告，约六七十人。”张子清答。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合围这股敌人，不要放走一个。子清，你去布置一下。”

张子清点头领命而去。

队伍分成几路纵队，分道兼程朝下关方向奔去。

毛泽东在警卫排的护卫下，作短暂的休息。这时，下关小镇上枪声已响。

“战斗已经打响了。”警卫员嚷着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点点头，说：“小股敌人，不堪一击。”

不一会儿，枪声渐渐稀落下来。

毛泽东揷灭烟蒂，说：“走，进去。”

警卫员小心翼翼地护着毛泽东朝下关走去。这时，张子清领着参谋人员朝毛泽东走来，报告说：“小股敌人已被解决，我军无一伤亡。下关挨户团团总戴同德和当地劣绅王可其被处决，其余的无一漏网。”

“好，速战速决。”毛泽东赞扬道。

张子清陪同毛泽东走进下关，小街上一家店门口聚满了人。毛泽东问：“那么热闹，在做啥子？”

张子清说：“打了一家土豪，正在分他家的谷子。”

毛泽东点头言好。这支部队在他的带领下，做群众工作已成了很自觉的行动。他十分满意地鼓励了战士们，要他们将谷子送到百姓家，访贫问苦，做好群众工作。

打下下关，部队继续朝酃县县城进发。14日，攻克酃县县城，将敌守军一个营打垮。

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立即着手宣传工作。次日，在县城米泉书院召开群众大会，由宛希先主持。参加大会的有千余人。宛希先以雄辩的口才，讲述了党的政策……

16日，部队离开酃县县城，抵达酃县西乡的霍家、潘家、王家渡、塘田一带。18日顺利抵达中村，与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会合，完成了南征湘南的第一步。

南路进剿敌军以范石生的一个团和邝镜明的保安队作先锋，当得知宜章农军已放弃宜章深入到郴州时，立即尾随追踪。凭借着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优越条件，大踏步地朝折岭方向扑来

陈毅接到朱德东撤井冈山的命令后，心如蚁噬般地走进了湘南特委机关大院。

新任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板着面孔，听完陈毅的陈述，漫不经心地要陈毅坐了下來，问：“情况有那么严重吗？”

陈毅向来对湘南特委负责人持有不同看法，强忍着心中的不快，说：“朱德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眼下敌人分成南北两路，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向湘南进攻，情况非常紧急。加之，我们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烧了那么多的房子，老百姓早已不满。如果不及时转移，后果不堪设想。”

杨福涛听完陈毅的陈述，不以为然，说：“敌人的进攻，那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敌人的进攻而惊慌失措。大敌当前，作为共产党员更应该无所畏惧，应变各种事态的变化。至于说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我觉得那是不公平的。湘南特委执行的是中央的指示，是湖南省委的命令，难道我们会有什么错嘛？就是有错，那也是上级的错。我们作为一级党的指导机关，执行命令，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我想，这是党的组织原则，你应该懂得。”

陈毅有些沉不住气，说：“大道理我当然懂。现在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去争论。大敌当前，应以军事为大局，避免在强敌进攻的情况下少受损失。朱德的命令已经下达，我们应立即考虑着手执行。”

沉寂了半天的席克思终于发了言。他说：“避敌锋芒，作短暂的退却，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往井冈山撤退，我不同意。我们都是党的干部，又是湘南特委的负责人，我们必须始终牢固记住，我们是湘南特委。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我们的工作是在湘南，离开湘南，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当然，现在的局势有些紧急，敌人加紧对湘南的进攻，大敌当前，我们无须对中央、省委乃至特委指导方针上的问题进行评价，而应集中力量，应付当前敌人的军事行动。”

对于席克思的发言，陈毅略感同意。他知道席克思的脾性，这位知识分子与工人出身的杨福涛有所不同，理论水平终归比杨福涛高些。陈毅的语调稍稍缓和，说：“朱军长来信说，由他统率的主力部队已在安仁着手转移，他命我组织郴县、宜章、资兴一带的农军，相机转移。形势紧迫，我们得尽快采取措施，布置转移事宜。”

杨福涛说：“转移的事，特委具体商量商量，你不必太急，我们会作出相应的措施。”

陈毅见杨福涛话已至此，无须再谈什么，告辞而去。

回到郴县县委机关，陈毅顾不得湘南特委的拖延，立即着手布置撤退事宜。他草拟了几份命令，嘱通信员分头送往附近几县，命令各地农军撤退至郴州，取道资兴，往井冈山方向转移。

忙完手上的工作后，陈毅想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需与邓允庭、蔡协民两位商量具体转移的事宜，径直来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驻地。

陈毅穿过街道，眼前一片混乱的景象。百姓们听说部队要转移，早已将店门紧闭。家家户户，思考着是撤是留的事。

郴县县城一片紧张忙碌的气氛。陈毅走进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驻地，见过邓允庭、蔡协民后，将朱德的命令转告两位。邓允庭是位沉稳的人，当听到陈毅的话后，便道：“必须尽快制定转移的方案。数县农军聚在郴州，光吃住部成问题。湘南特委有何打算？”

陈毅答道：“正在考虑。”

邓允庭又说：“对湘南特委不能抱很大的希望，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

“是哦。大部队转移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既要考虑吃住行，同时也要考虑应付敌人的进剿。如果组织不好，我们会遭受很大的损失。”蔡协民说。

邓允庭又说：“协民的话很有道理，强敌进攻，要避免更大的损失。仅靠农军的力量，恐难应付眼前的局势。”

陈毅点点头，说：“从眼前的现状来看，时间非常之宝贵，不能有丝毫的耽搁。我们的农军号称万人，但武器低劣，很难抗击敌人的进攻，因此，应以保存实力为主，避免与敌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能走则尽量走，能躲则尽量躲，只要我们能争取时间，胜利就是属于我们的。”

“仲弘的话很有道理。”蔡协民说，“我们第七师已开始着手准备集中，这一点问题不大。关键是附近县的农军集中问题，因为诸多方面的原因，也不知道他们到达郴县的具体时间，因此，我们第七师只有最后撤离，以保证其他农军的顺利转移。”

陈毅被蔡协民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所感动，说：“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是郴县的主力部队，为大局着想，也只能这样了。”

邓允庭说：“陈党代表，请你放心，我们第七师一定配合行动。”

陈毅在具体交代完工作后，满意地离开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驻地，回县委机关。

陈毅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开工农革命军第七师，走在小街的鹅卵石道上，迎面却遇见了胡少海。

俩人多时不曾见面，胡少海神情严肃地告诉陈毅，敌人已攻占宜章城，正朝郴州方面猛扑而来。工农革命军第三师接到命令后，除留少数农军与敌抗击了一阵，其余大部队三千多人顺利抵达郴州。陈毅心里非常高兴，通知县委机关的同志，安顿好宜章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的同志们。鉴于情况紧急，他领着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的负责人胡少海、龚楚、陈东日等人径直奔湘南特委机关，将宜章的敌情转告给湘南特委，要湘南特委尽快下决心，对敌采取相应的措施。

湘南特委负责人对远道而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的领导者们颇为重视。胡少海简要地报告了宜章失守的情况。

杨福涛耐不住激动的情绪，问：“是否作过抵抗？”

胡少海答道：“已作过堵截，但敌人过于强大，我军难以抗衡，故而撤

了下来。”

杨福涛听罢，默不做声。在屋子里来回地踱步。

陈毅说，“敌人攻占宜章后，开始组织力量向郴州进攻，我们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特委该作出选择了。”

杨福涛沉思了一会，语调坚定他说：“好吧。既然敌人已攻入宜章，我们也不能坐视不动。陈毅同志，特委授权给你，由你全权处置这一事。”

陈毅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只能做两手准备。第一，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和第七师抽出精锐部队，集中于宜、郴交界的折岭一带，利用这一带的山险，设法阻击敌人，以争取时间，让大部队和特委机关能尽快地转移；第二，其余部队，掩护特委机关及老百姓，坚壁清野，迅速撤离郴州，朝资兴方向撤退。行动要快，不能有半点延搁。”

湘南特委负责人临时碰头会在简短的时间内交代结束，陈毅领着胡少海等人，走出特委所在地，立即部署堵截敌人，掩护主力撤退。

4月3日，陈毅在交代完所有一切工作之后，率领郴、宜农军数千人抵达折岭，构筑工事、战壕，准备在此利用山险，阻击敌人。

南路进剿敌军以范石生的一个团和邝镜明的保安队作先锋，当得知宜章农军已放弃宜章深入到郴州时，立即尾随追踪。凭借着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优越条件，大踏步地朝折岭方向前进。

面对着强敌进攻，陈毅临战之前作了布置。他将农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占据折岭的东侧，担负主要防御；另一部安排在折岭群山的西侧，侧击敌人。两翼相距不远，便于呼应。陈毅还交代各级指挥员，我们农军武器大多为大刀、长矛、梭镖，在远距离发挥不了作用，只有把敌人放近来打。敌人虽有一团之众，但农军人数也不少，要以农军人数多的优势，两个拼一个，把敌人的威风打下去，保证主力农军顺利转移。

陈毅自觉指挥农军非常吃力，稍稍使他感到宽慰的是，这支在湘南暴动中诞生的农军参加大小战斗也不下数十次，经过整训，战斗力已有了明显提高。

战斗是在当天下午展开的。

农军们屏住呼吸，等待陈毅的命令。

由于是山地，敌人的行动迟缓。敌团长见莽莽群山，地形复杂，惟恐有埋伏，因而由四路纵队改为单路进攻。邝镜明是宜章县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敌团长命邝镜明率保安队前面带路，大部队尾随跟进。

邝镜明碍不过敌团长的权威，只得领兵前面带路。

队伍呈一路，顺着山脊往上爬。走了大半天，并没有什么动静。而邝镜明却胆颤心惊，一路吆喝，催赶兵丁们往前赶路。

陈毅领兵埋伏在山腰间。整个农军淹没在绿色的树丛中。敌人一步三回头，生怕送死。当敌人全部进入埋伏圈后，陈毅一声令下，松树炮、土炮、子弹像雨点似地向敌人打去。敌人倒下了一片，剩余的急忙往后窜。邝镜明蹲在石堆后，辨认着我军的方向，并命人堵截退下的兵丁，继续往前。

敌团长见邝镜明磨磨蹭蹭地，立即命令团迫击炮连，架起炮架，朝山上猛轰。

由于陈毅早有准备，将部队分成东西两侧，队伍拉开成网形。敌人的迫击炮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在这样莽莽丛林里，敌人找不到准确目标，迫击炮成了盲目射击。

农军战士们见敌人的大炮响后，并没有伤着我军，暗暗赞叹陈党代表是个能人，懂军事。

敌人则不同。误以为大炮响后，我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敌团长一声号令，全团官兵蜂拥而至。

农军见敌人冲了上来，沉住气，等候着时机。待敌进入伏击圈后，我军一阵排枪响起，敌人应声倒地。

敌团长见吃了亏，立即改变战术。将部队分成若干股，向东西两个方向，发起进攻。

陈毅见状，立即下令。要农军战士们节约子弹，尽量让敌人靠近点，以发挥大刀、长矛、梭镖的作用。陈毅的这一命令，果然奏效。由于敌人是上山，而农军是下山，我军呈明显的优势。农军战士们跳出战壕，挥舞大刀、长矛、梭镖，将敌人捅死劈死扎死。战斗场面十分壮观。

陈毅指挥农军，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与敌激战三天三夜，使敌未能前进一步。

折岭之战，痛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为农军赢得了宝贵的转移时间。陈毅屈指算算日程，估计主力及湘南特委机关已经撤退，趁敌人整顿人马的间隙，命令农军立即撤出战斗，朝资兴方向转移。待敌人醒悟过来时，农军已前进数十里，将尾随之敌远远地甩在后头。

政治教育课堂是在中村的八担丘板田里。战士们排好队后席地而坐

抵达酃县中村，毛泽东并没有带部队直入湘南，而是一方面进行休整，帮助酃县党组织发动和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插标分田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密切注视着湘南暴动队伍的动向。

中村圩，位于酃县南方，洙水上游，与资兴、桂东毗邻，是一个田畴交错，风景幽雅的好去处。

毛泽东的心情稍有好转。刚刚结束的会议，已重新组建了酃县县委，由刘寅生担任书记。毛泽东指示地方党组织，立即组建地方各级政权，并成立赤卫队，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在布置完各项工作以后，带着警卫员来到了赤贫户叶老信的家。

叶老信约莫七十来岁，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上露出难得的微笑。警卫员告诉老信，毛委员亲自来看望他老人家，并带了些米。知道老信家断炊了。

叶老信笑着将毛委员迎进了屋子。

毛泽东四下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旧屋破床，家中一贫如洗。

“家里有几口人呀？”毛泽东关切地问。

叶老信摇摇头，说：“只剩下我一人。”

毛泽东心境凄楚，一种怜悯的情感涌上心头，“听说你家揭不开锅了，我们特地弄了些米给你。”

叶老信有些激动，连连点头道谢。

毛泽东嘱警卫员将一袋米放下，又从一个包袱里拿出几件衣服，说：“这些东西都是打土豪分来的，先解决一下眼前困难再说。”

叶老信感动不已，摇摇头，“收不得呀，将来会惹祸的。”

毛泽东明白老信的意思，说：“老人家，你莫要怕，粮食是穷人种的，衣服也是穷人做的，现在，物归原主，你有什么怕的呀？”

叶老倌凄枪地言道：“不瞒你们说，这些东西我不是不想要，只怕土豪回来后，那要杀头的。我们老百姓吃够了这个亏了。”

毛泽东听罢叶老倌的话，没有急于说话。俩人叙了些家常事，毛泽东继而说：“如今天下不公平，地主老财吃好的穿好的，而老百姓却过着一贫如洗的穷日子。我们工农革命军到这里来管这个不公平的事。你莫要怕。老百姓只有团结起来，才有活路。”说着，毛泽东用一根筷子和一捆筷子的道理启发叶老倌。这时，围观的群众走了进来，毛泽东见机会难得，又说：“我们老百姓就好比一块小石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往一处使劲就可以砸破大水缸。团结才有力量，反动派就是怕老百姓团结起来。只要我们心齐，任何反动势力我们都不怕。”

经过一番宣传之后，百姓们的觉悟渐渐地提高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启发，屋子里的气氛明显活跃起来。

当天夜晚，从部队中传来反映，战士们普遍感到群众工作难做，特别是分得的财产，老百姓不敢接，生怕上豪劣绅秋后算账。

毛泽东立即指示鄞县县委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土豪劣绅的罪行，并根据实际情况，处决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给老百姓撑撑腰，解除他们的顾虑。同时，又命令部队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将打土豪分得的浮财利用夜晚的时机，送到老百姓的家，免得他们顾虑重重。

群众工作在战士们努力下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利用半天时间深入到群众当中，开始指导百姓们插标分田。部队官兵们也按照毛泽东的做法，深入到群众当中，一边访贫问苦，一边帮助地方政府插标分田。

两日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给战士们上政治课。部队在上井冈山的途中，虽经三湾改编和水口建党后，部队的政治素质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有一些人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还有一些人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建设根据地工作，一心只想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面对这些严重的情况，毛泽东已意识到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在与何挺颖等领导人商量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政治教育课堂是在中村的八担丘板田里。战士们排好队后席地而坐。田头摆着一张桌子，一条板凳，板凳上放着一块黑板。毛泽东坐在黑板底正中央的板凳上。

师党代表何挺颖主持。他简短的开场白之后，由毛泽东正式开始讲课。

三月的中村，春光明媚，山花烂漫。

毛泽东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两口，侃侃而言：“同志们，今天，我们利用去湘南的机会，抽空在鄞县中村给大家上上政治课。平时在井冈山上军务繁忙，部队很难集中，现在天赐良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想就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特点谈起，然后回答我们共同所关心的红色政权的意义以及它的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如果时间有多的话，我还想讲讲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及战略等问题……”

毛泽东开门见山，点明主题，言道：“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社会的性质起了质的变化。我们知道，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许多的优秀文化。但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并没有使中国繁荣富强。相反，帝国主义的大炮，使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屈服，开始割地赔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爆发了连年不息的军

军阀混战。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以后，开始转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全国民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然而，由于我们党内推行了一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加之，蒋介石公然在上海策动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由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全国的革命形势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样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畏惧，于是爆发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应当说，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翻然醒悟，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停了停，毛泽东继而又说：“我们都是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追述这段历史，也就是使我们懂得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国情也就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在农村。由于中国的经济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这就确定了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的革命。没有农民参加的革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那将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在明确这一点之后，就应当懂得农民的重要性。我想，在座的大都是农民出身，我也不例外。我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做田佬，从小在农村长大。相信很多同志与我一样，有过同样的经历。现在，全国的形势是个怎么样呢？有人认为是革命处于低潮，也有的人认为，经过我们党领导的几次暴动之后，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要知道，中国革命是复杂的，并不是一些人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几个暴动，就以为革命的形势处于高潮。这种指导思想，也就过于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忽视了中国的客观实际。很显然，国民党在军事上是强大的。由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它的政权是稳固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也并不是没有缺点，它也有很多的弱点。例如，军阀之间的混战，国民党派系林立，互不买账。还有，国民党反动派只能统治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而对广大偏僻落后的农村鞭长莫及，无法管理。这些弱点也就成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下，作为弱小的革命武装就应当到农村去，积蓄和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以农村作为依托，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使小块的根据地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形成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逐步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直至最后夺取城市。由此而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弃之则没别的路可走。这一点同志们将来在实践中会体会到的。”

毛泽东稍稍歇了一口气，又说：“我们在明确这个指导思想以后，就应该集中精力来做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防止‘左’的思潮，一味强调去攻打城市，到城里去享受一番。说实在话，谁不愿意到城市去呢？城里高楼大厦，条件优越，比起落后的农村来说不知强了多少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凭现在的力量，我们是不能去攻打城市的，纵然是打下了城市，你也站不住脚。因此，我们应打消这个念头。另一方面，我们在农村工作，条件是很艰苦。一些经不起艰苦环境考验的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山区条件差，部队整日钻山沟，根本出不了马列，怀疑红色政权能否存在？这些模糊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在我们党内表现出一种右倾悲观论调。由于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就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农村工作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的思想准备，没有这

个准备，我们任何事情也无法做成！”

毛泽东精辟的分析，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战士们的心。会场上的气氛明显变得热闹起来。

政治课结束之后，毛泽东如释重负地走出稻田，心里直感坦荡。多少日来的郁闷，一切全无。战士们听了毛泽东的课，心里亮堂得多了。

住了几日，湘南方向已传来朱德、陈毅率领大部队东撤井冈山的消息。毛泽东已意识到敌人纠集重兵开始向湘南方向进剿。张子清告诉毛泽东，敌人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毛泽东命令部队派出小分队四处侦察；另一方面着手深入湘南，迎接朱、陈部队上井冈山等事宜。

“敌人重兵进剿，志在必得。”张子清说，“看来湘南起义的部队很难在湘南立得住脚了。”

“是呀，强敌进攻，避敌锋芒，适时地向井冈山转移，这是上策。”何挺颖补充说。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说：“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朱德、陈毅作出东撤井冈山的决定，说明湘南敌人的力量强大，我们应立即前往湘南，掩护湘南起义的部队安全上井冈山。为此，我认为可兵分两路。一路以第二团为右翼，由何长工、袁文才率领，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相机阻击尾追湘南起义部队的敌人；另一路以第一团为左翼，由我亲自率领，向桂东、汝城方向进军，阻击粤北前来追击之敌，掩护湘南起义部队安全向井冈山转移。不知诸位的意见如何？”

张子清、何挺颖点头同意。

次日，两个团开始远征湘南，迎接湘南起义大军向井冈山转移。

何长工向陈毅建议，鉴于敌人紧追不舍，我军忙于东撤，应立即指挥东撤部队急速撤离资兴，不宜久留

3月30日，毛泽东率领第一团从酃县中村出发，次日进入桂东沙田。

第一团是毛泽东亲率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后，在井冈山上成为一支军事过硬政治可靠的人民军队。

队伍进入沙田，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命令部队屯驻在此，深入开展群众工作。

沙田是桂东县一个偏远的乡村，四周环山，溪水淙淙。

毛泽东到达沙田的当天，据侦察分队报告，宜章、郴州一带的农军已开始向资兴转移，汝城因处在山区，敌人的势力尚未抵达，情况相对比较稳定，毛泽东将部队暂驻在沙田，一是深入地发动群众，将桂东县党的工作推进一步，另一方面密切注视资兴方向陈毅率领的农军情况。毛泽东思考工作注重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时间，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离开中村以后，28日到达桂东四都。当地地方党的负责人将桂东的情况简要地报告给毛泽东。鉴于反动势力企图阻挡工农革命军主力的行动，毛泽东嘱张子清团长在四都痛击了那里的反动势力。

战斗不算很激烈。驻守在这一带的敌人为当地的挨户团，首领何一开，是桂东县挨户团副主任何鉴的堂弟。何一开掌管的部队多为流氓地痞，其余的都是拉壮丁过来的灶头勇。对于这种情况，张子清区别对待。集中主力，专打流氓地痞，不打“灶头勇”。并组织强大的政治攻势。一场战斗下来，

何一开的部队立时土崩瓦解。敌人死伤一片，剩下的“灶头勇”无一伤亡。

3月31日，部队抵达桂东县的沙田。

毛泽东决定利用间隙，继续对部队进行政治纪律和思想教育。部队在沙田休整七天，毛泽东在沙田三十六坦丘向部队重新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为，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陈毅指挥部队撤出折岭之后，领着数千人朝资兴彭公庙方向转移。

这是最后撤出郴州城的一支农军，其中有郴县县委及湘南特委的机关工作人员。队伍从郴州撤出之后，兵分几路往资兴方向转移。最早抵达资兴县城的是邓允庭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的两个团，恰巧与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会合。两支军队会合后，大伙的心情都很高兴。何长工把井冈山的部队兵分两路的情况告诉了邓允庭，并说，毛泽东率队已深入桂东、汝城一线，不久即可会面。邓允庭告知何长工，折岭之战后，他率两个团的部队先行撤出，陈毅率湘南特委机关和数千农军随后，马上即可到达。何长工放心不下，建议邓允庭，两支部队合为一股，南下迎接陈毅。邓允庭欣然同意。于是，部队在何长工的统一指挥下，连夜经旧市，渡滁水。在滁口果然遇上尾追之敌。经了解才知道是范石生第十六军的一个团。邓允庭赞赏何长工的判断能力，立即组织部队，向敌人发起进攻。

范石生的一个团并没有想到农军会杀回马枪，进驻郴州后，在滁口一线构筑工事，企图堵截农军，分路合击。敌人尾追陈毅所部，穷追不舍，根本没有顾及何长工一路部队从后包抄，战斗打了两个昼夜。由于我军人多势众，早有准备。两天内，歼敌一个营。敌人见我军攻势凌厉，不敢恋战，遂退出战斗。何长工、邓允庭指挥部队，乘胜追击。直打到汝城文明司，遇上敌人主力。何长工见敌强我弱，不宜久战，于是，下令退出战斗，往北转移。邓允庭估计陈毅率部已脱离危险，遂与何长工统领部队北上，追赶陈毅主力部队。

由于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属作战部队，没有任何拖累，部队很快退回资兴，在城郊遇上了率领湘南特委机关和四千起义农军，由鲤鱼江、木根桥刚赶到资兴县城的陈毅。俩人见面后，异常高兴。何长工将袁文才、王佐介绍给陈毅。告知陈毅，毛泽东率第一团从桂东方向进入湘南，预计近两日也已抵达汝城县境。

陈毅见各路东撤农军均已汇集资兴城，立即将各路农军首领介绍给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等人。何长工了解到，东撤农军除陈毅统率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以外，还有黄克诚带领的永兴农军近一千人；刘泰、邝鄘、谭楚材带领的耒阳工农革命军共七百多人，以及黄文藻、李奇中带领的资兴一千六百多人。陈毅告诉何长工，由邓宗海率领的耒阳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三千余人，会同宋乔生率领的工农游击队一道，已先行撤离，估计已进入酃县境内。

各路部队上万人到来，使小小的资兴县城热闹非凡。

陈毅赞成何长工的意见，指挥各路部队，马不停蹄，分头向彭公庙方向转移，尽力避开敌人的视线，以免我军遭到损失。

邓允庭同意陈毅的意见，主张抽出能够作战的部队，负责掩护。何长工说，眼前范石生的部队穷追不舍，从南面进攻，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北面的敌人也在追剿我们，因此，在考虑应付南来之敌外，也应考虑对付北面的

敌人。

蔡协民听了几位领导者的意见后，也作了发言。认为农军主力统一归陈毅同志指挥，开始东撤，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留下一个团的部队断后，负责扫尾。其余部队陆续转移。至于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可在大部队中穿插迂回，前后呼应，只要哪一头有情况可以随机应变。

众人经一番商议，同意了蔡协民的意见，商定出一个完整的东撤计划。

按照预定的计划，农军在陈毅的统一指挥下，开始东撤。由于队伍庞大，尚未完全撤出资兴城，敌人就已进攻资兴城。

一场巷战在城区展开。

负责指挥掩护战斗的军事主官是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三团团团长蒙九龄。这是位广西人，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蒙九龄受邓允庭之命，负责扫尾断后工作。谁料队伍尚未完全撤出城，敌人就已发起进攻。

蒙九龄是位军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凭他的经验，一支庞大的农军要抵御敌人的进攻，那是十分艰难的。蒙九龄已预测到了情况的变化，部队在转移的过程中，他嘱咐本团的官兵，在县城里构筑了工事，以应付突变的形势。

敌人是从南门口进攻的。据侦察，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属敌第十三军第二师的一个团。蒙九龄沉着应战，并没有被敌人的声势所吓倒。敌人一开始用炮猛轰，继而蜂拥而上，进入城区。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巷战。

蒙九龄一面催促东撤部队尽快转移，一面布置阻击进攻之敌。巷战打得很激烈。第三团熟悉资兴地形，凭借着街垒，将敌人切割成几块。但是，敌人毕竟是主力部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我农军且战且退。待东撤部队完全撤退出县城后，蒙九龄才下令，开始撤出战斗。

第三团在城区虽然阻挡了敌人的进攻，但并没有伤其元气。当第三团官兵撤出城区，转至城郊的老虎山时，敌人尾追而至，第三团无法摆脱敌人的尾追，于是，在老虎山一带再次交火。

这场战斗，我军损失很大。蒙九龄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敌人势头很猛。蒙九龄见一时无法摆脱，命令主力撤离战斗，自己带一部分队伍堵击敌人，掩护主力撤退。蒙九龄夫妇俩在这场恶战中壮烈牺牲。

主力部队虽已撤出，敌人在攻占老虎山之后，并没有停止追击。老虎山一战，第三团牺牲达二百余人，直至部队撤到离城八里地的白竹土壩时，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第二团部队掉头增援，敌人才被我军堵截下来。

桂东沙田，第一团团部。

毛泽东将侦察参谋打发走以后，立即将何挺颖、张子清、宛希先等人召集起来，并告之他们。据侦察参谋报告，陈毅率领的农军已经撤出郴县，正向资兴方向转移。根据这种情况，部队应立即出发，支援陈毅部队，掩护其安全转移。

张子清找来一位向导，将去汝城的行军路线及地址告诉了毛泽东。何挺颖问毛泽东，不知朱德统率的主力转移的情况怎样？毛泽东说，估计已撤退出来。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掩护陈毅统率的农军，至于朱德这一路，均为主力部队，估计问题不大，假如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及时联系的。

毛泽东还告诉大家，现在最要紧的是陈毅这一路，因为这路大军都是农军，战斗力不强，我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以减轻其负担。

大伙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部队立即集合，开始朝汝城进发。

4月5日，部队从沙田出发，打算经寒岭界，南下汝城。

汝城宣抚团团长何其朗得讯后，立即调集部队，约千余人在寒岭界构筑工事，日夜防守，妄图阻挠工农革命军南下。敌人虽有所准备，但是却摸不清我军的实际兵力情况。毛泽东要张子清将部队分作三路，向敌人发起进攻。

战斗在雾天展开，敌人不明我军虚实，在一阵枪响之后，很快退出战斗。张子清指挥部队，一鼓作气，将敌击溃。战斗结束后，俘虏了敌人的少量逃兵，经了解始知是何其朗的部队。张子清审讯了俘虏，将情况及时地转告了毛泽东。何挺颖建议部队乘胜追击，力争全歼何其朗所部。毛泽东在分析汝城的情况后，表示同意。

4月7日，部队从汝城田庄出发，经银岭脚、鸭屎片一带，毛泽东指挥部队给何其朗部以沉重的打击。8日，一举攻克汝城县城，并击溃胡凤璋匪部两个排。9日，激战正酣，毛泽东得知起义大军已安全撤离后，遂命部队撤出战斗，回井冈山。

第十三章 红色大迁徙

数日之后，湘南特委机关人员行至耒阳、安仁交界的地方，大部分被当地的反动民团捕获，惨遭杀害

朱德发出东撤之命以后，主力军按照预定的方向，开始朝茶陵、酃县撤退。国民党军得讯后，立即集中兵力追剿朱德部队。在这紧要关头，朱德沉着应战，命令部队分成两路，主力军由他亲自率领，朝茶陵方向撤退；另一路农军由唐天际率领，相机转移。两路部队分头行动，将国民党军的部队主力视线分散。朱德率主力离开安仁后，所向披靡。敌人对朱德的威名早有耳闻，沿途不战自溃，主力军经罗山、苏古骑、狐狸冲、神州河、樟桥，顺利进入茶陵县的湖口圩。

工农革命军在朱德的率领下，沿途没发生什么大战，只是偶尔间遭遇了当地的地主武装，抵达茶陵湖口圩时，才得知唐天际统率的农军，沿途遇上了麻烦。朱德在得知此讯后，立即调一个营的部队，回头增援唐天际，掩护农军朝茶陵方向安全转移。

4月8日，唐天际按照朱德的指示，在完成警戒尾追之敌的任务后，正打算率领安仁县党政干部和农军撤离县城。这时，尾追之敌已与农军接火。唐天际立即命令农军拼死抵抗，掩护安仁县党政机关人员撤退。

唐天际没有急于同敌人硬拼，而是选定在侯古祠、凤南山一带与敌展开激战。据侦察，尾随之敌系敌第七军李朝芳师的两个团，领头督战的为师参谋长吕梦熊。敌人兵分三路，由来阳东湖、坪田进击安仁。唐天际将少量的部队留在县城，与敌展开巷战，掩护主力撤退，其余的主力全部撤至凤南山一带。待敌人进入包围圈后，唐天际一声令下，农军奋勇杀敌，敌人死伤狼藉。但是，敌人毕竟是正规部队，凭农军的实力是难以持久的。在这种情况下，唐天际命令部队主动撤出战斗，且战且走，进入排山、高陂之后，正巧遇上了朱德派来增援的部队。我军一个反冲锋，敌人的势头被压了下来。由于不明我军兵力虚实，敌人不敢贸然追击。唐天际率部摆脱敌人的尾追，顺利地进入茶陵边界的界首。

农军以急行军直奔茶陵湖口，与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两支军队汇成一股，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顺利地抵达了湖南酃县的沔渡。朱德将部队安扎在沔渡，派人四处打探陈毅率领的农军情况，同时，调一个连的部队警戒茶陵方向，以防敌追兵。

在沔渡驻扎几日，朱德一直在惦记着陈毅统率的那一路农军。他从毛泽覃那儿得到消息，毛泽东已率两个团的部队深入湘南，掩护湘南农军东撤井冈山。他对毛泽东率部来接应深表谢意。毛泽东适时的救援使湘南起义部队免遭更大的损失。现在，陈毅统率的那一路农军具体情况不明？尤其使他放心不下的是湘南特委。那些可恼的激进分子们，谁知在半途中又会犯什么左派幼稚病呢？对于湘南特委的领导者们，他已经领教够了。尽管如此，令他最为操心的还是陈毅本人。这个不畏艰难的铮铮铁汉，领着上万人的农军转移，这确实不是件易事。可以想像得到，此刻的陈毅，担子该有多重啊！

朱德在沉思中反省自己。他觉得自己有愧于陈毅。不该交这样一个摊子给陈毅，而应当自己来承担。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又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快与陈毅取得联系，以便于部队能随机应变。朱德

想到这里，又嘱人迅速赶往资兴。参谋告诉朱德，已经派了四拨人前往资兴，没必要再派了。朱德听罢，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性急了，一丝苦笑之后，在屋子里来回地踱步。

陈毅率领的万余农军及湘南特委机关，在一场血与火的拼搏之后，安全抵达资兴县的彭公庙。

队伍是在遭受一些损失的情况下抵达彭公庙的。陈毅为之担心的农军虽然已摆脱敌人的追剿，平安地进入资兴彭公庙，然而，沿途的状况却令他操心不已。这支由农军组成的队伍，夹杂着男女老幼。由于湘南暴动期间，湘南特委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许多房屋被烧，老百姓们随军举家迁徙。陈毅见到队伍中，有白发的老翁，小脚的老妪，还有拖儿带女的妇女，有的甚至于全家都跟上来了。队伍行走的速度非常缓慢，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地。由于在陈毅的精心指导下，队伍才摆脱敌人的追踪，算是安全地撤出资兴城。

然而，令陈毅更为烦恼的是，湘南特委负责人竟然提出不随部队东撤井冈山，另改转移方向，主张往衡阳方向撤退。陈毅一路规劝，始终未能打动特委负责人的心。鉴于此，部队在彭公庙的一幢祠堂里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部队的去向问题。

会议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有朱、陈部队、井冈山部队、湘南特委、各县县委的负责人陈毅、何长工、袁文才、王佐、杨福涛、席克思、黄义藻等。

陈毅强忍着心中的不快，作进一步的劝说。他说：“湘南暴动虽然遭到了失败，但革命的力量却依然保存着。现在，敌人大举进攻湘南，分南北两路夹击我们，形势是紧迫的。我们撤出湘南，避敌锋芒，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湘南特委负责人这个时候提出要分手，我认为是不理智的。首先，对眼前的形势没有正确的分析。须知道，湘南暴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剿，加之，我们党内为指导思想上采取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暴动已遭到失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无容置否；第二，基于对形势错误的分析，因而采取的措施也是错误的。湘南特委负责人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分手，很显然，一错再错。这将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第三，湘南特委负责人提出不上井冈山，留在湘南，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但是，应当看到，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为不利。现又提出特委机关要去衡阳，这当然是件好事，故乡故土的，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呢？可是，衡阳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通往衡阳的交通线没有贯通，如果一味坚持要去衡阳，无疑是往老虎嘴里送肉，后果不堪设想！”

何长工接着说：“陈党代表的话说得对。我们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对那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井冈山上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又好。那儿条件很好，足以容纳万余人。倘若我们往井冈山撤，既可发展那里的大好形势，又可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如果湘南特委机关要回衡阳，这也并不矛盾。等衡阳的秘密交通线建好以后，再回衡阳也不迟。”

杨福涛瞥了一下会场，态度生硬地嚷道：“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去不去井冈山，由我们自己拿主意，用不着硬拖着我们上井冈山。”

陈毅有些气愤地反唇相讥，说：“不上井冈山当然由你们自己决定，可我们是一片好心。眼下大敌当前，你们这支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几十号人，各种口音都有，肩挑手扛，机关不像机关，军队不像军队，沿途

到处都是地主民团，哨所又查得严，你们咋个过得去哟？！”

沉默许久的席克思终于发了言，说：“困难当然是有的，但我们是共产党员。作为共产党员就应当不避艰难。湘南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能失去故土而躲到大小五井去。这种行为是可耻的，我们坚决不去！”

话已至此，会议已无法开下去了。

散会以后，陈毅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领着何长工等人，来到湘南特委负责人临时住所。

杨福涛、席克思吃过早饭，招呼随行人员准备行装。

陈毅、何长工望着慌乱的人群，心情无比沉重。

席克思见陈毅等人，打过招呼，说：“我们马上就要动身了。大伙也不必多说。我们去衡阳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陈毅见席克思语调较缓，不无沉痛地说道：“既然你们要走，我们也无法挽留。不过，沿途艰险，希望你们一路保重。”

杨福涛点点头，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会的。”

何长工说，“资兴到衡阳还有百十里地，你们四十余人的队伍要闯过这一关怕是很难呀。”

“再难我们也要闯。”席克思语调坚定地说，“既然决心已下，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

陈毅是个谈锋甚健的人，此时已无话可说。

队伍在一阵集合口令声过后，湘南特委机关四十余人的队伍，在杨福涛、席克思的率领下，离开彭公庙，辞别湘南农军主力，向衡阳挺进。

陈毅、何长工送了一程又一程，直至队伍远去，他们俩才返回部队。

杨福涛、席克思恪守着“守土有责”的信念，与大部队分手之后，四十余人的队伍，一路逶迤而行，朝衡阳进发。

杨福涛等带着这支民不像民兵不像兵的队伍，既不顾及敌人的盘查追剿，更不思考任何安全系数，凭着一种豪迈坚定的信念，正朝着死亡线上盲目地奔跑……

数日之后，湘南特委机关人员行至耒阳、安仁交界的地方，大部分被当地的反动民团捕获，惨遭杀害！

一个多年来为湘南革命运动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党的领导机关，一批为革命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革命同志，就这样被断送

血的教训，沉痛的代价！

在湘南革命运动史上，一个负面的教训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陈毅领着一支庞大的农军队伍，扶老携幼，一路风尘

酃县县城。夜。

4月的湘南大地，和风细雨。湿漉漉的雨丝，将整个天际弥漫得雾气腾腾。

在一幢土屋里，毛泽东借着微弱的灯光，正在仔细地察看湘南地图。张子清悄声走进房子，与毛泽东打过招呼后，坐了下来。

毛泽东问张子清：“湘南起义的部队不知到了何处？”

张子清答道：“据我们所知，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已从安仁突围，正朝酃县方向挺进。陈毅率领的农军离开郴州后，赶往资兴，与何长工率领的第

二团会合，估计也在朝酃县方向前进。”

毛泽东关切地又问：“敌人进剿的情况不知怎样？”

张子清答道：“自从朱德下达命令东撤以后，敌人了解到我军的意图，分成四路纵队，南北夹进，朝耒阳中心点合围。第一纵队由敌第七军第二师师长李朝芳亲率两个团的部队，于3月30日从衡阳出发，沿衡、耒大道，在春江铺突破我军防线后，4月2日到达耒阳，8日到郴州，与从广东入郴的范石生、许克祥部会合。第二纵队以敌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副师长谭诗率领，于3月29日从衡阳出发，经水口山、荫上、城上铺，4月1日到达耒阳。第三纵队以敌第十三军第二师参谋长周崇海率两个团，也于3月28日从衡阳出发，经永溪市、黄田铺、田心铺直扑永兴、资兴。第四纵队以敌第七军第二师参谋长吕梦雄率两个团的部队，于4月5日经耒阳，进逼安仁。敌人来势很猛，但进入湘南后处处扑空，并没有捞到什么油水。”

毛泽东听完张子清的介绍，说：“好在朱德、陈毅部队及时转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呀。第一团在完成汝城掩护战之后，撤到酃县，本当朱、陈部队也应该到达酃县，可到现在仍不见踪迹，不知情况怎样了？”张子清说。

毛泽东说：“湘南农军转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敌人在屁股后面追，农军人多成分复杂。一支庞大的队伍东撤，可苦煞了朱德、陈毅了。”

“现在的情况已经明朗。”张子清说，“在资兴龙溪洞，我们与萧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会面以后，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朱、陈部队基本上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很快就会赶到酃县的。”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清楚地记得，部队从汝城回师井冈山的途中，行至资兴龙溪洞，巧遇萧克的独立营。这是第一支与毛泽东部队会合的湘南起义部队。在酃县中村与萧克所部会合以后，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萧克，并要萧克所部随第一团行动。两支部队撤至酃县县城，在这里等待着朱、陈部队的到来。

次日，意外地见到了蔡协民、曾志夫妇俩。蔡协民是毛泽东在农讲所中的学生，早已相识。彼此问候，蔡协民将曾志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起义农军的情况。蔡协民转告毛泽东，由他统率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两个团在资兴与邓允庭分手之后，先行一步行动，预计陈毅率领的湘南各路农军不日即可抵达酃县。毛泽东听了异常兴奋，并安排大伙先行休息。

当起义大军陆续云集到酃县时，湘敌吴尚的部队急调一个团的部队，从茶陵方向追剿，已迫进酃县。毛泽东得讯后，立即将何挺颖、张子清、宛希先等人叫来，商量应敌之策。

“敌人的目的显然很清楚，我们不能让敌人的企图得逞。子清，敌人的情况怎样？”毛泽东问。

张子清报告说：“据当地的干部说，敌人约一个团，是吴尚第八军张敬兮团，除此之外，还有罗定带领的攸县茶陵挨户团正朝酃县县城窜来。敌人的来势很猛，前锋部队已接近酃县县城。”

毛泽东说：“看来一场恶战不可避免。”

何挺颖说：“根据敌情，我们应就地相机应战，打击敌人的气焰！”

“我同意挺颖同志的意见，战场就选在酃县城西的接龙桥。”张子清说，“此地靠西，是茶陵进酃县县城的必由之路，我与挺颖到实地已察看，这一带地形险要，于我军有利，可以利用山地做屏障，堵击敌人。”

毛泽东点点头，问：“挺颖同志，你的意见怎样？”

何挺颖说：“我同意子清的意见，军事指挥作战他是行家，就依他而行。”

“好的。子清，你有什么想法？”毛泽东问。

张子清说：“敌人的来势很猛，我们应立即构筑工事，应付进犯之敌。”

当天上午，张子清下达命令，将第一团部署在接龙桥附近，开始挖掩体，构筑工事。

以两个营沿线布防。中午时分，战士们正在吃午饭。这时，从湘山寺上传来了“砰砰”作响的枪声。张子清立即警觉起来，迅速下达命令，全体准备战斗。

战士们听到枪声，撂下饭碗，按照预定的方案，抢占湘山寺和龙王庙两个制高点。

敌人在迫击炮、重机关枪火力支援下，开始向我阵地发起攻击。由于第一团占据了有利地形，两营部队从左右两侧堵击敌人。枪声此起彼落。敌数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伤亡惨重。

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由于敌人的炮火猛轰，我军伤亡人数逐渐增加。

下午4时，敌团长见部队数次冲锋受挫，亲自督战，集中所有的炮火朝制高点猛轰，战斗打得难解难分，双方都有损失。

张子清眺望着血色的晚霞，掏出怀表，见时针已指5时，命令部队一定要固守阵地，同时，又急调担任预备队的第九连连长王良、党代表罗荣桓前来，面授机宜。

王良、罗荣桓满身尘土赶到团临时指挥所接受任务。

张子清满头大汗，笑着说：“是时候了，该你们出击了。”

王良简要地报告了第九连的位置。张子清说：“战斗已处于胶着状态，第九连的任务是绕到敌后，从敌人侧后发起攻击，使敌首尾难顾。只要第九连偷袭成功，这盘棋就走活了。”

罗荣桓说：“我们一定完成团长交给的任务！”

张子清点点头，满意地拍拍罗荣桓的肩膀，笑着对王良说：“祝你们成功！”

王良、罗荣桓行过军礼，领命而去。

战斗仍处在相持阶段。敌人的攻势更为猛烈。

约莫过了半个来时辰，敌人背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顿时乱作一团。张子清意识到王良、罗荣桓率领的第九连偷袭成功，立即跃出战壕，举起手枪，喊道：“同志们，冲啊！”

顿时，全体战士一跃而起，冲向敌群。敌人见势，纷纷朝四野逃窜。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正好击中张子清的左脚踝。他摇晃了一下，晕了过去。

战斗至黄昏才结束，敌人逃往茶陵方向。毛泽东决定部队立即撤出酃县城，4月18日返回宁冈。

走出红土地后，转眼是一片莽莽密林。

好崎岖的路哟！

陈毅领着一支庞大的农军队伍，扶老携幼，一路风尘。这支庞杂的队伍里，汇聚着来自各县各乡的农民，他们忍着胸中的悲痛，背井离乡，开始了漫长的红色大迁徙。

蹚过了一道道河流，走过了步履艰难的路程，农军们在陈毅的率领下，终于在4月22日抵达酃县沔渡，与朱德的主力部队会师了。

在沔渡的一幢极普通的民宅里，陈毅、何长工、袁文才和几个县的县委负责人会见了朱德。由于长途跋涉，朱德的脸色显得黑润，但精神却很饱满。他十分和蔼地与陈毅等人握过手。

陈毅问：“这次没遭到什么损失吧？”

朱德摇摇头，“没有。担心的倒是你。领着这支庞大的农军队伍，难为你了。”

陈毅笑了笑，说：“没啥子，总算安全地到达酃县。”

朱德说：“是呀。部队打了胜仗，缴了敌人的不少武器。工作实在太忙，忙得没有时间理发，胡子也长了！”

众人不约而同地看着朱德，人瘦了，皮肤也晒得黑黝黝的。

何长工说：“想不到来军长的速度如此之快。”

朱德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队伍撤退，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还真不知会是怎样？”

“是呀，幸好长工同志率队伍及时赶到，我们才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另外，毛委员的部队在汝城打了几仗，掩护了我们，不知现在已退到何处？”陈毅问。

“毛委员担任后卫，大约还要一两天才能到达。”何长工答道。

“好啊，我们期望着早日与毛泽东同志会面。”朱德言道。

何长工继而又说：“两路部队基本上均已到达酃县。我们已完成了掩护任务。现在，第二团须先行回宁冈，为两军会师大会做些准备工作，你们暂时在这住几天，等毛委员到后，与你们会师，一起上井冈山。”

朱德点头同意，笑着将何长工送出驻地。

沔渡小镇，夜。蔚蓝色的夜空，明月如水。

朱德、陈毅坐在板凳上交谈。

陈毅详尽地将湘南农军东撤的情况报告给朱德，并告之他湘南特委机关四十余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朱德听后，感叹不已。

“湘南特委负责人固执己见，最终酿成了一杯苦酒，可怜四十余人全部被敌人杀害！”陈毅说。

朱德双眉紧锁，言道：“湘南特委负责人咎由自取，可悲可叹。‘左’倾路线的危害，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的损失呀！”

陈毅说：“好在湘南农军受损不大。万余人的队伍历经磨难，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剿，现在，一切都好了。”

朱德说：“是呀，湘南暴动虽然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它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壮大了革命的武装，现在能有这份家当，来之不易呀！”

陈毅说：“这次转移，多亏了毛泽东同志率部队帮助掩护，没有他们的策应，后果不堪设想。”

“润之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堪称当今奇士呀！”朱德不由从心里发出感叹说。

陈毅说：“听说毛委员遭受了个人打击，在危难中能挺身而出，真是大将风度。”

朱德继而又说：“现在的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将来我们与润之兄要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有许多事情等待着我们去。”

“是啊，两军会师是我们新的起点，将来的事情还很多。我们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陈毅感叹地说。

朱德点点头，说：“一切都等着见到润之来后再谈。我想，这种心情大家都是一致的，相信毛润之很快就会到来。”

陈毅眺望着窗外的明月，憧憬着未来的一切……

朱德叫值班参谋前面引路，陪着毛泽东走出祠堂，共进午餐

阳春四月，沔渡小镇。

在沔渡河边的张家祠堂门前，热闹非凡。

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同志站在大门口，等待着毛泽东同志的到来。

须臾时辰，从宁冈方向的山坳里行走着一支百余人的队伍，正急匆匆朝张家祠奔来。

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远视着祠堂门前的人流，加快了脚步。这时，朱德见毛泽东朝他走来，也急匆匆地走上前，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朱德满脸笑容地说：“润之兄，久仰，久仰！我们终于见面了！”

毛泽东握住朱德的手，说：“玉阶兄，幸会幸会，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

俩人握着手，长时间地互相打量着。

接着，朱德将站立在旁边的陈毅、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人介绍给毛泽东。彼此握过手后，朱德将毛泽东迎进了张家祠堂的正厅。落座之后，警卫员给毛泽东送上茶水。朱德请毛泽东喝水，并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毛泽东很客气地接过茶水，与朱德等人寒暄一阵，彼此问候。

朱德见大伙坐定后，说：“去年12月中央指示我们同你联系，在此之前，陈毅到赣南寻找龚楷的部队，无意中见到了张子清率领的第三营，于是，我们便派了泽覃上井冈山，与你们取得联系，不想，你们早已派何长工同志前来找我们。韶关会面后，沟通了两支部队的往来，你真是高瞻远瞩，考虑周全呀！”

毛泽东谦虚地说：“哪里，哪里。玉阶兄乃军人出身，经验丰富。南昌兵暴失利后转战湘南。并相机在湘南策动了暴动。此举顺乎民心，难能可贵呀！”

朱德说：“早就听说你们上了井冈山，并在那儿建立了根据地。在韶关时我就已对何长工说了，将来我们迟早要上井冈山的，不想几个月后终于成了现实了。”

毛泽东说：“是呀，湘南暴动很有特色，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保存了南昌起义过来的这支部队，这是革命的火种；有了火种，就不愁没有燎原之势喽。”

朱德点点头，说：“湘南暴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壮大了革命的武装力量，但工作当中也有失误呀。如果没有湘南特委的盲目指挥，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玉阶兄说得有道理。没有失败，哪有成功，经验是从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当然，应当肯定，湘南暴动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朱德说：“是呀，是呀，从这次暴动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以后从事革命运动大有借鉴作用。”

毛泽东关切地问道：“东撤过程中，部队的情况是否还好？”

朱德答道：“主力军并没有遭到什么损失。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与敌人发生了一些战斗，不过还好，由于得到你们的掩护，否则，不知将遭到多大损失！”

陈毅插话道：“如果没有你们的掩护，仅靠农军的实力是不足以抵抗强大敌人的进攻，否则，也不可能顺利地抵达这里。”

大伙交谈正盛，这时，值班参谋向朱德报告，开午饭的时候到了。朱德起身，相邀毛泽东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我们吃了午饭后再叙。”

毛泽东起身道：“玉阶兄不必客气，今后，我们便要生活、战斗在一起了，正所谓来日方长呢。”

朱德叫值班参谋前面引路，陪着毛泽东走出祠堂，共进午餐。

午饭过后，朱德、毛泽东两位主要领导顾不得休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正式商谈。

和煦的太阳，普照在大地之上。透过窗棂的阳光射线，朱德见毛泽东身材瘦弱，心里不由得发出感伤。毛泽东身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竟然遭到中央的指责，被撤销了委员职务。这种无情的打击，并没有使他屈服。他仍然以大局为重，率领部队深入湘南，迎接湘南起义部队。此刻，与朱德部会合之后，又开始运筹今后的发展。朱德想到这里，不由得对毛泽东肃然起敬。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从容而生动地将整个秋收起义部队情况，以及半年多经营井冈山的情况介绍给朱德。朱德也很谦虚，向毛泽东汇报了南昌起义失利以来，转战湘南，并相机策动湘南起义的情况。俩人互通情况，不时插话。气氛十分浓烈。

毛泽东说：“两军会师井冈山，标志着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今后以井冈山为中心，建立起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革命形势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

朱德点头应道：“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们在血的教训下，懂得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意义，特别是湘南暴动后，我们保存了一支革命的有生力量。现在来到井冈山，有了一个可靠的巩固的革命后方，就好比一个人有了家，伤兵能得到安置，给养能得到补充。有了这些后勤保障，我们何愁干不成大事！”

“是呀，玉阶兄多年行伍，具有军事指挥作战的经验。两支军队会合以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革命事业大有希望呀！”毛泽东掐灭烟蒂，继而又说：“鉴于此，我建议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玉阶兄担任军长，我任党代表，共同来制定发展大计，把井冈山这篇文章做好！”

朱德说：“润之兄想得周到，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搞根据地你更有经验。只要我们加强团结，携起手来，天下事没有办不成的！”

两位领导人开诚相见，谦虚互敬，很快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其组织序列如下：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

参谋长：王尔琢

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

第十师师长：朱德（兼）

党代表： 宛希先
二十八团团 长： 王尔琢（兼）
党代表： 何长工
参谋长： 王展程
二十九团团 长： 胡少海
党代表： 龚楚
三十团团 长： 刘之至
第十一师师长： 张子清
党代表： 何挺颖
三十一团团 长： 张子清（兼）
党代表： 何挺颖（兼）三十二团团 长： 袁文才
副团长： 王佐
党代表： 陈东日
三十三团团 长： 邓允庭
党代表， 邝朱权
第十二师师长： 陈毅（兼）
党代表： 邓宗海
三十四团团 长： 邓宗海（兼）
党代表： 刘泰
三十五团团 长： 黄克诚
党代表： 李一鼎
三十六团团 长： 李奇中
党代表： 黄义藻

沔渡朱、毛两军会师之后，部队在此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全体指战员们载歌载舞，尽情抒怀，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翌日，毛泽东先期返回宁冈，着手布置会师祝捷大会。

尾 声

5月的井冈山，山花烂漫，青竹吐翠，在赣西偏僻的宁冈县砦市镇上聚满了欢腾的人群。人们从山坡上，溪水边，小路旁，田垄间走向会师广场。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抱着希冀，满怀热情，聚集在一面鲜艳的军旗下面，目睹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壮丽场景……

朱、毛两军会师，庆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建立。从此，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

义部队会合以后，建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以致燎原于全中国，走出了一条适

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在井冈山的峥嵘岁月里，朱、毛团结一致，坚定信念，揭开了

中国革命史上崭新一页：他们开始了初创时期的建党工作，在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的建党建军思想；他们整顿军队，提出红军

的建军原则，并在斗争中创造了红军一整套的游击战略战术；他

们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政权，使红军和根据地得

以顺利地发展和扩大……

悠悠岁月，乾坤旋转。由朱德、陈毅从湘南暴动中带来的革命火种，在井冈山上结下了丰硕的果实，创下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它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1996年9月—1997年1月

完稿于井冈山养心屋

引 言

半个多世纪已匆匆逝去。

历史却是沉甸甸的。

多数亲自参加湘南暴动的老人均已作古，幸存者所剩无几。好在多年的抢救、采访、积累，才珍藏了为数不多的史料。有了这些“宝物”，加之，北上南下一路风尘的采访，于是，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这本书。一本记载湘南暴动的书。

说到湘南暴动，其意义影响虽不及南昌暴动、秋收暴动那么大，但其规模及特色却是独具一格的。湘南暴动就其本身意义来讲，既保留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同时，又为以后的井冈山会师输送了大批人才。可以说，湘南暴动在我党我军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一页！

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加之史料的不全，许多历史的细节已无法详叙，因而束缚了作者的思绪，无以下笔。然而，纵然如此，仍无法阻隔作者求真探秘的愿望。在采访的过程中，作者被那生动的场面所打动。老人们侃侃而言，讲述朱德、陈毅，叙述着当年的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

历史把我们带进了 1927 年的 8 月，那是个风雨飘摇变幻莫测的年代。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惨败之后，开始懂得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于是，有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旗帜鲜明地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然而，当南昌暴动的隆隆炮声刚刚响过，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便开始了追剿。起义将士们在一阵厮杀之后，被迫撤离南昌，南征广东，引发出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悲壮一幕……

